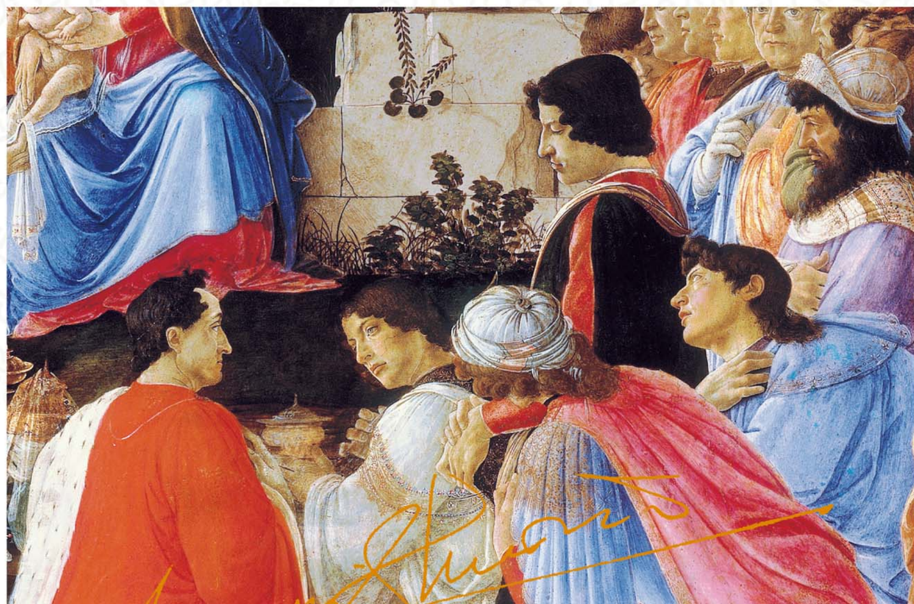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的故事
02

盐野七生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著　田建华 田建国－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文艺复兴的故事 02

盐野七生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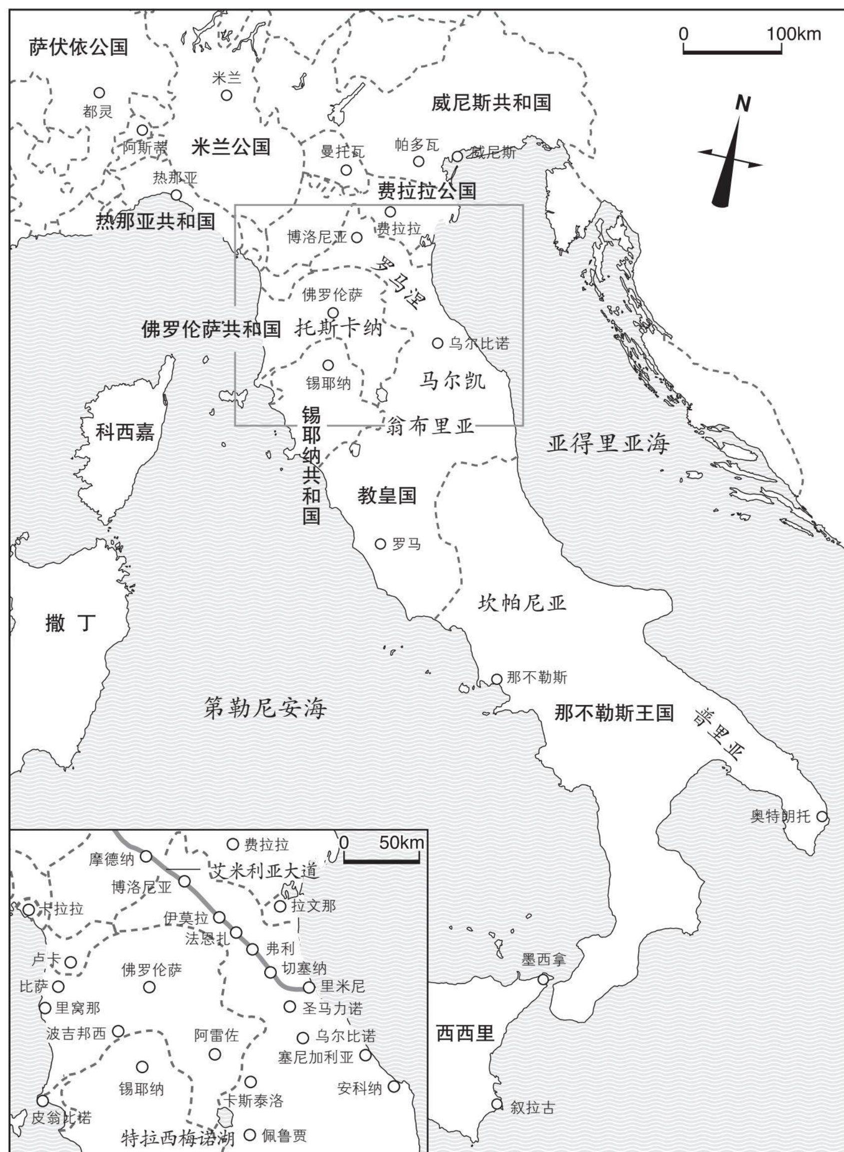
——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著　田建华 田建国－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左下为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

序章

圣安德里亚山庄·五百年后

离开佛罗伦萨市区，有三条道路通向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那里是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Il Principe*）的山庄所在地。

从佛罗伦萨南面的罗马门[1]出城，这三条道路并行几公里后到达加卢佐村。在这里，沃尔泰拉大道最先右折而去。这便是第一条道路。

从加卢佐不拐弯一直前行，就上了卡西亚大道。这条大道是古罗马大道之一，现在仍叫卡西亚大道。不过，古罗马时代通往罗马的卡西亚大道并不经过锡耶纳，而是经过阿雷佐。起于罗马门的这条大道大概只是古代卡西亚大道的一条支路。这是第二条道路。

顺便一提，在通向罗马之门这层意义上，只要历史上围有城墙的城市都有罗马门，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与古已有之的沃尔泰拉大道和卡西亚大道不同，第三条道路修建于20世纪。这条道路既没有向左直接连接卡西亚大道，也没有向右转个直角连接经过此地的米兰至罗马的高速公路，而是并入了路口在这两条道路正中间的通往锡耶纳的"高级公路"。

这条公路从佛罗伦萨通往锡耶纳，它并不叫高速公路。这倒并非是因为它不是由国家公路集团修建，而是因为它没有高速公路所不可缺少的各种服务设施。不过从佛罗伦萨到锡耶纳才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没有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也没有其他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这条路与高速公路不同，它并不收费。

然而，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它有资格被称为高级公路。它单向双车道，与高速公路几乎没什么两样。这条道路由一家私营企业——总部设在锡耶纳的锡耶纳牧山银行——出资修建，大概是银行想要反哺社会吧。这家银行创建于马基雅维利时代，其主要储户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农业经营者。据说在1929年大萧条时它岿然不动，顽强地挺了过来。

这是一条去往马基雅维利的山庄最近的道路。上路后开车不到5分钟，进入一个短短的隧道，出来不久就会看到道路的右边有一块写着"圣卡西亚诺"（San Cassiano）的路标。车子在这里离开高级公路，爬一会儿坡度平缓的乡村公路，登顶后向右转，再有500米就到了目的地。从距离上看，这条道路与其他两条没有多大差别，但因为可以高速行驶，所花时间却要少很多。

如果选择走卡西亚大道，人们沿溪流前行片刻就能看到横跨在河上的一座桥，从这里离开古道，沿着坡度略陡的道路爬到顶，就到了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这条路在离开大道后向北经过一片森林，受到葱茏繁茂的树木遮挡，地面接收不到阳光，享受不到阳光带来的温暖。在冬季，这条道路上的积雪难以消融，道路又比较陡，还是不走为好。不过，如果走这条道路，离开佛罗伦萨城门到达此地只有区区10公里的距离。

从加卢佐村向右转，就是沃尔泰拉大道，这是一条经沃尔泰拉城通往第勒尼安海的道路，路名即源于此。这条道路古时因运盐而闻名。

出了加卢佐村以后，道路变得蜿蜒曲折，坡道平缓。加尔都西会[2]城堡式的古老修道院静卧在眼前，每转一次弯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致。

爬到坡顶，中世纪的修道院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典型的托斯卡纳田园风光。托斯卡纳地区位于意大利中部，低缓的丘陵重叠延绵。佛罗伦萨是建在盆地里的城市，出城驱车五六分钟便可以饱赏美丽风光。

墨绿色的扁柏，令人联想起雷斯皮基[3]在《罗马的松树》中描写的著名的伞松。茂密温暖的绿色松林，充分沐浴着地中海的阳光，储存温暖。托斯卡纳就是伞松的“北极线”了。松林之间，满是橄榄树和葡萄园。每当风儿吹来，橄榄树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出叶背的白色；每当季节变换，葡萄园就会改变容貌。人们从丘陵之上望得到以钟楼为标志的教堂、修道院和山庄，这些山庄都夸张地围有带箭垛的围墙。人们只需顺着生长在丘陵山脊的扁柏走，便会很容易找到去往那些地方的道路。

沃尔泰拉大道沿着丘陵的山脊走，不缺阳光，盛夏可能难耐，但冬季从来不会受到冰雪的困扰。大道左右两边缓缓向下的斜坡是一片葡萄园。这地方是丘陵地带，只要排水好，这里所产的大部分葡萄都能酿出好酒。

“基安蒂”并不是某一家酿酒企业的产品名称。佛罗伦萨与锡耶纳之间的丘陵地带称为“基安蒂”，这个地区产的葡萄酒都叫作“基安蒂酒”。

基安蒂酒有上品与普通之分。上品指的是基安蒂某特定区域酿造的葡萄酒，称为“经典基安蒂”（Chianti Classico），商标是黑色公鸡图案。普通则是指基安蒂其他地区产的所有葡萄酒，使用天使图案做商

标，称为“天使基安蒂”（Chianti Putto）。其他还有少数品种称为“锡耶纳基安蒂”，但也属于普通品种。

沿着沃尔泰拉大道进入基安蒂地区，人们会首先看到画有天使的牌子，表示已经进入了普通基安蒂酒的产地了。过后不久又会看到画有黑公鸡的牌子，上面写着：“您已经进入经典基安蒂的产地。”上品葡萄酒产地位于佛罗伦萨与锡耶纳之间的基安蒂地区，但位置更靠近佛罗伦萨。

在这附近拥有山庄（fattoria），意味着你不仅拥有山庄的建筑物，还拥有周围的葡萄园和橄榄园。马基雅维利的山庄也不例外。马基雅维利的葡萄园出产的葡萄酒属于上品。

当然，划分这种上品与普通的历史不过百年。基安蒂地区的农业振兴始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美第奇家族[4]登上托斯卡纳大公的宝座之后[5]，马基雅维利在此前半个世纪就已去世。

与工业产品不同，人们很难在一无所有的新地方生产农产品。振兴政策能够发挥效果，也是因为那里已经有相当基础。根据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教廷的葡萄酒负责人朗切里奥[6]留下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当时还没有“基安蒂”这个名称，这一带就已经在出产优质的葡萄酒了。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父亲留下的记录，他曾经于1486年把提图斯·李维[7]写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送到佛罗伦萨的装订作坊装订。他在记录中写到，他给装订作坊带去了3瓶基安蒂红葡萄酒和1瓶用红葡萄酒酿制的醋作为酬金。这种醋在日本叫作酒醋（wine vinegar）。酒和醋都装在为基安蒂酒特制的下半部分用干草包好的大肚酒瓶（fiasco）中。送去的酒要是不好喝，作坊恐怕会要求用银币支付酬金吧。

用葡萄酒和橄榄油支付钱款未必代表家境贫寒。在佛罗伦萨，把自家做的酒、橄榄油和火腿送给那些不需付费的律师、医生和孩子学校老师的行为，至今仍是流行的礼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货币经济虽已经建立，但以物易物仍很盛行，这种付款方式大概也极为普遍。拎着4个酒瓶走进装订作坊，腋下夹着用兽皮或布装订好的《罗马史》出来，那人一定就是刚满17岁代父前来的马基雅维利了。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困扰了我15年的疑问：马基雅维利究竟能不能喝酒。

我瞪大双眼在他的著作和书信中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一处写到他喝醉或喝多酒的文字。不过，酒鬼大约不会写这些事。况且意大利人惯于每餐必饮，平常不大会醉酒。不知是谁曾经说过，马基雅维利的体质不适合饮酒。但是一想到他偶尔也会胡闹一下，我实在难以相信他每次胡闹时都没有喝醉。他在佛罗伦萨城里出生、成长、去世，而这座似乎是他母亲娘家财产的山庄正位于上品酒产地的中心区。这就产生了最大的疑问，体质上不适合饮酒的人能那样冷静地写出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吗？

我根本无法解开这个疑问，进一步的推理拜托给各位读者，我接着往下写。

人们沿着沃尔泰拉大道欣赏着田园风光，很快就到了转向圣卡西亚诺村方向去的路口，从这里左拐，走一会儿再左拐，就到了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走这条路比走卡西亚大道距离远些，但这条路沿着丘陵的山脊，道路平缓，没有陡坡，乘马车也没什么不便之处。这条路当初是用于为大城市佛罗伦萨运盐，盐是必需品，交通一定很繁忙，治安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可担心之处。如果没有急事，人们一般会走这条路面平坦、视野开阔的道路。

现在，这三条道路都通有公交车，但即使在最近的车站下车，你也得步行1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很小，甚至不能称为村。虽然我叫它村，这里也只是丘陵之上的一片平地，有一座小教堂，有一户地主，也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家，还有一家酒馆（osteria）和一口井，另外就是几户当时的佃户和其他小手艺人住的房子。这么点房子简朴地挤在一起，隔着通往卡西亚大道的小路与圣卡西亚诺村相望。

即使在500年后的今天，这里也只增加了塞里斯托里家族的葡萄酒窖。塞里斯托里伯爵是马基雅维利子孙中的一位女子再婚的夫家，他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山庄和附属的农庄，如今卖着一种用马基雅维利的侧面像做商标的葡萄酒。酒馆的招牌上也很老练地用着同样的标识。这家酒馆自马基雅维利时代就已存在，现在还在卖着塞里斯托里酿造的、用

马基雅维利侧面像做商标的葡萄酒。当然，这是一种印有黑公鸡图案的基安蒂上品葡萄酒。像这样酿酒厂直销的生意在基安蒂地区司空见惯。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到过自己失业了，没有了收入，怕是只能靠养鸡糊口了。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子孙中竟有人如此善于经营，一定会很羡慕。这一点确切无疑。如果知道自己的侧面像被用作商标，性格狷介的但丁肯定会表现出不快，而马基雅维利则一定会露出愉快的微笑。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想到卖葡萄酒会成为一项事业。这种事只有威尼斯人想得到并做得到。他们在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有组织地生产玛尔维萨酒（Malvasia）呈赠给教皇和王侯君主，通过这种宣传方式，玛尔维萨酒赢得了类似今天香槟酒一般的好评，出色地成就了一番盈利事业。马基雅维利生来就没有这种福分，他不能只靠来自领地的收益就能悠闲自得地生活，如果没有薪水，他就只能靠养鸡过活了。

山庄的房屋与葡萄酒窖和酒馆隔路相望，临街的一面造型简单乏味，但面向庭院的一面则沿用了佛罗伦萨近郊别墅的典型式样，更富立体感。站在街上一眼望去，会使人感到这是一处相当好的别墅。沿着沃尔泰拉大道，坚固的城堡造型的别墅和华丽的文艺复兴式样的别墅随处可见，与它们相比，我还是坦率地赞同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我生来贫穷”这句话。山庄的房屋也可称为别墅，但在意大利语中，城墙之外的独栋房屋都叫别墅（villa），与豪华还是简朴并无关系。

或许是因为觉得把著名先祖马基雅维利的肖像当商标使用心中有愧，或许仅是为了表示对天才的敬意，塞里斯托里家把别墅辟作了马基雅维利资料馆。别墅的两翼为后代所增建，但中间部分几乎保持了500年前的模样。

钻过一扇中世纪风格的小门，人们会进到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间里展示着翻译成各国语言的马基雅维利著作，但没有日文译本，因为日本还没有出版过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全译本。

这个大房间与其他房间的隔墙也是用厚实的石头砌成。壁炉的大小与造型、石造阶梯两边的窗户造型，都在告诉人们这座别墅建造于16世纪以前。二楼大概是用作家庭成员的卧室，三楼用于晾晒农作物，这在拥有农庄的别墅极为普遍。

一楼房间中有一间，想必是马基雅维利的书房。房间里设有壁炉，

他晚上工作，这壁炉一定会为他驱走深夜的寒冷。

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利在这间房间里写了一封信。这封写给他的朋友、佛罗伦萨政府派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被誉为是意大利文学史上最美的信函之一。[8]

> ……在这里，太阳一出来我就起床，走向树林。我在那里让人锯树伐木。我在森林里和伐木工一起度过两个小时，来检查前面的工作。这帮人一会儿弄伤了手，一会儿自己争吵起来，一会儿又跟邻居争吵，总是闲事不断……
>
> 出了树林，我走到泉边。在那里我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度过光阴。我会带一本书去，但丁、彼特拉克[9]，或更加轻松的诗人的作品，像提布鲁斯[10]、奥维德[11]他们的作品。我读着作品中讴歌的浓浓的爱和诗人自己的爱情，回忆着我自己的爱情，很是享受。
>
> 然后我重新上路去酒馆。我在那里跟旅人聊天，询问他们家乡新近发生的事情，倾听他们带来的信息。我能了解到这些人不同的爱好和不同的思想。
>
> 这样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我回到家里，同家人一起围坐在桌旁，吃着这座别墅和仅有的财产所能给予我们的饭食。
>
> 吃完饭，我又回到酒馆。这个时候酒馆的常客一个是屠夫，一个是磨坊主，还有两个瓦窑工。我跟他们一起玩牌赌博，过得像个无赖。在纸牌骰子飞舞交错之间，生出千百争执，口吐粗言詈语，做尽了想得出的恶作剧。
>
> 每次都下注赌钱，我们发出的粗野声浪甚至传到了圣卡西亚诺村。这样，我才可以消除长在脑子里的真菌，把怒气撒向捉弄我的命运。我这样作践自己，是为了试探命运之神是否会为使我如此痛苦而感到羞愧。
>
> 夜幕降临，我回到了家，走进书房。进书房前，我会脱去被泥土或别的什么弄脏的便服，换上礼服。
>
>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
>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但丁说过，听到的事情不去思考整理就成不了学问（scienza）。我决定把我跟古人们的对话试着整理成一篇题为“君主论”的小论文。我会在文中尽我所能地探究分析下面的主题。

什么是君主国家？它有哪些种类？如何才能成为君主？怎样才能维持君主地位？为何会失去君主地位？

我想，就算你对我以前的所有空想都不中意，你也不会不喜欢这篇论文。我认为，这篇论文一定会被君主尤其是新兴的君主们所接受。

壁炉里的火在马基雅维利的背后燃烧。那是踏实的主妇、关心丈夫的妻子玛丽埃塔花费心思生上的，即使不加很多柴火也能长时间保持温暖。这里虽然地处南欧，但田园的冬季可不留情，稍不留心，这石造的房子就会冷得像个冰窖。不过，只要炉火持续不断，哪怕只有些许温热，人们住在这种房子里并不会感到寒冷。

马基雅维利用来写作的桌子跟别墅的其他家具很般配，是一种简朴的木制书桌，源于修道院食堂的餐桌（fratino）。这种桌子简朴且最适合用于写作。桌面由七八厘米厚的木板制成，通常长2米，宽1米，桌腿用两根粗壮的树桩做成，并用两根粗而长的木头在下面固定住。桌子用白色的木头打造，组装好之后涂上褐色涂料，再刷上清漆。如此制作的桌子历经岁月后会产生深暗色的光泽，老托斯卡纳人的家里一定会有这样的桌子，可以说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具。

修道院食堂里用的餐桌适合修士们坐成一排，有4米之长，但宽度只有窄窄的半米左右。这样的桌子放在普通人家里多有不便，所以普及版的桌子是缩短长度、加大宽度的修改版。

马基雅维利坐的也许是被称为“但丁椅”的折叠椅。这种折叠椅用坚固的粗木交叉制成，坐上去宽敞稳固，胳膊放在扶手上也很自然。屁股坐的地方和靠背的地方绷着皮革或厚天鹅绒，摸起来舒服，坐上去舒适。

既然被称作但丁椅，这种椅子应该自13世纪以来就很普遍，这也是托斯卡纳地区特有的一种家具。记得10年前我曾有一次在古董拍卖会上看到过这样的椅子，心想如果拍价5万日元我就把它买下，可刚准备举手，上来的起价就是这数目的20倍。我慌忙打住，手僵在了半空。

16世纪前后，佛罗伦萨及其近郊使用的椅子大致有三种式样。如果但丁椅是第一种式样，那么第二种式样就是萨伏那罗拉椅，它于15世纪后半叶开始普及。这种椅子也可以折叠，所有部位都用细木制成，坐上去有一种僵硬的感觉，木头的摩擦声也颇使人心烦。这种椅子的外观和坐感都是禁欲式的。但把这种椅子与15世纪末非难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谋划建立神权政治的狂热修士萨伏那罗拉[12]扯在一起，让人觉得有些怪异。这种椅子大概很适合用在集会场所。

第三种是高背椅，有的有扶手，有的没有。这种椅子给人的印象有点华而不实，坐上去也会感到僵硬，用于人数较少的聚餐和会议倒很合适。我觉得，亚瑟王[13]圆桌周围的椅子非它莫属。

考察一番之后，我渐渐感到但丁椅最适合作为那个时代的书房用椅。这种椅子用很多黑色和红色毛纺布料做成，打理身上穿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外交官的官服也不会有什么困难。[14]

在高高的铁脚支撑的铁盘中倒满油，油里浸着灯芯，它的一端燃烧着，这大概就是书房的灯了。蜡烛的价钱太贵。因为昂贵，中世纪的人把点着的蜡烛奉献给上帝就成了有意义的事。烧油就会有恶臭，但如果人们都点这样的灯，自然也会习惯，他们一定不会感觉到我们现代人的烦恼。况且，马基雅维利还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

马基雅维利坐在桌前，灯光如豆，屋内气氛柔和沉静。他的眼睛朝着一个角落似看非看。他的目光不时变得强烈，口角边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桌上放着鹅毛笔，他用支在桌上的双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时间缓缓逝去。

突然间，鹅毛笔在纸上滑动起来，气势异乎寻常，好像鹅毛笔的主人害怕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的某个念头转瞬即逝。当时，纸张非常昂贵，写错了揉成团扔掉的事不可想象。书写的时候要尽量少留余白，也不换行，字要小，行距要窄。马基雅维利一旦写起来，甚至会吝惜让鹅毛笔蘸墨水的时间。片刻之后，鹅毛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利又把下巴支在两只手上，再度沉湎于思考之中，借用他喜欢的话说，这是在享受历史的想象。

在二楼，妻子玛丽埃塔、10岁的长子、另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发出了天真无邪的鼾声，但是另外的事情占据了这位44岁的原佛罗伦萨

政府秘书的头脑。

对一个44岁的男人而言，被解职意味着什么？他当然要维持生计，但事情远不止于这些。这样年龄的人突然被从职场上赶走，他又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马基雅维利从29岁那年的春天起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位上工作着，到这一年已经15年了。他喜欢这个职位。他抱怨差旅费太少，但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他既没有贪污，也没有工作失误，却被突然撤职了。因为共和政体崩溃了，以前一直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执掌政权了。

马基雅维利蒙受的灾难还未到头。第二年，反美第奇的阴谋败露，他因加入阴谋的嫌疑被投入了监狱。很不幸，一个半月的牢狱生活就被强加在了他的头上。马基雅维利的牢狱生活一个半月以后结束了，因为美第奇家族的枢机[15]主教乔凡尼当选罗马教皇，成为利奥十世[16]。第一个由佛罗伦萨人担任的教皇诞生了！佛罗伦萨人欣喜若狂，忘掉了美第奇和反美第奇还有什么区别。马基雅维利出狱，不是因为他洗清了罪名，而是因为庆祝教皇利奥十世登基的大赦。

如果马基雅维利只是被撤销秘书官职务，他仍然可以继续住在佛罗伦萨市内。但由于这次牢狱之灾，他不得不选择自我流放的生活，尽管这并不是法律上的处置。1513年4月，他同家人一道来到了位于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的山庄，在44岁生日的前一个月，被迫隐遁乡间。

马基雅维利在这一年的12月10日写信告诉密友韦托里，他准备撰写《君主论》。这时，他的“隐居生活”已经进入第八个月。

人们都说，但丁不遭流放就不会有《神曲》，马基雅维利不遭此难也就不会有《君主论》。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这在当事人看来又会如何呢？我想这可不是简单地说一句“不幸是杰作之母”便可释然的。

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两人在时代上相差200年，但这两人都是在寸铁杀人的警句创造力方面有定评的地道佛罗伦萨人。如果他们知道后世如此评价他们，他们的嘴里肯定会喷出一些让我们这些后生全身紧张的警句。然而两个人都没有留下这类语句。不论是《神曲》还是《君主

论》，在作者生前都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并非以文人开始，但丁也一样。

他打心底里知道，如果以写作开始自己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将会十分孤独。

>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
>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这就是作家的世界。在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看来，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滑稽得让人觉得此人已疯。

> 但丁说过，听到的事情不去思考整理就成不了学问（scienza）。我决定把我跟古人们的对话试着整理成一篇题为“君主论”的小论文。我会在文中尽我所能地探究分析下面的主题。

把虚幻变为现实也仅此而已。写完这部著作，虚幻世界里的人就完成了任务。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虚幻世界里的人所做的警示，得看现实世界里的人。现实世界里的人该出场了。

但是，虚与实有时也会因人因时而微妙地交织在一起。说实话，这种状态不就是最接近理想的人的活法吗？至少思维跟着感觉走的人，不都是在做着自己的梦吗？



从南面眺望佛罗伦萨市中心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起步于官场。如果恶魔梅菲斯托费勒斯[17]出现在他的面前，逼迫他在古今杰作《君主论》和持续十几年以往官场生活之间做个选择，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十几年的官场生活吧。我觉得，钥匙恐怕就藏在这里，用这把钥匙可以辨别哪些是超脱现实世界的真正隐居者的著作，哪些是马基雅维利的著作。

人们穿过圣安德里亚别墅一楼的厅堂，就到了像阳台一样的庭院。从房屋前面的马路上看，这个庭院与马路等高，但在里面看比路面高出一截。这是因为别墅建在丘陵的斜坡上。庭院下方起了库房的作用，可以收纳农具、葡萄酒桶和橄榄油桶。说不定在某个角落还养过马、羊、猪、鸡等。如今，从这里下去再到对面丘陵，满坡都是葡萄园，景色秀美。高出一截的庭院，也许还能当眺望台用。



佛罗伦萨市区图（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

1. 韦奇奥宫（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现佛罗伦萨市政厅所在地）
2. 领主广场
3. 圣母百花大教堂
4. 现乌菲兹美术馆
5. 韦奇奥桥（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桥）
6. 圣十字（教堂、修道院、方济各会）
7. 圣十字广场
8. 圣马可（修道院、多明我会）
9. 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家族墓地）
10. 圣塔玛利亚诺维拉（教堂、修道院、多明我会）
11. 美第奇宫（现托斯卡纳州政厅）
12. 鲁切拉宫
13. 斯特罗齐宫
14. 皮蒂宫（现皮蒂美术馆）
15. 巴杰罗宫
16. 但丁故居
17. 马基雅维利故居
18. 圭恰迪尼宅邸
19. 奥里切拉里花园
20. 刑场
21. 罗马门（通往罗马的大路口，南门）
22. 圣弗莱蒂亚诺门
23. 普拉托门（通往比萨的大路口，西门）
24. 法恩扎门（1534年开始建设要塞）
25. 圣加洛门（通往博洛尼亚、法恩扎的大路口，北门）
26. 平蒂门

27. 圣十字门（东门）
28. 正义门
29. 圣尼可罗门
30. 圣米尼亚托门
31. 圣乔治门
32. 羊毛业行会
33. 律师公证人行会
34. 金融业行会
35. 葡萄酒酿造业者及小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

走出庭院，我随意向右边的方向望了一眼，突然感到身体一阵疼痛，好像胸膛被尖刀捅了一下。

佛罗伦萨出现在了眼前！我在右下方远远地看见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红瓦色圆形屋顶和上面的白色棱线。

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象征，它的穹顶是西欧首创，于1471年5月根据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18]的方案完成。马基雅维利那年才2岁。他是看着这个圆顶、感受着这个圆顶成长起来的。这个圆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骄傲，红瓦色加上白色棱线，美轮美奂，它是到访佛罗伦萨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到的“鲜花之都”的标志。马基雅维利在完成了外交任务回国时，一定会在横跨亚诺河两岸的佛罗伦萨市街上，多次眺望高高耸立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穹顶之下就是佛罗伦萨。这里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都市，它还拥有可以让当时意大利最美的花朵绽放的城市文明。

那个时代不是国家创造城市，而是城市创造国家。“城邦”这个名词表示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

意大利能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因为它自古以来第一次悟到了“不是国家创造城市，而是城市创造国家”的道理。佛罗伦萨人与威尼斯人一样，是创造出这种意义的城市的人民。

被称为“海洋之都”的威尼斯和被誉为“鲜花之都”的佛罗伦萨在“先有城市”这点上是相同的。城市诞生在先，在这个城市性质的延长线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国家。马基雅维利在这样的“城市”里出生、成长、去世，作为纯粹的城市人获得并结束生命。

佛罗伦萨很远，阴霾雾霭之时，人们站在圣安德里亚山庄的庭院无法看见它。但如果天气晴朗，你就是不想看也能看到它的雄姿。马基雅

维利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这里眺望佛罗伦萨的呢？

在那座穹顶下的市街里，有他去了15年的职场，有他担任国务秘书时的同僚，还有不是同僚却受到他启发的许多人。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而且在智慧上都属于上流社会。那里有他能够用共同语言相互沟通的真正朋友，那里有以秘书厅为集散地的各种信息情报。他由于职务所在几乎全部看过、自己也抄写并发送过这些情报。那里还有许多外国领袖人物，他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曾经直接与他们会面交流、谈判交涉。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座穹顶下还有一种“毒素”，一种创造出独特而具有普遍性文明的城市一定会有的“毒素”。对创造者来说，饮多了这种“毒素”必将自取灭亡，但如果适量饮用却是最好的兴奋剂。

44岁的马基雅维利被迫离开了所有这一切。离开佛罗伦萨的这10公里，不仅仅是10公里的距离；从庭院里可以看到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也不单单是美丽的风景。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自称无赖的他同屠夫、磨坊主和两个瓦窑工一起玩纸牌赌小钱，沉溺于游戏之中，旁若无人地大声争吵。他靠这种行为去除长在脑子里的真菌，把怒气撒向捉弄自己的命运。他自称如此作践自己，是为了试探命运之神是否会为使他如此痛苦而感到羞愧！

他的这种愤怒，在内容和程度方面与单单被断了生计的人所感受到的大不相同。

人都会有只有自己才特别需要的东西，当这个东西被夺走时，便会爆发出极为可怕的愤怒。这在不关心这种东西的人看来甚至无法理解。

马基雅维利也一定有他特别需要的某种东西。

能否理解这种东西，关系到能否理解他本人，也关系到能否理解他在以《君主论》为代表的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

15年前的一个秋日，我第一次知道从圣安德里亚别墅的庭院可以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我望着好似摆放在丘陵之间漂亮饰品般的穹顶，决定写写马基雅维利。我当时就定下了书名：“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

[1] 罗马门（Porta Romana），又译罗马涅门。（未特别注明者皆为译者加注）

[2] 加尔都西会（Ordo Cartusiensis,O.Cart），天主教隐修会之一，1084年由圣布鲁诺创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该会会规严格，修士过着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有“苦修会”之称。

[3] 雷斯皮基（Ottorino Respighi,1879—1936）,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最著名的作曲家，其创作具有印象派和古典主义的特征，代表作有交响三部曲《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等。

[4] 美第奇家族（Medici），祖先为托斯卡纳农民，后经商致富。13世纪成为贵族，逐渐获得政治地位。这个家族虽经历过三次政治放逐，但在14—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家族中产生过三位教皇和两位法国皇后。美第奇家族捐资修建教堂和公共设施，资助艺术家，奖掖文化事业，在文艺和建筑方面有重大贡献，对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居功至伟。

[5] 1532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亚历山大·德·美第奇为世袭公爵，佛罗伦萨成为大公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后被称为科西莫一世）于1567年获得托斯卡纳大公称号，于1569年建立托斯卡纳大公国。

[6] 朗切里奥，系根据原著日文音译。受水平及资料所限，本书中某些人名、地名等未能找到相应的西文表述的，皆根据日文音译。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7]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前59—公元17），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巨著《罗马史》（又称《建城以来史》）。

[8] 对比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后发现，本书所引某些马氏原作的日文译文与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的中文译文之间在内容和表达方面相去甚远，故决定在翻译本书引用的马氏原著内容时，均按本书作者所用的日文译文转译，不使用现有的中文译文。

[9] 彼特拉克（Francisco Petrach,1304—1374），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与但丁、薄伽丘齐名。代表作有《诗集》《阿非利加》等，对历史学和地理学亦有贡献。

[10] 提布鲁斯（Tibullus，前55—前19），古罗马诗人。

[11]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公元17/18），古罗马著名诗人，出身于骑士家庭。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爱情诗》等，对西方文学艺术有很大影响。

[12]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一方面反对天主教会的种种恶行，反对巨富家族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又反对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文主义者视为异端，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于1494年9月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驱逐美第奇家族，恢复了佛罗伦萨共和国。1498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被处以火刑。

[13] 亚瑟王（King Arthur），英格兰传说中的国王。他有一张可容150人（一说50人）的圆桌。圆桌意味着平等。拥护他的骑士形成圆桌骑士团。在英国人心目中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象征着正义和希望。

[14] 马基雅维利于1498年至1512年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长，负责外交与国防事务，故本书作者有此一语。

[15] 枢机，天主教教皇的主要助手和顾问，职位仅次于教皇。枢机通常由主教担任，由教皇任命。教皇亦由枢机团选出。枢机分为三级，即枢机主教、枢机司铎和枢机执事（助祭）。枢机穿戴红色衣帽，教外亦称其为“红衣主教”。

[16] 利奥十世（Papa Leo X,1475—1521）,1513—1521年在位，本名为乔凡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他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即“豪华者”洛伦佐）的

次子，于1492年16岁时成为枢机主教。

[17]　梅菲斯托费勒斯（Mephistopheles，又称梅菲斯特），西方传说中的恶魔。歌德曾在取材于16世纪德国民间传说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对它做了种种描绘。

[18] 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和工程师，其主要建筑作品均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其杰作之一。

第一部
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第一章
睁着眼睛出生的人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睁着眼睛出生的，就像苏格拉底，像伏尔泰，像伽利略，像康德……”

最近迎来百岁、头脑依然敏锐的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普雷佐里尼[1]在《马基雅维利的一生》的开头这样写道。

当时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并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人。后世称当时欧洲其他国家所处的时代为中世纪，却称同一时期意大利所处的时代为文艺复兴时期，这里大有区别。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城。从他家到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意为老桥）只需一分钟，过桥去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又称市政广场或市政厅广场）走大路也不过5分钟。

佛罗伦萨中心偏南是一片盆地，亚诺河流经此处，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便开始在此居住。这里是这个城市的起源。城墙夹河而建，沿着城墙从北向南步行也不过四五十分钟。这里生活着7万人，一有风吹草动，整个城市便会立即反应起来。

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中心区，这里无论如何也该算是“城中心”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佛罗伦萨的“城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

一般称为韦奇奥宫（意为旧宫）的市政厅位于领主广场。市政厅前的广场几乎总是佛罗伦萨发生重大事件的舞台。从韦奇奥桥到广场这一带，挤满了丝绸商、毛料店和行会（arte）[2]的房子。自然，那些银行也根本没有想过要让总部离开这个“城中心”，虽然它们的分行遍布于北起英国的伦敦、南至埃及的亚历山大的广袤大地。从政治中心的领主广场去宗教中心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不到5分钟，沿途以及在这座佛罗伦萨主教堂周围，艺术家的工作室鳞次栉比。

工作室（bottega）尊重匠人的传统，都开在城中心很普通的四五层楼房中的第一层。二层以上通常是师傅和徒弟们起居的地方，为了防止

火灾，厨房设在顶层。

在这种格局之下，一层的工作室没法不对外开放。著名师傅指导的工作室与院子相连，通常相当宽敞，路人很容易看到里面的工作情形和已完成的作品。这种工作室同时也是艺术学校，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艺术家们成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事创作。

雕塑家多纳泰罗[3]的工作室也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创作了佣兵队长加塔梅拉塔的骑马像，一举扬名海外。他后来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这里不断有人说我的坏话，这些坏话刺激我更加努力学习，结果赢得了更大的名声。”

这就是多纳泰罗回来的原因。

当然，如果只是一味地被贬低，多纳泰罗恐怕也不会一味地抒发爱乡之心。没有认可就没有艺术。首先，当时佛罗伦萨人的“坏话”是指内行人的批评，这也是一种刺激。外行人的批评有害无益。当时作品的质量至今仍然吸引着外国游客，这已经证明“坏话”并非来自外行人。其次，这里有买家，没有比购买作品更高的赞赏了。佛罗伦萨的艺术之花绚丽绽放也源自旺盛的内需。

佛罗伦萨人强悍有力，说起“坏话”来毫不客气，不会顾忌你是否在海外受到好评，或是在国内是否拥有势力强大的赞助人。可听着“坏话”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也不是仅满足于虚名的人。

多纳泰罗如此中肯地吐露心声，却也留下了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热那亚商人向多纳泰罗订制一尊青铜头像。做中介的科西莫·德·美第奇是美第奇家族的主人，当时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也是多纳泰罗的赞助人。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青铜头像的制作，商人也很满意。但是在热那亚商人看来，多纳泰罗索要的制作费不合常理，说制作铜像的时间只有一个月或更短，即使按照每天工钱半个弗罗林[4]，他的要价也太高了。

于是多纳泰罗生气了，说：“你这种人不要来买雕像，去买豆子更合适。”说着就把刚刚做好的铜像扔出窗外。头像重重地摔在地上，成了一

堆摔扁的铜块。热那亚人后悔了，说愿出两倍的价钱请他再做一尊。可是多纳泰罗连听都不听，科西莫再劝也没用。

和多纳泰罗一同主宰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艺术的布鲁内莱斯基也不乏这种故事。

佛罗伦萨决定根据布鲁内莱斯基的设想建造首屈一指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但由于他的方案在建筑技术上太具有革命性，赞助人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感到害怕。行会希望给大胆的布鲁内莱斯基踩踩刹车，决定派著名雕塑家、建筑家吉贝尔蒂[5]和另外一个人作为工程的共同监理人，跟着布鲁内莱斯基。

布鲁内莱斯基对此深恶痛绝。他根本不希望也没有要求派监理人。一项大工程大张旗鼓地动工了，布鲁内莱斯基却称病不出。布鲁内莱斯基不来，日子却在一天天逝去，两位监理人一筹莫展。他们告诉羊毛业行会，仅靠他们二人工作无法进展。行会领导被迫进行抉择，要么废掉布鲁内莱斯基的方案，采用其他设计建造穹顶；要么让布鲁内莱斯基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干。长时间商量以后，行会代表来到布鲁内莱斯基家，告诉他指挥工程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消说，第二天一大早布鲁内莱斯基就出现在了建设现场，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布鲁内莱斯基死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23年。长寿的多纳泰罗也于马基雅维利出生3年前去世。他们是巅峰般的人物。山麓富饶广阔，巅峰人物走了，又会有其他巅峰耸立。拥有波提切利[6]、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韦罗基奥[7]工作室及其竞争对手波拉伊奥罗[8]的工作室吸引了佛罗伦萨人的目光。不久，人们又在基兰达约[9]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年轻好胜、忠实于佛罗伦萨艺术传统的米开朗基罗学习和工作的身影。

单单聚焦艺术方面，就有如此众多的人物聚集于此。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生于斯长于斯的佛罗伦萨。

从领主广场出发，过韦奇奥桥，在去皮蒂宫的大路上走过一半就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家。这一带极有权势的圭恰迪尼[10]的宅邸就在这条路上，从马基雅维利时代开始，这条路就被叫作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现在的门牌号码是圭恰迪尼大街18号。

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现已不复存在。位于圭恰迪尼大街18号的建筑

物没有大门，进去后里面有几家店铺，二楼以上用于办公和居住。在右侧门楣的位置上，放着一根长约40厘米的古旧方木材料，感觉跟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

“此梁为马基雅维利家所用，发现于1944年房屋遭到战火破坏时。”

附有这样说明的古旧方木在房屋后部还有一根。这两根梁是马基雅维利家留下的唯一纪念。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很普通，在当时的佛罗伦萨随处可见，但这所房子至少被保存到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德军不断败退，如同在罗西里尼[11]导演的电影《战火》中所描写的那样，战线从南向北横扫意大利半岛。双方在佛罗伦萨隔着亚诺河交火。德军炸毁了韦奇奥桥之外的所有桥梁，双方都不惜破坏亚诺河两岸他们认为历史和艺术价值不太高的那些建筑。皮蒂宫和离马基雅维利家只有五六十步之遥的圭恰迪尼家的宅邸幸免于战火的破坏。

这样，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马基雅维利出生、成长、去世的房屋了。伽利略的家和米开朗基罗的家都被留存了下来。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后半生的知心朋友，作为历史学家，也是马基雅维利的竞争对手。他的家由于建筑出色而得以幸免。人们并不知道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住宅在哪里，不把他的家列入史迹也许会使他更有荣誉。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这座颇具战略价值的房子里。他的父亲贝尔纳多[12]是一位不出名的法律顾问。母亲巴尔托洛弥娅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后来才改嫁给了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她属于佛罗伦萨古老的内利家族，懂一些宗教诗和一些其他诗歌。马基雅维利出生时父亲38岁，母亲29岁，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大他5岁，一个大他2岁，5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弟弟。

追溯起来，马基雅维利的家族似乎起源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这家人很早以前就移居到佛罗伦萨，彻底过上了城市生活。虽然他的家庭在乡下一直拥有带农庄的房产，但已在城市里扎根了。威尼斯人必须渡过大海才能接触到田园，他们会在巴掌大的庭院里种满绿色植物。相比之下，佛罗伦萨人只要跨出城墙就能饱赏丘陵连绵起伏的大自然美景，他们可以奢侈地在城里自家的庭院里铺上石板。在共和政体时代，佛罗伦萨是城邦的中心。16世纪后半叶共和政体崩溃，佛罗伦萨又

成了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都。从那时起，佛罗伦萨开始有计划地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在马基雅维利的少年时代，皮蒂宫后面的波波利花园还是一片绿地，尚未形成后来被凡尔赛宫苑模仿的那座优雅的花园。当时那里一定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刚刚建成的皮蒂宫以它的新潮和豪华冠盖周边建筑。这座宫殿由与斯特罗齐[13]和美第奇比肩的大商人卢卡·皮蒂[14]委托布鲁内莱斯基设计，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3年建成。顺便说一下，米开罗佐[15]设计的美第奇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9年，斯特罗齐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28岁那年。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6]设计的鲁切拉宫，这4座宫殿被认为是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四大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盟军和德军都没有对它们动一根手指头。

从皮蒂宫门前的广场到韦奇奥桥是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与圭恰迪尼宅邸隔街相望。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这侧房屋密集。当时房屋的法定宽度为5.25米，这里的房屋都有四五层高，颇有13世纪佛罗伦萨塔楼林立的遗风。建筑内部通常有因采光需要而设计的内院，进深很大。一层用于开店铺或工作室，右侧开有宽1米左右的门通往楼上，打开大门就能看到楼梯。当然，有权势的人家和富户不会把一层用于店铺或工作室。日本的所谓“木屐公寓”[17]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是社会中下层居住的地方。

这条街上现在的三件事是马基雅维利绝对没有看到的。

第一件事是游客瞄准商铺蜂拥而至。现在的圭恰迪尼大街已是清一色的旅游氛围。这条大街连接着佛罗伦萨最大的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与皮蒂宫，中间还要经过连战火都退避三舍的韦奇奥桥。我倒想，既然地处这样的观光游览线路，马基雅维利家也该有一块刻着“马基雅维利出生遗址”的碑石什么的，然而并没有，遗址只剩下了两根房梁。不立碑石是因为自惭形秽呢，还是因为佛罗伦萨的历史遗迹太多了？

游客从乌菲兹美术馆出发，沿着亚诺河来到韦奇奥桥，穿过桥上密集的店铺，过桥后走过圣菲利西塔教堂正门，再从背后绕过坐落在圭恰迪尼大街的房屋，便可到达皮蒂宫走廊。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恢复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后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当时，韦奇奥宫是大公的官邸，大公又从皮蒂家族购得皮蒂宫，并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基础上大加扩建，用作私邸。为了能避人耳目地往返于两宫之间，大公找人

建造了这条两侧带有铁格栅小窗户的走廊（瓦萨里走廊）。马基雅维利生活在喜好与民众接触、并认为这是当然之事的美第奇时代，走廊建成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这是他没有见到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韦奇奥桥的变化。这座桥虽然不在圭恰迪尼大街上，却是这条大街的起点，离马基雅维利的家只有一分钟的距离，马基雅维利肯定每天都会过桥数趟。这座桥也随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崩溃起着变化。

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韦奇奥桥是佛罗伦萨最早建造的桥梁。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座桥一直是石头桥墩、木头桥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77年。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桥梁往往比较宽，桥面为两车道并且两侧有步道。韦奇奥桥在1177年被改建成石桥，只是人们脚下的桥面没有像罗马时代那样铺上石头，而是按照中世纪后期的铺装方式铺上了红砖。

1333年暴发洪水，整座桥梁都被洪水冲毁。桥梁重建是1345年以后的事了。重建后的桥梁有3个拱形桥墩支撑桥体，坚固而宽阔，桥面恢复了罗马式的石头铺装。当时，桥面两侧已经建满商铺，只留出中间部分供人眺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建在桥上的商铺在建桥后200年间一直由肉贩使用。

当时的人们不太喜欢吃牛肉，肉铺中多为羊、鸡、鸽、野鸡和珍珠鸡，应该还有兔子。猪肉多被加工成生火腿和蒜肠，生鲜肉一般都在专门卖猪肉的店铺出售。

当时的韦奇奥桥上一定是人声鼎沸。桥面两侧有这么多的肉铺，不热闹才怪呢。挂在店里的肉并不是切得很碎，牛肉、猪肉也只是大致分解一下，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块肉来自哪个部位，然后再根据客人的要求做进一步的切割。羊肉也是剥了皮就挂出来。鸡是活的，还在喔喔喔地叫着。野鸡、鸽子、珍珠鸡杀好后便挂起来，连毛也不拔。店铺前的路要用水冲洗脏物，想穿着细软的皮鞋避开脏水走过去，不习惯的人还真不知道怎么办。肉铺里的人在切割时会把不要的骨头之类随意扔进背后的河里。韦奇奥桥上游出了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个刑场，刽子手也会把被分尸的人的四肢扔进亚诺河里。

已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美第奇认为，韦奇奥桥这样下去名声不好。连接官邸和私邸的走廊从韦奇奥桥上通过，走廊下方便是一派肉铺景象。这对要把女儿嫁给法国国王的大公来说太不合适。于是肉铺被强行搬迁，经营贵金属品的店铺迁了过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暂且不论肉铺和首饰店的区别。威尼斯的里阿尔托桥的情况也与韦奇奥桥一样。在桥上建店铺的造桥方式让人联想到城邦时代的城市所具有的意义，意味深长。

人们过桥的时候会被两边的商铺所吸引，忘记自己正走在桥上，忘记自己是在水上，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对岸。人们已经不再留意河流把城市一分为二。我想，只要是走过韦奇奥桥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如果有人想从桥上观赏景色，桥中间就有专门的地方。对过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无兴趣赏风景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过桥。在这个意义上，韦奇奥桥比里阿尔托桥更为理想。

人们不禁要想，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不一样，背后不是没有土地，为什么非要把城市向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河对面扩张呢？

实际上，罗马人当初是沿着亚诺河，集中在河的北侧建佛罗伦萨城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越发向北扩展，这是建城的第二个阶段。到了中世纪中期，在建城的第三个阶段，人们才把亚诺河包进来向南扩张。我觉得，正是因为把亚诺河包在了城中，佛罗伦萨才成为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河流在市内流淌，会给居民带来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安谧感。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因这条河河水湍急而弃之不用，他们在上下游两处截流，使流经城市的水流成为平静的缓流。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猜是在14世纪前半叶就已完成了这项工程，从那时起，韦奇奥桥的样子就一直没有变化。

人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摆脱对洪水的恐惧，也可能是应对河流枯水期的对策。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的佛罗伦萨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从结果上看，这是一个硬对策带来了软效果的绝好实例。水流舒缓的亚诺河不仅没有把佛罗伦萨分成两半，反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把它整合成了一座宜居城市。

你可以试着站在韦奇奥桥下游不远处的天主圣三桥上眺望一下。映

在水面上的韦奇奥桥和两岸的房屋，就像映在湖面的倒影一样一动不动，景致平静，令人想象不到那是实景在河面上的映像。

流过威尼斯的运河水流舒缓，让人辨不清水是否在流动。运河把威尼斯城围在水中，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安宁。假如这些把城市分割成网格一样的运河都是湍流，也许可以保持河水清澈，但无法使城市成为一个整体。

不管是海水还是河水，有水就好。但水对人可以有益，也可以有害，就看城市如何处理。佛罗伦萨人不必像威尼斯人那样需要积极利用水资源，但他们和威尼斯人一样，在处理水的问题上没有犯错。

马基雅维利从上天主圣三桥附近的小学时开始，直到在韦奇奥宫任职的整个期间，每天都要数次过亚诺河。然而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个词写到“过河”的意思。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不止韦奇奥桥一座桥上建有建筑，这座桥的上游还有一座桥，叫“恩宠桥”。桥上建有十数座小礼拜堂和住有修士的小教堂，桥的名称由此得来。

在桥上建店铺和礼拜堂的想法并非只是出于要充分利用有限土地的考虑。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必要专门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城墙附近的土地都闲置着。

佛罗伦萨的做法是要把亚诺河完全纳入城市之中。

“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

马基雅维利后来如是写道。以前我动辄产生同情，而近来不再那样了。我觉得，贫穷经常是以主观标准而不是以客观标准来衡量的。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他一年的收入是110弗罗林金币外加14个铜币。当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在同时代的威尼斯，国营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和商船船长的年收入才100达克特[18]金币。尽管弗罗林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金币，而达克特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金币，但两者的含金量几乎一样，因此可以认为两者的价值也一样。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工程师可住公家住宅，船长还可以做贸易，实际收入肯定比这要高。而熟练工匠的年收入是50达克特，刨去房租，人口少

的家庭一年有15到25达克特就能过得下去。

多纳泰罗听到他耗时一个月创作的铜像只值15弗罗林后大发雷霆，他那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了。为梵蒂冈创作留存至今的至宝彼得大理石雕像时，当年24岁的米开朗基罗还没出名，他的要价是150达克特。委托人枢机主教抱怨他要价太高，米开朗基罗平静地回答：“占便宜的，是你。”

年轻的米开朗基罗没有因为被人抱怨要价太高而砸掉大理石雕像，这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这件杰作。

那个时代，艺术作品收取这点费用也会被人抱怨太贵。16世纪的威尼斯画家提香[19]被誉为是欧洲的顶尖画家，他不断接到各国帝王为自己创作肖像画的委托，他的一幅画就值200达克特。

年收入110弗罗林的人不是贫穷阶层。他们虽然绝对算不上富裕阶层，但在佛罗伦萨过得也不是被称为“popolo minuto”的庶民的生活，算作中间阶层大概比较恰当。应该说，马基雅维利用错了“贫穷”这个词的意思。

实际上，在父亲贝尔纳多留下的记录中，没有一处叹息过贫穷。他因病收入减少的事实作为史实留存了下来，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哀叹贫穷的话。尽管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个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但我想，他的收入加上农庄的收入，完全可供自己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

他的儿子马基雅维利却不是这样。虽然没有往上爬的意识，但因为工作关系他有很多机会认识王公贵族。如果他想找与他同样知识水平的人交往，即使在佛罗伦萨城里，也得找那些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

父亲贝尔纳多还是一位即使在职业上得不到满足也能在生活上得到满足的人。书是他的兴趣所在，更可以说是他生存意义之所在。

这位爱书家写的《藏书目录》甚至使人动容。

不用提古腾堡[20]的名字人们也知道，近代印刷技术是在德国发明的。而威尼斯在把别人的发明迅速投入企业化生产方面出类拔萃，威尼斯于1490年前后成为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从1495年到1497

年，全欧洲发行了1821种书籍，其中447种出版于威尼斯，位居第二的巴黎出版了181种，而佛罗伦萨只有40余种。

不过，马基雅维利父亲购书的时间比这早了25年。那段时期，也就是在1471年到1476年的5年间，威尼斯出版的书籍最多，而佛罗伦萨只出版了5种。

那时，即使印刷本比手抄本便宜，书的价格也不可能与纸张费用和印刷数量无关。在稿酬方面，古典作品不必向作者支付稿酬，但对当时作家的作品，可以用赠送成书的方式支付稿酬，这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出书成本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却不可忽视。

出书成本无法知晓，但数量可以追踪。1490年以后，威尼斯平均出书的数量是每部400册到500册。在那以前，初版数量一般是100册。《圣经》虽是例外，但在这个时期也就是1000册。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压低书价。当时出版业的发达证明了企业可以盈利，可以完全自立。不过，在现在看来，当时由于书籍的需求很少，价格十分昂贵。

法律方面的书籍最为昂贵，一本就要四五个弗罗林。其次是古典书籍，不论哲学还是历史，每本都要三四个弗罗林。像但丁、彼特拉克的这类“近代文学”书籍平均价格是两个弗罗林。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a）的价格为中产阶级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假定某人的年收入为500万日元，买一本需要花费他15万日元。

在这样的时代，这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的藏书超过20种，其中不乏每种数卷的书，按册数计算，应该超过40册，仅举日本人熟悉的就有：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部著作有附解说的和不附解说的两种）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

西塞罗的《辩论集》（*De oratore*）

老普林尼[21]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

估计他还有《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大概每个家庭都有这两本书，他并未把它们列入目录。文学方面有但丁的著作，也许是为了给家中的女子阅读，他还有插图本的《历史》。此外，他还有很多古典和近代的法律书。

我不知道他收藏这些书籍花了多少年，但一本要花费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估计他买书也得郑重其事。书经过反复阅读，封皮磨坏了就再送去装订，翻新后继续阅读。

然而这并不等于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因此就成了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拥有更多的书籍。撇开西欧最大财阀美第奇家族不说，这些人都出自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住宅甚至能让500年后的战火退避三舍。不过，我们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见不到描绘书籍充塞书架的情形。

此外，一个人的藏书并不能供他阅读一辈子，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阅。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父亲的记载中就有一本写着“书已出借”。当时，佛罗伦萨也有公开的“图书馆”，但是书并没有收藏在专用的房子里。美第奇家族中爱书的科西莫想让读书人能够读到他们家不计成本收藏的书籍。他本打算在圣马可修道院里建一座图书馆，但尚未实现他就去世了。他的孙子洛伦佐也热心购书，藏书不断增加，于是洛伦佐认真思考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洛伦佐死后，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基础上建成了以美第奇家族藏书为主的图书馆，至今仍被称作洛伦佐图书馆。

马基雅维利父亲简朴的藏书一本也没能留到500年后的今天。但他的这份简单的藏书目录质朴地表达了他的自豪，使500年后的我们受到启迪，让我们思考良多。让我们再看看他的藏书内容。

他的藏书几乎全是古典作品，没有一本是宗教书。这意味着什么呢？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作为一介市井中人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是创造了文艺复兴文明的佛罗伦萨的市井中人。文艺复兴运动因复兴古代而开始。有人对复古的冷嘲热讽，安吉洛·波利齐亚诺[22]回应他们的话语流传了下来：

你说我学习了很多西塞罗，却一点不像他。但是，我首先不是西塞罗，我通过了解他才了解了我自己。

抽出一本父亲的藏书翻阅是孩子读书的第一步。马基雅维利后来可以自如地引用古典，但未必会与原文一致。为引用而专门学习的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长期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受到触动而自然喷涌时，人们才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古典对他来说，大概就像自然环境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嗜爱书的父亲的藏书中没有一本宗教书，这对马基雅维利日后思想的形成不会没有一点影响。此外，信仰笃深的母亲也会偶尔作些诗，莫非马基雅维利遗传了她的多愁善感？

有种家庭物质上虽很贫穷，精神上却很富有。马基雅维利可能就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中。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处会使人想到他所生长的家庭有什么不幸。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尔纳多自己是个Dottore（博士），被尊称为“Messer”或简称“Ser”（先生）。这个尊称使人想到“Mister”（先生）的词源。尽管不知名，但他毕竟在律师行业执业。但是，他没有让长子马基雅维利去接受大学教育。

在父亲的《备忘录》里记载着，马基雅维利7岁那年开始学习语法和读写，10岁时学习算术和簿记，12岁时开始学习拉丁语。这在当时是中等以上阶层的子弟极为普通的教育。如果孩子小时候素描画得好，就会被直接送进工作室当学徒，而不会进学校。孩子想当艺术家，在当时从事“正业”的父亲看来根本不会失望，反倒是一种让父亲充满希望的选择。不像现在，一听到儿子说要当画家，一般的父亲就会张皇失措。当时，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艺术品的需求都很旺盛，只要有才华，与王公贵族平等交往就不再是梦想。艺术是红火的“朝阳产业”，经济收益也取决于个人的才华。如果马基雅维利有这方面的天赋，毫无疑问，恐怕他早就被送进离家几分钟距离、自己挑选的工作室了。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天赋。

马基雅维利只接受过普通的初等教育，在父亲的《备忘录》中没有更高的学历记载。

《备忘录》一直记述到1487年。父亲贝尔纳多活到1500年，不知道最后13年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不再记录，还是遗失了记录。有记录的最

后一年马基雅维利已年满18岁。在当时，如果要想送他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话，这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年龄了。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让人联想到他在大学的学习生活。

当时，从佛罗伦萨只要越过亚平宁山脉就能到达博洛尼亚。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富有传统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的法学院声名远播。另外还有帕多瓦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建虽晚于博洛尼亚大学，但教学内容新颖，这方面的名声已超过了博洛尼亚大学。威尼斯共和国把帕多瓦大学作为本国的最高学府，在充实教学内容方面下了很大气力。这所大学的医学院很有名气。这两所著名大学不仅对本国的青年开放，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羡。中世纪的大学给教授和学生充分的“自由”，这点与现在的大学有着巨大的差别。

此外，如果想选靠近佛罗伦萨的大学还有比萨大学。

这也是一所古老的大学。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想把比萨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深谋远虑，没有在佛罗伦萨设立最高学府，而是致力于充实比萨大学的教学内容，结果使这所大学在1472年进入了一流大学的行列。那年马基雅维利3岁，如果他有心想上大学，应该能够上这所距离很近、可以在周末回家的大学。

马基雅维利没有上大学，是不是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的确，当时进大学是要花钱的。以比萨大学为例，由于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这所大学有着一流的教授阵容，其学生多出身门第一流，但头脑并非一流。美第奇家族的子弟自不待言，就连切萨雷·波吉亚[23]也曾一度在此上学，尽管他并未毕业。

不过，对出身贫寒但从心底里想研究学问的年轻人来说，只要进入神职界，就会有很多途径进入大学学习。在当时，对投身于神职的人来说，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一辈子不能正式结婚。而且，神职人员与艺术家一样，拼的是实力，能否升到教皇与你的出身毫无关系。要想当枢机主教这样高级的神职人员，很多时候，出身好门第会很有利，但想在枢机主教中占据实力地位，归根结底要凭实力。在宗教信仰的深浅与选择神职几乎没有关系的时代，神职是一个相当愉快的职业，它不但可以让人不花钱就能满足追求学问的欲望，还有可能让人出人头地。佛罗伦萨人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对文艺复兴精神非常敏感，他在选择时应该不至于烦恼困惑，但他没有让儿子选择这条路。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是马基雅维利自己不希望进大学吗？不过，当时的家长有很大的权威和权力，人们年轻时一般都会顺从父亲的意愿。

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剩下的就只有一个推测，那就是青年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人才，至少他不具备符合当时人才标准的那种才能，不值得送进大学。与现在不同，当初的大学只有极少精英才能进入。

总之，马基雅维利不是“大学出身”。如果进军实业界或艺术界，这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不能挂法律顾问的牌子。如果他想当官，他有着当时不可忽视的障碍。现在的研究家已有定论，认为马基雅维利不懂希腊文，而是否懂希腊文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标签。多年后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巴尔基评论道：

“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不过，年长马基雅维利17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在马基雅维利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佛罗伦萨。他自己写道：

“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

达·芬奇从小就进了工作室，甚至没有初中学历。他写这句话并不感到羞耻，这行字的背后升腾着一股绵绵不绝的自信。

马基雅维利有所不便却当上了“公务员”。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公职的人都必须是某个行会的会员，马基雅维利也是行会的一员。如果是“大学出身”，他也许会进入律师公证人行会。但他不是“大学出身”，便加入了葡萄酒酿造业者及小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在20世纪的今天，塞里斯托里伯爵仍在制售葡萄酒，他并没有辱没祖先。

学校，不只是老师教授学生这一种模式，对睁着眼睛出生的人来说，处处皆学校。29岁尚未起步的马基雅维利，他在起步前到底看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呢？

---

[1] 朱塞佩·普雷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1882—1982），意大利文学评论家、作家，办过多种文化杂志。著有《马基雅维利的一生》等。

[2] 行会，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出现最早的平民组织。行会按照行业组织，代表本行业从业者的利益，有些低贱行业依附于某个大行会以寻求保护。1182年是佛罗伦萨行会见诸记载的最早年份。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有7个大行会（arte maggiori，俗称“肥人”）和14个中小行会（arte minute，俗称“瘦人”）。1375年梳毛工起义后又建立了3个工人行会。1382年大行会重新控制政权后被取消。

[3] 多纳泰罗（Donatello，约1386—1466），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最杰出的雕塑家，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文艺复兴三杰”。代表作有《圣乔治》《大卫》《加塔梅拉塔骑马像》等。

[4] 弗罗林（fiorini），佛罗伦萨于1252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属货币，后被许多欧洲国家仿制。

[5] 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约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艺术家。主要作品有《天堂之门》等。

[6]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7] 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1435—14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铸造家和艺术教育家。代表作有《基督的洗礼》《耶稣与圣托马斯雕像》《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裸天使与海豚》等。他的工作室培养出了达·芬奇、基兰达约等众多艺术家。

[8] 波拉伊奥罗（Antonio del Pollaiolo,1432/33—149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的写实主义画家和铸铜雕塑家。代表作有《阿波罗和达芙妮》《赫拉克勒斯与九头蛇》等。

[9] 基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1449—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常在宗教画中表现出平民日常生活的场景。代表作有佛罗伦萨圣玛利亚大教堂中的玛利亚传记壁画等。

[10] 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教廷驻外总督等职。著有《意大利史》《格言集》等。

[11] 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1906—1977），现代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代表作有《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罗维雷将军》《德意志零年》《战火》等。

[12]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全名为贝尔纳多·迪·尼可罗·马基雅维利（Bernardo di Niccolo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母亲的全名为巴尔托洛弥娅·迪·斯泰法诺·内利（Bartolomea di Stefano Nelli）。

[13] 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372—1462），佛罗伦萨银行家、政治家、作家。

[14] 卢卡·皮蒂（Luca Pitti,1398—1472），佛罗伦萨银行家，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朋友和主要支持者。皮蒂宫即由他和斯特罗齐所建。

[15] 米开罗佐（Michelozzo di Bartolomeo Michelozzi,1396—1472），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建筑家和雕塑家，参与设计、建造了众多教堂等建筑，欧洲许多地方有他的建筑作品，在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享有盛誉。代表作有银雕《施洗者约翰》、美第奇宫等。

[16] 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建筑理论家、作家、诗人，设计了鲁切拉宫、圣玛利亚教堂正立面等。著有《论绘画》《论雕塑》《论建筑》等。

[17] 木屐公寓，底层设店铺或办公室、楼上为住宅的楼房。

[18]　达克特（ducato，又称杜卡特），威尼斯共和国于128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重3.545克，含金量达99.41%，是中世纪所能达到的最高纯度。达克特在当时的欧洲有着很高的信誉。

[19] 提香（Tiziano Vecellio，又译提齐亚诺，英语国家常称为Titian,1488/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他留有大量作品，主要题材为宗教和古罗马神话。代表作有《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爱神节》等。

[20] 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古登堡、古滕贝格，约1398—1468），德意志人。他于1445年发明了欧洲近代意义上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使用滚筒印刷机和铅镍锑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以及含油墨水，在纸和羊皮纸上印刷文字。

[21]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2/23—79），古罗马博物学家、政治家、军人，曾任罗马帝国海外行省的总督。著有《博物志》37卷。

[22] 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古典语言学家，曾为美第奇家族做过家庭教师和秘书。

[23]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担任过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教廷枢机主教。他邪恶、残忍，为了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但也有人认为他勇敢、果断、坚强，才华横溢。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他有专门论述。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20年。

在有些时代，两个人出生相差20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而在另一些时代，这20年会表现出决定性的差异。马基雅维利出生于1469年。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出生于20年前的1449年，他后来被冠以具有“伟大”、“卓越”或“华丽”等意义的尊称“il Magnifico”[1]。

如果马基雅维利和洛伦佐·德·美第奇出生在同一年、同一个时代，他也许就写不出《君主论》了。然而，马基雅维利比“豪华者”洛伦佐晚生了20年。洛伦佐43岁去世，而20年后马基雅维利43岁时，这位佛罗伦萨人写出了《君主论》。

洛伦佐·德·美第奇也是一个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借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他也是一个“死于最大幸福中”的人。

捍卫城邦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关系到捍卫同一个文明圈中的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一心捍卫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就是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生活的时代，人们都确信这一点。可是，马基雅维利晚生了20年。在他生活的时代，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与捍卫同一个文明圈中的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没有关系，越是全心全意地捍卫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就越是不能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

不写美第奇家族就无法描写15世纪的佛罗伦萨。“海洋之都”威尼斯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单靠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力量（virutu）不能左右国家前进的道路。但在“鲜花之都”佛罗伦萨完全相反。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进行了比较，他写道：“这两个国家恰似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1520年，马基雅维利受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枢机主教、后来很快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2]的委托撰写《佛罗伦萨史》（*Le Istorie Fiorentine*），他在序文中用如下的话来说明这本书为何要从遥远的罗马

帝政末期写起。

当初我想从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亲政的1434年起笔，但在构思过程中我感到，要表现出佛罗伦萨人的气质，必须从更久远的过去开始叙述。

从13世纪到14世纪，进而到15世纪的200年间，“佛罗伦萨人的气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不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别的人去写，对这个时代的结论都会一样，用一句话说就是：“这是一部内讧不断的历史。”

但丁是现场证人，他把当时的佛罗伦萨比喻成一个不堪痛苦的病人，这病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断地变换体位。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体变换频仍，人们甚至必须做成一览表，不然会头脑混乱。每次政体更迭都会出现数量庞大的被流放者。但丁自己就是被流放的，彼特拉克因父亲被流放而出生于流放地。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也出生于流放地，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曾被流放。更准确地说，佛罗伦萨的旧家族中没有一个家族没有人被流放。别的国家最多分裂成两派，但同时期的佛罗伦萨分裂成了四派。

不过，内讧对共同体也不仅仅只有负面作用。如果弱肉强食的理论能够得到健全发挥，内讧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会有作用。此外，如果共同体内部充满活力，经得起内讧，内讧便也不足为惧。我们就可知的年度统计了佛罗伦萨的城市人口：

1280年 80000人

1300年 105000人

1338年 90000人

1340年 75000人

1348年鼠疫大流行

1382年 59747人

此后再度大幅增加到70000人左右

1552年 降到70000人以下

13世纪到14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生活着大约是15世纪1.5倍的人

口，拥挤不堪。

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有权势的人竞相建起许多高塔，庶民阶层的房子毫无秩序地充斥着塔间的空地，根本不能称之为美丽之都。不过，如果没有这个城市银行家的融资，英、法等国的国王连一场战争也耗不起。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摆脱了静如处子的状态，好像脱兔一般迎来了建设的热潮。到15世纪后半叶，佛罗伦萨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鲜花之都”。

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的人口比100年前减少了近一半。意大利的形势变化也使佛罗伦萨进入了一个不允许一再发生内讧的时代。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五个国家吞并了近30个小国。有些小国即使未被吞并，也实质上处于某个大国的统治之下。意大利迎来了五大国并立的时代。佛罗伦萨共和国如果想与其他国家为伍，就必须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政体。

可是，威尼斯共和国在100年前就已经建成了凭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体制，而佛罗伦萨共和国却在内讧中度过了同样的100年。它强调统治效率，只能选择依赖个人力量的体制。不过，佛罗伦萨的体制在向实质上的君主制转换，这符合意大利当时的大势。威尼斯反倒是个例外。

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受益于许多生逢其时的人物。

马基雅维利对美第奇家族的人给予了相当简洁明快而又贴切中肯的评价：

乔凡尼 善良、优秀

科西莫 贤明、智慧

皮耶罗 富于人性

洛伦佐 伟大、奢华、谨慎、冷静

美第奇家族在13世纪前半叶还只是金融业行会的一员，到了乔凡尼（1360—1429）这一代，他参与了教廷的财务运营，家族经济实力急速上升。他恐怕也成了当时意大利最大的银行家。没有明确记载表明他参与过佛罗伦萨市的政治。他从未被流放过，从这点来看，他在政治上

不活跃，不那么引人注目。他捐建了育婴堂和圣洛伦佐大教堂，他也很关心艺术。

乔凡尼的儿子科西莫在父亲去世时已经40岁，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巨额的财产和良好的口碑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后来科西莫把这一切扩展到了欧洲，而不仅仅限于意大利。

不知道是时代使然，还是自己失策，科西莫在父亲去世4年之后被流放，事情起因于在卢卡战争[3]问题上同阿尔比奇家族[4]成员里纳尔多的对立。

这场权力斗争导致了科西莫的被捕并被宣判死刑。但抓他的人没有立刻把他处死，而是选择囚禁他，并想彻底瓦解美第奇家族。

这大概是考虑到美第奇在市民中所享有的人气而谨慎行事的结果。敌人的谨慎救了科西莫。

首先，几个佛罗伦萨实力人物呼吁支持科西莫，威尼斯共和国和费拉拉[5]大公也来劝说减刑。科西莫也没有忘记借助自己的财力，在佛罗伦萨内外同时“工作”。这样做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科西莫被流放到帕多瓦，未来10年美第奇家族的人不得担任公职。

但丁曾经感叹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吃别人面包的味道有多咸”[6]。但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流放生涯真的与此不同。科西莫先流放到威尼斯领内的帕多瓦，但很快就到了威尼斯，受到了威尼斯政府国宾般的礼遇。作为各地都有支行的美第奇银行的总帅，科西莫不缺资金。他向威尼斯提供战争经费，还让自己心仪的建筑家米开罗佐前来陪伴。这就是科西莫的流放生涯。科西莫请米开罗佐建造了圣乔治图书馆，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国外操纵佛罗伦萨的局势。结果流放仅仅一年，科西莫就被佛罗伦萨政府请回国。相反，反美第奇的急先锋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却被判永久流放，流亡国外。那年科西莫45岁。

科西莫从这一年，即1434年开始正式“亲政”。就在这一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结束了因权势人物被流放而大放异彩的内讧时代。

从1434年开始到1464年去世，科西莫统治了佛罗伦萨30年。他的贤明名副其实，他非常理解佛罗伦萨人。

佛罗伦萨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们甚至会伤害到自己。因此，佛罗伦萨人尽管在许多才能方面大大强于其他国家的人，但在团结和协调精神方面有所欠缺。佛罗伦萨虽然称作共和国，但除了1378年梳毛工起义[7]后的4年之外，实质上是一种寡头政体。然而，市民们坚信自己也可以参与的民主政体才是辉煌的政体。

真正的民主政体绝不辉煌，但只有不被那些主义、主张迷住双眼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自由”（liberta）这个词，甚至为战争而设的委员会也要起名为“战争与自由委员会”。捍卫自由需要明智并做出踏实的努力，可他们又不喜欢这样做。

面对这样气质的国民，科西莫做出了寡头政体不适合佛罗伦萨的判断。正因为他了解巧妙运用寡头政治的威尼斯共和国，才会做出这种判断。科西莫搞起了僭主政体[8]。这种政体实质上是君主政体，但在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君主最好还是躲在幕后，这样既可以维持共和政体，又可以统治国家。科西莫的聪明就在于此，而且，他把这种聪明发挥到了极致。

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正义旗手”（gongfaloniere di giustizia），其实就相当于任期一年的总统。科西莫只做过三届这样的“总统”，分别在1434年、1438年和1445年。这个数字没有超过同时期做过“总统”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卢卡·皮蒂做过三次，另外有三个人做过五次。内政方面一切均按此成例。

不过在外交上，科西莫几乎就像君主一样。除了威尼斯以外，米兰、那不勒斯、教皇国，以及法兰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都是君主制，他不需要小心翼翼。其他国家也都明显只认科西莫。

科西莫在外交方面的功绩是在意大利各国之间落实了势力均衡的政策。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开始采取进攻态势，意大利各国感到了团结的必要性。这项政策的结果是意大利享受到了和平。科西莫在经济上的能力也出类拔萃，美第奇银行成为西欧屈指可数的财阀。

不过，使科西莫·德·美第奇留名后世的是他所培育的学问、艺术。没有人会像他这样资助，什么都让人收藏，什么都让人建造。他说：

“我懂得这座城市的心情。我们美第奇家用不了50年就会被赶走，但‘东西’会留下。”

科西莫留下的不仅仅是建筑、绘画、雕塑和古抄本，他还在佛罗伦萨创立了名为“柏拉图学园”的古典研究中心。希腊学者们看到拜占庭帝国的衰退，知道只要投靠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就会受到欢迎，于是他们纷纷离开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佛罗伦萨来得华美，这里是古典研究的圣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佛罗伦萨与执出版界牛耳的威尼斯不同，它把重点放在学术研讨会上，美第奇的别墅就是会场，人们在这里不仅能够聆听到学识水平极高的演讲，还能饱尝科西莫提供的豪华餐食。科西莫向才华横溢的学者提供衣食起居方面的保障，使他们可以专心研究。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有着真正意义上的研讨会。科西莫本人并不是什么学问家，但正因为如此，他反倒能成为一位理想的学问艺术的理解者。学者和艺术家必须是专家，但专家往往起不到学问艺术培育者的作用。

1464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去世。他生前选择了做一位平民，他也同一位平民一样死去，葬礼按照他从简操办的遗嘱办得非常简朴。但佛罗伦萨市民很快决定，把“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的尊称献给了他。

继承科西莫的是长子皮耶罗，他不仅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家长地位，还继承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家长地位。这在僭主政体中是理所当然之事。上承“祖国之父”，下接“豪华者”洛伦佐，皮耶罗却被称为“痛风者”（gottoso）。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评价。的确，皮耶罗46岁继承了科西莫，在其后的5年间，他大半时间都在病床上度过。然而，他将所继承的东西丝毫无损地传给了儿子洛伦佐，单凭这点他就应该得到更好的评价。马基雅维利评价他富有人性。威严的科西莫去世后，又有一些人谋划恢复由显贵家族统治的寡头政体，皮耶罗平息了风潮而未流一滴血。洛伦佐的起步没有遭遇流血是皮耶罗的一大功劳。

在对外关系方面，科西莫依靠个人力量赢得了外界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好评，而“痛风者”皮耶罗成功地将其转变为对美第奇家族的好评。“痛风者”皮耶罗巧妙地保证佛罗伦萨不会因科西莫的去世而改变路线，使得有此担心的国家放下心来。稳定的对外关系促进了国内关系的稳定，实力派人物找不到打倒美第奇的理由。

5年时间很短，也许皮耶罗会为自己没有献丑而感到幸运。想想后来的另一个美第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继承的东西破坏殆尽，可以说皮耶罗已经充分完成了赋予自己的任务。这位富二代不仅兵不血刃地

成功击退了对手，而且在艺术振兴方面发挥了马基雅维利评价他的“富有人情”的特点。

雕塑家多纳泰罗是科西莫衷心喜爱的艺术家之一。多纳泰罗的名声当时已无人能及，但科西莫还是在遗言中列入一项，赠给他一座位于佛罗伦萨郊外卡法吉奥罗的农庄，这座农庄有着丰厚的收入，足以使他不用担心生活而专心于创作。皮耶罗在所有方面都忠实执行了父亲的遗言，自然也兑现了这一条。多纳泰罗因而可以不与不理解他的人争论，也不用担心会在贫穷中死去。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馈赠，还正式签订了赠予合同。

可是不到一年，多纳泰罗就来找皮耶罗，说要归还农庄。皮耶罗问他缘由，这位艺术家回答道：

“三天刮一次风，鸽舍的顶篷就会被刮跑；暴风雨一来，葡萄园便乱七八糟；还得处理家畜去纳税。我成天担心果园，哪还能有精力安逸创作？我还不如在贫穷中死去的好。”

皮耶罗大笑，接受了退回的农庄，但指示每周计算农庄的收益，把相当于或略多于收益的钱汇入以多纳泰罗的名义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不消说，多纳泰罗这下真的心满意足了。

我觉得，对学问和艺术的“赞助”就应该这样。美第奇家族有足够的资格被评价为文艺复兴文化有力的保护者和培育者。

皮耶罗·德·美第奇还不仅仅是一位具有良好感觉的人。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儿女婚事的考虑方面。

当了30年佛罗伦萨僭主的科西莫在佛罗伦萨实力雄厚的家族之一——托尔纳波尼家族中为继承人皮耶罗挑选了一位妻子。科西莫自己的妻子也是佛罗伦萨人，有着大银行家巴尔迪家族的血统。巴尔迪家族远比美第奇家族历史悠久，早在200年前那个时代，只要巴尔迪家不融资，法国国王、英吉利国王就连一场战争也打不起。美第奇和巴尔迪这两个家族之间一直按照佛罗伦萨显贵家族的传统联姻通婚。

皮耶罗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把女儿嫁给了佛罗伦萨的名门帕齐家族，又从国外为大公子洛伦佐挑选了一位妻子。这位妻子就是出身于罗马大贵族奥尔西尼家族的克拉丽切。同美第奇家族的人不一样，她不是

城里人。奥尔西尼家族是封建领主，领地在罗马的北方。册封他们的是教皇，但后来他们的力量比教皇更为强大。这位奥尔西尼和罗马南方的领主科隆纳总是争斗，如何控制他们是历任教皇的头痛事。这两个家族对教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皮耶罗看来，奥尔西尼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及其军事力量，大概是与之结为儿女亲家的好处所在。当时的意大利处在佣兵制度全盛的时期，奥尔西尼家族也和科隆纳家族一样，出了许多优秀的佣兵队长，并以此闻名。

洛伦佐和克拉丽切于1468年在罗马订婚，第二年在佛罗伦萨举行了婚礼。结婚时新郎20岁，新娘比新郎小4岁。皮耶罗也许是在完成了这桩儿女婚事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年年底便撒手西去，留下了20岁的洛伦佐和比他小4岁的弟弟朱利亚诺。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这一年。同一年，洛伦佐继承父亲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我曾通阅过同时代人关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记录和后世学者所做的研究，没能发现有谁对他的评价比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终章里所描写得更加简洁恰当且美丽优雅。我会在本书第四章里做一介绍。也许虚幻世界里的文人往往比现实世界里的学者更擅长逼近真实。

“他得到了命运和上帝最大限度的垂青。”马基雅维利写道。

很少有人能像洛伦佐·德·美第奇那样一生为幸运女神所眷顾。首先，他继承的遗产与众不同。

第一是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美第奇财阀强大的经济实力。

第二是祖父、父亲两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好感。

第三是祖父、父亲两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外国领袖对美第奇家族基于敬意的信任。

第四是因祖父、父亲，尤其是祖父科西莫周到的关照，洛伦佐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前来参加祖父主持的报告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就能做到这一点，教育环境既简单又自然。所以，虽然他“非大学出身”，但

照样完美掌握了希腊文。不过，尽管洛伦佐自己也给子女们同样的关照，却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莫非教育这东西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受教育者的素质，而只能发展其已有潜质而已？

第五就是洛伦佐自幼接受了完整的帝王教育。祖父和父亲表面上是一介平民，但在对外关系中，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名声和经济实力，国宾来访时他们必须出面应酬。外国王侯访问佛罗伦萨时住在美第奇的宅邸，美第奇宫也经常举行以他们为主宾的宴会。为了防止这种突出某个市民的情况发生，威尼斯共和国则一直坚持在元首官邸举行国宾级客人的欢迎宴会，客人的住宿地也轮流分配在显贵家族的宅邸。威尼斯是寡头政体。虽然同样号称共和国，佛罗伦萨却是僭主政体，即使考虑客人的意见，接待也都会安排在美第奇家。

洛伦佐也因此从小就习惯与有地位的人交流。10岁那年，米兰公爵的继承人来访，洛伦佐受命前往佛罗伦萨城外迎接。由于父亲卧病时间较长，他还曾以父亲的名义前往罗马教廷。他也常有机会代替父亲受邀出席佛罗伦萨议会“百人委员会”的会议。尽管洛伦佐在年龄上还不够参与公务的资格，自知病重的父亲皮耶罗却要让他在佛罗伦萨内外公务中露脸。皮耶罗这样做是要变这种不自然为自然。有很多佛罗伦萨人相信民主政体最好，只要有些许君主政体的气味，就会立刻引起他们的拒绝反应。

但是，洛伦佐的青春并非只有刻板的责任感。在乡下的别墅里，他跟同龄朋友和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朱利亚诺一起无拘无束地四处玩耍。家庭教师写了一封交织着爱怜与叹息的信给他的母亲卢克蕾齐娅。

假如上帝跟这个洛伦佐搞了一点恶作剧，那就是让他成了一个丑男。祖父遗传的黝黑皮肤还算好，高挑的个头儿和壮实的身体也不赖，但方方的下巴没法不招人眼。大大的黑眼睛充满活力，但近视得厉害。眼睛下方的鼻子忠实遗传了母亲托尔纳波尼家族的特征，硕大而扁平、耷拉。他还嗓音嘶哑。当然，“女大十八变”这句话可能也适用于男人，到了二十来岁，他的这些相貌上的缺陷就显得不是那么糟糕了。

洛伦佐的气质原本就生龙活虎、快乐阳光。他富有教养，机灵幽默，精神健全，总是被包围在华丽的氛围之中。他拥有天字第一号的财力和权力，他还有着那种具备得天独厚才华的人所特有的自尊心，能够非常自然地迅速迷倒对方。



洛伦佐·德·美第奇

如果你认为洛伦佐不具魅力，那你就错了。实际上，他很受女人喜爱。连马基雅维利都写道：“在爱情方面他也非同凡响……”就算是个丑男，从整体来看他也是一个十分吸引女性的丑男。他的妻子奥尔西尼家的小姐生了三儿三女，算是完成了任务。但读一读她那通篇错误且内容无聊的书信，你就会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洛伦佐将其所爱集于一身的女

人。相反，倒是洛伦佐的母亲卢克蕾齐娅·托尔纳波尼具有足够的教养和判断力，担当得起20岁便不得不成为一家之长的儿子的顾问。

洛伦佐·德·美第奇最大的幸运是在年纪轻轻的20岁便能独立。科西莫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也许是上帝为了让科西莫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赐给了他75岁的长寿；而上帝想让洛伦佐一生幸运，则只能赐给他早早起步的恩惠。

父亲去世两天后，佛罗伦萨的实力派人物纷纷来到还在服丧的美第奇家，拜托20岁的洛伦佐像父亲皮耶罗那样行事。洛伦佐接受了这样的请求。他自己这样写道：

我认为，在佛罗伦萨，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很难生存。

马基雅维利出生于这件事发生前7个月。洛伦佐则在这件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结了婚。刚出生的婴儿当然看不见、弄不懂这些事。美第奇家族洛伦佐的结婚仪式是绽放在“鲜花之都”佛罗伦萨的一朵硕大花朵。马基雅维利一定听父母多次说起过这场婚礼。婚礼这种事会刺激女人的梦想和想象力，母亲和女性长辈们也一定会谈得更多。

光是外国小姐嫁过来就是佛罗伦萨的一件大事，迎娶排场也符合当时美第奇家族的地位。

庆贺仪式通常从长枪比武大赛开始，颇有为新郎最后的独身时光增添光彩的意味。1469年2月，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门前广场三面都搭起了看台，只留下教堂正面。庆贺仪式的这一天，所有看台都挤满了人。由穿戴一致的号手和鼓手开道，洛伦佐身披镶满珍珠的白色丝质披风，带着12名佛罗伦萨良家子弟组成的骑士随从，骑着白马进入赛场。一进场，洛伦佐就换上了天蓝色的天鹅绒战袍，战袍上用金线绣着佛罗伦萨城徽的图案。为了保护头部，他在头上戴了一顶用白色羽毛装饰的头盔。

洛伦佐的两匹坐骑是那不勒斯国王和费拉拉大公专为这个吉日赠送的阿拉伯骏马，甲胄也是米兰公爵赠送的。军旗是韦罗基奥工作室的作品，正在那里学习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也一定参与了制作。这是一件艺术品，带到尘土飞扬的赛场上着实可惜。

比赛中，洛伦佐一度落下马来，但他立即上马再战，最终赢得了比赛。裁判打分大概多少会有些偏向。胜利者从当时佛罗伦萨社交界当红角色、传闻与洛伦佐有染的多纳蒂家族的卢克雷齐娅手中接过了鲜花编成的花冠。几天后，洛伦佐对当天的情形这样写道：

> 在圣十字广场举行了长枪比武大赛，奢侈豪华至极，花费了1万多弗罗林。虽然不能说我在比赛中始终都勇猛果敢，但总算荣膺了最高荣誉。

4个月后，结婚仪式连办3天，让佛罗伦萨沸腾了起来。宴会没有在门户关闭的室内举行，美第奇家的宅邸门户大开，流水席摆上了街道。厨房分在4处，做好菜肴后运到宴会场。宴会共用去了150头小牛和2000只鸡，喝掉的葡萄酒、吃掉的果盘和点心的品种不计其数。3天内举行了5场大型宴会。人们在街道上不断跳舞。无论谁都可以吃喝，都可以跳舞。当然，年长位高的人和他们的夫人都有所安排，不会同老百姓混在一起，但年轻人则不加区别，这是美第奇的希望。洛伦佐的单身生活以这3天为界画上了句号。6个月后，他失去了父亲。

洛伦佐·德·美第奇20岁便担起了大任，但他并没有因为感到责任重大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那样，他就不是洛伦佐了。洛伦佐是这样类型的人：他具有相反的两面，但能很好地协调，使这两面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有“鲜花之都”之称的佛罗伦萨得此高手后鲜花盛开。随着弟弟朱利亚诺长大成人，洛伦佐把主角让给了他，但没有放弃表演。

这个年轻人有着明确的野心，那就是要把整个佛罗伦萨置于美第奇家族的完全统治之下，同时不用君主政体，而用僭主政体。他知道佛罗伦萨人嗜好美好与奢华，他把这些给了他们，而形式更为美妙。这是因为洛伦佐自己嗜好同样的东西。他的做法获得了最大的效果，佛罗伦萨人感到，洛伦佐的身体里流着和自己同样的血，认为他以最好的感觉和最大的限度给予了自己所希望的华美。佛罗伦萨人爱戴洛伦佐，并将他引以为荣。

佛罗伦萨展现出了辉煌。由于有了洛伦佐，佛罗伦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灿烂辉煌。

洛伦佐让韦罗基奥、波拉伊奥罗工作室扬名海外。菲利波·利比[9]、波提切利、基兰达约挥舞着画笔。洛伦佐听说15岁就翻译了《伊利亚特》（*Iliad*）的安吉洛·波利齐亚诺苦于贫困，就把他拉到自己家里，让他继续研究。洛伦佐和博洛尼亚、帕多瓦竞争，把有实力、有追求的年轻教授会集到比萨大学。这位23岁的“非大学出身”的人自己创办了大学。洛伦佐知道，振兴学问与艺术最终会带来实际利益。有趣的是，这并不是他事先谋划好的策略，只要他忠实地按照自己内心的愿望行动，结果都会使自己和国家获利。他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那是洛伦佐22岁那年的事情。刚当上教皇的西克斯图斯四世[10]举行即位仪式，洛伦佐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式使团的成员前往罗马。使团团长是年龄与他有祖孙之差的多纳托·阿奇阿尤利[11]，年轻的洛伦佐在使团里只能忝列末座。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被称为“万能人”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领路人。洛伦佐邀请他一同前往罗马。在正式活动的间隙，洛伦佐一边听阿尔伯蒂讲解，一边游览罗马的古迹。他的这一举动让同来罗马的人纷纷赞叹：“不愧是美第奇！”同时，洛伦佐也没有忘记他的生意，他更换了美第奇银行负责教廷财政的人选，这个职务实质上拥有对教廷财政部的业务管理权。

佛罗伦萨共和国充分享受到了和平，尽管佛罗伦萨有过一次不得不自己面对的战斗，但直到1478年为止，都处在安泰平静之中。那次战斗源于佛罗伦萨境内的沃尔泰拉地方造反，洛伦佐坚持强硬路线，几乎是他一个人决定反击。佛罗伦萨人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他已经成功地镇压了反叛。这场战斗的结果使洛伦佐的个人“行情”看涨。

马基雅维利也在这安稳奢华的佛罗伦萨生活到9岁，似乎这一切理应如此。在他6岁那年，美第奇家族举行长枪比武大赛，朱利亚诺从头至尾都是主角。父亲有没有带马基雅维利去看那场大赛呢？从他们家去赛场不过10分钟的路程。

这年的长枪比武大赛奢华美丽，甚至被吟咏成诗，描绘成画。跟哥哥6年前的那次大赛不同，弟弟朱利亚诺在勇猛善战的参加者中武艺高强，他的获胜名归实至。为胜利者戴鲜花花冠的女神也不同于6年前的那次大赛，这一年的女神是因纤细美丽而获得好评的西蒙内塔·韦斯普奇。

这场美丽与年轻的飨宴，被波利齐亚诺讴歌成诗《比武篇》，被波

提切利结晶成名画《春》。美第奇家族22岁的二公子举止优雅，娴于武艺，有着一副潇洒倜傥的公子哥的性格，在佛罗伦萨市民中有着超高的人气。而且，他比哥哥长得俊俏。

佛罗伦萨人把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两兄弟视作自己的王子。洛伦佐是年轻人为追求快乐而建立的“树桩”俱乐部的头儿，朱利亚诺则主持着另一个名为“钻石”的类似俱乐部。兄弟俩年龄相差无几，因此往往会关系不和，但这两人不一样。洛伦佐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娱乐场合，都会让小他4岁的弟弟不离左右。

佛罗伦萨人可以在“百人委员会”上见到一同出席的美第奇两兄弟，如果第二天是节日，人们还能在舞蹈的老百姓中看见他们抱着鲁特琴[12]忽隐忽现的身影。不过朱利亚诺跟哥哥不同，他似乎不喜欢在学者和艺术家的包围中度过时光，这很像二少爷的做派。他与哥哥同样受到佛罗伦萨人的爱戴，尽管其中的意味略有不同。如果有人想策划打倒美第奇，只消灭一个洛伦佐是不行的。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

这次美如画卷一般的长枪比武大赛3年之后，真的爆出了反美第奇的阴谋。洛伦佐不得不第一次亲自应对危机，佛罗伦萨人也不得不久违地奋起抵抗。这是发生在马基雅维利眼前的大事件，一定会让当时只有9岁的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少年时代的体验未必都会给日后带来影响，但其中必定有一些会成

为他成熟以后启迪思想的源泉。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帕齐阴谋”（la Congiura dei Pazzi）一定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

如果消灭一两个人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方针，那么，具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就不会发生阴谋，威尼斯就是一例。然而，不论是君主政体还是僭主政体，只要权力集中在个人身上，对阴谋防患于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后来的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执着、热衷而冷静地分析阴谋，而且，每涉阴谋他必谈“帕齐阴谋”。

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既然是历史学家，阴谋就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人间万象不全是摆在明面儿上的。人们深感偶然和运气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事情的成败，所以不得不严肃对待。“帕齐阴谋”不是马基雅维利从父母那里听来的，这是他有生以来亲眼看到的第一个大事件。

---

[1] 洛伦佐·德·美第奇被尊称为“Lorenzo il Magnifico”，中文通常译为“豪华者”洛伦佐或“华丽者”洛伦佐。

[2] 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又译克雷芒七世或克勉七世，1478—1534）,1523—1534年在位，本名为朱利奥·迪·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olio di Giuliano de’Medici）。

[3] 卢卡战争，1429年底，佛罗伦萨发动了夺取卢卡的战争。此举引起了佛罗伦萨与周边各国及威尼斯相互之间关系的动荡。为争夺卢卡，最终形成了以卢卡、米兰、热那亚、锡耶纳为一方，佛罗伦萨、威尼斯为另一方的战争态势。双方在互有胜负、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于1433年4月签订和约，各方退回到战前地盘。这种结果对佛罗伦萨而言意味着失败。

[4] 阿尔比奇家族，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起源于阿雷佐，是美第奇家族的竞争对手。自1382年梳毛工起义后直到1434年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一直掌握着佛罗伦萨的权力。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Rinaldo degli Albizzi,1370—1442）,1433年支持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成为正义旗手，抓捕并流放了科西莫·德·美第奇。一年后美第奇东山再起，他反遭流放，后死于安科纳（Ancona）。

[5] 费拉拉公国（Ducato di Ferrara,1471—1598），位于意大利北部，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印刷、法律、艺术（特别是音乐）等方面发展迅速。此时的费拉拉大公是尼可罗三世·德斯特（Niccolo III d’Este）侯爵。

[6] 见《神曲·天堂篇》第17章：“你会知道吃着别人面包的味道有多咸，知道上下别人的楼梯路途有多么艰难。”（张曙光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

[7] 梳毛工起义（Il Tumulto dei Ciompi）,14世纪后半叶，佛罗伦萨的梳毛工等下层人民无权组织自己的行会，生活日益贫困。1378年7月20日，对教廷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下层人民及部分不满政府政策的市民举行起义，要求公平税制和组织行会的权利。他们包围市政厅，驱逐政府代表，选出米凯莱·兰多（Michele di Lando,1343?—1401）为正义旗手，夺取了政权。但仅数周下层人民对新政权即感失望，新政权与小行会的矛盾日趋激烈。8月31日，大小行会的势力联合起来，驱散了聚集在市政厅广场的梳毛工，起义遂告失败。

[8] 僭主政体，指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及影响力等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即僭主，tyrannus）建立的独裁政体。最早出现于古希腊。13世纪至文艺

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的共和制城邦中也出现过一些显贵家族操纵公职选举成为实际统治国家的僭主的情况，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等。

[9] 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代表画家，长于用世俗的精神和现实的人物形象描绘宗教题材。代表作有《博士来朝》《天使拥戴的圣母子》等。其子为另一位著名画家菲利比诺·利比（Filippino Lippi）。

[10] 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又称西斯都四世，1414—1484）,1471—1484年在位。本名为弗朗切斯科·德拉·罗维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

[11] 多纳托·阿奇阿尤利（Donato Acciaiuoli,1429—147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学者，长于希腊文和数学，翻译过希腊先哲著作。他积极参与国政，1473年曾任正义旗手。

[12] 鲁特琴（lute），一种拨弦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鲁特琴起源于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成为风靡欧洲的独奏乐器。

第三章
帕齐阴谋

在历史上，“帕齐阴谋”是一个著名的事件。早在佛罗伦萨人陶醉于年轻的朱利亚诺参加长枪比武大赛的雄姿之前，这个阴谋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佛罗伦萨的显贵家族之一帕齐家族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勾结，搞了这个阴谋。历史学家在下述各个方面寻找这一事件的起因：

一、洛伦佐·德·美第奇让人制定了一项特别法，从而否定了帕齐家族的一位成员主张的遗产继承权。

二、帕齐反对事实上的君主美第奇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专制。

三、帕齐夺走了美第奇多年的教廷财政管理权。

四、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以反美第奇闻名。有那么多地方不派，教皇西克斯图斯偏偏要把他派到图谋吞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比萨去任大主教。

五、教皇没有听从洛伦佐让弟弟朱利亚诺当枢机主教的请求。

所有这些大概都是真实情况。教皇与洛伦佐的关系开始发展得很好，后来渐渐恶化，最后发生了正面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二人内心对统治意大利的想法完全不同。

洛伦佐的想法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是军事大国，只有守住意大利半岛的独立与自由，才能守住佛罗伦萨的独立与自由。迄今为止意大利也不是军事大国，要守住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意大利境内各国就不能互相争斗。因而，问题在于消除意大利各国争斗的源头。

20岁就拥有一国领袖地位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上任伊始就有着来源于自己独特政治感觉的想法。

各国间争斗的原因是什么？大国之间当然有由于直接原因而引起的冲突。但大国往往因为想把统治扩张到它们之间的小国而引发战争，而这种战争极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威胁意大利独立与自由的借口。现实

中，后者远比前者多得多。

在15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都是可以用“列强”这个词来形容的所谓大国。这些大国只要使其他大国难以向与自己接壤的小国扩张势力便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根据洛伦佐的想法，小国群体的健康存续正是大国间维持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大国而言，态度处于模糊状态的小国最富魅力。

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小国保护政策”并非源于小国国民也有权享受自由与独立之类的意识形态。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不给大国以诱饵，从而事先排除扰乱大国间和平的因素。虽然同样也叫作“势力均衡政策”，这项政策在这一点上与祖父科西莫考虑并实行的并不相同。

科西莫采取的做法是，如果米兰开始强大就去联合与之对抗的威尼斯，如果威尼斯变得过于强大就转而与米兰结盟以牵制威尼斯。但孙子洛伦佐的做法略有不同。领导佛罗伦萨的这位20岁的年轻人认为，必须消除争斗的根本原因。

但这项政策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持现状。洛伦佐生来就拥有了一切。人们不能指望他会有一无所有者的革命性，不能要求他去做不符合他本性的事。洛伦佐·德·美第奇以热衷于写诗和在节日跳舞一般的热情推进着这项符合他本性的政策。每当小国需要时，财政援助就会从美第奇银行秘密流出。

相反，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生来便一无所有。不论是好是坏，他是教廷的主人，因而他不能不具有某些超越国家的性格。教廷位于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但当意大利与教廷发生利害冲突时，教廷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意大利。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这样的例子，西克斯图斯四世是一个好强的人，他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让教皇国强大起来，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自己位于世俗世界的所有君主之上。

教皇发迹于贫困之中，他有很多穷亲戚，必须尽快保证他们的收入。他让其中几个人当上了枢机主教，还得为其他人找土地。在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看来，让教皇国强大和对亲人的爱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同一件事。可是他很快发现，每次当他要将这些事付诸实施时，洛伦佐的影子就会挡在面前。

教皇要进攻翁布里亚地区的小国卡斯泰洛城，因领主维泰利一族的顽强抵抗而未果。维泰利的顽强抵抗，靠的就是洛伦佐的援助。

另外，位于罗马涅的小国法恩扎也是一样的情况。西克斯图斯四世放弃了以武力夺取法恩扎的想法。他知道法恩扎的领主曼弗雷德债台高筑，便告诉曼弗雷德说，如果不还清债务将失去统治资格，教廷就要收回曼弗雷德的领土。法恩扎与卡斯泰洛城一样，形式上是教廷的领地，原则上领主是受教皇的委托实施统治的。

没有人认为曼弗雷德还得起钱，可是他在40天的还款期限内还掉了高达3万银币的巨额借款。因为洛伦佐借钱给他，教皇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挫折。

于是，教皇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和帕齐联手也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里亚里奥是教皇的侄子，娶了米兰公爵的庶出女儿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为妻，他一直觊觎着法恩扎的领土。而帕齐原本就有太多反美第奇的思想，但不知道如何出手。帕齐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家长雅各布的侄子弗朗切斯科，他忍受不了美第奇的专横而离开佛罗伦萨定居罗马。

马基雅维利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的文章。这是一篇美文，所有作家读起来都不由得称羡。马基雅维利在文中这样评论弗朗切斯科：

> 弗朗切斯科在帕齐家族的男人中性格最敏感，最有血性。他因此让家族中的其他男人得其所缺，同时也让他们失其所有。

家长雅各布·德·帕齐以谨慎闻名，也是洛伦佐餐桌上的常客。但在罗马，阴谋在西克斯图斯四世、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之间不断发酵。因为这事不能离开武艺高手，受雇于教皇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不久便加入进来。比萨的大主教萨尔维亚蒂也是每次密谋必定到场的人物。

暗杀策划得十分周到。

他们要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杀死美第奇两兄弟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为此，他们要在便于实施暗杀的状态下制造两人同时出现的机会。他们不能坐等偶然的机会，而是要有计划地创造两人必须同时出现的机

会。

他们决定用枢机主教拉法埃迪·里亚里奥作为诱饵。这位主教才17岁，是教皇侄子的侄子，有比萨大学的学籍。他以这样的身份，利用复活节前后的休假，去访问一下离比萨很近的佛罗伦萨，这并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他所在的比萨的大主教陪同访问也是当然的惯例，因为在天主教会中，地方大主教的地位在枢机主教之下。在两位高级神职人员进行这次旅行时，教廷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及其下属士兵作为警卫随行也并不显突兀。当时，枢机主教旅行时是要有50人左右的武装士兵跟随的。此外，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也回到了久未回来的佛罗伦萨，理由是向伯父雅各布报告罗马帕齐银行的业务情况。

就这样，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佣兵队长蒙泰塞科、弗朗切斯科三人安全进入了佛罗伦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下榻在帕齐的宅邸。帕齐家族一手包揽教廷财务以来与教皇走得很近。由他们来接待教皇亲戚访问自己的大本营佛罗伦萨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眼下不能说教皇与美第奇的关系良好，但既然现任教皇的亲戚来了，美第奇也没有道理不宴请一下。如果不这样做反倒会成为话柄。这种宴请，不但要请全体随行人员，惯例上还要请负责接待这一行人的帕齐家的人。既然主宾是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出于礼貌，宴请方应该由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两人一同出面。

阴谋者决定在这次宴席上果断施行暗杀行动。他们也正是为此才来到佛罗伦萨的。

一切进展如他们所愿。洛伦佐也在美第奇的一座别墅里宴请了枢机主教一行。但直到宴会结束，刺客们都没能亮剑。朱利亚诺没有出席宴会。洛伦佐称弟弟身体不适，替弟弟道了歉。刺客们相信，不同时除去这兄弟俩就不能达到目的，暗杀行动只能推迟。

既然不能行动，刺客们便只好装作午宴的一般客人。就在此时，他们听到了年轻稚嫩、天真无邪的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声音。这位年轻人对年长的洛伦佐说，他想在复活节时去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参加弥撒。洛伦佐回答说愿意奉陪。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是否是同谋，这是史家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从他的年轻和事后的表现看，他可能并不知情。行刺的时间和地点

就此确定，时间在复活节，地点在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弥撒现场。刺客们确信，这次朱利亚诺一定会出席。

行刺顺序也确定了下来。刺客们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在教堂里，在弥撒开始时杀死美第奇兄弟俩。这个组分成两股，一股负责刺杀洛伦佐，另一股负责刺杀朱利亚诺。

暗杀朱利亚诺的行动由弗朗切斯科·德·帕齐和同为佛罗伦萨人且口碑很好的班迪尼二人承担。但在这时，一开始就确定负责刺杀洛伦佐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却说不愿在教堂里杀人。不得已，改由大主教萨尔维亚蒂手下的两名主教代为行动。

第二组由萨尔维亚蒂率领，以宣告弥撒开始的钟声为号，占领佛罗伦萨市政厅韦奇奥宫。与此同时，雅各布·德·帕齐带领的第三组冲向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向市民宣告美第奇倒台，号召建立新政权。拒绝在教堂里杀人的蒙泰塞克接受了行刺开始后控制整个市区的任务。

1478年的复活节是4月26日。

正式弥撒将于当天下午3点举行。人们已经开始走进佛罗伦萨城里众多教堂的大门。在圣母百花大教堂，人们已经知道枢机主教将要莅临，弥撒开始前很久就早早地挤在了教堂大厅，人群中还有很多佛罗伦萨显赫家族的人物。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到场了，洛伦佐在教堂门前迎接，并陪同他来到设在正面祭坛前的特别坐席就座。洛伦佐被朋友和熟人簇拥着，在祭坛右边通往存放弥撒用品的圣具室边的坐席入座。刺客们也各就各位。

可是，这次朱利亚诺又没在。弥撒就要开始了，但设在祭坛左边他常坐的那个座位仍然空着。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觉得行动不能再延迟了，便自己走出教堂，决定亲自去美第奇宫迎接朱利亚诺。他曾与朱利亚诺是玩伴，了解这位美第奇家二公子出门一向磨蹭。从教堂到美第奇宅邸的距离走过去也不过两分钟。

果然朱利亚诺还在家里打扮。弗朗切斯科在隔壁房间等候，不断催促他抓紧时间。朱利亚诺终于打扮完毕走了出来，两个人相互搭着肩膀结伴向教堂走去。弗朗切斯科搭着朱利亚诺的肩膀，没有忘记用手顺着朱利亚诺的衣服若无其事地上下滑动，试探着他有没有在衣服下面穿防

护铠甲。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迟到的朱利亚诺刚刚就座的一瞬间，班迪尼的剑就奔他袭来。紧接着，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的剑也刺向倒在地上的朱利亚诺。美第奇家的二公子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便死于非命。

刺杀洛伦佐的那一组进展得不怎么顺利。刺杀原来预定与弥撒同时开始，现在行动突然提前，负责暗杀洛伦佐的两位主教还没反应过来。剑锋只是擦过洛伦佐的喉咙。因为弥撒场上不能动武是礼节所定，洛伦佐的朋友们便用斗篷挡开刺来的剑。洛伦佐和朋友们逃进了圣具室，但坐在洛伦佐旁边的一位朋友遭到杀害。

巨大的教堂大厅顿时充满了人们的惊呼声和喊叫声。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外逃，向大门口蜂拥而来。祭坛附近，刺客们挥舞着手中的剑，人们用斗篷挡开刺来的剑并寻机摁住刺客。人群忽而形成一个漩涡，旋即又散开。每当这时，地上都留下一动不动的尸体。正面座位上的里亚里奥枢机主教一脸茫然，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很快被人拉走，从教堂后门跑了出去。

逃进圣具室的人关紧大门，但仍然不能放心。门扉有着青铜底衬，不必担心会被攻破。朋友们怕的是洛伦佐被毒剑所伤。一位朋友用嘴对着伤口不断地吮吸、吐掉，吐掉后再吮吸。

外面静下来了，里面的人终于打开了圣具室的大门。洛伦佐一直担心着弟弟，这时才看到他的情况。25岁的弟弟的躯体躺在空无一人的教堂冰冷的石头地上。洛伦佐伫立着，凝视着弟弟，没有流一滴眼泪。朋友们一边催促着他，一边扛起朱利亚诺的遗体，一群人急急奔向美第奇宫。在美第奇宅邸，迎接他们兄弟的是母亲卢克蕾齐娅绝望的叫声。

萨尔维亚蒂大主教负责占领市政厅，这事也不顺利。

大主教是高级神职人员，却不打招呼就跑到市政厅来。正义旗手切萨雷·彼得鲁奇出来迎接他。彼得鲁奇在前些年的“普拉托之乱”[1]中曾让人见识过他的宏大胆略。他身材魁梧，孔武威严，是大主教有效发挥权威的最大障碍。尽管他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却从大主教的态度上迅速领悟到事态非同小可。

对刺客们更加不利的是，彼得鲁奇对技术感兴趣，他按照自己的想

法把市政厅内自己办公室附近所有大门的锁都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的大门会自动关闭，关闭后的大门如果不用特制的钥匙，不论在里面还是从外面都不能打开。大主教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根本不是彼得鲁奇的对手，他和手下全副武装的士兵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任凭他怎么叫唤，士兵们也无法执行命令。

雅各布·德·帕齐率领的第三组也成果寥寥。

“Popolo!Liberta!”（人民！自由！）

尽管他拼命叫喊、煽动，但民众无人附和。人们很快知道了教堂里发生了惨案，彼得鲁奇也敲响了市政厅钟楼里的警钟，人们不断会集到广场上来。人群中只听到“叛徒！”的呼喊声。雅各布率先落得了被民众投掷石块的下场。阴谋者感到有生命危险，哪里还敢煽动，全都溜之大吉。

阴谋者能逃的全都逃走了。蒙泰塞克根本控制不了局面，最先逃离。关在市政厅里的人被抓获，反抗的人全部被杀。在教堂的拼斗中负了伤的弗朗切斯科·德·帕齐流着血跑回帕齐宫，脱下血衣就倒在了床上。他的伤口相当深，已经动弹不得。这时，民众冲了进来，他来不及穿衣就被拖了出去，直接被拖到了市政厅。

弗朗切斯科的态度与其他被抓的人不同，他没有乞求饶命，也没有痛哭流涕，而是保持着毫不畏惧的态度。他冷冷地瞥了一眼咒骂并向他投掷石块的人们，就被从市政厅面向广场的窗户上勒着脖子吊了下来。接着，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也被从窗户上吊了下来。诗人波利齐亚诺证实，大主教不停地诅咒导致事态落到如此地步的始作俑者弗朗切斯科，借着吊绳的晃动，他一口咬住了吊在旁边的弗朗切斯科的脚。



莱昂纳多·达·芬奇绘制的阴谋者被吊死的素描
译者按：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这幅画描绘的是班迪尼受绞刑的情形。班迪尼在事件的翌年被处绞刑。这幅画并非达·芬奇在事件现场所作。

激奋的民众已经失去理智，不再理会什么正式审判，对神职人员也毫不留情。市政厅的窗外吊满了人，附近的行政长官官邸（又称警察长官官邸）的窗外也吊了人。莱昂纳多·达·芬奇用素描的形式描绘了一具从窗户上吊下来的受刑尸体。

民众欢呼、咒骂、投掷石块、吐唾沫。人群中，26岁的莱昂纳多静静地走笔龙蛇。9岁的马基雅维利是在投石块呢，还是在一眨不眨地瞪大双眼看着这幅地狱般的图景呢？

美第奇宫前宽敞的街道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人们同声高喊着“Palle!Palle!”（圆球！圆球！）美第奇家族的族徽上有6个使人想到药丸的圆球，人们在这里喊“Palle!Palle!”就是在呼唤美第奇。

洛伦佐的身影出现在美第奇宫的窗边，缠绕在他头颈上的白色绷带闪现在黄昏的薄霭中。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角没有一丝笑容，面对民众的欢呼，他只是呆呆地伫立着。尽管如此，人们的心情得到了满足。洛伦佐几乎每隔15分钟就会被叫到窗边一次。在房间里，母亲卢克蕾齐娅就像儿子还活着一样抚摸着朱利亚诺的脸庞。她已经哭干了眼泪，悲叹声笼罩着整个房间。

整整三天，佛罗伦萨疯狂了。受绞刑的人暴尸后被放下来，砍去脑袋。群众把这些头颅挑在长矛尖上游街，满街响彻着“绞死叛徒”的呼喊声。尸体游街后已被拖烂，统统扔进了亚诺河，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埋葬。

负责暗杀洛伦佐的两位主教躲在修道院里被人发现，当场被狂怒的民众打死。人们群情激奋，要不是警察进来制止，修道院的其他教士立即会以包庇罪受到严刑。

帕齐一家除了女人孩子，包括家长雅各布在内的所有人都被逮捕，而且几乎全部被处以死刑。就连娶了洛伦佐姐姐的古列尔莫·德·帕齐也未能免于被流放的命运，尽管他被认为完全无辜。直到6年之后，他才得与妻儿重逢。

显示帕齐家族的东西被从所有地方拆下。位于圣母百花大教堂和市政厅中间的壮丽的帕齐宫也遭到破坏，连地基的石头也未被放过。

佣兵队长蒙泰塞克也没有逃脱。根据他和雅各布·德·帕齐的交代，人们弄清了这次阴谋的幕后人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并且获得了细节的证据。尽管佛罗伦萨人有很强的世俗倾向，但在根本上一直信仰上帝。他们愕然了，上帝在俗世的代理人竟然操纵杀人。许多佛罗伦萨人前来，参加了4月30日举行的朱利亚诺葬礼，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

就在朱利亚诺死前几天，他的情人生了一个孩子。洛伦佐并未仔细了解就认下了这个孩子，把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养育。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刺客中只有一个人成功逃脱，这个人就是首先向朱利亚诺挥剑的班迪尼。他逃到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但一直对洛伦佐怀有好感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逮捕了班迪尼，把他遣送回佛罗伦萨。等待班迪尼的

当然是死刑。

罗马教皇得知阴谋失败后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霸道，这时仍想采用高压政策，他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以下条件：

一、处死萨尔维亚蒂大主教等多名神职人员是对教廷内政的干涉。处罚神职人员是教皇的权力，不是一国政府所能干预的事情。

二、洛伦佐·德·美第奇应予流放。

三、必须把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安全送回罗马。

把信送到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让人逮捕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然而不到一天，他又不得不释放了大使，因为他无法无视各国驻罗马大使的抗议。虽然如此，他又让人把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商人抓了起来。

为了解救同胞，佛罗伦萨考虑利用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年轻的枢机主教在事件发生之后就一直被庇护在安全的地方，有着太多的原因不能把他定为共犯。洛伦佐把他保护在愤怒的民众到不了的地方，这也是洛伦佐的心机。里亚里奥枢机主教趁着夜幕悄悄出了佛罗伦萨城门，在佛罗伦萨军队的护卫下回到了罗马。于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堡（又译圣天使城堡）中的400名佛罗伦萨商人恢复了自由。

可是教皇并未停止实行强硬政策。事件过后一个多月的6月1日，教皇发布了布告，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宣布开除洛伦佐的教籍，同时还宣告，如果不流放洛伦佐，将对整个佛罗伦萨处以停止教权（Interdetto）的处分。停止教权将使初生的婴儿不能受洗，人们不能结婚，即将死去的人也得不到最后的救赎。在受此处分之处，弥撒、婚礼……一切都不具宗教效力。这里的人不被承认是天主教徒，死了得下地狱。对信仰笃深的基督徒来说，这种恐惧仅次于被开除教籍。

然而，这个威胁没有产生效果，仍然没有洛伦佐被流放的消息。教皇震怒了，6月20日，他果真对整个佛罗伦萨处以停止教权的处分。佛罗伦萨人依然没有动摇。面对这一切，教皇下了决心，要用战争夺取靠暗杀没有得到的东西。

洛伦佐弄清了事件的全部真相后，给各国君主和政府寄去了书信，

说明事件的经过和结果。各国早已从自家大使和情报官那里得到了报告，但这毕竟是当事人的正式见解。书信中的叙述准确而客观，没有一处提到涉嫌阴谋的三个核心人物中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及其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这封书信写得相当巧妙，各国政治当局读后必定都能理解个中奥妙。

正如洛伦佐所期待的那样，各国都有了反应。这不是出于他们对美第奇兄弟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做出了判断，在这种时候，相对于不断施压的教皇，洛伦佐的做法对各国更有利。

首先是威尼斯共和国，接着是米兰公国、费拉拉公国和曼托瓦侯国，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一都寄来了书信，对朱利亚诺的死表示哀悼，对洛伦佐幸免于难表示欣慰，同时确认了法国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这相当于正式宣告，各国都不站在教皇一边，而是站在洛伦佐一边。

只有一个国家的态度不明朗，那就是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已经决心向佛罗伦萨公然挑起战争，但他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要把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3]拖进来。参战条件只有一项，那就是佛罗伦萨被征服后作为那不勒斯国王的封地，将由吉罗拉莫·里亚里奥领有。

当年夏天，教皇与那不勒斯国王的联军入侵佛罗伦萨共和国，战争开始了。佛罗伦萨奋起迎战，虽然它一直是出了名的军事弱国。他们搬来了雇佣军，威尼斯和米兰也派来了军队，这些军队都由费拉拉大公指挥。想靠这个阵容去统一战略就好比做梦。敌方也一样，教皇军队的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4]与统率那不勒斯军队的总司令卡拉布里亚公爵[5]总是意见相左，他们同样无法用兵。

考虑到佛罗伦萨人的气质，他们团结一致的精神令人惊叹。教皇多次传话说敌人只是洛伦佐，自己同佛罗伦萨人并无怨仇。但佛罗伦萨人没有抛弃洛伦佐，即使被处以停止教权的处分，他们也毫不动摇。他们负担军费，还忍受着通商中断带来的经济恶化，一直忍到了那年的冬天。这时，战斗实际上进入了休战状态。

第二年，即1479年，入春后战端重开，情形明显开始朝着不利于佛罗伦萨的方向发展。洛伦佐跑遍了前线，努力更有效地使用军费，但结果并不理想。那不勒斯兵开始出现在离佛罗伦萨市区10公里的马基雅维

利家的山庄一带。曾经发誓与佛罗伦萨站在一起的各国也态度暧昧起来。祸不单行，那年夏天佛罗伦萨遭遇了鼠疫。街上店铺萧条，通商中断引起的经济恶化表现了出来，这一切都无法隐瞒。到了秋天，卡拉布里亚大公一时兴起，表示要休战三个月，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认真响应了。

洛伦佐决心赌这三个月的时间。民心已经疲惫，想要获得他们更多的支持已不现实。

赌博的对象不是教皇，而是那不勒斯国王。很难想象这个狡猾的家伙会完全相信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承诺。如果他不相信这个承诺，就没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打下去。洛伦佐把赌注押在了这里。这次谈判也是一场赌博，洛伦佐没有派出使节，而是自己亲自出马前往交涉。众所周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把人杀死做成木乃伊，然后在木乃伊面前用餐，这样的故事没少流传。他还派人杀掉了前来那不勒斯投靠他的著名佣兵队长皮齐尼诺[6]，这事还记在人们的脑子里。投进这种人的怀抱是最不合适的事。

洛伦佐似乎事先也做了一些疏通的准备工作。他通过娶了那不勒斯国王妹妹的费拉拉大公做了一些工作，也求米兰公爵牵线，但主要还是起用了久居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银行家菲利波·斯特罗齐去做工作。斯特罗齐后来回国，建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杰作——堪与皮蒂宫和美第奇宫媲美的斯特罗齐宫。

不过，疏通不允许耗费太多时间。休战期间一天都不能浪费。30岁的洛伦佐仅凭那不勒斯国王悄悄捎来的“你来我就见”这句话便出发了，这是1479年12月的事。

洛伦佐只跟少数朋友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佛罗伦萨。1479年12月7日，他来到了离佛罗伦萨50公里的圣米尼亚托，在那里给佛罗伦萨政府写了一封信。他吩咐将信送出后，就又沿亚诺河西去，在里窝那坐进了等候在那里的那不勒斯的加莱船[7]。

教皇是敌人，教皇国的土地隔开了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洛伦佐去那不勒斯就只能走海路。就在载着洛伦佐的船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的同时，有人在佛罗伦萨市政厅韦奇奥宫向聚集在那里的政府官员宣读了洛伦佐写的信。

洛伦佐在信中首先道歉，说自己非常失礼，没有通知便采取这种只能被认为是冒险的行动，然后他阐述了决定把自己交到那不勒斯国王手中的原因。

> 我相信，我所采取的行动是恢复佛罗伦萨和平的唯一手段。如果我们认为那不勒斯国王还关心佛罗伦萨人的自由，我们就应该让他早点领悟到这一点。而且，如果仅以一个人而非众人的损失就能做到这点，这事便无须赘言。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个人便是我，我为能够做那个人而感到满足。
>
> 第一，我才是敌人责难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反倒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来探出那不勒斯国王的真意。因为如果敌人只要求我个人做出牺牲的话，我此一去便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
>
> 第二，没有人比我在这个国家享受到更高的荣誉和更温暖的情意。因而我有义务比别人更多地为国家尽力。
>
> 我心怀这两个理由上路了。上帝也许希望由我亲手结束这场因弟弟和我的鲜血而起的战争。总之，不是生便是死，不论对我个人而言这是祸是福，我只求我的祖国永远幸福。

据说政府委员听着宣读肃然起敬，有人热泪盈眶。不过，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资了解洛伦佐此时在海上航行的心情，也没有一句诗句写下他此时的心境。

也许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感到害怕。但是洛伦佐知道自己的运气好，骰子既已掷出，他也就伸开四肢躺在船上，享受阳光的沐浴，直到抵达那不勒斯。

多年以后，马基雅维利赞美“豪华者”洛伦佐，说他是豪华者，同时也是谨慎、冷静的人，其本意也许是说他具有出人意料的脚踏实地的精神。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说，法国也可以派援军迎击教皇和那不勒斯的联军。洛伦佐却这样回答道：

> 我还做不到不顾整个意大利的危险而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我祈祷上帝不要让法国国王想到在意大利一试自己的力量，因为这一旦成为事实，意大利可真要灭亡了。

事实上，法兰西历代国王都在觊觎那不勒斯国王所领有的意大利南部，他们的野心在欧洲无人不晓。有件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费兰特一世的父亲阿方索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那时他曾经被米兰公爵菲利浦·玛利亚·维斯孔蒂俘虏过。当时，阿方索对维斯孔蒂充满威胁地说：

“如果不是我而是法兰西的安茹家族统治那不勒斯的话，法兰西人统治意大利就会成为‘明天早晨’的事。”

维斯孔蒂连赎金都没有要就释放了阿方索，甚至还与他结成了同盟。

在意大利，15世纪是一个理比情更管用的时代。

洛伦佐导演了一出华丽的戏剧，而且扮演了主角。载着洛伦佐的船靠近那不勒斯，几天后便可到港的时候，整个意大利都知道了他大胆的冒险行动。

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慌忙致信那不勒斯国王，劝他等洛伦佐一到就把他投进监狱。

威尼斯共和国的“CIA”（中央情报局）——C.D.X.（十人委员会）[8]向已潜入那不勒斯的间谍发出指令，要求他们报告洛伦佐到达那不勒斯后的所有动向。

传说在米兰公爵的宫廷里，有人提议赌一赌洛伦佐的下场是毁灭还是胜利。但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明确下注，赌局也就没有设成。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也是关注这出戏发展情况的人物之一。

演出受到观众的如此关注，洛伦佐不可谓不开心，至少他一定会比在佛罗伦萨节日中的表演更感愉快。洛伦佐在已经送交佛罗伦萨政府的信中写得有点过头，但对他而言，这大概也是自我意志的自然流露吧。享受愉悦是洛伦佐的另一面。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能成功。实际上，进港后等待洛伦佐的，不仅仅是南欧的气候——这里的气候温暖得使人忘记了现在还是冬天。

---

[1] 普拉托之乱，1470年发生于佛罗伦萨境内普拉托的一场短暂叛乱。贝尔纳多·纳尔迪（Bernardo Nardi）因卢卡战争遭到流放。他不堪忍受流亡之苦，挑动普拉托人反叛。叛乱因得不到民众支持而迅速失败。切萨雷·彼得鲁奇当时是佛罗伦萨派驻普拉托的行政长官，全家被反

叛者抓住，凭着机智逃脱了被绞死的命运。

[2] 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II,1432—1481），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第七任苏丹（1451—1481年在位）。他毕生征战，开疆拓土，以“征服者”著称。

[3] 费兰特一世（Ferrante I,1431—1494），那不勒斯国王，1458—1494年在位。

[4] 乌尔比诺公爵（Conte di Urbino），即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1444—1482年在位，是一位优秀的佣兵队长，爱好古典文艺，热衷于文化事业，他藏书丰富，建有仅次于梵蒂冈的图书馆。乌尔比诺的宫殿也是欧洲最好的宫殿之一。

[5] 当时的卡拉布里亚公爵（Conte di Calabria）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长子阿方索。阿方索后于1494年继位，称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6] 雅各布·皮齐尼诺（Jacopo Piccinino,1423—1465），佩鲁贾人，著名佣兵队长尼可罗·皮齐尼诺之子。他本人是多处封建领地的领主和佣兵队长。1465年，他去那不勒斯接受阿布鲁佐总督职位并去担任费兰特一世军队的首领时，被费兰特一世杀害。

[7]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8] 威尼斯于1310年发生了图谋推翻贵族寡头统治的阴谋行动，贵族为加强控制，设立了“十人委员会”（Consilio dei Dieci，即C.D.X.），负责维持治安、防止贪污、扫除社会不良现象等诸事。1355年以后，“十人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下设侦伺机关，独揽了国家权力。“十人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792年威尼斯共和国消亡，但1600年以后因职权逐渐受到限制而式微。

第四章
“鲜花之都”佛罗伦萨

我阅读约翰·勒卡雷[1]的间谍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视线停在了一个地方，记得是斯迈里与吉列姆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

“艺术家就是能够集相反的两种性格于一身的人。”

另一个人问这是谁说的。第一个人回答说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2]在小说里说的。我读这种小说都是一目十行，去翻手头上菲茨杰拉德小说的意大利文译本也没能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只是那句话还留在脑海里。我在写洛伦佐·德·美第奇时，脑海里又浮现出了这句话。

离1479年12月底越来越近，洛伦佐乘坐的加莱船驶进了那不勒斯港。这里的冬季蓝天晴朗，气候温暖，人们紧张的内心不由得舒缓下来。30岁的洛伦佐也会这样吗？洛伦佐眺望着右方远处薄烟缭绕的维苏威火山进入了港口。他看清了在码头上等着他的人。在这一瞬间，他便确信这次“冒险”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站在码头上等着船靠岸的不是表情冷酷的士兵和官员，而是久违的笑容可掬的二王子弗雷德里克。

年纪尚轻的二王子与洛伦佐是旧知，对年长的洛伦佐怀有类似景仰的尊敬之意。大王子阿方索只是一介粗鲁的武将，而二王子景仰洛伦佐，对学问和艺术兴趣浓厚，趣味优雅。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命他负责接待来那不勒斯的洛伦佐。此外，那不勒斯宫廷里还有几位高官与洛伦佐是旧知且志趣相投。

老练狡猾的费兰特一世不会轻易地让洛伦佐满意，或许国王自己也很困惑，决定不了洛伦佐的死活。国王与洛伦佐谈判的内容别人无从知晓，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别人只好去想象了。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第二个月也过去了。洛伦佐继续留在那不勒斯，他并没有因为只能与国王谈判而焦虑不安。洛伦佐还用位于佛罗伦萨近郊的两座别墅作为抵押去筹款，用筹集到的巨款收买民意。

他买下了100名在加莱船上做划桨手的奴隶，给他们自由；他还为贫穷的姑娘们出嫁妆钱。他没有忘记捐助医院，还会在节日里赞助大量

的葡萄酒。这是他为建立宽厚的君主形象而采取的策略，获得大量赠品而兴高采烈的不仅仅是女人。

此外，洛伦佐还有一位非常好的合作者，她就是嫁给那不勒斯大王子阿方索的米兰公爵的姑妈伊波丽塔。这位夫人比洛伦佐大几岁，有着极高的教养，可以很好地陪伴有着当时一流教养的洛伦佐。她那可以俯瞰那不勒斯湾的别墅很快便成了以洛伦佐为主角的沙龙。对那不勒斯宫廷里的人来说，在这里受到招待可是相当有面子的事。

但是，与国王的交涉迟迟没有结果。国王邀请洛伦佐参加狩猎和晚餐会，却不愿意说出最后的想法。洛伦佐眼看就要在那不勒斯住满三个月了，尽管他在人前举止悠然，但一个人的时候无法掩饰阴沉的表情。

艺术家的善忍出人意料，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可以发挥出常人不可想象的忍耐力，绝不会束手待毙。他会一边等待，一边穷究是什么让敌人逡巡，一旦找到原因，便会立即出手一决胜负。洛伦佐与国王费兰特一世是互明事理的对手。洛伦佐发现，国王的犹豫在于即使要毁弃与教皇的同盟，也不能采取那不勒斯单方面毁约的形式，不然今后会在那不勒斯王国与教廷的关系方面留下隐患。

洛伦佐提出了方案。他公开声称已经不能再等，便离开了那不勒斯港。他的船刚驶到加埃塔海面，国王使者乘坐的船就追了上来，传达了国王请洛伦佐回那不勒斯重启会谈之意。但洛伦佐拒绝了，说眼下虽然正在休战，但敌军已经逼近祖国佛罗伦萨，情况已经不允许继续进行这种没有结果的谈判了。然后洛伦佐让船继续北上，实际上船行速度却很慢。在此期间，回到那不勒斯的使者得到国王的指示后又折返回来，驾着快艇追赶洛伦佐，并瞅准了洛伦佐在里窝那港下船的时候追上了他，传达了国王让那不勒斯军队撤出战斗的决定。

这事肯定是洛伦佐向国王建议的。因为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以证实这件事，我在这里用了“肯定”这样的推断词语。不过历史事实确实是这样发展的。我如此推理的依据是洛伦佐往返那不勒斯航海所用的时间，人们无法解释来去天数的差距怎么会有如此之大。

总之，洛伦佐给了那不勒斯国王面子。当然，给对手面子而自己也得实惠是外交的基本做法。

洛伦佐于1480年的3月13日回到里窝那，两天后回到了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市民像欢迎凯旋将军一样迎接洛伦佐。虽然不像古罗马将军那样驾着4匹马拉的战车归来，但他被市民抬在肩上胜利而归。市民们这样的盛情绝不亚于古罗马人欢迎他们的凯旋将军。洛伦佐身边聚集了太多欢呼的市民，连朋友们都无法靠近他。

正如马基雅维利后来所写的那样，佛罗伦萨的市井平民们找到了一位不惜牺牲自己而为国家和人民赢得和平的理想领袖。洛伦佐胜利了！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大王子、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违反父王之命，不肯从佛罗伦萨近郊撤走自己率领进攻佛罗伦萨的那不勒斯军队。他禀报国王已撤军，实际上却留在了托斯卡纳的土地上。他可能不愿意轻易放弃已进入很深的佛罗伦萨的领地，这已是既成的事实了。洛伦佐的脸色再次严肃起来。

不过，洛伦佐终究运势强盛。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是“天佑洛伦佐”的事件。

这一年（1480年）7月，载着7000名士兵的土耳其舰队首次靠近了意大利南部。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所向无敌的气势大举扩张势力。现在，他决心进攻意大利南部，他的理由是自己灭亡了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旧有领土的主权就应该归自己所有。意大利南部的确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那可是400年前的事了。

土耳其军队在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奥特朗托近郊海岸登陆。8月11日，海港城市奥特朗托陷落，居民2.3万人中一半被杀，其余的被卖为奴。

这对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一直顾左右而言他、盘踞在佛罗伦萨近郊的卡拉布里亚公爵坐不住了。8月底，他率领全部那不勒斯军队紧急南下，要夺回奥特朗托。当时传言，土耳其军队谋划年内把奥特朗托建成前线基地，等待来年苏丹随大军前来，一举征服意大利。洛伦佐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那不勒斯军队撤走后，他派雇佣军巩固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防卫。

因土耳其入侵而警醒的不仅仅是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无法继续进攻佛罗伦萨了。教皇听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放言，土耳其兵要在罗马圣彼得广场喷泉池饮马，他睡不着了。洛伦佐没有放

过这个好机会，立即向教皇请求，希望教皇国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和解。

这时洛伦佐并没有忘记给对手“面子”。他打出了大义名分，当此伊斯兰土耳其入侵之际，基督教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御敌，而首倡者非罗马教皇莫属。这样一来，教皇也就顺势响应了。

1480年12月3日，由佛罗伦萨共和国领袖人物组成的代表团抵达罗马，洛伦佐不在其中。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在教皇面前跪下，在形式上为佛罗伦萨对教皇的失礼行为谢罪。教皇虽然难掩怒气，但还是用权杖轻轻敲打代表团所有人的肩膀，正式解除了对佛罗伦萨共和国停止教权的处分，并送上了祝福。虽然没有解除对洛伦佐个人开除教籍的处分，但洛伦佐和佛罗伦萨市民都认为这件事可放在以后处理。作为和解的代偿，代表团承诺佛罗伦萨共和国将提供15艘武装加莱船用于对土耳其作战。代表团旋即回国，向洛伦佐报告一切均按计划办妥。

如果土耳其军队真如穆罕默德二世所决心的那样进攻意大利，洛伦佐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将会在为解决了与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的问题而高兴之后立即面临重大危机。然而，这一次又是“天佑洛伦佐”，不满50岁的穆罕默德二世于第二年即1481年5月突然亡故。

欧洲最早得到这个情报的是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已于5月底通过驻罗马大使通报了教皇。同一时间，在意大利南部奋勇作战的土耳其军队也如退潮一般地撤走了。意大利南方的老百姓不明就里，异教徒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撤走呢？那不勒斯国王舒了一口气，罗马教皇也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而洛伦佐捡了便宜，提供15艘武装加莱船的义务不了了之。

一到6月，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便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命令，为了庆祝“基督之敌”的死亡，连续三天在教堂祈祷，感谢上帝。教堂里挤满了前来祈祷、感谢上帝的人们，欢庆的钟声数日不绝于耳。

佛罗伦萨也一样，应该说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欢快地向上帝献上了自己的感谢。人们做完弥撒走出教堂，在广场上围成圈跳起舞来。

佛罗伦萨人知道，洛伦佐直接与那不勒斯国王谈判并获得成功，靠的是他个人的力量。他们也知道，土耳其军的入侵和后来的苏丹之死并

不是洛伦佐使然，更多靠的是他的好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认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功绩可以打折扣。由于“基督之敌”在这个时间亡故，市民对洛伦佐的评价更趋完美。

人总是同情运气不好的人，喜欢好运连连的人。

这并非出于大树底下好乘凉之类的简单想法。每个人天天都在与各种“上帝赐予的考验”做斗争度日。在他们看来，看着那些不用天天挣扎的“上帝眷顾的人”，自己也会觉得能够得到拯救。

据说如果两位将军才能一样，拿破仑会重用运势强的那位。要想做事，再优秀的人单靠才能也是不够的，运气会起很大的作用。只有马基雅维利能够理解这一点。人们喜欢运气好的人，这是人类共有的倾向，也是人类心理的自然流露。洛伦佐作为理想的领袖已经在佛罗伦萨人的心里扎下了根。

洛伦佐·德·美第奇不想沿袭祖父科西莫坚持了一辈子的一介市民式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君主，即使延续共和政体，也没有一个对手能够得到比他更多的来自市民的支持。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洛伦佐的行动中，他对自身的安全有着绝对的自信。洛伦佐带着他身边的学者和艺术家吃遍了佛罗伦萨城里的酒馆，而这位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却一直拒绝带卫兵。

不过，他同祖父一样，知道佛罗伦萨人的性情多变，需要有所准备。洛伦佐设立了类似于威尼斯元老院[3]的“七十人委员会”。政府的工作都交给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或由这个委员会选出来的人去做。“七十人委员会”的任期为5年，这在任期通常为1年的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特例。而且，这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背地里几乎都听洛伦佐的。一位未必喜欢美第奇的同时代人这样写道：

“他确实是专制君主，但他是一位快乐的专制君主。”

在对外关系上，洛伦佐也成了不可或缺的领袖。因为威尼斯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还有当时的米兰公国都承认，洛伦佐独特的势力均衡政策是当时可以期望的最好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导致了洛伦佐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之间的冲突。

意大利需要和平，意大利不能窝里斗，这样会给正在逐步完成国内

统一的法兰西、西班牙等国以侵略的口实。到洛伦佐去世为止的10年间，意大利发生过3次局部战争性质的争斗，每次都在洛伦佐的调停下得以平息。

意大利境内的列强中只有教廷一家不赞成洛伦佐的政策。一直敌视洛伦佐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于1484年去世。

接替他任教皇的是英诺森八世[4]。洛伦佐想把这位教皇拉到自己一边，从而改善佛罗伦萨与罗马的关系。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玛达莱娜嫁给了新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科·西博。

在一起步就碰到好运气的人中，会有既无才能又无野心的人，也会有无才能却有野心的人，还会有既有才能又有野心的人。

以历代教皇的侄子和儿子为例，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属于第二类人，后来与马基雅维利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应该是第三类人，而弗朗切斯科·西博则属于第一类人，岳父洛伦佐的最大目的是通过势力均衡来维持和平，他不会去做给女婿安排领地这样的事。对洛伦佐而言，幸运的是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并无这种野心。弗朗切斯科·西博在岳父赠送的佛罗伦萨城中的宫殿里安稳度日，得以寿终正寝。

顺便说一下，“帕齐阴谋”的罪魁祸首之一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于1488年被暗杀，暗杀者是他自己的部下，洛伦佐秘密煽动他们起来造反。洛伦佐一直等到吉罗拉莫的后台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死后才动手，正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第三部“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中对这一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但15年前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对洛伦佐对外政策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虽然国内外的一切都称心如意，但洛伦佐也有伤心事，那就是美第奇财阀的经济和自己健康状况的恶化。

美第奇家族经济实力衰退，曾经的经济大国意大利的经济也走到了转捩点，这两者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人们无法根据这点为洛伦佐辩解。洛伦佐缺乏经营能力，这一点并不能瞒过市井商人的眼睛。但洛伦佐果真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吗？或许这是他关注其他很多事情而不能专注于打理个人财富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在为他做过度的辩解吗？

洛伦佐只要不过早看重回本，他就是个投资高手。有效使用巨款，这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才能。但是，这也只限于有财源才能做得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洛伦佐的财源已经见底仍不改一贯做法。动用亲戚的财产不要紧，但很快他就把手伸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款上。因此在洛伦佐死后，美第奇家族背上了高达7500弗罗林的巨额债务。1494年，洛伦佐死后两年美第奇银行就破产了。

然而，洛伦佐活着的时候，佛罗伦萨市民没有人愿意高声责难他晚年这种公私不分的行为，他们知道洛伦佐过去为了国家消耗了很多私财。所有这些私财反馈回来，使佛罗伦萨受益。佛罗伦萨因此成为稍有知识的欧洲人最为憧憬的都市。

但是，资金不足无论如何都会影响对学问和艺术的“赞助”。洛伦佐订购的艺术品与祖父科西莫相比少得惊人。在他那个时代创作的艺术品，如名作《春》等，大多数都为其他佛罗伦萨人所订购收藏。建筑几乎都是在祖父科西莫那一代建造的。洛伦佐在米开朗基罗年轻的时候曾经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培养，但洛伦佐后来亲自写信把莱昂纳多·达·芬奇推荐给了米兰公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努力设法留住这位天才。于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开始活跃在罗马和其他国家。

话虽如此，这并没有使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丧失理解学问和艺术之心。“输出”文明文化在当时的威尼斯也很受重视。佛罗伦萨是文明文化的中心，这样的美誉不知道让它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了多少好处。而提香和贝利尼[5]的肖像画，在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等大国维持关系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后世的美术史家认为使佛罗伦萨成名的是科西莫·德·美第奇，而不是洛伦佐。他们往往喜欢把上述乍看衰退的现象作为自己的根据。从表面看可能的确是这样。但无论这些艺术家在外国工作得多么出色，培养他们的毕竟是佛罗伦萨。洛伦佐将自己收藏的全部古代雕塑集中在庭院里，他建起图书馆，对外开放古代书籍。这些地方都是他用私产运营维持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这些设施培养了艺术家。洛伦佐自己付不出钱，却号召其他有实力的家族订购艺术品。当有人咨询他的意见时，他都会提出具体的创作建议。

这并非因为洛伦佐有权，而是因为他有着说服别人的感觉。佛罗伦萨即使在15世纪末，也充满着刺激艺术家创作欲望并助其实现的围氛，

而核心人物就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如果说洛伦佐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那就是他自己是一位“艺术家”。艺术家自身的个性或情趣太过分明，他们很难成为理想的赞助人。

不过这位“艺术家”在诗歌创作方面可谓货真价实。他在散文方面也是名家，他的作品读上去就像被写得古香古色的19世纪的美文。谈论意大利文学史就不能不谈到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的全集今天仍在刊行，诗歌、散文、评论合起来有3卷之多。洛伦佐的文章富有特色，不论韵文还是散文都平易明快，显示了作者明晰的思维。

在现代意大利并没有意大利古文的现代文译文。经常有读者感佩，说我阅读500年前的史料一定很难。每每这时，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实际上困难的只是中世纪风格的拉丁语和与现代意大利语殊异的威尼斯方言。如果你说关于佛罗伦萨的资料难读，那会被意大利小学生笑话。

现代意大利语的标准语是以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为主体形成的，而托斯卡纳则以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为中心。由于但丁、薄伽丘、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努力，托斯卡纳方言在他们的时代业已完备，只是传承到今天而已。文章中自然会有许多老旧的说法，但加个“注解”便能解决问题。所以，意大利文中的古文并不像外国读者想象的那样困难。

即使是但丁700年前写的《神曲》，也不必翻译成现代文。学校要求小学四年级学生背诵“地狱”篇的开头部分，要求小学五年级学生背诵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著名诗篇。

洛伦佐有一首诗在当时颇受欢迎。佛罗伦萨有一家电影院把这首诗镌刻在银幕上方的墙面上，刻的当然是原文。我问了当时（1985年）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他回答说：“《神曲》有意思，洛伦佐的诗没意思。”《神曲》像是一种“科幻”作品，感觉像《外星人》[6]和《星球大战》[7]一样，小学生看起来一定很开心。

孩子认为洛伦佐的诗没有意思当然在情理之中，10岁的孩子如何能懂这首诗？这首诗写成的时候马基雅维利20岁左右，就算他能明白意思，也一定不会受到感动。只有刚刚面对死亡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晚年的洛伦佐为痛风所苦，这种病一直困扰着美第奇家族的男性成员。

这首诗题为“酒神之歌”，是为狂欢节写的乐歌。全诗有8段，我在这里只介绍最有名的第一段，这段诗500年后被镌刻在电影院里。

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Chi voul essere lieto, sia：

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

我勉强把这段翻译如下：

青春那么辉煌，

却是倏忽即逝。

欢乐必须及时，

明日不再复至。[8]

由我来译这首诗，译文相当拙劣。但如果类似的诗放在情节丰富的《神曲》中，我便能按原文的节奏译出。相比之下，我会觉得翻译马基雅维利的文章比较轻松，容易译成比较贴切的日文或者英文的现代文。洛伦佐的诗太过抒情，使人感到困难，只好放弃翻译。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个我早已有之的想象。

有一位日本文人，不知道是上田敏[9]还是别的谁，去威尼斯旅行时听到了这首诗，回到日本后告诉了大家。吉井勇[10]从中得到了灵感，写出了《凤尾船[11]之歌》。我猜想，这首诗是经过威尼斯传到日本的，所以才在日本被冠以这样的标题。我这样推测的根据是，洛伦佐的这首诗不仅在佛罗伦萨，在威尼斯也风靡一时，尤其在威尼斯，这首诗作为狂欢节上必不可少的曲目，一直流传到久远的后世。

生命苦短，恋爱吧，姑娘，

趁朱唇尚未褪色，

趁热血尚未冷却，

明天便不再有这般好时光。[12]

歌曲与诗的大意基本是一样的。我想，洛伦佐如果知道了这首诗的日文译文，一定会很佩服。不过，人在同样的情景下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因而这首歌也许完全是吉井勇的创作。我看了黑泽明[13]导演的电影《人之欲》才知道这首歌风行于大正[14]时代。

洛伦佐的这首诗一共有8节，第一节的最后两行一定要在其他7节的末尾反复吟诵，形成叠句。我想，这样的结构使这首诗既可用舒缓的叙事诗调吟诵，也可用带有戏谑的语气轻快地吟诵。但是吉井勇所作的歌词就一定得用中山晋平[15]的旋律歌唱。

最后一两年，洛伦佐·德·美第奇由于痛风旧病而苦不堪言，写信也成了苦差事。他死于1492年，去世时刚满43岁。

马基雅维利那年23岁。我们可以认为，他28年后的文章是他在23岁这年作为“现场证人”的证言。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为洛伦佐·德·美第奇做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文章稍长，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这部分的全文：

> ……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前，佛罗伦萨人一直生活在最大的幸福之中，因为洛伦佐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权威成功地把意大利的内战消弭于未萌。
>
> 他为如何创造伟大的自己和自己伟大的国家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他让大公子皮耶罗迎娶了罗马豪族奥尔西尼家族的阿方西娜，又努力让二公子乔凡尼赢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乔凡尼晋升枢机主教时还不满14岁，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特例。这一成功打开了家族通向日后荣誉之巅的大路（乔凡尼于1513年被选为教皇，即利奥十世）。只有三公子朱利亚诺在父亲去世时年纪尚幼，没有沐浴到父亲的恩泽。
>
> 他的大女儿嫁给了雅各布·萨尔维亚蒂，二女儿嫁给了弗朗切斯科·西博，三女儿嫁给了皮耶罗·里多尔菲（萨尔维亚蒂和里多尔菲都是佛罗伦萨的豪族），四女儿嫁给了美第奇家族的人，她去世时年纪尚轻。
>
> 说到洛伦佐的私人事务方面，人们不得不说他在商业上实在不走运，其原因在于他把实际工作完全交给了各地的分行行长，而他们个个挥霍无度。他们是私企经营者，但端着国营事业运营者的架子。美第奇家族在西欧各地的巨额动产大多被他们损失掉了。（中

略）

他很关心把佛罗伦萨建设成一座更加美丽宏大的城市。当时城区里还有未建住宅的空地，他便下令在那里铺路盖房。于是，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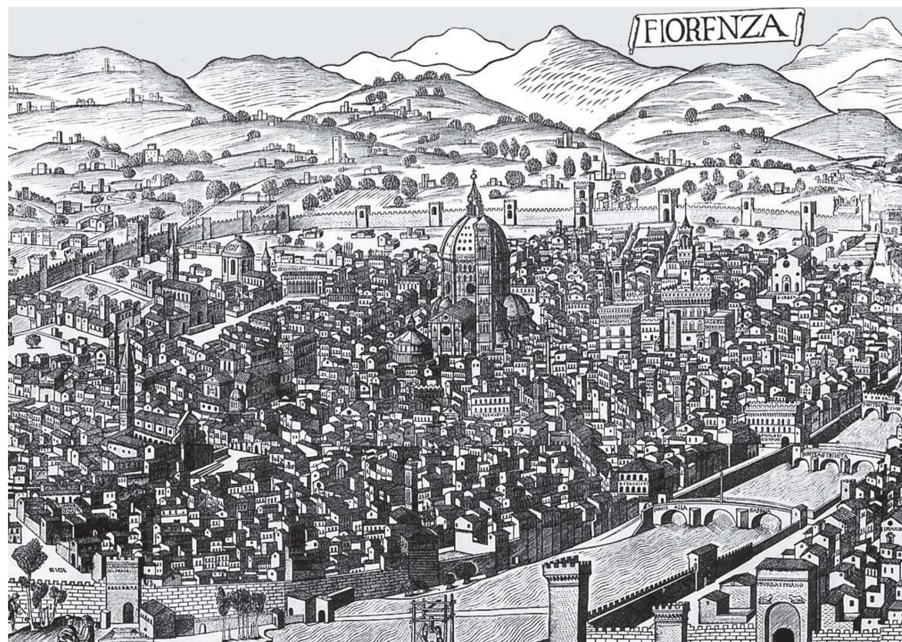
为了让佛罗伦萨共和国人民享受和平，洛伦佐没有忘记设法应对敌人的侵略。他在亚平宁山脉建起了菲伦佐拉要塞，巩固了对博洛尼亚的边境防卫。他重建了波焦皇帝山，把它建成了对锡耶纳的防御要塞。为了对付热那亚，他买下了彼得拉桑塔和萨尔扎纳两个镇，加强了边境防卫。

洛伦佐也不忘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来确保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他对佩鲁贾的僭主巴利奥尼、卡斯泰洛城的僭主维泰利，尤其是对法恩扎的曼弗雷德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使这些小国都成为保卫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坚固“堡垒”。

就这样，洛伦佐成功地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和平。他还热衷于把佛罗伦萨建成一个节日之都，经常举办长枪比武大赛，一年到头都有地方上演戏剧，从现代剧到古代凯旋剧应有尽有。佛罗伦萨城在所有意义上都成了一个富裕的城市，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共同生活在一种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中。

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美好优秀的东西，洛伦佐都会无比热爱。

洛伦佐对文人也给予了毫不吝惜的支持。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克里斯托法诺·兰迪诺[16]、希腊人德米特里·查孔迪拉斯[17]等人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明证，尤其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8]值得特书一笔。这位米兰多拉有着超人的才华，他了解欧洲的所有城市，却舍弃了它们，为洛伦佐的伟大所倾倒，移居到了佛罗伦萨。



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

无论是建筑、音乐，还是诗歌，洛伦佐都能把玩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他不仅创作诗歌，而且还点评了许多诗文。

为了让佛罗伦萨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更高的学问，洛伦佐在比萨重建了大学，请来了一批他能请到的最高层次的学者。洛伦佐还请奥斯定会[19]的马里亚诺·达·基纳扎诺来布道，做佛罗伦萨人宗教信仰的导师，并为他修建了修道院。（这似乎是一个策略，用以对抗渐获好评的多明我会[20]修士萨伏那罗拉。）

大概没有人比洛伦佐更受到命运的青睐和上帝的眷顾了。他的所有工作都有完美的结果，而他的敌人全都以不幸而告终，不仅是帕齐，其他的敌人也概莫能外。

洛伦佐的生活方式因有谨慎和好运点缀而精彩纷呈。自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他就受到了意大利人以及远方人们的钦佩和尊敬。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匈牙利国王对他所做的事都会表示钦佩和尊重。在“帕齐阴谋”中，杀害朱利亚诺的凶手班迪尼逃到土耳其首都，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尚未接到请求就把他送回了佛罗伦萨。每次洛伦佐冷静谨慎地解决问题之后，都会在意大利名声大振，因为他能英明、迅速、大胆地解决难题。

当然，他身上也并非没有缺陷。他终其一生沉湎于女色，也喜欢戏弄男性。此外，他喜欢像孩子一样反复无常，这些行为都与他

的地位不相称。他经常被人发现混在孩子堆里玩耍。

他既有快乐、好交际的一面，又有严谨思考的一面，就好像在他身体里住着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使人觉得洛伦佐把不能相互结合的东西结合了起来。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洛伦佐受着病痛的折磨，胃病也无可救药。他于1492年4月8日去世，享年43岁。

洛伦佐的去世给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悲伤，没有什么事可以与之相比。他的死就像暗示了巨大不幸的开始，连老天爷都显现出若干明确的征兆。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上的尖塔遭到雷劈，掉落损毁，这件事使得人人惶恐不安。

佛罗伦萨的所有人、意大利的所有君主都为洛伦佐之死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感到悲痛的理由在洛伦佐死后很快便显露无遗。

意大利失去了唯一一位有权威的建言者。活着的人中已经没有人能够震慑住米兰公国的摄政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野心。这位斯福尔扎在洛伦佐死后不久便开始播种他那邪恶的种子。这些种子滋生的灾祸已经无人能够消弭，它们不断蔓延，成为毁灭意大利的根源。

马基雅维利用赞美的语言描述了洛伦佐·德·美第奇被称为“豪华者”的真正原因，纯粹的史家不能望其项背。有了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很难找出比洛伦佐更理想的君主了。马基雅维利在写下这段文字的7年前还写作了《君主论》。他在《君主论》中花些笔墨多写写洛伦佐，不也理所当然吗？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没有一处提到洛伦佐。这本书论述的是君主政体，尽管佛罗伦萨事实上是君主政体，但名义上仍是共和政体，这样的“君主”也许成不了论述对象。那么，《论李维》[21]又如何呢？在日本，这部论述共和政体著作的书名被译成了“政略论”，并已约定俗成。洛伦佐的活跃场景在《佛罗伦萨史》中得到高度赞赏，在《论李维》中着墨多点也并不为怪。但实际又不是这样。

在《论李维》中，洛伦佐只有在下列5处出现过：

第一处在叙述洛伦佐死后不久教堂尖塔遭到雷击落下时。

第二处在叙述“帕齐阴谋”时。

第三处也是在叙述“帕齐阴谋”时。

第四处还是在与帕齐有关的地方。

第五也是最后一处，洛伦佐才首次作为像是共和国领袖的角色亮相，书中这样写道：

> 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对这样的观点抱有同感，他说：“君主怎么做，民众也会怎么做，人们的眼睛总是关注着君主其人。”

这就是书中提到洛伦佐的所有地方。洛伦佐在《佛罗伦萨史》中受到那样的赞美，但为什么在《君主论》和《论李维》这两本论述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同时还是领袖论的书中会受到这样的冷遇呢？

为什么《君主论》不以洛伦佐·德·美第奇为论述对象呢？

我们不会认为马基雅维利会对洛伦佐晚年贪污少量公款一事神经过敏。马基雅维利没有要求君主有道德，他只是说，如果君主的德行对操纵民众有效，就应该去做。此外，马基雅维利是自由的，他不必囿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偏见，这些人因为洛伦佐所处环境的优越和他很高的起点而对他后来业绩的评价打折扣。马基雅维利认为，洛伦佐有比别人优越的环境是他的好运之一。马基雅维利知道太多的人，这些人有很好的运气却没有能力用好。

从这一点看，马基雅维利不把洛伦佐作为《君主论》的论述对象似乎完全没有理由。洛伦佐非但没有被作为主角，甚至不在书中出现的数十个人物之列。《君主论》的主角是切萨雷·波吉亚，这个人教养低下，无法与洛伦佐相比，他只想着如何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力量和运气爱着这个人。这是为什么呢？

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写《君主论》这部凝结了他思想精华的书？解开这一疑问的钥匙就藏在这里。人们只要了解了这一点，就等于读懂了马基雅维利。

同为佛罗伦萨人，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这两个人极其相似，想起来便会令人发笑。

马基雅维利不是不知道他这是在评论一国的领袖。不过我真的想

说，马基雅维利在叙述洛伦佐“无德”之处时，还是隐去了许多。

被女人迷住的是马基雅维利。他不光戏弄男性，还经常说一些和写一些不能让孩子们看的事情。至于爱胡闹，我这个局外人也觉得马基雅维利有时候会过分，甚至第二天他自己就会后悔，无颜去见朋友。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快乐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爱思索的人。马基雅维利的身体里也住着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毕竟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都是纯粹的佛罗伦萨人，都拥有基本相反的两种性格、同时又能够发挥力量的艺术家。佛罗伦萨能够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尽管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威尼斯人却不具有佛罗伦萨人特有的这种闪光点。

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把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君主论》的主角，但他与洛伦佐大概会有很多共同感觉。到了洛伦佐那个年纪以后，马基雅维大概也会因与他心有灵犀而能脱口吟诵出那首诗：

> 生命苦短，恋爱吧，姑娘！
> 趁朱唇尚未褪色，
> 趁热血尚未冷却，
> 明天便不再有这般好时光。

---

[1]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本名David J.M.Cornwell,1931— ），英国著名间谍小说作家，曾服务于英国军情机关和英国外交部，并曾在伊顿公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其作品表现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扑朔迷离的间谍战。代表作有《柏林谍影》《德国小镇》《秘密朝圣者》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出版于1974年，表现了苏联与英国的特工组织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曾于1979年被改编为电视剧，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斯迈里和吉列姆是该小说中的人物。

[2] 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当过兵。193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奠定了他在美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20世纪2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生动反映了2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主要作品除上书外，还有《人间天堂》《夜色温柔》等。

[3] 威尼斯共和国实行贵族寡头统治，由480多名议员组成的大议会（Major Consilio）负责立法和监察。元老院（Consilio dei Pregadi，或称Senato）掌握行政大权，其成员半数由大议会选出，另外半数由上届元老院选出，经大议会批准。元老院设立于1229年，1542年时，元老院成员已超过220人。

[4] 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ius VIII,1432—1492）,1484—1492年在位，本名为乔凡尼·巴蒂斯塔·西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

[5]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29—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创造了许多新的绘画题材，在形式和色彩方面带来了新的感受，将写实主义提升到新的境界。代表作有《在花园里苦恼》《圣母与小树》《诸神之宴》等。

[6] 《外星人》（Extra-Terrestrial），美国科幻电影，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1982年首映。

[7] 《星球大战》（Star Wars），美国系列科幻电影，由乔治·卢卡斯导演，首集于1977年在美国上映，曾获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多项大奖。

[8] 此诗根据本书作者所用的日文译文转译。

[9] 上田敏（1874—1916），日本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189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曾担任过多所大学教授、讲师。他还创办过文学刊物，介绍西方文学思潮。著有《诗圣但丁》《最近海外文学》《文艺论集》《现代艺术》等，有多部译作刊行。

[10] 吉井勇（1886—1960），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唯美主义诗人、剧作家。

[11] 凤尾船，即贡多拉（gondola），古代威尼斯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威尼斯所特有。贡多拉为一种造型别致的木制黑色平底船，船体不对称，两头尖耸高翘，形似凤尾。船身长10余米，最多可乘6人及船夫1人。

[12] 根据日文翻译。

[13] 黑泽明（1910—1998），享有国际盛誉的日本电影导演，一生导演过30部电影，作品曾获得过诸多国际电影艺术的奖项。代表作有《罗生门》《人之欲》《影武者》《七武士》《乱》等。电影《人之欲》（又译《活着》）被认为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曾获196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参议院特别奖。影片叙事流畅，表现丰富，表现了普通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触及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为什么活着这一哲理问题。

[14] 大正，日本年号，1912年至1926年。

[15] 中山晋平（1887—1952），日本作曲家，1912年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写有数量众多的童谣、流行歌曲及新民谣作品，《凤尾船之歌》即由他谱曲。

[16] 克里斯托法诺·兰迪诺（Cristofano Landino,1424—150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诗人。他站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评注古典作家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较大影响。

[17] 德米特里·查孔迪拉斯（Demetrio Chalcondylas,1423—1511），希腊人文主义学者，曾在意大利教授希腊文长达40年之久。出版、翻译过许多重要的希腊古典文献，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亦有贡献。

[18] 乔凡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著有《论人的尊严》《900论题》等。《论人的尊严》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宣言”。

[19] 奥斯定会（Ordo Sancti Augustini,OSA），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另三大托钵修会为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该会修士遵从奥古斯丁所倡守则，抛弃家庭和财产，在教会内集体过清贫生活，脱离世俗事务，除修行外，还从事济贫和传教工作。

[20] 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由西班牙人道明·古斯曼（Domingo de Guzman,1170—1221）于1215年创立于法国南部的普卢叶（Prouille）。该教派传播经院哲学，提倡学术讨论，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修士披黑色斗篷，故被称为“黑衣修士”。

[21] 《论李维》，马基雅维利的另一部著作，完成于1517年。这部著作的原名为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直译为《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章》，中文书名有《李维史论》《论李维》等，日文书名有《政略论》《罗马史论》《李维论》等。

第五章
修士萨伏那罗拉

话说28年以后，即1520年，马基雅维利受佛罗伦萨政府之邀撰写《佛罗伦萨史》，甚至还正式签订了合同。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做了政府的工作，政府向马基雅维利发出了工作邀请。

朱利奥是在“帕齐阴谋”中被杀的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朱利亚诺遇刺时还是单身，哥哥洛伦佐知道他有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后便收养了这个婴儿，把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来抚养。不论是血缘关系，还是成长环境，朱利奥完全是美第奇家族的人，他与时任罗马教皇的洛伦佐二公子乔凡尼是堂兄弟关系。

这意味着，当时美第奇家族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教皇利奥十世和枢机主教朱利奥希望马基雅维利来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当时，一度被赶走的美第奇家族已经东山再起，尽管佛罗伦萨不是正式的君主国家，佛罗伦萨的政治实权却掌握在枢机主教朱利奥手中。美第奇家族希望要的是一部绕不开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史，而当时的马基雅维利也还没有完全放弃依靠美第奇的认可而官复原职的希望。

到这一步条件已很“不利”。出于最普通的考虑，处在如此境地的马基雅维利已难以做到客观记述。实际上，的确也有不少历史研究专家认为，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把美第奇家族描绘得如此高大。

不过，说这话的人不懂得作家的心理，也不懂得写作需要怎样的气概来支撑。何况在那个时代，书籍尚不能印刷，要靠手抄本传阅，难有众多的读者。马基雅维利生前亲眼见到自己作品印刷本的只有《论李维》一种而已。就连在他生前就已经获得很高评价的《君主论》，也是在他死后5年才有印刷本。这意味着读者的数量有限。既然读者为有限的少数人，他们当然知道事情的经过。有哪位作家会去写可能成为读者笑柄的东西呢？

然而，对当时的马基雅维利而言，把美第奇家族这样强有力的赞助人推向敌人一边，也肯定是名副其实的愚蠢之举。既不能成为人们的笑

柄，又不能做出愚蠢之举，这需要用点智慧。马基雅维利的“智慧”就是以“豪华者”洛伦佐之死来结束自己受命撰写的《佛罗伦萨史》。

洛伦佐于1492年去世，马基雅维利于1520年撰写《佛罗伦萨史》。其间28年的前5年马基雅维利还没有担任公职，这前5年开始于马基雅维利23岁之时，睁着眼睛出生的人不会什么也没有看到的。

接下来的15年间，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左右臂，能够接触到最高机密，由他来撰写这本书最为合适。然而，他只写到洛伦佐去世便搁笔了，这不是智慧又是什么？

如果书写到洛伦佐死后再往下写，作者就不能不批评美第奇家族了。尽管利奥十世是位令人愉快的人，但把洛伦佐死后美第奇家族的人往好里写会引人窃笑。我甚至想，他们的血液中莫非混进了非佛罗伦萨人的血液？如果照直去写，就不能不伤美第奇家族的心。

书真要写得既不会成为笑柄，又不至于做出愚蠢之举，马基雅维利就得设法照顾好两头，因此马基雅维利以洛伦佐之死终结了《佛罗伦萨史》。他这样做是基于下面的事实：自那年以后，佛罗伦萨丧失了对意大利局势的主导权，佛罗伦萨的辉煌随洛伦佐一道失去了。

父亲去世那年，皮耶罗·德·美第奇21岁，弟弟乔凡尼虽然才16岁，却已成为枢机主教。老三朱利亚诺只有14岁。父亲洛伦佐是在20岁那年担当大任的。如果皮耶罗能够全部继承享有伟大尊称的父亲的遗产，我们还不能说他运气不好，可惜他缺乏力量。我甚至感到，给他起“不幸者”（Sforutunato）这个外号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安慰。

皮耶罗在真正意义上的不幸是继承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机制，这个机制在洛伦佐时代靠他个人的个性才能发挥功能。虽然如此，皮耶罗还是开始做了一些连他父亲都不曾做过的事情。

美第奇宫变成了市政厅。皮耶罗因为年轻而未被允许担任共和国政府要职，他便把市政厅搬到了可以允许自己处理政务的地方。就连美第奇派的佛罗伦萨人都对这一做法投来了怀疑的眼光。在那些显贵市民中间，有些人掩饰不住不快的心情，其中就有洛伦佐的姐夫、皮耶罗的姑父贝尔纳多·鲁切拉，还有洛伦佐的表兄弟保罗·安东尼奥·索德里尼。年轻的皮耶罗也许认为危险迫近了。像皮耶罗这号人，不安会迅速导致动摇。于是，美第奇家族的年轻掌门人动摇了，他连连犯错。

1492年4月8日，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

同年7月25日，与美第奇关系最好的教皇英诺森八世去世。

8月11日，波吉亚家族出身的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即位。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五强国之一的米兰公国，前代公爵卡莱亚佐的弟弟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因面色黝黑得了个“摩尔人”的外号。1476年，卡莱亚佐被暗杀，9岁的吉安·卡莱亚佐继位。此后“摩尔人”便以摄政地位开始统治米兰公国。史家一致认为，斯福尔扎有着过人的能力。莱昂纳多·达·芬奇离开佛罗伦萨以后，斯福尔扎成为他的赞助人，这使得斯福尔扎的名声大振。

斯福尔扎并不满足于摄政的地位，他想正式做米兰公国主人的野心正在膨胀。洛伦佐之死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绝好的机会。1492年这一年，斯福尔扎一直以体弱多病的理由不允许其参与国政的吉安·卡莱亚佐公爵也已经23岁，“摩尔人”41岁。

不过，排挤公爵而由自己取而代之的阴谋要想成功并不容易。首先，那不勒斯王国就不会同意，因为年轻公爵的妻子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女儿。如果洛伦佐在世，他也一定会阻止这件事，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意大利内部的势力平衡，造成外国入侵的口实。然而，洛伦佐已然不复存在，“摩尔人”的障碍就只剩下了那不勒斯国王。

其次，查理八世[2]于1483年坐上了法国国王的王位。他13岁登上王位，到1492年也只有22岁。他身体孱弱，几近残疾，但却是完成了国内统一、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法兰西的国王。这位国王还是十字军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他还坚信，如果往上追溯到安茹家族，那不勒斯国王的王位也属于自己。

最后还出现了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他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虽说是仗着教皇做了枢机主教，但才能不凡，后来竟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3]。为在教皇选举中胜出，他曾与波吉亚展开激烈的斗争，结果一败涂地。1492年他刚刚败选，满脑子只想着如何逼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

转年到了1493年，“摩尔人”开始了露骨的行动。他把自己的侄女同时也是公爵妹妹的比安卡嫁给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

安一世[4]，并送上了40万达克特的嫁妆，数额之巨前所未闻。这位死了皇后的独身皇帝可是有名的见钱眼开之人。

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最强的国家，“摩尔人”用巩固米兰与威尼斯同盟的方法去接近威尼斯。他阻止了德皇南下，确保了威尼斯的边境安全。当时，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对土耳其不得不处于守势，因此，能够保障它在意大利的边境安全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收获。

“摩尔人”还对佛罗伦萨采取了对策。他派出了使节，请求皮耶罗·德·美第奇在米兰与那不勒斯对立时站在自己一方，但皮耶罗态度犹豫。

教廷这时刚刚迎来了新教皇，“摩尔人”便放手让赞成他实现野心的弟弟、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去应对。因为阿斯卡尼奥在波吉亚当选教皇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摩尔人”确信他对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具有影响力。

1493年在“摩尔人”发动攻势和那不勒斯国王暗中拼死抵抗之中过去了。进入1494年后，形势急转直下。1月25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去世。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立即主张自己对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权。

4月18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驳回了查理八世的主张，批准先王的嫡子阿方索继承那不勒斯王位。

教皇的这一决定不仅激怒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也引起了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不满和反对。这一派的首领是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教皇决定后的第6天，这位枢机主教逃离罗马，出走法兰西，投靠了法国国王。

1494年8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9万人的军队，离开格勒诺布尔，翻越阿尔卑斯山。他同时向意大利各国遍派使节，要求各国为法国军队提供通行自由和必要的物资。

9月，法国军队通过都灵，进入阿斯蒂城，受到“摩尔人”夫妇的迎接。查理八世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并辔同行。

10月，法军进入米兰公国第二大城市帕维亚。6天后，米兰公爵吉安·卡莱亚佐去世。他死后8天，“摩尔人”正式即位，成为新的米兰公爵。

下面，让我们以现场证人的证言为主线试着描述一下佛罗伦萨的形势。这里我们使用了卢卡·兰杜奇的日记。这个人当时50多岁，在佛罗伦萨街上拥有一家经营香料的商店，他的话最能反映市井小民的观点。但他只是一个商人，没有什么教养，他的记述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地方仅靠翻译难以理解，我只能用我的笔做些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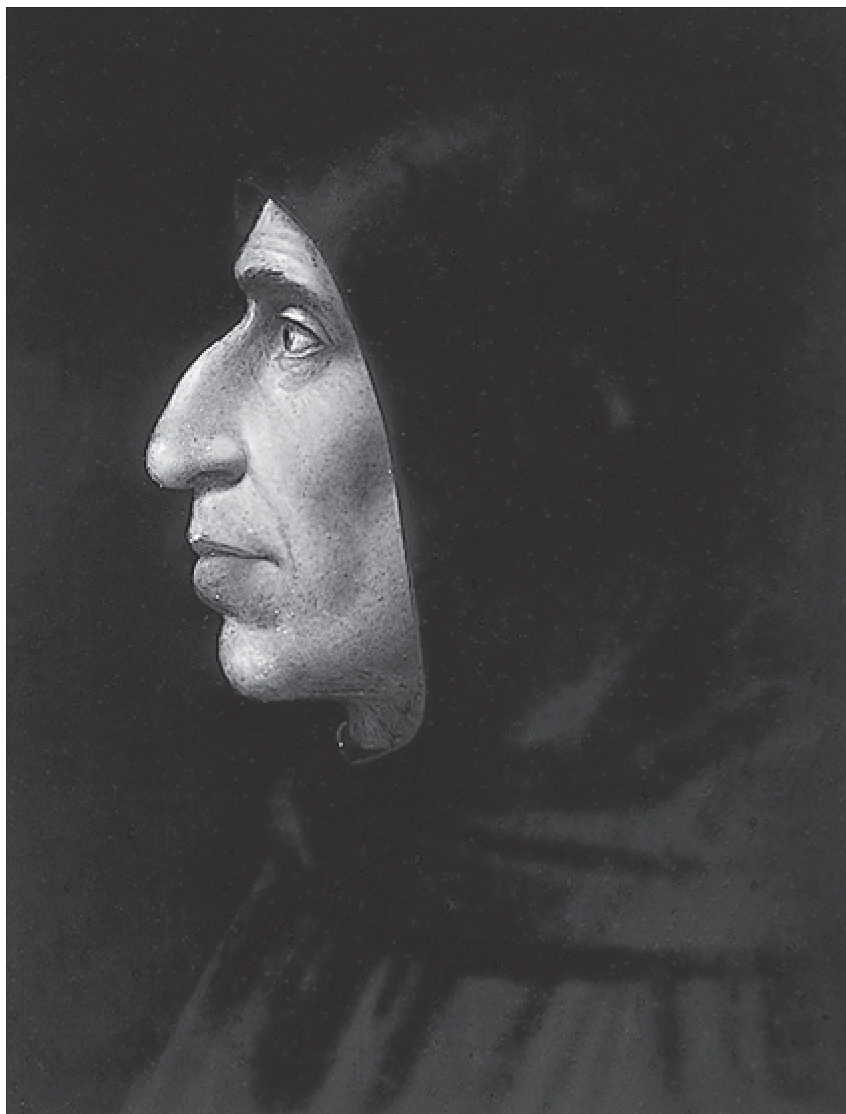
1494年10月26日，皮耶罗·德·美第奇也没有跟显贵们商量一下就离开了佛罗伦萨。他是为了去见南下比萨途中的法国国王。见到法国国王以后，皮耶罗请求他不要加害于佛罗伦萨，作为交换，佛罗伦萨向国王的军队投降，并向国王交出佛罗伦萨境内两座城的城门钥匙，提供相当于20万弗罗林的金币作为保证。法国国王当然同意，但佛罗伦萨人并不答应。他们说，没有任何必要去如此屈辱地应对。他们谴责这是皮耶罗的年轻幼稚之举。

10月29日，佛罗伦萨境内的一个城市遭到法国军队的进攻，人们打开城门后，城市被洗劫一空。

11月1日，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城里向恐惧的民众布道，他说道：

“这正是上帝降下的宝剑！我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鞭子就要抽下来了。上帝在亲自引领着那支军队。这正是上帝降下的愤怒的考验！

“啊！佛罗伦萨哟！罗马哟！意大利哟！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就要泪流成河。我的子民啊，你们忏悔吧，洗心革面吧！上帝就要来到你们面前！主耶稣啊！为了我们的罪孽，为了赐予我们的爱而献身的主啊！饶恕他们吧，佛罗伦萨的子民将努力去做你的羔羊，饶恕他们吧！”



修士萨伏那罗拉

11月4日，市政厅向市民发出命令，法国兵将前来为驻扎选房，届时要让他们进房查看。命令还说，不许把家中的东西搬走，要让他们看到现在的样子。市民对此极端不满，谁都说这是过分害怕法军的表现。

11月5日，法国国王的家臣造访佛罗伦萨，寻访市内的房屋，在选中的房屋门上用白垩做上记号。选中用于驻扎的房屋何止几百间，数量竟至数千间之多。法兰西人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房屋前只需说一句话："把门打开！"佛罗伦萨人所能做的只是把妇女儿童送往乡下，或是把他们暂时寄放在门上未做记号的人家。

11月6日，由5位显贵人物组成的交涉团前往法兰西王驻跸的比萨，修士萨伏那罗拉担任首席。同一天，法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佛罗伦萨，分散住进先前选好的房屋。

这天半夜刚过，市政厅钟楼的大钟已经响过的谣言一阵风似的传遍全城，市民纷纷涌向市政厅。然而，这是误传。

11月8日，前去见法国国王的皮耶罗·德·美第奇回到了佛罗伦萨。皮耶罗一进美第奇宫就向市民分发点心和大量的葡萄酒，说是与法国国王讲好了有利的媾和条件，要庆祝一下。

11月9日，星期天，晚钟时分，武装起来的市民们开始向市政厅前广场聚集，有人在喊召开平民大会（parlamento）。这时，萨伏那罗拉派的著名人物弗朗切斯科·瓦洛里骑着马走进广场，高喊："Popolo!Liberta!"（人民！自由！）广场中的人们当即响应。这时，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人人高呼："Popolo!Liberta!"

皮耶罗·德·美第奇策马向广场奔来，口中高呼："Palle!"（美第奇派之意）但跟随他的市民人数并不太多。由于广场已挤满了武装起来的市民，皮耶罗也改变了主意。这时，市政厅发出了命令，其中有一条是对支持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人处以绞刑。

皮耶罗从弟弟朱利亚诺事先打开的圣加洛城门奔出城去，他的母系亲属奥尔西尼家的武装家丁已经在城门外接应他。可怜的枢机主教没有与哥哥皮耶罗和弟弟朱利亚诺一同逃走，一个人留在了美第奇宫。我亲眼看到这位年轻的枢机主教乔凡尼跪在窗边，双手合十地祈祷。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我想，即便有什么事情，那个小伙子也是个好人。但很快他也离开了佛罗伦萨，那里已经没有一位美第奇家的直系亲属了。听说他是化装成一个普通修士逃出城去的。

直到第二天，"Popolo!Liberta!"的呼声依旧响彻佛罗伦萨全城，共和国政府宣布，杀死皮耶罗·德·美第奇者赏金2000弗罗林，杀死枢机主教弟弟者赏金1000弗罗林。

真是的，这一天以及第二天，整个佛罗伦萨笼罩在极度混乱之中。

美第奇被驱逐了，这件事离"豪华者"洛伦佐死后不过两年半的时间。

修士萨伏那罗拉统治了洛伦佐曾经统治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他们

两个人在所有方面都是那么迥异，以至于每个人都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

就在美第奇家族被驱逐的同一天，即11月9日，进入比萨城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按会见佛罗伦萨共和国特使的规格接见了萨伏那罗拉。萨伏那罗拉修士对国王说：

> 基督徒的国王啊，您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就像我曾经多次预言的那样，上帝让您来惩戒意大利的罪恶，让您来改革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
>
> 不过，国王啊！如果您不是正义之人，不是仁慈之人；如果您不去尊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不去尊重那里的女人、那里的市民和那里的自由，上帝就会选择其他的人来替代您，就会用恐怖之鞭来消灭您！我作为接受上帝意旨的人正告您这一点。

11月17日，法国国王在以萨伏那罗拉为首的佛罗伦萨市民的欢呼声中进入了佛罗伦萨城。22日，国王在佛罗伦萨向所有基督教徒发出了宣言：

> 一、我是基督教徒的国王，我发誓，征服那不勒斯之后我将以那里为据点，遂行十字军远征，剿灭异教徒。
>
> 二、上帝已将改革教会的大任赋予我，我将迫使业已失去资格的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亲自承担起召开大公会议选举新教皇的义务。

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逗留了十来天。在这期间，与其他城市相比，佛罗伦萨遭受法国大兵的暴行较少。佛罗伦萨市民将这一切归功于萨伏那罗拉，对他愈加信任。

萨伏那罗拉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佛罗伦萨还收回了皮耶罗·德·美第奇先前自作主张拱手献给法国国王的两座小城。而且，提供给法国的20万弗罗林资金也只需一次性付12万，余额以年贡1.2万弗罗林的形式支付即可，成为法国国王今后保障佛罗伦萨共和国防卫的“合同款”。人们并不知道这样做占到了什么便宜，但对因“豪华者”洛伦佐之死而丧失了自信的大多数佛罗伦萨人来说，既有萨伏那罗拉的推荐，又能获得法国国

王的安全保障，这大概就是难得的好处。佛罗伦萨笼罩在了这位出生在费拉拉、布道如同烈焰一般的修士的影响之下。查理八世在佛罗伦萨逗留期间，下榻在主人已经不知去向的美第奇宫。11月28日，法国国王统领大军离开佛罗伦萨南下。萨伏那罗拉在国王出发前一刻去见了他，再次向他说教，要他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详细叙述法国国王此后的行动将会偏离本书的主线。各位欲知其详请看《文艺复兴的故事006·冷酷的优雅》一书第一部“红衣”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里只做简单的过程回顾，而把叙述集中于佛罗伦萨。

转过年来，即1495年2月，那不勒斯王国向法兰西军队打开了城门，查理八世成功地夺回了安茹家族世世代代所要求的那不勒斯王国。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到了3月，教皇提议成立了反法兰西大同盟。法国国王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那不勒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5]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和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连煽风点火让法军入侵意大利的米兰公爵“摩尔人”都加入了这个同盟，只有萨伏那罗拉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参加。

正在南方享受好时光的查理八世再也坐不住了，慌忙在5月离开了那不勒斯。他想走海路返回，但理应提供船只的热那亚没有明确的答复，便只好沿着来路由陆路返回。在罗马，查理八世想与波吉亚教皇敲定一些事，教皇却踪影全无，找不到人。不得已，查理八世只好继续北上，连佛罗伦萨也没打算再做停留。到了佛罗伦萨附近的小镇波吉邦西时，萨伏那罗拉跑来见他，又是一通使命云云的说教。可是受到孤立威胁的查理八世再无心倾听。这时，一路北上，走在前面的法国军队刚刚进入意大利北部，就与以意大利为主体的同盟军打了个照面。

一仗下来同盟军获胜，但同盟军军规混乱，让法军得免大败。尽管如此，法军仍然难以改变局势。查理八世抛下坚持到最后的奥尔良公爵，一溜烟地翻过了阿尔卑斯山。

对意大利而言，这是狂风暴雨的一年，只有“摩尔人”从中渔利，但也产生了另外的效果，让意大利少数有洞察力的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变化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多年以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1494年是一个悲惨时代的开始。”意大利城邦已经习惯于打仗以“质”定胜负，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夸耀这种打法的优越性。然而，压倒多数的军事力量让他们醒悟到“量”的威力。可是，能够睁开眼睛看到这一切的，即使在当时

那个时代也是少数派。

就在法国军队离开佛罗伦萨开始南下的4天以后，即1494年12月2日，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召开了平民大会。佛罗伦萨着手对驱逐了美第奇家族之后的政体进行改革。法国大兵的身影终于消失了，“人民”（popolo）、“自由”（liberta），加上“民主”（democrazzia），这三个词成了佛罗伦萨的口号。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佛罗伦萨开始走上了确立民主政体的道路。萨伏那罗拉的“领导”已经不限于在教堂的布道坛上了。不论是在市政厅的大会议厅里，还是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上，那袭黑色道袍的身影都在激烈地辩论。

那么，佛罗伦萨人脑中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豪华者”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的基础“七十人委员会”被废止了。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各阶级各派别在热烈讨论之后达成了一致意见：首先建立一个模仿威尼斯的政体。然而，威尼斯的共和国议会并不是一个建立在民主政体基础上的机构。详情请阅读我的另一本书《文艺复兴的故事0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第五章“政治的技术”。威尼斯共和国是寡头政体或曰贵族政体的国家。即使参考威尼斯，最终也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佛罗伦萨国情的政体，因此各阶级各派别达成了妥协。

在意大利语中，“major”与“grande”在“大”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议会”在威尼斯称为“Major Consiglio”，而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则名之为“Consiglio Grande”。内容与威尼斯相似，但已经同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上鸣钟集合全体市民召开平民大会风马牛不相及了。要取得议会的议席，在佛罗伦萨也需要具有资格。

这个资格就是，必须是年满29岁的男性佛罗伦萨市民，并且曾经在三大委员会中担任过职务的人，或是家族中祖上有人曾担任过三大委员会委员的人。为了照顾被这一规则排除在外的人和年轻人，每年还允许24位24岁至29岁的男性加入议会。按照这个方式，在当时佛罗伦萨大约7万居民中，有3200人可以取得议会议席。这个“民主”相当谨慎。

所有居民均有参加政治的权利，这样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还未被认可。那个时代，“平民”的定义还只是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这个意义上的平民虽然包括了商人和工匠，但被雇用者即劳动者，即使他是一家

的顶梁柱也没有被包括进来，何况女性。不过，这些非平民的人可以在领主广场平民集会的外围席旁听。事实上，在讨论决定大方向的时候，这种外围席位的数量也不在少数。这种方式由于容易受到蛊惑宣传的影响并不完全自由。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缺陷，威尼斯很早前便废止了这种平民大会。

在这种3000人的议会上讨论全部议案，其统治效率并不现实。所以，模仿威尼斯的元老院，佛罗伦萨还新设立了“八十人委员会”。这是在洛伦佐时代的“七十人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10人的得意之作吧。“八十人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与威尼斯元老院相同，国政的大政方针基本上由这个委员会决定。委员会的决定由议会（“大议会”）批准，平民大会给予支持。这就是1494年形成的佛罗伦萨的“民主政体”。

然而，佛罗伦萨人参考了威尼斯的政体，却没有参考威尼斯人的精神。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形成于200年前的13世纪末。当时实行这样的政体时，威尼斯已经经历了阵痛。这一时期，威尼斯集中发生了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起反政府阴谋。威尼斯在度过这一时期以后，便考虑如何巩固自身独特的政体。这时，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尚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理想政体。

负责威尼斯共和国国政的少数人被称为“贵族”（nobile），他们的特权仅限于负责国政，但随之而来的义务是打仗时要冲在第一线。威尼斯政府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平等实施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贵族也不例外。在政府的另一项基本方针“败者复活”中，贵族也有堂堂正正参加的权利。我们只能说，在对生存共同体的认知方面，佛罗伦萨与威尼斯是完全不同的。与威尼斯的同行相比，佛罗伦萨的国政担当者完全缺乏这种冷静的认知。他们参考威尼斯只是因为威尼斯成功了200年，所以这只是一种简单模仿。

另外，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之间还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威尼斯在建国时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做法，而在15世纪末佛罗伦萨却容许了萨伏那罗拉的领导。

这位多明我会的布道僧根本不是在洛伦佐·德·美第奇死后才登上舞台的，在洛伦佐死前两年，他就已经在佛罗伦萨反复宣传他的教旨了。洛

伦佐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压制言论，萨伏那罗拉也不忌惮任何人，他不断地谴责洛伦佐所代表的佛罗伦萨人的现世倾向。但在洛伦佐生前，佛罗伦萨人没有动摇过。虽然有人对萨伏那罗拉抱有同感，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政治决策。

佛罗伦萨人丧失了自信，他们丧失了只有在“豪华者”洛伦佐这根支柱支撑下才会有的自信。而200年来威尼斯人却没有依赖个人支柱，他们有自信处置类似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人所面临的危机。佛罗伦萨人需要支柱，否则就只知道内讧，因此他们要么有科西莫或洛伦佐这样的支柱，要么就转而寻求别的支柱。美第奇的子孙所能起的作用只是令他们失望。在萨伏那罗拉“现在的危机是你们过去的罪孽造成的，忏悔吧！紧跟上帝吧！”的说教面前，佛罗伦萨人屈服了。

此外，佛罗伦萨人本来就有一种对理想孜孜以求的性格。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在艺术方面得到了发挥，才产生了文艺复兴。然而这种性格也容易导致在政治上不厌其烦的探索。萨伏那罗拉宣称要创造耶稣加国王的新政体——政教协调运行的政体。这个说教点燃了佛罗伦萨人心中的理想主义之火。萨伏那罗拉称佛罗伦萨人为“上帝之民”，称佛罗伦萨为“上帝之城”。在有基督附体的国王的国度里，人民平等，僭主可容，没有君主，人们的灵魂得到了平安，拒绝争斗，和平得以维持。

萨伏那罗拉的这些说教，不仅打动了原本宗教心就很深的佛罗伦萨中下层市民，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有很多他的仰慕者，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马尔西利奥·费奇诺[6]、安吉洛·波利齐亚诺等哲学家和文人，波提切利、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等这样的艺术家，弗朗切斯科·瓦洛里、雅各布·萨尔维亚蒂、皮耶罗·圭恰迪尼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显贵。特别是以前在洛伦佐鞍前马后的那些学者和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萨伏那罗拉洗脑。也许是对支柱的依赖度越高，对失去支柱的感受就越深吧。

佛罗伦萨在对外关系方面也陷入了窘境。在萨伏那罗拉领导下，佛罗伦萨选择了亲法兰西的路线，查理八世逃回阿尔卑斯山西面把佛罗伦萨逼入了孤立状态。唯一没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佛罗伦萨，与参加了同盟的国家教皇国、威尼斯、米兰以及德意志、西班牙的关系自然紧张。佛罗伦萨被敌国包围，连比萨都造反独立了。

佛罗伦萨的经济也陷入了困境。佛罗伦萨的经济基础是金融业和制造业，以前曾经执北欧各国之牛耳。如果现在这些国家也都打入相同的

领域，佛罗伦萨就别再指望同以前一样获利。威尼斯曾经面对这种情况，但它早早就开始了经济结构的重组，而佛罗伦萨面对同样情况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只能决定性地处于守势。1494年美第奇银行破产，这意味着佛罗伦萨在北欧各国经济霸权的终结。

佛罗伦萨的一切都在衰落，唯有萨伏那罗拉尖锐刺耳的声音在回荡。

我再引用前述卢卡·兰杜奇的日记来谈谈这一时期佛罗伦萨人的心理状态。我在《文艺复兴的故事008·神的代理人》一书的第二部“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中也描写了这一时期，那部书中聚焦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不过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描写佛罗伦萨，所以这里仅列举《神的代理人》所用四种史料中的一种——兰杜奇的日记。

> 1495年9月1日。我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演说。像往常一样，听众超过1.5万人，教堂中热气蒸腾。他站上教坛，大家忘记了暑热，认真听他演讲。他说，四面不靠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多么需要出海口比萨啊！然而就在比萨，驻扎着同盟军的军队，驻扎着佛罗伦萨的仇敌威尼斯的大兵。答应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的不是只有法国国王吗？单单为此，佛罗伦萨就应该贯彻亲法主义。即使现在我们在意大利遭到了孤立，但法国国王为了完成他的事业一定会回到意大利来，结果一定会给佛罗伦萨带来好运。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共和国大议会，这正是驱逐压迫者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人民政府的民众的胜利和骄傲。
>
> 他的说法完全正确。我们佛罗伦萨人是自由之民。这时也频频传言法国国王将再次率军前来。佛罗伦萨人必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位过着清贫生活的预言者。

第二年，1496年。

> 2月7日。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一群蒙着头巾的少年满大街流窜，抢跑了路人佩戴的奢侈品。大人们吃惊地交头接耳：“看那些少年修士！”有人看到那群少年冲过拔腿就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赞扬这些“萨伏那罗拉少年”的行为是在“赶走已经堕落的习惯”。据老人说，这座城里还是头一遭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好时代的幸运之人。

第三年，即1497年。

2月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佛罗伦萨过了一天真正的圣日。上午，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萨伏那罗拉的弥撒。回家后，大家都按照他的教导，吃了一顿朴素的饭食。下午大伙儿都参加了街上的大游行。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拿着红色的十字架。

游行队伍到达领主广场时，那里已用奢侈品堆起了一座金字塔一样的大山，高度约有30布拉乔奥[7]（约18米），周长约有120布拉乔奥（约72米）。这山被分成了七层，堆满了狂欢节用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不光有狂欢节用的面具和化装用具，还有假发、发髻、梳子和扑克牌等，另外还有异教题材的绘画、雕刻和书籍。在这堆成山的奢侈品周围，堆了很多捆柴薪。这里马上就要进行萨伏那罗拉常说的“烧毁虚荣”。听说有个威尼斯人说想出4万达克特来买走这一切，但大家说这正是堕落的典型，把他赶了回去。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少年们在凉廊[8]中排好队，开始唱起圣歌。有人发出了信号，金字塔的四个角上起了火。火焰瞬间燃遍了整个金字塔。政府乐队开始奏乐，市政厅钟楼鸣响了大钟。这钟声就像一个信号，全城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群众发出欢乐的声音，开始向上帝祈祷，感谢上帝。祈祷声、圣歌声和钟声交汇着，从跪着的人们头上淌过。

这才是上帝的国度。萨伏那罗拉站在烧着的金字塔边祈祷，人们跪着，仰望着他那神圣而庄严的身姿。

5月8日。听说今天反萨伏那罗拉派要在圣斯皮利特修道院布道，我便过去看了看。来听布道的人非常多，使人感到吃惊。大概有5000人吧，基本上全是男人，还有不少年轻人。这些男人以前都藏哪里去了呢？萨伏那罗拉一直在说，我们有很多敌人，佛罗伦萨的改革远未完成，看来这是事实。在圣斯皮利特修道院布道的修士说萨伏那罗拉是疯子，我们都被这个疯子骗了。

第四年，即1498年。

3月27日。今天在圣十字教堂布道的修士弗朗切斯科说，要用“火刑审判”向萨伏那罗拉挑战。他说，萨伏那罗拉经常说自己的话是对的，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这些都会被上帝所创造的奇迹所证实。他还说：“上帝啊，如果我错了，今天就在这里用雷电烧死我吧。”既然这样，索性让他实际证明一下。

弗朗切斯科修士的挑战是，他和萨伏那罗拉先后从烧得正旺的火中走过，如果萨伏那罗拉没有烧伤，就承认他是预言者，并追随他。

3月28日。公认的萨伏那罗拉大弟子多米尼科修士宣称由自己来接受昨天的挑战。

3月30日。今天两派定下了进行“火刑审判”的代表。方济各会[9]派出的代表是修士隆迪奈里、多明我会的代表是修士多米尼科。

4月3日。萨伏那罗拉派的皮阿尼奥尼等人闯进市政厅，催逼尽快进行“火刑审判”，跟随而来的男女老少几乎挤满了领主广场。

4月7日。一大清早开始，全城都被卷入了亢奋的漩涡。皮阿尼奥尼胜券在握，希望尽早看到结果。反萨伏那罗拉派的阿拉比阿蒂觉得今天就能看到萨伏那罗拉的毁灭，也很亢奋。人们为了要找到一块好地方，早早地奔向了就要举行“火刑审判”的领主广场。

广场上已经为“火刑审判”搭好了舞台。舞台斜对着市政厅，向广场中央方向凸去。舞台用砖头堆起，高有2.5布拉乔奥（约1.5米），上面用柴薪架起高4布拉乔奥（2.4米）、长50布拉乔奥（约30米）、宽达10布拉乔奥（约6米）的廊道。柴薪上洒满了油，柴束之间到处放着火药。考验的时间定在正午，时间已经迫近。广场上人山人海，再无插足之地。广场周围房屋的窗户也挤满了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舞台和群众之间戒备。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是今天的主角，他们在各自的领袖萨伏那罗拉和弗朗切斯科两位修士的带领下进入广场，然后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眼看着就要点火，一大早就赶到广场等待的群众都屏住了呼吸。

然而，什么也没有开始。代表方济各会准备进入火里的隆迪奈里修士，看到多米尼科修士好像要拿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进入火里，便开始强烈抗议。依他说，根据天主教教义，圣体是禁止用于个人考验的。基督像是信徒的崇拜对象，用于个人考验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个理由当然正当，大家都认为多米尼科一定会让步。然而他坚决不让步，说如果不拿着基督像就不能搞“火刑审判”。两派代表随即进入市政厅，开始在政府的调解下进行协商。可是他们老也不出来。好不容易出来了，一拨人走向萨伏那罗拉，其他修士走向弗朗切斯科，像是在请示什么，请示完又进了市政厅。这种情况反复多次，没完没了。

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响起谴责的声音。他们一大早就赶

来，什么也没有吃，到了规定的时间，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气氛紧张起来。担任警卫的士兵迅速进行了处置，人们又回到自己原先的地方继续等待。修士们还在市政厅进进出出。快到下午5点的时候，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黄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而下。这时，待在凉廊中的几个多明我会的修士站了起来，高呼："奇迹！奇迹啊！这就是上帝不希望'火刑审判'的证明！"

我们愤怒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却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当然要生气。人们的谴责都冲着多明我会去了："他们一开始就不想接受考验！""为什么萨伏那罗拉自己不接受考验？要是他不拿基督像直接走进火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胡扯！别拿基督像说事！是自己不想干吧！"

阿拉比阿蒂与皮阿尼奥尼一样愤怒。不，是皮阿尼奥尼反过来向萨伏那罗拉倾泻出了炽烈的怒火。群众开始骚动起来。

广场上的空气马上就要爆炸，政府似乎也发现不妙，有一个人走了出来，传达了政府的决定：终止"火刑审判"。群众顿时哑然无声。方济各会的修士开始离去，多明我会的修士也唱着圣歌，走向他们的圣马可修道院附属修道院。群众怒从心头起，向修士的队伍奔去。怒吼暴风雨般地朝被修士围在中间的萨伏那罗拉泼去。为了在袭来的群众中保护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广场上的卫兵才把修士们送回修道院。

但是，人们的怒火没有平息。刚才还对萨伏那罗拉顶礼膜拜的皮阿尼奥尼们大叫："我们受骗了，上了那个假预言者的当了！"阿拉比阿迪们也大叫起来："看到了吧，那家伙一开始就在骗人！"两派人都一样愤怒。对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崇敬之心就这样化为乌有。

萨伏那罗拉修士的毁灭何其速也。第二天，他就和两位弟子一起遭到逮捕。群众连续两天涌向领主广场，要求审判他们。时间到了5月下旬，终于开始进行公开审判。卢卡·兰杜奇旁听了审判。

5月20日。市政厅内举行了公开审判。这天是星期天，但人们放弃参加弥撒，都赶来看审判。被押上来的只有萨伏那罗拉一个人。受罗马教皇委任主持审判的洛莫利诺主教命令用绳索把萨伏那罗拉的双手捆起来。在把他高高吊起之前，主教问萨伏那罗拉："你要在这里承认自己刚才坦白的事情：你明明没有听到上帝的意旨却说听到了，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预言者。这一切都是一派

胡言！”

萨伏那罗拉回答说他不认罪，自己就是预言者。主教使了一个眼色，萨伏那罗拉瞬间被高高吊起。我们就座的旁听席上方传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呻吟声：

“我认罪，我是罪人。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当天的公开审判到此便结束了。

5月22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名弟子被判处死刑。三人均为神职人员，因而天主教会做出了这个判决，罪名是异端罪、分裂罪和背叛神圣罗马教会罪。他们被判处绞刑后再施火刑，执行时间是第二天早晨。领主广场上立刻开始搭建绞刑台。

5月23日。教皇特使和政府高官们并排坐在沿市政厅墙壁搭起的看台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比“火刑审判”那天还多，现场鸦雀无声。三名修士被从市政厅中押了出来。宣读判决书，三名修士被剥去黑色道袍，只穿着白色道衣，赤着脚，双手反绑。三个人都被用白布蒙上了眼睛。

修士西尔维斯特罗首先被推上临时搭起的木走廊。走道的尽头矗立着圆木，上面横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挂着绳索，绳索簌簌落下，套住了修士的头颈，又向上拉去，吊起了修士的身躯。绞索没有套紧，西尔维斯特罗口中数度发出低弱的声音：“主耶稣啊！”但很快就连低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第二个被推上来的是多米尼科修士，他在被吊起来的时候也大叫了一声：“主耶稣啊！”

萨伏那罗拉最后被吊在了两人的中间。对相信他的人来说，这可是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对信徒们说些什么，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话。即使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也一定会说些赞美上帝荣光的话，说些拿出勇气去过正直美好生活的话，说些教会就要改革的话，说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必将毁灭的话。他说什么我们都无所谓，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萨伏那罗拉被吊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嘴里低声嘟囔着什么。这让很多的人很是失望，彻底丧失了对他的信仰。

绞刑台下堆着的柴束被点燃，里面安放了火药，上面浇了油，火势非常凶猛。瞬间，火焰便蹿上了高高的木架，火舌吞噬了死去的修士，三人的四肢坠落下来。群众向残留的躯体投掷石块，要把躯干砸下来。掉下来的残体烧了个精光。

有人推来了手推车，把骨片和骨灰堆到车中，一点不留。武装士兵围着手推车，向韦奇奥桥走去。骨片和骨灰被抛进了亚诺河，

什么也没给他们的信徒留下。

5天以后的5月28日，29岁的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一介官僚的生活。不过与迷恋于萨伏那罗拉的商人兰杜奇不同，这4年间，20多岁的马基雅维利始终冷眼关注着修士从辉煌到毁灭的全过程。

现在还遗存着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写的一封信。写信日期是“火刑审判”前一个月的1498年3月9日。信是写给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里恰尔多·贝基的，从文字上推测，这封信是马基雅维利对大使希望得到有关萨伏那罗拉消息一事的答复。因为是给年长且地位高的人写报告，年轻的马基雅维利极力控制不谈自己的判断，只是客观地报告情况。不过，信中还是有一行字泄露了他的见解。他在信中这样说，萨伏那罗拉的说教“总是以夸张的威胁开始，对不善于冷静思考的人才有效果”。从报告的写法看也让人不能不感到他论事冷静。多年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再次谈到萨伏那罗拉。他说，得到民众的支持并不那么难，但如何维持已经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却很难。不消说，他把萨伏那罗拉当成了失败的例证。

以上这些都是这位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在进入“工作”前亲眼所看见、亲身所感受的事件。在佛罗伦萨，他作为一介官僚与国家政治休戚相关。这时的佛罗伦萨已经不再是“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也不再是萨伏那罗拉时代的佛罗伦萨了。佛罗伦萨渴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不管他是好是坏，都求之不得。

29岁还很年轻，而且在马基雅维利的眼里，这里是他所希望的职场。残留着火葬萨伏那罗拉的黑色斑迹的广场铺石，挡不住他轻快的步伐。他的岗位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厅韦奇奥宫。春天已经到来，5月的佛罗伦萨尤为美丽，被称为“佛罗伦萨的五月”（Maggio Fiorentino），天下闻名。对佛罗伦萨来说，“春天”已经逝去，但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春天”才刚刚开始。

---

[1]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1431—1503）,1492—1503年在位，本名罗德里戈·波吉亚（Roderick Llancoi i de Borja）。

[2]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l’Affable,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国王。

[3]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443—1513）,1503—1513年在

位。

[4] 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授予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

[5] 费迪南二世（Fernando II El Catolico,1452—1516），是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Juan II）之子，被称为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他是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称费迪南五世）、西西里国王（1468年起，称费迪南二世）和那不勒斯国王（1504年起，称费迪南三世）。他于1469年与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de Castilla）的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 II Catolica）结婚。1479年继承阿拉贡王位。1474年伊莎贝拉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后，宣布他为自己的共同在位者。费迪南二世于1492年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结束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收复失地运动，并使西班牙各王国及独立领地的王族以家族联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实现了统一，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西班牙。他建立了国王专制制度，推行亲天主教的政策，建立宗教裁判所，驱逐犹太人，歧视并迫害犹太教徒和穆斯林。1496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宣布他和伊莎贝拉为“天主教国王”，以“天主教徒费迪南”著称。

[6]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又译斐奇诺，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占星家、教育家、翻译家，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他最早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其他希腊作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哲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全才。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神学》《论爱情》（国内最近有此书译本《论柏拉图式的爱》出版）等。

[7] 布拉乔奥（ Braccio，复数为braccia），古意大利长度单位，1布拉乔奥约合66或68厘米。

[8] 凉廊（Loggia di Lanzi），佛罗伦萨领主广场的一座建筑，建于1376—1382年。凉廊毗邻现在的乌菲兹美术馆，由三跨面向广场的宽拱构成，当时用于集会和公共仪式，现在里面放置着许多雕塑作品。

[9] 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又称小兄弟会或弗朗西斯派，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修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教士”，修士间互称小兄弟。1209年由意大利阿西西的方济各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提倡清贫生活，托钵行乞，效忠教皇，反对异端。

第二部
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第六章
初出茅庐的无学历官僚（1498年）

1498年6月19日，佛罗伦萨共和国在市政厅韦奇奥宫召开会议，这场会议也可称作“共和国的议会会议”。市政厅有一个大厅，叫“五百人会场”，意思是可以容纳500人。这个会场1495年刚刚扩建，目的是为容纳因萨伏那罗拉的国政改革而数量急剧膨胀的议会议员，内部装修尚未完全到位。这一天要在这里讨论决定的事项中，有一项是选出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

5月28日，政府提出候选人名单，6月15日，可谓是共和国元老院的“八十人委员会”批准了这份名单，19日议会全体议员投票决定人选。候选人有4人：

辩论术教授 弗朗切斯科·加迪

律师 弗朗切斯科·迪·巴罗耐

公证人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

律师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之子、无业者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虽然没有记录留存下来，但出席会议的议会议员通常有五六百人，他们会在听取每位推荐人的演讲后投票。做法是赞成者把白色扁豆、不赞成者把黑色扁豆投入事先准备好的箱子里。那天投票，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当选，他获得的白色扁豆数量多于其他三人。

人们一定会觉得录用区区一介事务官员却要议会投票决定，未免小题大做。然而，这个事务官很难用“区区一介”来形容。我想，这个误解源于我们把马基雅维利将要赴任的任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Cancelleria”翻译成了“秘书厅”。

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司法，只要不涉政治犯，由距韦奇奥宫一两分钟路程的警察厅司掌。这里现在已经成为国立美术馆了。立法由韦奇奥宫的“八十人委员会”和议会负责，行政由以正义旗手为首的“执政团”（signoria，相当于内阁）承担。马基雅维利就职的秘书厅是内阁下

属机构，处理各种事务，英语是“chancellery”。我甚至认为，如果选择用贴近当时佛罗伦萨实情的译文，翻译成“内阁官房”[1]较为贴切。这样一来，刚当选的马基雅维利的官职就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内阁官房次官助理。

大家都知道，让马基雅维利留名青史的，不是他在佛罗伦萨的官职，而是《君主论》等一系列著作造就的政治思想家之名。他自己也喜欢在其著作中署上“佛罗伦萨国务秘书”（Segretario Fiorentino），后世也接受了这个头衔。如果采用这个头衔，他的官衔就只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chancellery）秘书（chancellor）。因此，我们只能请诸位下面再看到“秘书”这个词时，一定要把它想象成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认知的职位。

当时的佛罗伦萨人认为，这个岗位上的人能够最先收到最新情报，接触到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应该由议会决定人选。

这个职位官阶不高，实际工作却十分重要。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三个“大学毕业生”拒之门外而选择4位候选人中最年轻的“非大学毕业生”呢？这在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者中也一直是一个谜。

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属于某个行会，这是义务。其他3位候选人分别属于社会上最有权威的律师、公证人和审判官行会，而马基雅维利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属于葡萄酒酿造业者及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为此，称呼其他3人时要加上“先生”（Messer或Ser）的敬称，而马基雅维利的正式称呼只能是“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先生之子尼可罗”。达·芬奇也不是大学毕业，父亲也是公证人，与马基雅维利一样，他50岁时已名扬海外，但在公文上照例也只能称为“皮耶罗·达·芬奇之子莱昂纳多”。

当时29岁的马基雅维利不仅无业，也没有什么著作，并不是在论坛上高谈阔论地讨论国际关系，从而在人们的关注中得到提拔的新星。谁都会想，究竟为什么要选择马基雅维利呢？

3个月前，马基雅维利应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贝基的要求，给大使寄去了一封信，分析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内容以及佛罗伦萨市民的反应。驻罗马大使担负着与教廷交涉的重任，通常都会派重磅人物担任。可以认为这位重磅人物请29岁的无业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一事实本

身就说明了马基雅维利的理性和判断力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这就是说，在当选为秘书之前，该知道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年轻马基雅维利的才华。

马基雅维利是在萨伏那罗拉被处死5天后成为4位候选人之一，30天之后被议会决定录用的。此前，佛罗伦萨人在“豪华者”洛伦佐死后失去了好领袖，他们外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军队的祸乱，内受萨伏那罗拉荣耀与毁灭的折腾，经过了6年的混沌迷茫，共和国的上层也同样如此。有一位同时代人写道：

“要把希望寄托在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

也许，这一行文字所体现的气氛和挤满“五百人会场”的那些人所表现出的气氛都是一样的，而且这是在主张政教合一的萨伏那罗拉刚刚倒台之后。在马基雅维利给大使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萨伏那罗拉划清了界限。可以认为，他比其他3人获得更多白色扁豆的气氛已充分形成。虽然他在这4人中最年少，但29岁的年龄对担任公职来说已经不算太年轻。当时无论在佛罗伦萨还是在威尼斯，年龄不到30岁便不能担任公职。

家和工作场所离得近，这种环境对谁都方便。马基雅维利的家在圭恰迪尼大街上。从那里到他工作的韦奇奥宫，就算过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也只有四五分钟的距离。在年轻男子脚下也许3分钟就足够了。每天都要上下班，马基雅维利很可能会挑近路走。看他的性格，我们想象不出他会提前到达，整理办公桌等着上班。当时，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政府每天开始工作的时间也相当早。他可能每天早晨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糊弄一下早饭便奔出门去上班。他年轻清瘦，跑步不算苦事，但每次迟到都会被记录在案，次数一多，便会被扣工资来缴罚款。

如前所述，当时韦奇奥桥上有一大排肉铺。在南欧，做生鲜食品生意的很多人都是下午休息，所以早上会早早开门营业。马基雅维利尽管初涉官场，是位新人，但从进出市政厅的第一天起，他就得穿官服上班。穿着红黑相间、罩住脚踝的宽大官服，在满载肉块穿梭交错的手推车的缝隙之间穿行，而且还得跑步，又不能弄脏衣服，这不但需要很高的技巧，而且很累人。



韦奇奥宫

过了韦奇奥桥，马基雅维利恐怕不会每天都走银行和大商店林立的圣玛利亚大街或是走沿亚诺河的大街去上班，那样去市政厅等于绕了远路。他一定会走捷径，过了桥沿小路跑到市政厅。这条路虽然弯弯曲曲，却是一条近了很多的近道。从这么近的距离和并不好的家境来看，他不会骑马上班。骑马上班的人，可以在市政厅前下马，把马拴在离墙有适当距离、排成一列的铁环上。不只是韦奇奥宫，很多其他的建筑物

边上今天也还能看到这种铁环的残迹。这些排列着铁环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停车场。

现在，乌菲兹美术馆的建筑占据了市政厅南面一大片地方，当时并没有这些建筑。马基雅维利自然也没有见到过矗立在美术馆回廊里的那些佛罗伦萨杰出人物的石雕像。多年以后，马基雅维利的石像也与达·芬奇和但丁的石像并列矗立在了回廊里。如果他生前看到表情严峻的自己的石像，又会做何感想呢？也许他会说："我的表情可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啊。"

说起韦奇奥宫，同韦奇奥桥一样，现在已经成为专有名词。市政厅建于14世纪，从面对广场的正面看去，从建成当初历经马基雅维利时代直到现代，看不出它有什么大变化。当初建造时依照城堡建筑的基本法则，一层很高而窗户很小，最高处排列着锯齿形的垛楼。700多年过去了，这些都未曾变化。镶嵌在高塔外墙上的巨大时钟，700年间也未曾停摆。在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没有人有手表，每到上班、午休、下午上班和下班的时刻，塔上的大钟就会按时鸣响。

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面积与现代当无太大变化。只是那个时代，地上铺的不是石头而是红砖。在市政厅正面左侧，矗立着一座青铜骑马雕像。那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后托斯卡纳大公国第一代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的雕像，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并没有这座雕像。在靠近市政厅的地方，现在有一座海神喷泉群像，这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也是没有的。市政厅正门入口处，装饰着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巨大的大卫像。雕像完成于1504年，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时还不见影，后来却要天天照面。

马基雅维利时代已有凉廊，凉廊是带有屋顶的集会场所，建屋顶是为了不让下雨妨碍市民集会。现在，廊道里摆放着许多雕像，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除了多纳泰罗创作的友第德与何乐弗尼像外，这里还没有其他雕像。到16世纪中叶，佛罗伦萨作为城邦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君主国家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都。从那以后，不论是广场还是凉廊，都成为显示君主权威的展示场。

不过，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市政厅的主人还是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市政厅正门边上立着石狮子，前脚举着绘有红菖蒲的盾牌，守卫着市政厅。野生的红菖蒲是城邦佛罗伦萨的徽章。这座石狮子现在还立在市

政厅前，只不过稍稍挪了挪位置。

如果不从正面而从侧面看韦奇奥宫，人们会发现这个宫殿后来扩建出来的部分与原先的建筑并不协调。扩建出来的部分大小接近原先建筑的一半，是大公国诞生以后的产物。韦奇奥宫现在仍然是佛罗伦萨市的市政厅，造访的人不只是游客。由于户籍科在那里，现在的佛罗伦萨市民每每需要证明书什么的，还是要来这里办理。除了市长办公室和接待室以外，大公国时代扩建的部分用于市政厅办公，共和国时代的建筑则向游人开放。两个时代只隔了半个世纪，人们却看到了在美的创造力方面的差距。当然，现在的户籍科在大公国时代的建筑物内。

这位无学历官僚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没走正门。正门只在外宾来访举行正式仪式或是有学历官员第一次上班时才会打开。正义旗手就任时自不待言，马基雅维利的上司、第一秘书厅秘书长以及精英官僚圭恰迪尼第一次来市政厅上班时走的肯定是正门。圭恰迪尼曾经在佛罗伦萨、费拉拉及帕多瓦的多所大学学过法律，然后成为官僚。他的官僚生涯始于担任驻西班牙大使。他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时才28岁，比马基雅维利任官时还小一岁。多年以后，他成了历史学家，也成了马基雅维利的朋友。

韦奇奥宫正门朝西，宫殿两侧，南北各开一个侧门。没有上过大学的马基雅维利上岗的第一天走的应该是侧门。朝南的侧门现在正对着乌菲兹美术馆，从马基雅维利家的方位看，他每天早晨上班走的一定是这个门。市政厅的北面现在有两个门，靠近正面的门于1380年粉刷后封死，1910年才重新打开，因而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这个门并未使用。靠东边的门是当时宫殿除正门外唯一通向广场的门。马基雅维利不是工作一完马上回家的人，傍晚下班后多半会跟同事三五成群，从回家相反方向的宫门出去，直奔小酒馆。

正门经常不开。进到里面不几步就是一条回廊，环绕着一个小中庭。中庭中央现在有一个喷泉，上面安放着一座韦罗基奥亲手创作的小天使像，怀抱海豚，煞是可爱。这也是16世纪中叶科西莫大公让人从位于卡雷吉的美第奇别墅中移来的。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这里安放的是多纳泰罗创作的大卫青铜像。而这座大卫像也曾被放在佛罗伦萨市内美第奇宫的中庭作为装饰。1494年美第奇家族倒台，大卫像也被没收，放到了市政厅。现在，这尊雕像放在了国立美术馆。顺便一提，到处造喷泉的喜好是16世纪巴洛克的风尚之一。

韦奇奥宫那么高，包括二楼夹层在内却只有4层。每层的高度很高，现代建筑已经用不到那样的高度。在意大利，一进门的大厅层叫作地面层（piano　terreno），而不是叫作一层。韦奇奥宫的这一层有一个带有中庭的回廊，还有一个拴马匹、放武器的泥地大堂。一层的一部分由税务和其他一般事务部门使用，二楼以上才有房间。那是韦奇奥宫的“一楼”，有用于召开共和国议会的“五百人会场”和“八十人委员会”开会的“二百人会场”，其他房间是正义旗手的私人用房。正义旗手在任期内必须住在市政厅内，这是义务。一楼与其上的二楼相连，中间有夹层。夹层的高度和大小完全可以住人。一楼“五百人会场”所占空间的上方不是二楼。因为“五百人会场”的天井很高，它高过夹层直达二楼。所以，在二楼可以远远地俯瞰“五百人会场”。

除了被“五百人会场”占去的空间以外，二楼集中了正义旗手的办公室、接待室和各委员会的房间及秘书厅。如果说一楼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脸面，那么二楼就是它的大脑和心脏。这一层北面有一个大开间，叫作“百合厅”，墙上是漂亮的蓝底金色的百合花。大厅用雕塑和壁画装点得非常精美。在马基雅维利时代，这个开间也如今天所见的这般漂亮美观。这个大厅隔壁的朝北房间就是秘书厅的办公室。虽说这个房间朝北，但面对着领主广场开了三扇大窗户，面积比留到今天的还要宽敞，在里面办公感觉应该不差。从窗户往外看，不仅能看到广场上来往的行人，还能远远地正面望见布鲁内莱斯基造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和那坐落在红底上的白色棱线，美不胜收。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办公室。现在的导游图上，这个房间标着“Antica　Cancelleria”（秘书厅旧址），房间灯光下有马基雅维利的一幅画像和一尊木制胸像。画像上马基雅维利的表情有些腼腆，而胸像则像护照照片似的表情呆板。辉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的象征——正义旗手办公室没有被保留下来，而一位普通官员的办公室却成了史迹，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文名隆盛，尽管500年来围绕他的著作争议不绝。

我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区域，可以说是邻居，到这里来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我经常会来这里漫无目的地消磨时光。每当我看着马基雅维利的画像和木雕像总会忍俊不禁，好不尴尬。我每次发笑的时候，总觉得眼前的马基雅维利也会笑起来。马基雅维利有点不配受到如此祭奠，他自己比谁都更能感受到这一点。大体上说，他不是终日坐在办公桌前埋头于事务的人，他那份工作的性质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29岁的马基雅维利供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厅组织机构如下：

第一秘书厅

秘书长 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

秘书长助理 比亚焦·博纳科尔西

秘书 安东尼奥·德拉·瓦勒、卢卡·费奇诺、奥塔维亚诺·达·里帕

第二秘书厅

秘书长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秘书长第一助理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与马基雅维利竞争国务秘书职位的三人中的一位）

秘书长第二助理 朱利亚诺·德拉·瓦勒

秘书 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巴托洛梅奥·鲁菲尼、尼可罗·瓦洛里

秘书厅还配有递送命令和情报的通信官员，相当于传令官和信使。

秘书厅分为第一秘书厅和第二秘书厅，但在马基雅维利刚任职的时候，这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理解为合署办公更接近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当初划分时是这样确定的：第一秘书厅负责外交，第二秘书厅负责内政和军事。然而，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什么地方都一样，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分工总是划分不清的。后来设立了一个名称冗长的委员会——“和平与自由十人委员会”（后简称“十人委员会”）负责军事。这样一来，似乎第二秘书厅就只负责内政事务了，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合署办公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政府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第一秘书厅和第二秘书厅并立的状态。我们只能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对外策略而已。原因是向外国派遣使节时，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头衔要比秘书长助理好听一些。实际上，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因这类任务的出差次数要远远多于第一秘书厅秘书长。由于这个实际情况，两个秘书厅虽处并列状态，但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位和待遇都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之下。

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也可视为秘书总长。他虽然只比马基雅维利年长5岁，但已是法律学和伦理学教授。他当然是大学毕业，还是“豪华者”洛伦佐发现的大文学家波利齐亚诺的大弟子，被认为是佛罗伦萨知识分子阶层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比马基雅维利早半年担任这个职位。他一边担任公职一边在大学执教，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即兴演说技巧高超著称，有诸多拉丁文著作，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传统知识分子。

从15世纪初期的科卢乔·萨卢塔蒂开始，到莱昂纳多·阿雷蒂诺、巴托洛梅奥·斯卡拉，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厅的最高负责人都是由佛罗伦萨顶尖知识分子出任的，这已成为惯例。选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出任这一职务，也是忠实地沿袭了传统做法。当时的佛罗伦萨人认为，共和国市政厅事务厅局级别的长官虽不是正义旗手，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那可是共和国的“脸面”。而且，1502年以前正义旗手的任期都只有一年，辅佐正义旗手的大臣任期仅为两个月。所以，一旦当选为秘书厅的秘书长，通常都要在这个位置上干到死，他有充分的理由一直保持这个“脸面”。萨卢塔蒂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0年，维尔吉里奥的前任巴托洛梅奥·斯卡拉干了32年。不消说，秘书厅的全体人员都是学士。

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维尔吉里奥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他不仅在思想上忠于秘书长的传统，在身体上也充分具备“脸面”的资格。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行为举止充满威严，相貌英俊，声音洪亮，穿透力强，是主持正式仪式的不二人选。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总是去做解释，这样做早晚会被那些重视自己亲眼所见、注重自我思考的人甩在一边。这是他的风险。但是，人类世界多数人遇事都是喜欢听貌似明快的解释，因而维尔吉里奥地位稳固。

马基雅维利作为维尔吉里奥的第一部下，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与这位上司正好相反。马基雅维利中等身材，身体瘦弱，头颅偏小，相貌寒酸。他头发乌黑，油性很大，总是贴在头皮上。他双眸黢黑，炯炯有神，但举止慌忙，让人不敢恭维他威严庄重。他在座谈时常有明星范儿，但拙于在大庭广众之上演讲。他的嘴唇很薄，嘴角上翘，那曲线给人的感觉既似嘲讽又像愉悦。他体毛很重，只是在官服的掩盖之下不为人知。

在处理工作的方法上，第一秘书厅秘书长和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对比鲜明。维尔吉里奥偏于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的做法，作为秘书长并不积

极主动地揽工作。但他并非不重视自己的分内工作，他充分履行了自己作为官府“脸面”的职责。

马基雅维利则完全相反，分工不明确对他正好，他会比人们所期待的更出色地完成交给他的工作，还会自己揽活儿做。15年以后，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马基雅维利被解职，而官居其上的维尔吉里奥却被继续留用，这也是一个原因。

实际上，生龙活虎的马基雅维利很快就成了秘书厅的核心，秘书总长反而成了摆设。这也正是秘书长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得以继续做官的原因。我在撰写马基雅维利此后长达15年的为官生涯时很震惊，维尔吉里奥是马基雅维利的顶头上司，但我很少有机会写到他。尽管除了这位上司外，马基雅维利到处都有上司。

读着维尔吉里奥留下的字面漂亮的书信，我总感到这位知识分子精英官僚没能理解他的部下马基雅维利。这不是他脑子不够用，而是他对马基雅维利一生魂牵梦萦的事情关心不够。但这位上司一次也没有妨碍过这位与己不同的部下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有着一位理想的上司。

至于秘书厅的其他官员，不管是第二秘书厅秘书长马基雅维利也好，助理也好，普通官员也好，大家都是名副其实的职场伙伴，不存在职位高低的差别。

对被派遣到外国去的人来说，这些伙伴是让他嗅到祖国气息的信息源。到了外国的人也不会忘记给秘书厅的人，哪怕是某一个人写信，聊一聊正式报告里不能写的俗话俚语。马基雅维利从出差地寄回来的信，大家一起看，总是很佩服。他们总是给马基雅维利写回信，告诉他他的信把大家逗笑了。读着回信，马基雅维利不由得露出微笑。秘书厅的工作到了下班时间也干不完，于是大家就把工作带到一个伙伴的家里一起干。已经结婚、生活有着落的博纳科尔西家就是大家经常的去处。这就是秘书厅除了“脸面”维尔吉里奥以外所有成员周遭的气氛。

我写出了博纳科尔西等所有马基雅维利同事的名字。他们仅仅因为是马基雅维利的职场伙伴而留名青史。当然，也只有他们才是马基雅维利的第一读者。作家没有读者便不能成长。

借用京极纯一[2]先生的话说，日本的官僚们就像贪心老太婆，什么

都想揽，工作越搞越多，弄得手忙脚乱，顾不过来。这位29岁的“佛罗伦萨秘书长”不也有点像吗？尽管他不至于搞得手忙脚乱，顾不过来，但在像贪心老太婆一样什么都想揽，工作越搞越多这一点上还是相当像的。

7月14日，马基雅维利当选第二秘书厅秘书长不满一个月，就又被任命为“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几乎就在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正义旗手两位秘书中的一位。这后两项秘书职务由正义旗手任命，不需经过议会投票。“十人委员会”秘书的任期为一年，可以连任。结果，在15年的官场生涯中，马基雅维利一直干着这个秘书。他担任正义旗手秘书4年后，正义旗手改为终身制，只要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不说要换秘书，他的这个秘书职务也就会任期无限。而索德里尼从来没有说过要换秘书。

这意味着马基雅维利这位官场的新人进入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中枢。也许人们会说这并非他个人所愿。不错，“工作”是上面派下来的。但派给职位比他略低的同事博纳科尔西的工作也一样。博纳科尔西也是“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也曾短期做过正义旗手秘书。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工作量随着年头拉开了差距。这是马基雅维利工作得到认可的结果。拼命工作得到认可，得到认可更加拼命，这样，派给他的工作量越来越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工作充满热情当然是好事，但马基雅维利拼命工作能拿到多少薪水呢？

1498年，马基雅维利担任公职的同一年，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酬体系做了修改。根据这个体系，我们所知道的人员收入情况如下：

第一秘书厅秘书长 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 年薪33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秘书长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年薪192弗罗林

第一秘书厅秘书长助理 比亚焦·博纳科尔西 年薪72弗罗林

第一秘书厅秘书 安东尼奥·德拉·瓦勒 年薪8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助理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 年薪6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科秘书 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 年薪96弗罗林

上面的数字是通常称为“密封弗罗林”的小弗罗林[3]，如果换算成用于外汇市场的大弗罗林，马基雅维利的年薪是128大弗罗林，这样的年薪不高也不低，但比他不太有名的律师父亲要高些。年薪额因人而异，不一定与职位高低成比例，个中缘由实难理解。话虽如此，第一秘书厅秘书长是共和国事务机关的“脸面”，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却不是，二者的地位差距也反映在了薪酬差距上。

可是，根据1498年修改后的薪酬体系，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年薪是200弗罗林（指小弗罗林，下同），正义旗手秘书的年薪才192弗罗林。马基雅维利身兼这两个职务，却拿不到合计的392弗罗林，只能拿较少的那份年薪，即192弗罗林。看来在500年前的佛罗伦萨也一样，就算“工作”量增加了，工资也不会加倍。尽管如此，为什么马基雅维利拿不到200弗罗林，而只能领取较少的192弗罗林那份薪水呢？这同稿酬一样，一经确定就很难再涨。所以我真想给他一个忠告，上任时应该好好谈妥。不过，也许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能够做上自己期盼已久的工作已经很好了，薪水多少随他去吧。于是这个年薪额15年间从未动过，尽管那个时代没有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官员的薪水情况。既然谈到金钱问题，我顺带对艺术家究竟能赚多少钱也产生了兴趣。顺便说一下，威尼斯共和国官员的薪水大体也在这个水平。与支付给艺术家的金额做比较，我们不能只看私人委托的情况，要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公家委托的情况做比较。

在马基雅维利的任期中，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曾经向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定制过艺术作品。向达·芬奇定制的是在“五百人会场”的一面墙上描绘安吉亚里战役[4]的一幅画作，在对面墙上描绘战斗场面的画作则委托给了米开朗基罗。我们本想以同样的壁画创作来做比较，但搞不清支付给米开朗基罗的金额是多少，只好拿他第二年创作的巨型大理石雕塑《大卫》来做比较。比较均以弗罗林小金币计。

达·芬奇在壁画制作期间，政府每月支付月薪22.5弗罗林。完成时的支付金额不详。创作画稿用的纸张和创作工作室等的经费由政府承担。

米开朗基罗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政府每月支付月薪9弗罗林。完成时政府支付400弗罗林。

马基雅维利政府每月支付月薪16弗罗林，出差的各项费用由政府支付。

达·芬奇因最终没有完成画作而未能拿到完成时应得的报酬。米开朗基罗花了两年半完成雕塑制作，按此计算，折算成月薪为22弗罗林。这位29岁的艺术新星风头正健，比新晋官僚挣得多。

有言在先，这种薪水比较是一种“游戏”。既然可供比较的史料不存在，严肃比较也就只能停留在游戏层面。而且，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用时间衡量的。艺术家或许比官员赚钱多，但上面的金额也只是像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名噪一时、无可比肩的艺术家才能赚到。二三流的艺术家只能拿到说得过去的报酬。毕竟，靠文化生财一般是做不到的。而靠实业生财的美第奇家族，举办一次长枪比武大会甚至花费了1万弗罗林。

马基雅维利仅仅拿了中等水平的薪水，况且不论如何被认可，也绝无可能晋升到更高职位，他为什么还会对工作抱有那么大的热情呢？

我想这是因为他就像一个贪心老太婆，什么都想揽在怀里，一旦揽进来又不肯撒手。秘书厅、正义旗手秘书、“十人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无法分清楚的。做正义旗手秘书可以了解在秘书厅所不了解的最高机密。有些情报眼下虽然还不是最高机密，但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变成最高机密。在负责国防的“十人委员会”，每天都能接触到这类情报。

马基雅维利并非只接触重要事项。作为“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他要以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大使的训令；作为正义旗手的秘书，他还得用同一支笔给尚未完成壁画创作便去了米兰的达·芬奇写这样不解人情的信件，请他回国完成画作，否则就要求他返还政府已支付的月薪。作为秘书长，马基雅维利还必须说走就走，踏踏实实地去出差，进行那些尚不至于派遣大使但很重要的交涉。

说起来，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事都要马基雅维利过目经手，他所没有的只是足以代表国家的职位和决定政策的权力。从做大使起步的圭恰迪尼从驻在国西班牙写信回来，叹息情报太少。从这点看，不具晋升资格[5]的秘书长马基雅维利条件要好得多。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终其一生所关心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国政的技术”（arte dello Stato）。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比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更有意思的职位了，因为没有什么事比接触最新情报更能刺激他的好奇心了。就算当不上大使，当个大使副官，他也有很多机会见到各国领袖直接交谈；就算没有政策决定权，制定政策时，他也可以根据自己接受、分析、综合的情报阐述意见。当然，建议是否被采纳则另当别论。何况，秘书厅的同僚对他的想法会给予积极活泼的回应，那是一伙让人愉快的家伙。29岁的马基雅维利欣喜而振奋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口中不时冒出“Ecco mil”的口头语。

我着实犯迷糊了，怎么翻译“Ecco mil”这句意大利语才算恰当呢？根据他的性格和当时的状态，用他一贯的谐谑语气来表达的话，这句话应该翻译成：“马基雅维利，来啦！”

---

[1] 内阁官房，日本内阁的辅助机构，负责整理内阁会议材料，处理内阁事务和收集情报。内阁官房长官为国务大臣，统辖与内阁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助手。

[2] 京极纯一（1924— ），日本政治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及校长职务。2001年被日本文部省授予“文化功劳者”称号。著有《政治意识分析》《现代民主政治与政治学》《日本的政治》《日本与政治》等。

[3] 佛罗伦萨当时的货币弗罗林有如下区分。大弗罗林（fiorino largo），又称金弗罗林[fiorino d’oro（in oro）]，这种金币更大、更重一些。小弗罗林（fiorino piccolo），又称密封弗罗林（fiorino di suggelo，因经称量检验后被封在盒子或袋子里而得名），它因货币价值的波动而贬值。1500年时，1个大弗罗林值7里拉，而1个小弗罗林约值4里拉。

[4] 安吉亚里战役（Battaglio di Anghiari），米兰与佛罗伦萨之间发生于1440年6月29日的一场战役。此役，佛罗伦萨在安吉亚里以极小的代价击垮了来犯的米兰军队，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5] 在日本，通过某种国家公务员考试（如综合职、上级甲等或I种等），被选拔进入候补干部序列为中央政府部门录用的国家公务员俗称为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キャリア（career）]，而其他公务员俗称为无晋升资格的公务员[ノンキャリア（non-career）]。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改革，考试根据学历分为“综合职”、“一般职”和“专门职”进行。合格录用后，经过一定的工作实践，根据本人意愿及人事评价，参加候补干部培养课程，在考试后决定是否进入候补干部序列。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在晋升和待遇方面与无晋升资格的公务员有较大区别。因为日语中的“キャリア”有“具有学历”、“具有晋升机会”、“精英”等意，本书作者将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与时下的日本情况做类比时，把有学历者视为有晋升资格者，无学历者视为无晋升资格者。

第七章
意大利女杰（1498—1499年）

事情很偶然，就在马基雅维利任秘书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对他个人来说并非坏事，但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则不是“不幸”这个词所能尽言的。“豪华者”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开始沉醉于萨伏那罗拉掀起的大革命之中。整整6年欠下的账，不得不在这个时期全部清偿。

佛罗伦萨一直很孤立，这是它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走得太近的结果。那不勒斯王国、教廷、威尼斯共和国一直都对佛罗伦萨的动向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并没有因为萨伏那罗拉被处死而烟消云散。佛罗伦萨与法国国王的关系也很微妙，佛罗伦萨已经无力明确这种关系的走向。在意大利的孤立状态使佛罗伦萨对明确自己与法国国王的关系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又让自己的孤立状态得不到满意的改善。佛罗伦萨陷入了恶性循环。

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了佛罗伦萨当时最迫切需要尽早解决的比萨问题上。

佛罗伦萨希望得到比萨作为出海口。特别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人丧失了西欧经济霸主地位，从那以后佛罗伦萨人就一直力求将本国经济的突破口转向东地中海地区，出海口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直到“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结束时，巧妙的怀柔政策已经对比萨成功地实施了90年。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态度暧昧，踌躇不决，比萨趁机恢复了独立。重新领有比萨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最大课题。这个问题一直烦恼、折磨了佛罗伦萨人15年，直到1509年才得以解决。佛罗伦萨现在还有一句谚语：“宁愿死神来访，也不愿比萨人站在家门口。”

这句谚语用于被迫进行二选一的时候。每当听到这句话我都会不由得苦笑。如果换成比萨人，他会怎么看？比萨一定会有调换了主语的同样谚语。

比萨问题之所以棘手大致有两个原因：

首先，尽管昔日的繁荣只给比萨留下了华美的教堂和斜塔可供凭吊，但在仅仅200年前的13世纪，比萨还是活跃在地中海上的四大海洋城邦之一。没有比领有一个曾经先进而今没落的国家更难的事了。实际上，比萨人对独立的执着，是那些从未登上过国际舞台的小国国民难以想象的。比萨不愧为曾经的通商国家，它在大国之间巧妙运作，顽强抵抗，使佛罗伦萨伤透脑筋。

其次是“豪华者”洛伦佐预见到的现实：小国问题很容易和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纠缠不清。而且，与曾经成功领有比萨的洛伦佐时代相比，国际关系早已物是人非。

教廷的军事力量还不成气候，但影响力不可小觑。教廷主人的宝座上坐的是波吉亚家族出身的亚历山大六世。亚历山大六世1492年即位以来，巧妙地渡过了查理八世的军事力量与萨伏那罗拉的言论相结合所造成的危机。他提倡并成功地建立起以抗击查理八世为目的的神圣同盟，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而在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充分利用自己稳固的地位，帮助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实现野心。

对教皇而言，佛罗伦萨领有比萨会使佛罗伦萨更加强大，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益处，既然这样，冷淡应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尽管佛罗伦萨最终埋葬了萨伏那罗拉，但他在台上的那6年中，这个国家一直在持续挑战亚历山大六世的耐心。亚历山大六世可以毫不吝惜地使用外交辞令，可他对佛罗伦萨不可能抱有好感。游离于神圣同盟之外的佛罗伦萨根本不能指望波吉亚教皇会善意地关心比萨问题。

那不勒斯王国已经完全是敌人了。法军入侵意大利的目的就是征服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却热情欢迎。尽管这是萨伏那罗拉煽动的结果，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族也不能原谅。

威尼斯共和国同样也是敌人。当时，威尼斯正围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自家基地与土耳其开战。我所戏称的“胡椒冲击”——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来，逼着威尼斯在经济方面紧急应对。威尼斯经济的昌盛是以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胡椒贸易垄断为支柱的，现在也走到了巨大的转折点。这时，如果佛罗伦萨把比萨作为出海口，在经济方面渗透进来，威尼斯又会怎样呢？不管让谁来考虑，肯定都会认为要予以阻止。事实上，威尼斯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向比萨提供了援助，这在物质方面撑起了比萨人的抵抗心。

引来法军入侵的罪魁祸首米兰公国原先似乎能与佛罗伦萨统一步调，现在也指望不上了。原因是查理八世于1498年4月亡故，继承他登上法兰西王位的路易十二[1]主张米兰公国的主权由法国国王、耶路撒冷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共享。这也是当初查理八世所提倡的。路易十二认为，自己继承了一百多年前维斯孔蒂家族嫁给奥尔良公爵[2]的瓦伦蒂娜小姐的血统，现任公爵斯福尔扎家族是与瓦伦蒂娜的弟弟米兰公爵菲利波·维斯孔蒂[3]的独生女结婚后才成为米兰公国主人的，自己做米兰公爵才更正统。如果是常人，肯定会认为这种说法荒谬之极。然而，一国之王不是常人。主张主权之类的事情，大抵都把立足点放在此类事情上。不过，对现在的米兰公爵“摩尔人”来说，拿这种谬论来胡搅蛮缠的对手是统率千军万马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国的国王。在这种时候，即使米兰公爵对佛罗伦萨重新领有比萨的事情充耳不闻，也在情理之中。

佛罗伦萨共和国甚至要用自己在意大利的孤立作为交换来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法国国王又是如何看待比萨问题的呢？

前面讲过，路易十二刚上台就表明了要领有米兰的意图。但是他即位后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同王后离婚，迎娶安妮·德·布列塔尼[4]，她是先王的未亡人，嫁妆是广袤的土地。这就得要罗马教皇批准国王的第一次婚姻无效，否则，国王的离婚便无效。亚历山大六世当然不会便宜了这桩事。[5]实际上，教皇可以“高价”批准此事，但比萨问题对他们两人不值多大价钱。在法国国王眼里，佛罗伦萨是否领有比萨，说白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谁也不会去犯傻为这桩小事惹教皇不高兴。

法国国王企图征服米兰，把与米兰接壤的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拉到自己一边才更有利，而威尼斯并不希望米兰成为佛罗伦萨的掌中之物。

萨伏那罗拉倒台后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难道不知晓这种现状吗？非也，他们十二分清楚。但他们仍然要把领有比萨的希望寄托在法国国王身上，也许应该说他们摆脱不了法国国王。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上任时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所面临的形势。他作为一个完全没有主导权的国家官吏，在此形势变化之际走马上任了。在他任官的第一年，主要工作就是外交和军事。他的第一次“出差”也是为了比萨问题。

马基雅维利上任还不到一年，又是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吏，并不担心第一次去哪里出差会给他以后的前程带来什么影响。所以，交给他的第一次对外交涉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向一位佣兵队长传达政府的意图。交涉在佛罗伦萨境内进行，甚至没有让马基雅维利带上派遣使节必备的国书。他的任务仅仅是去蓬泰代拉，到大本营设在那里的雅各布·达·阿皮亚诺处，向他传达佛罗伦萨共和国同意这位佣兵队长提出的增加佣兵费的要求。

蓬泰代拉在佛罗伦萨城区西面，沿亚诺河向西约70公里。佛罗伦萨城围着城墙，城墙上开着11个城门。出了离亚诺河最近的圣弗莱蒂亚诺门，朝比萨方向沿河走，便能到达蓬泰代拉。这次出差只能住一宿，距离较远，所以他可能是骑马去的，但一定是他一个人。通常外出交涉，出发时都会带上一个称得上是外交信使（corriere）的人员同行，以便携带报告紧急返回。而这一次的任务只需他回来后自己报告就行，所以一人足矣。马基雅维利劲头十足，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佣兵队长。佣兵队长这类人虽然可能带来种种弊害，但眼下佛罗伦萨又缺不了他们。

雅各布·阿皮亚诺是第勒尼安海边小国皮翁比诺的领主。小国的领主为了赚钱和保障本国安全，会到大国当佣兵队长。这在当时的意大利很普遍。佛罗伦萨为攻打比萨组织了军队，阿皮亚诺加入进来，成了一个佣兵队长。佛罗伦萨军队本身就由佣兵队拼凑而成，所谓佣兵完全不是用来补充兵力的意思，而是正式军队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涨价。

佣兵制度是14、15世纪意大利的特色之一。简单说来，队长的实力和与之相应数量的兵员、战斗所需的武器构成了佣兵队，指挥佣兵队的佣兵队长与雇主国家签订雇用合同。这就是佣兵制度。合同期通常为一年，若无问题，第二年自动延续。这种佣兵制度需求不绝，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国家数量众多，而且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因为是城邦，城市占据了国家的中心位置。城市里的居民自然多数从事商业和工业，这些人是市民中的主流。在日本，大家知道法语词“bourgeois”（有产者）指的是市民阶级。在意大利语中，这个词就是“borghese”，词源可能来自日耳曼语，意思是居住在城墙围起的城市里的人。

因为天气原因，当时的战争通常在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进行。但这

段时间恰好是“市民”们工作的最好时间，不可能把他们赶上战场，如果这样还不如不打仗。但是直到20世纪的今天，也从来没有以不合理为由成功躲过战争的案例。在最适合工作的季节，将年龄最适合工作的男丁驱向战场，将会招致经济的疲敝。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市民们专心工作，把工作所得利益的一部分作为税收，用于雇用专门从事战争的人，让他们负责打仗。由于这种佣兵制度的普及，意大利的所谓战争都是佣兵打佣兵。就拿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它的海军全由本国人组成，但它的陆军也引进了在意大利占主流的这种制度。

有需求就有供给。意大利各国在最适于工作的季节充分利用最好年龄段的男丁，使得国家非常富裕。不少专业打仗的人都从德意志和英吉利到意大利来讨生活。不过，在这些佣兵队长眼里，手下的士兵是很好的机器。既是机器，当然希望尽量不要有损伤。这样的结果是，战斗轰轰烈烈，却只有一人因从马背上掉下而摔死，于是战争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布克哈特[6]给这种战争起了一个名字：“作为艺术作品的战争”。

这种艺术的战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满足了所有人。市民们得以专心工作，国家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打不得不打的战争。战争都是事先已串通好的，敌兵也很自律，就连那些不被当成“有产者”的农民也不用害怕打败被抢。而在欧洲其他国家，打了败仗必定会遭到抢掠。小国领主和无主流浪汉靠承包战争也能活下去。像米兰公爵斯福尔扎那样，靠着运气和才能，还能打开一条当大国主人的通途。著名的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不过是佣兵队长出身，他成了发迹于佣兵队长的第一人。

这个稀里马虎却又深得人世间精妙的愉快制度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遭到了沉重打击。当时的法国与城邦林立的意大利不同，中央集权发展很快。但在意大利人看来法国仍是后进国家，经济方面也是意大利富裕，当时意大利人都看不起法兰西人。但法兰西人有个传统：打仗毫不含糊。这些法兰西人毫不含糊地打进了意大利，给了意大利人沉重的一击。查理八世的军队不怕被骂成“非艺术”，干的是彻头彻尾的掠夺和暴行。不过五六年的时间，马基雅维利成了热心的反佣兵制度论者。这与查理军队来袭引起的变化不无关系。不过，要彻底改变这个200年来运行良好的制度，无论何时、无论对谁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法军入侵4年后的1498年，马基雅维利被派去见佣兵队长。

这次出差没有留下报告，也许是返回后只做了口头汇报。若干年后，他对雅各布·阿皮亚诺有过以下简短评价：

“这个人言语高谈阔论，结论虎头蛇尾，行动最为差劲。”

佣兵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由于雇用双方是合同关系，“武将一言为定”的做法行不通。尤其比萨战争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已被彻底看透，情况最为糟糕。马基雅维利工作的最初几年，时间都耗费在了与多半是“言语高谈阔论，结论虎头蛇尾，行动最为差劲”之人的佣兵队长的交涉之中。这也反映了佛罗伦萨当时所处的境况。

他的第二次出差也跟佣兵合同相关，只不过这次的交涉对手是个女人。与前次只是传达政府的决定不同，这次他被委以交涉任务。所以这次出差是30岁的马基雅维利事实上的首次对外交涉。

马基雅维利创立了“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些听上去令人恐怖的政治哲学，直到20世纪的今天还遭到善男信女的唾弃。当时的他那么年轻，就要面对一位女性谈判对手，这件事刺激了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家们。马基雅维利在15年的官场生涯中写下了数量庞大的报告，有些学者从未通读过这些报告，却瞪着碗大的眼睛阅读这次出差期间他写的报告，还写论文论述马基雅维利被耍弄了，或没被耍弄……每当我这个女人读到这种研究论文时都觉得可笑之至。不过我认为，如果对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他们就不会如此热情地去议论了。我能理解，虽是女人，但这女人毕竟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马基雅维利见到卡特丽娜的时候，她已36岁，正似鲜花盛开，艳美夺目，光彩照人。她面庞美丽，身材优美，尽管生过十多个孩子，依旧魅力慑人。她是前任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庶出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结了婚。这人是“帕齐阴谋”的首谋者之一，因而一直受到“豪华者”洛伦佐执拗的追杀，最终被暗杀身亡。于是，她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但她似乎并未受到多大打击，因为丈夫并不爱她，一味地粗暴待她。暗杀是家臣所为，弗利、伊莫拉这些小国领主的地位因此岌岌可危，这才是对她的严重打击。反叛的家臣将她的孩子掳为人质，以为有孩子当人质，这位伯爵夫人就会俯首听命。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一般女人就此也就屈服了，但卡特丽娜并没有屈服。她逃进了城堡，叛乱者威胁说再不出来就要杀死孩子。这时，她出现在城墙上，呼地撩起裙子，大声喊叫：

“你们这些王八蛋！知不知道，孩子，老娘以后靠这里想生多少有多少！”

这是所有意大利编年史作家都会不惜笔墨浓书重彩描写的一段传奇

故事。当时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只有25岁。在这次大胆的行动之后，她终于成功地镇压了家臣的叛乱。后来，这位弗利的伯爵夫人又曾两次同自己所爱的男人结婚，却又两次成为寡妇。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女人，被赞誉为“意大利第一女人”和“意大利女杰”。

女人用纤弱的手保卫国家，通常会给人以拼命决死的印象。但有意思的是，这位大胆而美艳的伯爵夫人甚至让人感到游刃有余。同一年，就在马基雅维利见过她后不到几个月，她遭到了切萨雷·波吉亚军队的攻击。在围城战最激烈的时候，她也没有忘记在投入敌阵的石弹上写下这样的话：

“打炮能不能悠着点儿，别把你们的蛋蛋玩崩了。”

当时的男人不喜欢伪善的优雅，所以，这样作为的女人在他们中人气颇高。法兰西武将以奉献骑士精神的纯真爱情而闻名。就算她没有名气，也会在他们中间拥有众多倾慕者。马基雅维利的同事博纳科尔西也是她的倾慕者。他给在弗利出差的马基雅维利写信通报情况时，还顺便加上了一笔：

帮我找一幅伯爵夫人的画像，回国时带回，价格高不要紧。画像不要折叠，要卷好带回。

切萨雷·波吉亚刚打完胜仗便把手下败将卡特丽娜带到自己的住处，当晚和第二天一整天都和她闭门不出。这个事实引起了倾慕者们的极大愤慨，纷纷谴责这是在趁胜强奸。切萨雷当时24岁。教皇的这位儿子是个美男子，这次是初上战场。但他很快就会搅乱整个意大利。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一书中写到这位卡特丽娜时曾经说过，我很难附和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强奸说法。我这种想法后来愈加强烈。随便怎么说，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自己选择男人，一向都选年轻的美男子。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谈判对手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年方30岁的独身新手秘书与36岁的“意大利女杰”相互面对，即使是外交工作，是否被耍弄的议论也会沸沸扬扬。这些暂且按下不表。马基雅维利带着国书，沿着夏天的山道向北而去。这次的任务是交涉，他带了一个飞毛腿信使帮他传送报告。

弗利城在佛罗伦萨北面，翻过亚平宁山脉就到。这一带是罗马涅平

原，古罗马时代的艾米利亚大道从濒临亚得里亚海的里米尼开始，经博洛尼亚一直到帕多瓦。这一带正是这条大道通过的地区。从里米尼往西北方向直到博洛尼亚，切塞纳、弗利、法恩扎、伊莫拉等城市一线排开。这些城市都是古罗马时代沿大道形成的。古罗马时代，罗马涅是罗马与行省的边界。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这里名义上属于教皇国，实际上却是小君主国林立。这也是这个地方的特色。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也是小君主之一。

然而这些小国位于佛罗伦萨与强国威尼斯共和国的边境地带，仅此一点对佛罗伦萨而言就非常重要。人所周知，“豪华者”洛伦佐生前极力推行势力均衡政策，不遗余力地支持法恩扎领主曼弗雷德。这些小国越是安然无恙，佛罗伦萨就越不用发愁没有“堡垒”。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真正的任务所在。这次出差也与比萨问题有关，尽管是间接相关。

从佛罗伦萨去弗利，沿着东北方向大约有120公里的路程。马基雅维利上次出差是沿着亚诺河往下游走，可以骑马一气到达。这次却不同，他要在夏天翻越亚平宁山脉。马基雅维利于7月13日出发，7月16日到达弗利，途中在卡斯特罗卡罗村稍做停留，检查了武器弹药的现存量，并向佛罗伦萨发去了报告。

使节如果携有政府签发的国书，只要事情不是十分紧急，到了目的地以后，通常是先找住处，在那里洗漱干净，换上官服，然后再去政府官厅或者王公宫殿求见。这是一般的程序。大使级别的使节一般都是先派副使去求见，但马基雅维利没有副使，从找住处开始所有事情都得自己做。尽管如此，他还是上午到达后便早早去了伯爵夫人居住的城堡，请求伯爵夫人立刻接见他。他已听说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上午有事，会见安排在了下午。

一般来说，把副使级别的人当正使外派，说明任务不太重要。马基雅维利这次的工作是更新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跟第一任丈夫所生长子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之间的佣兵合同。

奥托维阿诺很年轻，但作为武将毫无所长，不像他那身穿铠甲亲自统率军队的母亲。但一年前，佛罗伦萨还是如伯爵夫人所愿，与这位年轻人签订了佣兵协议。奥托维阿诺是参加比萨战役的佣兵队长之一，但没有实际参战。佛罗伦萨与他签约是为了与领有弗利和伊莫拉的伯爵夫人保持友好关系。签订佣兵协议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军

事目的。这位弗利年轻人的佣兵费是一年1.5万弗罗林。

这份佣兵协议到期时如无问题将自动更新。但伯爵夫人传来话说没有更新的意思，可是过了一阵子她又说还是想更新。于是，佛罗伦萨决定派马基雅维利来弗利一趟。马基雅维利接到的命令是可以续签佣兵协议，但佣兵费要限制在1万弗罗林。

根据马基雅维利自己写的详细报告，那天下午终于见到了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她在米兰来的顾问陪同下接见了这位佛罗伦萨的秘书长。这表示她在会见马基雅维利前就已经考虑好了如何对付这位佛罗伦萨使节，而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递交国书后，马基雅维利口若悬河，说佛罗伦萨共和国认为弗利的伯爵夫人如何如何重要，如果能使夫人满意佛罗伦萨将高兴地续约，他甚至把佣兵费如果定为1万弗罗林便不会有问题的内情都说了。要是我，肯定会裁定这时的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牌局一开始就把自己全部底牌亮给对手的赌徒。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不愧是一位老手，头脑冷静，显示出丰富的经验。等急于求成的年轻秘书长讲完，她说道："佛罗伦萨共和国总是嘴上让我满意，行动上却正相反啊。"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绵里藏针地开了腔，然后直奔主题，说："你们说友好友好，还不是因为我的领国在你们与威尼斯的中间起了缓冲作用嘛。"

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晚，夫人的秘书造访了马基雅维利的住处，虚情假意地告诉他，米兰公爵也让伯爵夫人派兵，老缠着要回复。他们要骑兵50骑、石弓手50人。派给米兰还是派给佛罗伦萨，这是夫人早晚要定的事。这人肯定是卡特丽娜派来的。新手秘书长把这些情况逐一向政府写了报告。这是第一份报告，落在纸上长达5页。马基雅维利逗留了8天，这样的报告竟有7份之多，等于他每天都在写报告。不过，本国政府发来的训令也多达5份。

不光是看，还能把所见周详地写下来，说明作者把所观察到的东西装进了大脑，缜密思考过。小国命运脆弱，其君主即使能力卓越也难有作为。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在弗利逗留的8天时间里，对这种现状有了更深的理解。即便对方不是漂亮寡妇，他可能也会下意识地觉得被她耍一下也不要紧。他在报告中评论自己的对手说，她气质高雅，判断任何事

情都放得开。伯爵夫人取消了会谈，说她1岁的儿子生了病。马基雅维利信以为真，在报告这件事时，笔下还流露出了一丝同情。这孩子是美第奇家族旁系的乔凡尼担任佛罗伦萨驻弗利大使期间与伯爵夫人坠入情网、结婚后所生的孩子。恐怕这也是让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心怀好感的原因。乔凡尼·德·美第奇有美男子的美誉，却没有等到儿子诞生就去世了。

这时的婴儿日后成长为一名武将，外号叫“黑条”乔凡尼[7]，名声很大。他是马基雅维利晚年的一缕“希望之光”。然而希望没有成为现实，乔凡尼英年早逝。他的儿子就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后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第一任大公科西莫一世。

言归正传。1万弗罗林的佣兵费谈不下来，马基雅维利便请示本国政府，问能不能在1.2万的底线上妥协。佛罗伦萨政府习惯于将佣兵费交涉等同于贱卖香蕉，给了肯定的答复说可以。

伯爵夫人认为：“与其讨价还价，不如拿出结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和马基雅维利顺利地签订了与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的佣兵协议。

当然，马基雅维利也没有一味地让步。卡特丽娜主张，佛罗伦萨要承认弗利是自己的同盟国，对于侵犯伯爵夫人领国的行为，无论是哪个国家所为，佛罗伦萨都应派出援军予以支援，并要正式写成文书。但马基雅维利对此没有让步。本国政府指示他，在对弗利的关系方面要含糊其辞，绝对不可明确佛罗伦萨的立场。马基雅维利遵守了这一指示，不过他采用的是“走为上”的方法，没有一味死守。

7月25日早晨，马基雅维利早早地离开了弗利。他按照训令再次前往卡斯特罗卡罗稍做逗留，然后返回佛罗伦萨，并于8月1日回到佛罗伦萨。博纳科尔西要他卷着带回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画像，希望他没有忘记。

连同这次在内，马基雅维利出差总共超过30次，所有的出差报告装订成册有3卷之多。不仅是这些公函，私人书信往来也很频繁。每每读到这些，我就会深深地感到，若不是笔头勤快还真做不了这500年前的官。在那个时代，电话电报还都是梦想，更别谈电子办公机器，只能靠手写。看着他们写下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出他们如何考虑对外交

涉与情报之间的关系，意味深长。

马基雅维利到乍看上去与国际关系无关的小国去交涉佣兵费，却能发回与大国有关的情报。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报告中附上了佛罗伦萨驻威尼斯大使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8]寄给本国政府报告的抄本，还有罗马的情况、法国国王的动向以及与弗利有叔侄关系的米兰公爵的情报，一样都不少。特别是关于威尼斯，马基雅维利对其与土耳其战争的进展情况写得非常详细。

这是因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如何应对佛罗伦萨不能不受到威尼斯和米兰动向的左右。土耳其越难对付，威尼斯在意大利内部的行动就越迟钝，弗利的缓冲作用自然就会降低。此外，法国国王对米兰公国的动作越活跃，伯爵夫人的伯父就越靠不住。这样交涉就会变得对佛罗伦萨有利。负责交涉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在十分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谈判。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身陷如此处境，却成功地把佣兵费从1万弗罗林涨到了1.2万弗罗林。马基雅维利还是吃了些小亏。

马基雅维利从弗利发来的报告在佛罗伦萨政府秘书厅受到好评和欢迎。他的报告在观察、分析、判断、预测等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他的报告不仅供秘书厅阅读，还呈送给正义旗手和阁僚以及“十人委员会”和“八十人委员会”的成员阅读。马基雅维利的第一次出差成功了。

不过，有人拍手欢迎，也有人听了这掌声不开心。上任一年，30岁的马基雅维利就在职场上引起了摩擦，让人惊讶。反马基雅维利的领衔人物是第一秘书厅秘书安东尼奥·德拉·瓦勒。

瓦勒被称为“先生”，应该是大学出身。这位安东尼奥先生在政府中四处说大话说：“要是我去，我会更加大胆地干。”也有些人赞同他的论调。博纳科尔西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信中细细地描述了秘书厅的这种气氛。读着这些信，我会感到任何时代都一样。那么，马基雅维利又是怎么想怎么处理的呢？马基雅维利这个时期的书信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不过观察他以后的言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事。因为马基雅维利“错误”连连，而一个能跟周围巧妙地和谐相处、把自己地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人是不会犯那些错误的。

历史学家圭恰迪尼比马基雅维利小14岁，这时他还是个少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仕途直接从驻西班牙大使起步，逐步登上了官僚所能达到

的最高地位。他在《备忘录》（Ricordi）的非公开书籍中这样写道：

> 在佛罗伦萨，想博得人们好感的人必须小心，绝对不能得到有野心的评价。而且，无论事情再小，也不要让人感到你比同事更优秀，更引人注目，或是更干练。因为在一个最重视平等、充斥着嫉妒念头的国家，没有比自己想与众不同、被人认为远离平凡更致命的不利了。

这位精英中的精英官僚也只限于在非公开的场合才这样明明白白地去写。而马基雅维利似乎与他是完全相反的人。

在马基雅维利还没有因写自弗利的报告备受关注以前，他还受“十人委员会”的委托以答辩的形式，就佛罗伦萨人最为重视的比萨问题写过一篇论文《论比萨事务》（Discorso sopra Pisa）。文中的论考大胆而直率。全文是这样开始的：

> 佛罗伦萨如果还希望自由，那它就必须再次领有比萨。

哎哎，请别先贸然断定这就是超级鹰派言论。“如果还希望自由”这句话不过是当时的一句口头语。我们再看下面数行文字：

> 我相信你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没有必要再一一细述理由。我只在这里讨论为达到再次领有比萨这个终极目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能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两方面的可能性，是依靠武力还是依靠爱，是军事解决还是和平解决。

马基雅维利接下来追溯历史，分析了比萨和比萨周边的各种情势，论述了军事解决和和平解决何者更加现实。最后，他明快地下结论道：

> 根据以上的理由，要达到再度领有比萨的目的，只能依靠军事解决。

接着他阐述了既然只能军事解决，那么应该如何推进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没有通篇局限于士兵、大炮等硬件方面的讨论。他在更广的意义上思考了包围战，提出了具体方案。作为军事解决方案，当然不能缺少

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具体办法。于是马基雅维利逐个详述了攻击据点和每个据点应该配备的部队规模。

这一切所需的经费，相当于每个月雇用1000名佣兵的水平。

马基雅维利甚至没有忘记考虑经费，让人感到负责国防的“十人委员会”下面拥有一位经验老到的秘书。不过，他的本意明显是主张积极战法。他建议，抵达比萨城下，准许妇女、儿童和老人撤离后要果断投入全部军事力量。

这篇论文只有4页半，可说是马基雅维利的处女作。如果说处女作包含了作家未来的一切，那么可以说，这篇《论比萨事务》也完美地体现了贯穿于马基雅维利全部作品的特色。当代研究马基雅维利的第一人费代里科·卡博德[9]这样评论道：

> 这篇论文已经让我们接触到了马基雅维利独特的论述方法，这就是摆出可以选择的方法，分析这些方法可能引发的情况，使用具体例子说明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里不允许半途而废，不存在妥协。

这篇小论文虽然不是公开的，但在佛罗伦萨政府内部人人皆知。佛罗伦萨政厅里多半是有教养的人，撰写著作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不论是编年史、历史叙述，还是诗文，他们都会写。但这篇论文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章写法，与同时代人同样的咨询报告相比高下立见。仅让人爱读这一点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不过，有人佩服就会有人反对。我觉得，秘书厅分裂成马基雅维利派和反马基雅维利派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在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正义旗手、执政团、“十人委员会”和“八十人委员会”各个层面，还没有反马基雅维利的动向。在他们这帮精英眼里，马基雅维利再耀眼也不过是无名小辈，只有他们这些人才对马基雅维利报告操有生杀大权。在1499年这个时段，马基雅维利的提案只通过了一半，和被废弃并无两样。不过，政府上层还是决定重用这位写了亮眼咨询报告的年轻秘书。马基雅维利刚从弗利回来就受命专司比萨问题，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

[1] 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法兰西卢瓦卢王朝国王，1498—1515年在位，被

称为“人民之父”（le Pere du Peuple）。

[2] 奥尔良公爵，即（瓦卢瓦的）路易一世（Louis 1er de Vallois,1372—1407），他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之子、查理六世之弟，于1392年受封为奥尔良公爵，1398年与米兰公爵吉安·卡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1351—1402,1395年成为第一任米兰公爵）之女瓦伦蒂娜（Valentina Visconti，约1371—1408）结婚。

[3] 菲利波·玛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1392—1447），瓦伦蒂娜的同父异母弟弟，1412年成为米兰公爵。他是维斯孔蒂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后代，他的唯一继承人、独生女比安卡·玛利亚·维斯孔蒂（Bianca Maria Visconti,1425—1468）1441年嫁给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弗朗切斯科于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4] 安妮·德·布列塔尼，即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de Bretagne,1477—1514），是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Francois II）的独生女，于1488年继承了公爵领地。她先与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结婚，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害怕布列塔尼落入他人之手，便发动进攻。她被迫于1491年解除了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婚姻而嫁给查理八世。1498年查理八世去世后，她又嫁给了继位的路易十二（查理八世的堂叔）。

[5] 路易十二为保有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公国而与法兰西的让娜（Jeanne de France,1464—1505）离婚，并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1498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路易十二为此做了一笔交易：教皇解除路易十二与法兰西的让娜的婚姻，而路易十二册封教皇之子切萨雷·波吉亚为瓦伦蒂诺公爵（Duc de Valentiois），封地在瓦朗斯（Valence），并援助他征服罗马涅。瓦伦蒂诺公爵是路易十二为切萨雷·波吉亚创设的爵位，“瓦伦蒂诺”是波吉亚家族发迹地瓦伦西亚（Valencia）的昵称。

[6] 雅各·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okhardt,1818—1897），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重点研究欧洲艺术史和人文主义，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Ranke）。布克哈特曾长期担任巴塞尔大学教授，尼采曾是他的学生。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等。

[7] 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Medici），父子同名，父亲称为“平民”乔凡尼，儿子因作战勇猛，成为教皇认可的佣兵队长，称为“黑条”乔凡尼。“黑条”乔凡尼死于1526年与神圣罗马帝国卡尔五世军队的作战中，时年28岁，此时他的儿子、后来的托斯卡纳大公国第一任大公科西莫7岁。

[8] 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Giovan Battista Ridolfi,1448—1514），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外交家。他曾是萨伏那罗拉的支持者。1512年皮耶罗·索德里尼被驱逐流亡后当选为正义旗手，后去职。

[9] 费代里科·卡博德（Federico Chabod，又译查波德或沙博，1901—1960），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灵大学毕业后去柏林大学留学，师从德国学者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在意大利多所大学任教。著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导论》《欧洲思想史》《意大利对外政策：1870—1896》等。

第八章
公元1500年的工蜂（1499—1502年）

马基雅维利从弗利归来后看到，佛罗伦萨完全笼罩在战争氛围中。不知是否是受他那篇处女作论文的启发，政府终于朝着军事解决比萨问题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499年6月，卡斯泰洛城的领主、佣兵队长保罗·维泰利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庄严的拉丁语演说中就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市民们以为终于要解决比萨问题了，于是忘记了以前的不满，注视着这一切。市民们以前一直不满于花了太多的军费，成果却不理想，把“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戏称为“征收与浪费十人委员会”。他们祈祷早日解决比萨问题，在这点上一点也不逊于政府高层。

在这种形势下，“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特别繁忙。对“浪费十人委员会”的恶评搞得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委员选举都无法进行，1499年下半年，“十人委员会”已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马基雅维利必须在没有顶头上司的情况下工作，只能从正义旗手和执政团成员那里接受指令。这时，战争爆发了。

8月6日，佛罗伦萨军队攻到比萨城下，展开了炮轰攻势，成功地把城墙撕开了一个20多米的口子。8月10日，又攻陷了一座守卫城墙的堡垒。在佛罗伦萨，人人都相信这就等于再次领有了比萨。

就在这个时候，最高司令维泰利却命令自己手下的士兵撤退。虽然只是命令自己属下的士兵撤退，但既然是最高司令下令撤退，其他佣兵队长也就无法再动。城市巷战兵力损失巨大。明知这种战斗会损失“设备”，还有哪个“资本家”会自己冲锋在前呢？比萨前线处在一种奇妙的胶着状态。很快，有士兵由于疟疾而病倒，各佣兵队长纷纷撤兵，到9月14日，攻势彻底瓦解。

比萨人松了一口气，佛罗伦萨人却怒火爆发了。政府需要在怒火转向自己以前想出对策。

9月29日，大本营设在卡希纳的保罗·维泰利被捕，被带到韦奇奥

宫。他的罪名之一是秘密勾结威尼斯共和国和皮耶罗·德·美第奇，被判叛逆罪。第二项罪名是无故临阵脱逃，让参加比萨防卫的一名敌方佣兵队长逃脱。维泰利受到拷问，但死活不承认第一项罪名。对放跑敌人佣兵队长一事，他说自己不忍看到有力量的人物被杀。

夜已阑珊，民众却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不愿散去，他们要求正义。市民要求的所谓正义，多数场合与处死是同义词。他们要求尽快执行。10月1日，保罗·维泰利在市政厅内被处死。市民终于出了一口气，各自回家去了。

这件事的真相至今不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认为维泰利无罪，而历史学家纳尔迪则认为维泰利有罪。当时，收集情报能力最强的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没有讨论这件事是否与己有关，但报告说维泰利疑似与美第奇家族有密约。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持什么态度，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

然而，可信的马基雅维利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政府以执政团名义发出的相当数量的指示和训令，无论是从文体还是从词语的选择上看都出于马基雅维利之手。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则马基雅维利完全知晓国家的最高机密。与当时还是一介市民的圭恰迪尼、纳尔迪不同，马基雅维利身处政府中枢，并不缺乏判断事物所需的情报。他撰写了大胆而直率的咨询报告《论比萨事务》。他说话也一样大胆而直率，也许他确实进言应该对维泰利处以极刑。威尼斯也有担任最高指挥官的佣兵队长因犯背叛罪而被处死的案例。对当时佣兵队长中有很多人就得这样杀鸡儆猴，否则就甭想指望他们会有忠心。

自己的军队不战自灭，比萨问题却不能不解决，佛罗伦萨共和国只能再次召集佣兵队长，重新组织军队。这种时候，政府上层想要依靠的还是法国国王。他们请求国王分些兵力给他们。说是分，实际上是佣兵，由佛罗伦萨出钱雇用。不过，佣兵是由佛罗伦萨自己张罗，还是做成法国国王援助的形式，政治意义差别巨大。

米兰公爵“摩尔人”要以最不幸的方式收获自己在5年前播种长成的恶果了。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先王查理八世完全不同。他们同是安茹家族的

子孙，都主张拥有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但路易十二丝毫没有想拿下那不勒斯以后以那里为跳板参加十字军东征，他只想要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领土，就同他认为自己继承了维斯孔蒂家族的血统，要拥有米兰公国主权一样。“摩尔人”创下了让法兰西入侵意大利的先例，他并不知道法国国王已把入侵意大利的第一目标变成了米兰。对路易十二来说只有行动，而且越早行动对自己越有利。

“摩尔人”连防御战都没有时间准备，他只是听到法军在边境集结的消息，就带着巨额金钱逃到德意志去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是“摩尔人”侄女的夫家，“摩尔人”认为他不会坐视对手法国国王取得成功。1499年9月11日，法军没有受到像样的抵抗，就进入了米兰城。

这样一来，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要保持行动的一贯性便是做梦。佛罗伦萨政府赶紧派出特使，向路易十二表示祝贺，同时请国王帮助攻打比萨。佛罗伦萨曾经请求米兰公爵帮忙攻打比萨，但事到如今已经管不了那些了。10月15日，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就此签订了协定。协定内容如下：

佛罗伦萨有义务向路易十二支付他进攻那不勒斯所雇用的5000名瑞士雇佣军的佣兵费，共计5万弗罗林；佛罗伦萨有义务为法国国王进攻那不勒斯准备500名骑兵，费用由佛罗伦萨承担；佛罗伦萨有义务为法国国王持续占领米兰提供400名骑兵和3000名步兵，费用由佛罗伦萨承担。

同时，法国国王同意，在他开始进攻那不勒斯之前，佛罗伦萨可以自由使用国王手下军队中的5000名瑞士雇佣军，但使用期间的佣兵费由佛罗伦萨承担；法国国王有义务向佛罗伦萨归还其在查理八世时代被迫放弃的要塞中尚未归热那亚所有的那部分要塞；法国国王承诺，绝不参与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的阴谋；法国国王承诺，佛罗伦萨商人在法国国内继续享有其传统权利。

这就是法兰西与佛罗伦萨友好关系的实质内容。佛罗伦萨按国王所愿，完成了3个月内分期支付了5万弗罗林的所有安排。实际上，佛罗伦萨通过住在米兰的本国银行家在1499年内支付了将近一半的金额。国王催促佛罗伦萨加紧支付余下部分。转年进入1500年后不到一个月，催促付款的文书已然变成了有威胁意味的文字。

就在这时，政府决定派马基雅维利去米兰。当然，给他的任务没有别的，就是说明佛罗伦萨经济状况恶化了，只能按照协约规定的时间支付。不过，这趟出差突然取消了。

法国国王催命般的催促事出有因。国王得到消息，逃到德意志去的“摩尔人”已在米兰边境集结了8000名瑞士雇佣军。还不到一个月，即2月5日，“摩尔人”率领瑞士步兵团进入米兰城的消息就传到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政府紧急通知原本负责给法国国王付款的银行家波尔蒂纳里改任使节，去“摩尔人”那里祝贺他成功返国，同时命令马基雅维利中止出差。我们后世只能看到这份本该由马基雅维利带着出发的国书了。签发国书与“摩尔人”返国的日子是同一天，这证明那个时期风云变幻有多么急遽。

形势还在突变。4月，瑞士雇佣军反水，“摩尔人”反被囚禁，这时离他回国还不到两个月。“摩尔人”雇用的瑞士步兵与法国国王雇用的瑞士步兵串通，得知法国国王出的佣兵费更多，便抛弃了“摩尔人”。佛罗伦萨又去祝贺法国国王夺回米兰，再次根据协约安排付款。不过，佛罗伦萨又可以攻打比萨了。

马基雅维利没能去成米兰，却被派到比萨前线，法军刚刚开到那里。这是1500年6月初的事情。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于5月19日去世，但服丧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的母亲已于4年前过世。

1500年的这场比萨战役最能反映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无能和由此带来的困境。

奔赴前线之前，4000名瑞士步兵和2000名加斯科涅士兵在预定的集结地帕尔马集结。法国国王承诺派遣5000名瑞士兵，但只派来4000名，国王违约了。违约行为还不止于此。列队点数后发现总人数多出1500人。但向国王求助的是佛罗伦萨，谈好的佣兵费是瑞士兵每人3达克特、加斯科涅兵每人2.5达克特。可这多出的1500人不能扔下不管，只好按定价付钱。

可是，让这7500名士兵向比萨进军，法国国王手下的这些大兵却不干。本来只需从帕尔马南下即可，他们却偏要朝东南方向，绕道博洛尼亚、米兰多拉、科雷焦、卡普里这些和比萨战役毫无关系的地方，白白浪费了近两个月。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法国国王关心的地方。路易十二是

在用佛罗伦萨的钱炫耀自己的肌肉。6月22日，法国国王的兵好不容易到了比萨前线，开始抢掠周边地区，一发而不可收。指挥官是国王手下的武将博蒙，却搞不清他是打算指挥还是不打算指挥。比萨请求媾和，雇主佛罗伦萨却只想军事解决，要求他积极用兵打仗，这位佣兵队长竟不知所从。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罗伦萨向前线派出了两名顾问，去监督前线情况。可是，他们的处境比通常使用佣兵队长的战争更差。

因为佛罗伦萨政府绝对相信法国国王的“帮助”，解散了全部的意大利雇佣军，理由是不能付两份钱。这导致了法国国王手下大兵为所欲为。掠夺比萨周边地区对策划占有比萨的佛罗伦萨并无益处，只能起到反作用，让包括卢卡在内原本亲佛罗伦萨的这一地区燃起反佛罗伦萨的情绪。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的两名顾问卢卡·德利·阿尔比奇和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的副官，处在这场战乱的漩涡中间。马基雅维利不像阿尔比奇和里多尔菲那样出身于佛罗伦萨的顶尖名门，他甚至不能安寝一地，要从前线返回佛罗伦萨报告情况，政府根据这些报告发出训令，他是秘书长还要起草这些训令，再把训令带到比萨。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这里且举一例。6月22日，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以“十人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给顾问的训令；6月24日又在前线，以两名顾问的名义起草了给“十人委员会”的报告。马基雅维利身兼二职，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没过多久，顾问之一里多尔菲因病返回佛罗伦萨后，他就更忙了。

同态度暧昧的博蒙交涉是阿尔比奇和马基雅维利的事，加斯科涅兵对一切都不满意，便向他们抱怨葡萄酒不好喝。这事传到根本不懂葡萄酒味道的瑞士兵那儿，他们立即附和，处理起来更加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不可能有进展。法军破城后却拒绝进城，大半士兵回到搭建在城下的军营中。甚至有一群士兵绑架了佛罗伦萨的顾问阿尔比奇索要赎金。据说阿尔比奇被武力绑架时，马基雅维利说要跟着一起去，但阿尔比奇命令他留下，立即向国内报告。几个小时后，阿尔比奇交了1500达克特的赎金做交换，得到释放。

攻城的军队在攻进城的前一刻烟消云散了。7月9日，加斯科涅兵走了，瑞士兵也撤了。1500年攻打比萨的战役前功尽弃。佛罗伦萨共和国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一次都没有按照佛罗伦萨的意志行事，就这么走了。佛罗伦萨一片茫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佛罗伦萨政府已经为这些一事无成却败事有余的军队付了太多的佣兵费，没有再支付瑞士兵回去的费用。这笔钱是法国国王付的，国王认为继续占领刚征服的米兰公国需要这帮瑞士兵。

马基雅维利后来主张一定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执拗地主张自己国家的命运不能依靠别国的军事力量。正是这一年的比萨战役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的确，说到亲历者，马基雅维利是最有价值的亲历者。他第一次出使外国也是这种经历的延伸。

1500年比萨战役的失败不仅使佛罗伦萨共和国白费了巨额战争费用。被人看穿、被人嘲弄的状况让佛罗伦萨在与别国的关系上威风扫地，不可能再显当年雄风。当时的佛罗伦萨无论是在时间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没有条件重振雄风。佛罗伦萨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果说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还有什么方针的话，这就是它的唯一方针。

路易十二很不情愿地支付了剩余的瑞士兵佣兵费3.8万弗罗林。为此他感到震怒，公然把比萨战役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佛罗伦萨，宣布废弃与佛罗伦萨的同盟关系。佛罗伦萨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手足无措，决定派使节前去解释。可笑的是，这次使节的国书签发日期是7月17日，离法军撤退之日只过了6天。这是明显的手足无措。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工作又派给了马基雅维利。其实，曾经同他一起去比萨前线的阿尔比奇曾被任命为正使，但他巧妙地推掉了。

任命马基雅维利的理由是他熟知比萨前线的情况，向国王“解释”会有说服力。但他地位卑微，于是政府决定由“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的驻法大使、佛罗伦萨名门出身的弗朗切斯科·德拉·卡萨作为正使，与马基雅维利组成搭档。这是31岁的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去与一国之王进行交涉，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观察意大利以外的国家。

前面简单提到过正使、副使这种当时的外交官制度。这里我想再明确一下，因为这有助于理解秘书长时代马基雅维利实际工作的内容。

“Oratore”一词开始指的是说话人或交涉人，后来才有了大使的意思。这个词比起初就是大使意思的“ambasciatore”更为古老。“Oratore”是指代表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涉并有权结束交涉的人。我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词分别翻译为“大使”、“正使”、“特使”、“使节”等。欧洲最先采用常驻大使制度的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在13世纪就开始采用这一制度。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一直是与威尼斯并驾齐驱的具有代表性的城邦。到了马基雅维利时期，常驻大使制度在佛罗伦萨也在完美地发挥作用。

代表一国的大使必须得到驻在国的认可。与才干和力量相比，大使的出身更重要。威尼斯的规矩是从贵族当中选拔大使。佛罗伦萨通常也是在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中任命大使。不这样做会破坏本国在对方国家的印象，在外交上是一种愚蠢行为。

这样选出来的正使通常可以配一名副使。副使的作用是收集情报，观察、分析情况，总之，协助正使办理交涉事务就是副使的任务。副使不代表国家，因而出身不是问题，威尼斯也有很多副使不是贵族。在佛罗伦萨，怎么也算不上名门的马基雅维利家族的人也当上了副使。但尽管是副使，并非不重要。

第一，正使因某种原因不能亲临交涉现场时，副使将代替正使站在交涉第一线。这种事经常发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副使没有正式升格为正使，就无权结束交涉。

第二，送回本国政府的报告由正副使两人署名，但实际上多为副使撰写。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几乎所有报告都是他一个人所写。也许所有人都认为他笔头好，交给他写是上策。

第三，选择副使的标准是即使无“名”也要有“实”，所以副使的地位很复杂，对副使的使用也是五花八门。门道之一是派遣副使有一个好处。如果派遣正式大使，免不了会给第三国、第四国造成影响。但如果派出副使级别的人物，则可免去这种影响。两年后马基雅维利被派到切萨雷·波吉亚那里去就是一例。任务是重要的，但派遣国不想让其他国家太清楚内情，这种情况下，往往只派副使一个人去。

第四是节约经费。如果是代表国家的大使，必须带随从，有时还要带乐师，要开招待会，副使就不需这些费用。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说法，

佛罗伦萨共和国非常吝惜在外交方面花钱，所以，佛罗伦萨对副使的充分利用一定很敏感。

第五，当然，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交涉普遍是派副使去的。马基雅维利就是例子，跟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交涉就是他一个人去的。不过，即使这种情况下，副使的作用仍不仅仅是交涉，他的观察和报告对本国政府而言，仍是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

在马基雅维利15年的为官生涯中，一次也不曾当过“oratore”（正使），每次出差的国书上的头衔都是“佛罗伦萨国务秘书”。而这位国务秘书总是在自己撰写的报告末尾签上“humillimus servitor”。这是当时的公文格式，但把这个拉丁文直译过来就是“卑下的服务者”，也就是“公仆”。

前几天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与您的其他作品不同，您会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写很多有关金钱的事吗？”我不由得苦笑。

这样问的原因大概是，这是我第一次写与自己收入一样的人物，即收入极其微薄的人物。写“豪华者”洛伦佐那样挥金如土的幸运者时，即使写下他花钱的数目，也不会有实际感受。

另外，在《文艺复兴的故事0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一书中描写的威尼斯共和国，外交官待遇优厚。所以，在威尼斯外交官的报告中，找不到像马基雅维利说钱不够用那样低档次的诉苦。不过，在威尼斯，不管是驻外大使还是副使，如果与驻在国的人有职务以外的关系，即贿赂授受关系，立即就会被召回，等着他的是死罪。这大概是那种“我保证你的待遇，你别给我丢脸”式的思维方式。

可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做法是“我保证不了你的待遇，你也别给我丢脸”，所以马基雅维利这样生来不富、囊中羞涩的人，在金钱方面也一直很辛苦。

“豪华者”洛伦佐和威尼斯外交官是例外，大部分人不都是马基雅维利这种类型的人吗？这就是我撇开自己的实际感受，固执地写低层次事情的理由。

再回到金钱的话题上来。马基雅维利的首次外国出差是从经费问题开始的，这具有象征意义。

派遣使者是应急之举，主要目的是向法国国王做“解释”。因此，佛罗伦萨政府可能认为这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或是被比萨战役的失败造成的巨额浪费惊呆了，因而极度削减了两位使节的经费。政府给首席使节德拉·卡萨的经费是每天8弗罗林小金币，换算成大金币不到5弗罗林，给副使马基雅维利的只是这个数的一半，每天4弗罗林小金币。

马基雅维利对此提出抗议，理由是这一点点钱完不成任务。他要求至少增加4弗罗林，同首席使节的经费一样。意见是要提的，但他很清楚必须尽快去向法国国王解释佛罗伦萨的立场。因而要求提了出来，人也出发去了法国。听说路易十二国王那个时候在里昂，他们一定沿着古罗马时期就有的奥勒利亚大道北上。正使副使各自领到了政府发的每人80弗罗林的经费。这时他们领到的弗罗林应该是大金币。副使马基雅维利有义务从中支付各项经费。

马基雅维利说是秘书厅之长，实际只是个秘书而已。他的增加经费的要求，在政府内部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政府讨论了15个昼夜，直到8月27日才终于全额批准了马基雅维利的要求。这离马基雅维利出发已经过去40天，离他们到达里昂开始执行任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马基雅维利的弟弟僧人托托，给兄长写了一封信，详细记下了佛罗伦萨政府的反应，读来令人发笑。刚开始时，好像政府里的一大半人都认为，已经给马基雅维利付了一份秘书的工资，差旅费应该与工资结合起来考虑。首席使节德拉·卡萨不担任常勤公职，只领取经费，但他是富人。经过15天没日没夜地讨论，靠着正义旗手尼可罗·扎蒂和菲利波·布昂德尔蒙蒂等人热心的辩护，情况得以逆转。增加经费的要求被接受了，首先弟弟托托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因为这厢里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那厢里他的哥哥每天都在用钱，已经给弟弟写来了信要急借50达克特。每次都是弟弟四处奔波为哥哥借钱。

马基雅维利从法国寄给政府的报告也许对促成这件事加了一把力。马基雅维利有夸张描写的癖好，还会因事而异。他在从法国寄回第二份报告的时候就在感叹差旅费不足，他写道“相信执政团各位的判断力和人性”，乞求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总之，马基雅维利的经费增加了一倍。

然而，当时付给战死者遗属的年金是25达克特。一天5达克特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了。这么多钱怎么还不够用呢？这钱都用到哪儿去了呢？

第一，当时法国国王的宫廷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宫廷在法国国内迁得很勤。外国的常驻大使也好，特使也好，不跟随宫廷跑就办不成事。住在一处和到处迁徙，所花费用自然不同。

第二，宫廷移动频繁，动作又大，每次移动都会征用很多马匹。逃过国王征用而剩下的马匹，租借价格暴涨，给经费带来沉重负担。马基雅维利在报告中写到过这事。

第三，既然是代表一国的特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自己开伙的廉价小客栈。马基雅维利甚至连他们没有住包餐旅店（osteria）而租住了可以自己开伙的房子这种事都做了报告。马基雅维利还写道，虽说租房，也得保持一定规格，就是自炊，也不能让正副特使亲自动手，所以最少必须有两个用人。

另外，特使必须有合适的服装，还需要常备信使给本国送报告，信使很重要，一顿饭可省，信使不可缺。老想着等信使从佛罗伦萨送来政府的训令，再让他把报告送回去，那就办不成外交了。

还有一些小额支出别指望拿到收据。出差时间一长，这可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开销。这次出差从1500年7月开始一直到12月才结束，长达5个月。这种没指望有收据的小额支出究竟都是些什么，马基雅维利自己就写过。他写过一篇题为“赴法国国王宫廷进行外交交涉者注意事项”的小文，文中这样写道：

> 外门守卫每人1达克特；内门守卫每人2达克特；第三道守卫，因为他们与我方的交涉对象关系太近，每人3达克特；联系人每人4达克特；喇叭手不需支付，但最好请他们喝酒；负责邮递的人，如果是长期关系，最好赠送些礼物。鲁昂枢机主教（路易十二的宰相）宅邸守卫2人，每人1达克特；在里昂当地已久的纳吉家（佛罗伦萨商人）用人总共3达克特。

这篇文章后面还谈到琐碎的注意事项，诸如一开始就要同旅店主人把话说清楚、如何对待法国用人等，读来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文中还有涉及换算的地方，透出马基雅维利这一级外交人员运筹的艰辛，让人微笑之余感到佩服。

> 从博洛尼亚北边开始直到米兰境内，使用米兰货币或威尼斯货

币较为合算。直到阿斯蒂均可如此。但从阿斯蒂到布翁维基诺应使用萨伏依的货币。在进入法兰西王国境内以前宜兑换成法国货币，法国人会故意压低意大利货币进行兑换。不要忘记在阿斯蒂，起码在米兰境内，把钱换成萨伏依货币。

货币兑换看似闲话，实非如此。他们出发时，佛罗伦萨政府只给了少量的差旅费。向政府反映交涉会延期，经费会不够，他们才白天黑夜地讨论，最后总算汇钱过来。但汇来的都是佛罗伦萨的货币弗罗林金币。兑换时吃亏定让马基雅维利有了切肤之感。

总之，给马基雅维利的经费有限，他的诉苦不无道理。就算不用钱去贿赂，赏钱和小费还是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说法兰西堕落了。在同时代的土耳其，从政府要人到门卫，行贿受贿是半公开的规矩。威尼斯与土耳其有很多交涉，威尼斯外交官一开始就会把贿赂费用算在经费里。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外交经费相比，佛罗伦萨共和国过于抠门。这也是政治无能造成经济浪费的一个例子。佛罗伦萨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一个地方浪费了，就得在其他地方省出来。政治无能常会导致选错强制节约的部门。马基雅维利被强制节约，而他的任务却是补救政府的无能。

经过10天的旅行，他们虽然精神十足但已疲惫不堪。当他们赶到里昂时国王已经离开，无奈再次出发追赶北上的国王。等他们在位于巴黎与里昂中间的一座小城追上国王，时间已到了8月7日。他们首先与鲁昂枢机主教、时任宰相安布瓦兹会面，然后才得到许可与国王见面。因为法国少有人懂意大利语，会谈中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安布瓦兹会说拉丁语，国王会不会说不得而知。

佛罗伦萨使节向法国国王递交了国书和政府公函，向国王陈述说自己的来访原因已全部在信中写明，佛罗伦萨始终信任国王，今后也将一以贯之。对此，路易十二答道，比萨战事的情况不必再谈，那已经是过去的事，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恢复失去的名誉和实利。国王接着谴责说，比萨战役失败的原因全部在于佛罗伦萨方面，同时威胁说需要重新审视法兰西与佛罗伦萨的传统关系。

路易十二的真实意图很明显。首先，让佛罗伦萨承担法国国王已支

付的瑞士佣兵费，以及尽量多地承担其他费用。进攻比萨对国王来说只是个次要问题。既然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佛罗伦萨使节的任务就集中在这一点。国王不要听对比萨战役的“解释”，那就不能让国王不开心，同时要尽量少花钱。

马基雅维利陷入了困境，他几乎要一个人完成这项任务。9月14日以后就只剩下他这个副使了，年老的卡萨病倒了，到巴黎治病去了。不过，虽然孤军奋战，但刚满31岁的秘书长马基雅维利因此拥有了和法国国王以及国王头号心腹安布瓦兹一对一对决的机会。此外，国王平均每月在国内移动两次，在跟随国王的5个月时间里，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法兰西和法兰西人。

再说交涉的结果。马基雅维利着力说明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经济恶化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法国国王并没有想要彻底以佛罗伦萨为敌，国王的威胁也仅仅是做个样子而已，两国决定重新签订同盟协议。可是马基雅维利不是正使，没有结束交涉的权力。12月12日，佛罗伦萨政府发出命令，召回马基雅维利，命令资深官员托辛吉以正使资格赶赴法国。

即便如此，马基雅维利从法国发回的那么多报告都在佛罗伦萨政府内部获得了好评。以后，每当政府需要派人去法国，多数都会派他去。马基雅维利告诉大家在法国要付小费，大家才不再见怪，他也因此被大家认为是法国通。

在阅读马基雅维利数量庞大的报告时，人们能够从中看到这位年轻人在宫廷内外广泛接触所有人，同他们讨论，贪婪地观察法兰西的情形。《论李维》一书中写到的插曲恐怕就发生于这众多的机会之中。他写道：有一次，安布瓦兹枢机主教说“意大利人不懂战争”，马基雅维利立即反唇相讥道：“法国人不懂政治。”

安布瓦兹是国王的心腹，又是宰相和枢机主教，他听到这话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当作无礼之人赶出去。即使他这样做，马基雅维利也没法抱怨。但这位枢机主教的耳朵里留下的恐怕是年轻人下面这句话。31岁的马基雅维利接着说道：“如果法国人懂得何为政治，就不会如此卖力地让罗马教廷强大起来。”

马基雅维利说这话的时候，切萨雷·波吉亚已经开始行动。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的这位儿子，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正在意大利策动革命。而

马基雅维利下一次的工作便是与这位刚满25岁的风云人物进行接触。

第九章
切萨雷·波吉亚（1502—1503年）

从头开始重写，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写完扔掉，再写再扔，可谓苦吟。自打开始写马基雅维利以来，我还没有过如此惨淡的经历。

原因何在？因为这一章的标题是切萨雷·波吉亚。我在1970年以“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为书名写了他的一生。他是我最为熟悉的人物。我在写这一章以前还曾确信，写他不费什么事。可为什么这一章就这么难写呢？

望着装满了稿纸的字纸篓，我一筹莫展。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曾经有人约我写50页左右的文章，谈谈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或卢克雷齐娅·波吉亚。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一书中曾经写过这两个女人。我略加考虑后回答说：“已经写过150页的东西，再新写50页，我写不出来了。”不过，如果是我未曾写过的人物，我写得出来。我便写了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1]的皇后梅萨利娜。

就是这样，往多里写做得到，往少里写做不到。15年前用600页纸写过的东西，抽出其中与马基雅维利有关的内容也得有400页。把400页的内容压缩到40页，别人做得到，我可做不到。

转念一想，不是有缩写法吗？于是我实际试了一下，结果非常惨，就好比重要的东西都从网眼漏掉了一样。

《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成书后有300页。随便落笔的作品，篇幅没有限制。他的一生尽管短暂，但丰富多彩。要写透，这点篇幅是需要的。人的一生，还有历史，并非只由著名事实构成，很多细节都要写进去。正是有了细节的支撑，著名事实才能写活。所以，作者要把爱情注入细节。我之所以说写梗概别人能做到，就是因为别人虽然也知道细节重要，但没有倾注爱情。只有那些决定写爱情的作者才会有爱情，只有凭自己的意志选择阅读爱情的读者才会有爱情。

我“苦吟”本章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切萨雷·波吉亚的会面对马基雅维利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要写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就绕不过这一

段。他们两人的邂逅给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形成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必须相应地写进来。这也给我加了一些压力，感觉要胃穿孔似的。

我老实地坦白了这事，可就要鞠躬拜托各位读者了。请还没有读过《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的读者去读一读这本书；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从书架上取下来再读一遍。这本书写于15年以前，我发现书中有一行文字翻译错误。撇开这一点不说，我现在写不出更多关于切萨雷的文字了。



切萨雷·波吉亚

我现在正在写马基雅维利，可重读那本书，一种不足之感油然而生。

这可不是因为我比15年前更成熟。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要对那本书里所写的我的判断、我的思考做任何修改。我想，不足是因为以下原因。

15年前我写的切萨雷，对我来说是一位历史人物。书中也写了马基雅维利，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的视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现场证人。15年前，我与切萨雷是同龄人。那时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描写一位燃烧于15世纪到16世纪的同龄人。

作为历史人物的切萨雷，尽管我自认为把他该写的都写了，但15年后重逢，我感到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作为理论象征的切萨雷·波吉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切萨雷·波吉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那时我30岁上下，虽然在写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和国家，但要写透理论象征，我的能力和成熟度都还不够。我认为写是写了点，但不能说已经写透。

站在马基雅维利的视角来看切萨雷，这可是弥补这个缺陷的好机会。如果这样做能够消除15年前为切萨雷画像时的不足之处，我也算没有白活这么些年。

马基雅维利同切萨雷·波吉亚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乌尔比诺，只有几天。第二次是在伊莫拉及其周边地区，时间超过三个月，就在波吉亚身边，可以用“贴身采访”这个词来形容。第三次是在罗马，时间两个月，那时切萨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行将崩溃。三次见面都在1502年开始的3年之间。这位青年君主以非常的气势上升，发出史无前例的耀眼光芒普照天下，然后又以非常的颓势坠落。马基雅维利逐一观察到了这一切。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并没有彻底改变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只是给马基雅维利已经拥有的模糊思想赋予了清晰的形式。他是对马基雅维利的想象力刺激最大的人物。他们邂逅时，马基雅维利33岁，切萨雷27岁。

1502年6月22日，马基雅维利离开佛罗伦萨前往乌尔比诺，去见切萨雷。

当时，正使是索德里尼主教，马基雅维利照旧只是个副使。以前被派往法国时，他的名字还与正使并列写在国书上，可这次没有这样，他的地位只是随员。

佛罗伦萨是被山地包围的盆地，而乌尔比诺靠近亚得里亚海，同样也是被山地包围的翁布里亚地区的一个小城。从佛罗伦萨到乌尔比诺净是山道。两位使节22日离开佛罗伦萨，一路上紧跑慢赶，24日才进入乌尔比诺城。就像匆匆草就的国书流露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共和国已经被切萨雷·波吉亚逼得走投无路。

切萨雷这时已经成功征服了罗马涅，正在建立罗马涅公国。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宣称支持切萨雷，同时也支持佛罗伦萨。考虑到路易十二不愿意攻打佛罗伦萨，切萨雷决定对佛罗伦萨采取迂回战术。他要求佛罗伦萨雇他当佣兵队长。佣兵合同往往是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其意义等同于同盟条约。切萨雷的真意也在于此。

一年前的1501年，切萨雷的军队南下攻打皮翁比诺，行军路线安排得很巧妙，让佛罗伦萨上了当。慑于切萨雷的威势，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其签订了佣兵合同。“雇用”佣兵队长切萨雷和手下300名士兵3年，代价竟高达3.6万达克特。切萨雷从佛罗伦萨撤出以前，成功地弄走了首期9000达克特的钱款。后来佛罗伦萨政府便装起蒜来。然而，切萨雷可不是一个能被糊弄过去的人。

1502年春天，比萨市民代表造访切萨雷，请求把比萨的所有领国纳入其保护之下。切萨雷的暗战获胜。自不必说，一直认为能否再次领有比萨事关生死存亡的佛罗伦萨对此感到绝望。就连一直支持比萨、不想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的威尼斯共和国也措手不及。切萨雷骗过了拥有西欧头号情报网的威尼斯。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佛罗伦萨胆战心惊的事件。佛罗伦萨境内的阿雷佐造反，为切萨雷手下的一员武将维泰洛佐·维泰利打开了城门。佛罗伦萨失去了以阿雷佐为中心的瓦尔迪基亚纳地方。第勒尼安海边的小国皮翁比诺也已投降了切萨雷。佛罗伦萨共和国陷入了切萨雷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

切萨雷再次胁迫佛罗伦萨履行合同，兀自开始了军事行动。同以前一样，连他的心腹都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进攻目标。

6月12日，切萨雷和他的军队离开罗马，20日出其不意地突袭乌尔比诺，兵不血刃地进入乌尔比诺公国首都乌尔比诺市，领主逃匿。与乌尔比诺接壤的小国圣马力诺和卡梅里诺在切萨雷攻城前便打开了城门。在切萨雷闪电行动面前大惊失色的不仅仅是小国，强硬的要求也摆在了佛罗伦萨面前。佛罗伦萨感到不能一味地依赖法国国王，于是紧急决定派遣特使。特使人选定为索德里尼主教，不论从崇高的神职地位还是从佛罗伦萨名门出身，哪个方面都不用担心这个人选会败坏切萨雷的心情。马基雅维利随行，按照惯例，马基雅维利负责起草给政府的报告，因而可以列席谈判。

6月24日深夜，两个佛罗伦萨人接到切萨雷的首次谈判通知，要他们在乌尔比诺城堡的一个房间里等候。这里是逃亡领主圭多巴尔多公爵起居的城堡，美丽壮观，却被切萨雷及其心腹和卫兵当成了宿舍。两个佛罗伦萨人刚刚抵达，甚至无暇换上这种场合所要求的礼服。他们等待片刻，切萨雷的身影出现了。

索德里尼主教刚要照例说些外交辞令，切萨雷阻止了他，谴责佛罗伦萨不履行已签合同的行为，说他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对待，从头到尾语气严厉而明快。

“如果佛罗伦萨共和国想要我这个朋友那很好，如果不想要，那从即刻开始，我得认真应对与佛罗伦萨接壤的我的领国的安全。要知道，我对因此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关心，当然就会减少。”

佛罗伦萨人当然不能沉默。他们说，要获得佛罗伦萨的信任和友谊，先决条件是切萨雷公爵召回侵略阿雷佐后赖着不走的维泰洛佐·维泰利。但切萨雷的态度并未松动：“不错，维泰洛佐是我的部下，但我并未参与阿雷佐发生的事情。”

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维泰洛佐是3年前在佛罗伦萨因叛国罪被处死的保罗的弟弟，他一心想为哥哥报仇，这事路人皆知。入侵别国领土这种大事，没有切萨雷的允许，维泰洛佐一个人是无法强行的。这天夜里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切萨雷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天的谈判：

“我不是为施行暴政而生，而是为打垮暴政者而生。”

对不足4个月便再次见到切萨雷的马基雅维利来说，这句话不啻为

一种预示。

第二次谈判仍没有任何进展。索德里尼主教要请示政府，请求延缓数日，切萨雷同意了。马基雅维利飞马奔回佛罗伦萨，这事除了他也没人能干。马基雅维利在夏日的道路上策马疾驰，从乌尔比诺直奔佛罗伦萨而去。一路上，他胸中充满了怎样的思绪啊？

这次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切萨雷见面以前，切萨雷刚打完胜仗，采取了高压态度。

“我讨厌你们的政府，没有信用，应该推翻它。”

这些话连法国国王都不会说，切萨雷却公开说了出来。这在外交上不是明智的行为。

然而，马基雅维利也许在想，瓦伦蒂诺公爵虽然采取了高压态度，但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佛罗伦萨政府的优柔寡断也常令马基雅维利咬牙切齿。马基雅维利说，贪小便宜的政府终将会吃大亏。这不是逻辑上的问题，而是外交上的软肋。

马基雅维利必须维护本国利益，却陷入了认可敌人说法的窘境。这也许只是一种讽刺。但年轻的官员在思考，真正的政治是什么，最好的国家又是什么。他肯定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政府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岂止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认为使他的祖国佛罗伦萨陷入困境的这个人——切萨雷·波吉亚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政治，他所要建设的才是最好的国家。

马基雅维利在乌尔比诺给佛罗伦萨政府写了报告，把这样的想法抛给了现在操纵政府的上层阶级。他这样写道：

> 这位君主是一位真正具有力量的伟大人物，打仗勇猛果敢，再大的困难到他手里都会化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光荣和征服，他不知疲倦，不怕痛苦和危险，神出鬼没。
>
> 他把最好的意大利人收作臣子，受到他们的仰慕。他为近乎完美的好运所青睐，不断取得令人恐怖的胜利。

马基雅维利为得到政府的指令，留下索德里尼，一路策马奔向佛罗

伦萨。就在这时，另一个佛罗伦萨人与他擦肩而过，进了乌尔比诺的城门。

这人就是年届50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两个月前，即8月18日，切萨雷领国内的地方长官、守城官、队长直到士兵，都收到了当时身在帕维亚的切萨雷公爵的一份布告：

> 本人最亲密的朋友、建筑技术总监莱昂纳多·达·芬奇得在所有地区自由通行，任何人必须对他表示善意。本人已将视察公国内所有城堡的任务委派于他，各地必须为他完成任务提供一切必要之协助。公国内所有城堡、要塞、设施和土木工程，在施工以前和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均须与莱昂纳多·达·芬奇总监协商，执行其指示。有违反本人之命令者，不论本人曾对此人抱有多大之善意，必将遭到本人唾骂。切切此布。

马基雅维利是公务员，对他而言，与切萨雷接触是执行命令的职务行为。而达·芬奇是自由职业者，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到切萨雷这里的。他将在此后的一年内为切萨雷做事。

不过，即便是不能自己选择工作场所的公务员，也可能会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好机会从天而降。离开乌尔比诺3个月以后的10月初，马基雅维利再次疾驰来到切萨雷身边。这次去的是伊莫拉，是切萨雷决定的罗马涅公国的临时首都。

这次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佛罗伦萨政府按自己的考虑，结果选择了他。

在此稍前，佛罗伦萨政府的情报网得到情报，切萨雷手下的佣兵队长正在造反。威尼斯共和国也察知了此事，但表明了中立的立场，希望他们两败俱伤。在切萨雷看来，只要强大的威尼斯不站在反叛者一边就足够了，所以打起了外交战，让威尼斯持续保持中立。

但切萨雷并不需要像担心威尼斯那样担心佛罗伦萨，他要求佛罗伦萨履行已签订的佣兵队长合同，用这种形式表明两国的同盟关系。这是要佛罗伦萨旗帜鲜明地表示站在切萨雷一边。

不过，由于爆发了部下的叛乱，切萨雷现在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

化。而且，佛罗伦萨不能忽视的法国国王尚未应切萨雷的请求派来援军。在此情况下，佛罗伦萨政府做出判断，只能按通常的办法行事。

接受瓦伦蒂诺公爵的要求明确同盟关系是危险之举，因而不能派有签约权的大使级人物去。但无视切萨雷的要求，不派人去也是危险的。佛罗伦萨不能让切萨雷察觉到佛罗伦萨的中立态度。而且，佛罗伦萨也需要了解眼下处于台风中心的切萨雷身边的情报，还要让切萨雷认为佛罗伦萨一直在希望加强与公爵的友好关系。

政府派遣有能力而无资格官员的原因实际上是想争取时间，但争取时间相当难。

政府在马基雅维利与公爵会面时递交的公函上写道："为探讨现状之下维持两国友好新的可能性，特派遣佛罗伦萨市民、政府秘书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前往贵处，请予关照。"

又不是去参加研讨会，马基雅维利拿着这样一封国书被派到随时都有可能被叛军攻下的地方去，也够辛苦的。而已经陷入困境，又来了这样一位不明不白的使节，切萨雷也够让人同情的。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这回轮到切萨雷关心起维持友好关系了。这位瓦伦蒂诺公爵一改当初在乌尔比诺的高压态度，和蔼地接待了佛罗伦萨的小官员。

1502年10月7日，切萨雷手下的佣兵队长宣布反叛的前一天，马基雅维利遵照政府的命令，快马加鞭赶到了伊莫拉。他赶得太急，甚至把随从和行李都落在了后头。傍晚6时到达后，他直接求见罗马涅公爵[2]，立即得到允许。马基雅维利身着旅装，出现在了切萨雷的面前。

切萨雷公爵接受了马基雅维利递交的共和国政府的公函，让他坐下休息后，便兀自读了起来。

不一会儿，切萨雷问马基雅维利为何而来。马基雅维利答道："我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向罗马涅公爵表示友好感情而来。"切萨雷对此报以愉快的笑声。他说，自己并没有帮助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自己也和佛罗伦萨一样与法国国王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自己与佛罗伦萨之间保持友好关系是当然之事。虽然如此，自己眼下还不想向共和国求援，自己只是建议与佛罗伦萨之间相互协助，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接着说，叛军会被打败，"那是一群无能之辈！"这是那天晚上切萨雷唯一一句泄愤的话。

马基雅维利此后又与切萨雷有三个多月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马基雅维利怎么也收集不到充分的材料来怀疑切萨雷的胜利。从马基雅维利到访算起都两个星期了，切萨雷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却始终没让马基雅维利参透他的内心。在一次会谈时，切萨雷说道：“我关注着一切，等待着自己的机会来临。”

马基雅维利始终未能探明所谓“机会”什么时候又以什么形式来临。

叛乱者的会合地点在其中一人奥尔西尼的领地马焦内城，人们便把这场切萨雷手下佣兵队长的反叛称为“马焦内之乱”。我简单地说明如下。首先罗列一下相关人等的名字：

保罗·奥尔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奥尔西尼家族领地的领主

维泰洛佐·维泰利——卡斯泰洛城领主

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费尔莫领主

詹保罗·巴廖尼——佩鲁贾领主

安东尼奥·达·韦纳弗罗——锡耶纳僭主潘多尔福·彼得鲁奇的代理人

埃尔梅特——博洛尼亚领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的代理人，儿子

奥塔维亚诺·弗雷戈索——乌尔比诺公国圭多巴尔多公爵的外甥

瓦拉诺家族的詹马里亚·达·瓦拉诺——卡梅里诺领主

詹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这场叛乱的首脑人物

总之，反波吉亚战线非常完美。这里说他们是“领主”（signore），原本不过是受教皇委托统治教廷领土的人而已。博洛尼亚也一样。

那么，这群人为什么要造切萨雷的反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佩鲁贾领主巴廖尼说得最为透彻：

“如果不想一个挨一个地被龙吃掉，就只有一起把龙杀掉。”

这群人不单单是佣兵队长，他们还是一国的领主，尽管他们的国家

很小，尽管形式上他们都是受教皇的委托。他们都是按照当时意大利的习惯兼任佣兵队长的。对这些人来说，卡梅里诺和乌尔比诺与自己地位相同，却在三个月前软弱地屈服了切萨雷。他们对此不能坐视不管，叛乱者统一了步调。切萨雷得知确切情况已经是10月6日了。第二天，马基雅维利就来到伊莫拉，与切萨雷见了第一次面。

先说结果。“马焦内之乱”起事三个月后的12月31日，叛乱的全部首领中了切萨雷的计，在塞尼加利亚城会聚议和，结果统统被杀，上演了一出整个意大利无不拍手喝彩的“漂亮骗局”（bellisimo inganno）！切萨雷几乎未用武力，仅靠外交战便取得了胜利。

在这期间，马基雅维利一直都在切萨雷身边，见证了切萨雷的全部手段。他一共给佛罗伦萨政府写去了54份报告（legazione）。事件结束后不久，他又写了《记述瓦伦蒂诺公爵在塞尼加利亚残杀维泰洛佐、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帕戈罗大人[3]及格拉维纳公爵奥尔西尼的方式》（以下简称《记述》）一文。这些都是马基雅维利作为现场证人的证言。

有位传记作家打了个比方说，在这期间，切萨雷和马基雅维利二人同处一个密室，一人在玩台球，一人从旁观战，说得惟妙惟肖。

可以说，报告忠实地记录了这期间的每一次出手，是观战的记录；《记述》则是在游戏结束后一气呵成的观战总结。

说密室里切萨雷一人打台球，是指击球看似单纯，其实并不简单，而这场不简单的游戏始终由切萨雷一人专擅。除了刚开始时的军事行动以外，反叛者中甚至没有一个人击到自己的球。

说还有一位观战者，意思是说就算有人同处一室，但如果对台球既无兴趣也理解不了，那是成不了观战者的。当时在切萨雷身边，没有人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既喜欢这场游戏，又有能力理解这场游戏了。

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忠实地通过观战记录，体味每一次出手，才能充分掌握玩家玩技的真谛；只有对每一次出手都问一个为什么，而后心中叹服，最后才会拍手叫绝，送上喝彩。不过，我现在没有这样做的余裕。我在《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这本书中已经这样做过一次了，并给出了理由。结果，我写成书时竟达到60页之多。所以在这里，我只能介绍一下观战记录和观战总结了。

我们再回到台球的比喻上来。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密室里实质上只有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人是否能超越各自的立场而产生友情呢？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切萨雷·波吉亚多被称为瓦伦蒂诺公爵，但他正式的头衔有瓦朗斯公爵（duca）、罗马涅公爵、乌尔比诺公爵、安德烈亚和韦纳弗罗君主（principe）、皮翁比诺领主（signore），还兼任教皇军队的总司令。这样的人物与佛罗伦萨政府的一介秘书之间能产生只有相互理解的人之间才能产生的那种超越各自立场的真正友情吗？有人会这样想象。毋宁说，这种想象才符合人性。

萨默塞特·毛姆[4]在小说《时常》中描写了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我们暂且不谈毛姆模仿了后来马基雅维利所写的粉色喜剧的结构。在毛姆笔下，切萨雷劝马基雅维利辞去佛罗伦萨政府的秘书职务，到自己麾下来做伊莫拉的长官。虽然马基雅维利拒绝了，但这是在挖人，说明切萨雷认可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当时，莱昂纳多·达·芬奇也在切萨雷的身边。

然而，真实或是接近真实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切萨雷·波吉亚与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一位是最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一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创始者。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确实一直在一起。

不过，切萨雷自始至终只把马基雅维利看作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发言人，他不知道这位发言人会在10年后写出《君主论》，使自己永垂不朽。他完全没有想象到，在政治哲学家、史家马基雅维利的全部作品中，自己的影子直接或间接地无处不在。他总是对马基雅维利以“秘书长”相称。

而马基雅维利称切萨雷为“公爵”，但没有把他与其他公爵同等看待，而是把他当成了君主。马基雅维利认为切萨雷是君主的象征。马基雅维利来到伊莫拉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已经感到，靠与现在君主们的接触体验来理解这位君主是不够的，还需要向古代的伟人学习。好友博纳科尔西在10月21日给马基雅维利的信中写道：

> 我们努力去找普鲁塔克[5]的《比较列传》，但这部书佛罗伦萨没有卖的。再耐心一点吧，我们必须托威尼斯的书店去买。你这家伙托我们买这玩意儿，真是见你的鬼！

马基雅维利发现自己的梦想在切萨雷身上具体体现了出来。切萨雷有着铁打的身板，俊美的面容，举止老练沉稳，威严高雅，令人爱惧交加。他在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上禁止抢掠，不失时机地推出统治政策。他思想自由，在所有方面不受传统束缚。他不相信佣兵制度，引入全民皆兵制度便是一例。他极富决断力，还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他有战略头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是一个贵族主义者。

这样的人对马基雅维利的想象力没有刺激才怪！

然而，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从表面上看，公爵是公爵，秘书长是秘书长。

切萨雷有话要向佛罗伦萨政府发言人讲时才召见马基雅维利，无话可说时任凭马基雅维利怎么求见他都不见。而马基雅维利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一直是互相哄骗。只是这种关系始终明快爽朗，这缘于两人气味相投，年龄也相仿。他们曾经开过这样一个玩笑。

有一次，切萨雷对佛罗伦萨的秘书官说道：“你的上司究竟会怎样定位我呢？”

马基雅维利愉快地答道：“按我想象，我的上司怕的是为您定位的不是他们，而是您自己。”

在台球场上，切萨雷从未回答过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打这个球，为什么要把球打到相反方向去。不过，他说话总让你感到他是在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可是一旦你信以为真，那就惨了。别忘了，马基雅维利恭维切萨雷，给他起的外号是“伟大装傻者”（grandissimo simulatore）。

上过这位“伟大装傻者”当的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人，组织严密的情报收集能手威尼斯上过他的当，撰写《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超过40年的圭恰迪尼也不例外。我们这些后世能够不为他所骗，只是因为过了500年后我们发现了被湮没的史料，可以研究它们而已。小说家毛姆也是时间的宠儿之一。

切萨雷骗局第一步：

12月10日，切萨雷终于离开伊莫拉，前往塞尼加利亚与叛乱者讲

和。途中，他在切塞纳停留了大约两个星期。谁都以为法国大兵是他的靠山，而在切塞纳他却让法国兵撤了回去，个中缘由无人知晓。马基雅维利也去询问切萨雷的心腹，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的主子搞秘密主义。"他去问那些忙着出发的法国兵，得到的答复是："上峰命令回家，所以我们回家去，什么原因不得而知。"马基雅维利也只好写报告告诉政府说："事实如此，不明就里。"

骗局第二步：

12月26日清晨，在切塞纳的广场上发现雷米罗·德·奥尔科暴尸街头。

所有人大惊失色。奥尔科是切萨雷的三个心腹之一，又是罗马涅的长官。他秉承切萨雷的意旨在常年无法无天的罗马涅建立起法律秩序，厥功至伟。他现在被身礫两段，暴尸街头。

对此，威尼斯的情报里写道："原因不明。"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个"不知派"，但他在报告中加了一句话：

> 这位君主（切萨雷）是否想表示一下，他对臣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考虑来决定是提拔还是毁灭。

不过，马基雅维利在10年以后撰写的《君主论》中对此事件做了如下的解释：

> 公爵在征服罗马涅时已经觉察到，这个地方过去一直由无能的统治者统治，他们不是正确地统治属民，而是掠夺属民，不是去引导属民团结一致，而是制造事端，使他们分崩离析，因而这个地方充斥着纷争和各种各样的暴力。公爵认为，要想使这里恢复秩序，提高君主的统治力，就必须施行良好的政治。
>
> 于是公爵将他冷酷的家臣雷米罗·德·奥尔科派到罗马涅，并授予他很大的权力。这个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恢复了这里的秩序与统一，这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可是，公爵因为害怕引起民众的憎恨，认为再给他过分的权力将非常不利，便在领国内设立了法庭，任命了优秀的庭长，并在各个城市安插了自己的辩护人。
>
> 公爵知道，过去的严酷行为已经或多或少引起了民众的仇恨，他要除去民众心里的这种不满，把民心完全争取过来。他想让民众

看到，过去严厉到残酷的行为并不是自己所想，而是出于奥尔科那苛刻的性格。于是公爵在一个早晨将奥尔科被斫为两段的尸体暴尸于切塞纳的广场之上，身边还放着一块木板和一把血淋淋的刀。民众见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凶残景象，既感到恐惧，又有一种痛快的满足感。

马基雅维利的解释或许是对的。实际上，罗马涅的民心以此为契机完全倒向了切萨雷一边。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动手，这个时候动手并不合适。在和睦气氛高涨的媾和前夜搞血祭并不吉利，甚至有给叛乱者向往和解的心情泼冷水的风险。

让对手希望和解，把他们召到塞尼加利亚，然后一网打尽，这才是切萨雷的计谋。没有人会认为在这决定胜负的4天以前让对手产生戒心是上策。

这里有一则史料，是一位叫乌尔巴诺的人写的。说的是保罗·奥尔西尼化了装到伊莫拉来见切萨雷，想谋求和解。这则史料就是两人第一次会面时的对话，所以这是10月25日左右的事情。那次见面时，切萨雷并没有对这位叛乱的首谋之一发火。保罗·奥尔西尼把小君主们反叛的责任推给了雷米罗·德·奥尔科。切萨雷听后说道：“我和你们，以及民众很快就会看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就是说，奥尔科成了牺牲品。另一方面，法国兵撤退看似毫不相干，却是给反叛者一个和睦信息，与整个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切萨雷给尚在遥远之地的叛乱者发出了两个信息，而且是无言的信息，不用担心将来留下记录。

法国兵是切萨雷军队的精锐力量，法国兵撤退暗示着切萨雷没有战斗意志。

处死雷米罗·德·奥尔科一事所传递的信息是，既然奥尔科是叛乱的真正责任人，其他叛乱者就是可以原谅的。

骗局的第三步不似前两步是遥控的，而是在现场执行的。叛乱者满怀和好心情赶来聚会。切萨雷与他们一一亲切拥抱，似乎为了友谊的恢

复而欣喜。几分钟后，他便向8个心腹示意，叛乱者当场被捕，首谋全被处死。

切萨雷就像台球高手一样，为让左边的球落袋而去击打右边的球。开始时，墨绿色的台上没有几个切萨雷的球，而且分散在不利的位置上。经过一杆一杆地巧妙击打，敌人的球最后全部落袋。切萨雷及时进军，参加叛乱的小君主们的领地全部被征服。如果真的是打台球就只是场游戏而已，可切萨雷是把这件事当作政治来搞。胜负甫定的那一瞬间，切萨雷回过头来对观战的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他们是我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我对能够消灭他们感到欣慰。”

他接着又说道：“意大利灾难的根源消灭了。”

马基雅维利一定怀疑起了自己的耳朵。到今天为止，除了但丁和彼特拉克这样的诗人以外，何曾有人用过“意大利”一词！在当时的意大利，有佛罗伦萨人，有威尼斯人，有米兰人，有那不勒斯人，就是没有意大利人！切萨雷不只是对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用了这个词，事件结束后，他在给各国通报事件结果的公文中这样说：

> 他们对整个意大利而言不啻是一种公害，我对他们的灭亡不胜喜悦。

马基雅维利是知道的。他知道切萨雷只不过是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不过，只要私利与公利相吻合就好。正因为这样，马基雅维利甚至在不可以表达个人情感的报告书中，在传达了切萨雷的话语之后不由自主地接着写下这样一行：

> 我不由得感叹由衷。

这句话在10年后的《君主论》中升华为下面这段文字：

> 迄今为止，我们曾经在某个人身上看到过一束光芒，使我们认为上帝可能派他来救赎意大利。不过非常遗憾，在他事业的鼎盛期，他被命运所抛弃。

仅仅在马基雅维利发出感叹的8个月之后，切萨雷便被命运所弃。

那是1503年8月份的事。罗马流行疟疾，先是切萨雷的教皇父亲染病，第二天，切萨雷也卧病在床，这是波吉亚家族倒台的开端。两个月后，为收集新教皇的选举情报，马基雅维利被派到罗马。在这里，他第三次见到了切萨雷。当时，切萨雷已从病痛中恢复。疟疾杀死了72岁的教皇，却未能打败28岁的切萨雷。但重病大大地改变了切萨雷。切萨雷见到久未谋面的马基雅维利后这样说道：“我曾经考虑过父亲去世时可能发生的一切，找到了对策，并在逐步实施。但是，我没有料到父亲死时，我自己也会徘徊在死亡线上。”

切萨雷后来被他所仰仗的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出卖，就像贴上了“危险品，请注意”标签的行李一样被送到了西班牙。后来他成功逃脱，参加了纳瓦尔战役，战死疆场。这一天是1507年3月11日，离马基雅维利最后一次见到他过了3年半。再过半年，切萨雷就将迎来自己的32岁。再过6年，马基雅维利写下了《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目睹了切萨雷·波吉亚的急速倒台。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

> 公爵死了，但他的想法和做法仍不失为优良。公爵的失败在于非人类所能超越的巨大不幸，以他的失败来否定他的一切是错误的。
>
> 斯人已逝，但他的思想和实行其思想的方法仍长存人间。

切萨雷·波吉亚从一位历史人物转变成为一个理论象征。

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没有提及纠缠切萨雷的任何一件丑闻。因为他是一个把政治、伦理和宗教严格区分开来的人。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从不议论某人的私生活如何，更没有幼稚地用私生活来议论某人的政治能力。正是这样，我们才得以把他的记述当作台球赛的观战记录来阅读，才得以在通过他的眼睛看政治的时候不被多余的事情所妨碍，能以很高的透明度识别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丑闻也会起作用。有无丑闻并不是问题，了解这些丑闻的来由，对我们观察人物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坦白地说，人物就是靠“丑闻”活下来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毛姆才会去描写竭力寻花问柳的马基雅维利。

---

[1]　克劳狄乌斯（Claudius，前10—公元54），古罗马皇帝，41—54年在位。梅萨利娜（Messalina Valeria，前17/20—公元48）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2] 罗马涅公爵，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501年5月册封切萨雷·波吉亚为罗马涅公爵，此后切萨雷迅速占领了罗马涅的许多地方。

[3] 帕戈罗大人，即詹保罗·巴廖尼（Giampaolo Baglioni），在马基雅维利的原文中写作il signor Giampagolo（帕戈罗大人）。

[4]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他的作品浅显易懂，故事性强。著有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雨》《红头发》，剧本《圈子》《弗雷德里克夫人》等。《时常》（Then and Now）是一部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

[5] 普鲁塔克（Plutarchus,46—120），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人著述家。曾在雅典学习修辞、数学和哲学，担任过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祭司。他著述颇丰，著有《比较列传》（Le Vite Parallels，又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罗马英豪列传》）、《道德小品》（Moralia）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多取材于他的记载。

第十章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1502—1503年）

也许是苏格拉底的例子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一说到天才，好像人们就会莫名其妙地认为他的妻子一定是位恶妻。如果认为有个凶悍的老婆，男人的热情就只能放在工作上，那么庸人的心里就会觉得可以替自己辩护了。可是马基雅维利的妻子是一位贤妻，这让那些人自惭形秽。

我没有说是贤夫人，我只是说是贤妻。不过我想，正因如此，她反倒是适合马基雅维利的配偶了。

500年前的意大利，也存在男大当婚的观念。我们的马基雅维利也已迎来了32岁，终于要考虑婚姻大事了。

马基雅维利的母亲于5年前亡故，父亲也在1年前去世了。两位姐姐出嫁已久，弟弟也已出家住到外面去了。一个中流家庭，再怎么简朴，也总得有个女人来打理，但那还不是家。马基雅维利参加工作已经3年，有固定收入。自己也已32岁。成家不是坏事，他也需要成家了。

我们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和私人信件，里面没有他先恋爱后结婚的蛛丝马迹。大概是别人有认为合适的女人介绍给他后，他也觉得合适，便结了婚。他与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的婚姻一定是相亲式的婚姻。

在20世纪的今天，听到科尔西尼，外国人大抵都会点头表示知道，那是科尔西尼公爵家族的姓氏传承。不错，现在科尔西尼公爵依旧健在，在亚诺河沿岸拥有一座漂亮宫殿。

但在佛罗伦萨，不是贵族的科尔西尼比比皆是，占据了电话号码簿上一页的四分之一。顺便一说，在电话号码簿中，姓马基雅维利的一家之主有3人，叫美第奇的一家之主有29人。这个数字是住在佛罗伦萨城里的，不包括住在郊区星罗棋布的别墅里的居民。

科尔西尼这个姓在佛罗伦萨很大众化，即使姓这个姓，也不意味着就是那几个同姓豪门。萨默塞特·毛姆也搞错了这里面的关系，因为这个情况500年前也一样。

在这点上，马基雅维利与精英中的精英圭恰迪尼不一样，对密切亲缘关系而产生的利益好像并不那么神经质，与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的婚姻并没有给他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地位带来什么变化。

当然，凭马基雅维利的出身和在职场上的地位，想娶大家闺秀那是做梦。可是，社会地位低下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如果马基雅维利对这点有所考虑，找个有巨额嫁妆的姑娘结婚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可他没这样做。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思，自己的生活就像一只工蜂，久而久之，一般人会往心里去的事情他也不再在乎，心想拉倒吧，于是结了婚。马基雅维利举办了终身大事，仅靠自己挣的薪水养家糊口的状况便一直延续下去了。

前面已经说过，马基雅维利的少年时代是物质简朴、精神富有。读到这里读者也该了解，走上社会后他的日子也过得不错。同事很好很爱他，工作很好上司认可他。并且他的私生活也很好，得到了一位好妻子。

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看，他绝不是一个不幸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晚年的不幸才超越了单纯的不幸而变成了悲剧。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不是美女，成不了男人们的话题。她也不是一个知识女性，能在教养方面与丈夫比肩。马基雅维利本人也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女性的兴趣。他也不是那种为出入名流夫人沙龙而自鸣得意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对女人的兴趣应该不弱。

马基雅维利妻子写的书信只有一件存世。从朋友和孩子们信中的内容想象，她似乎并不写信。这封唯一留存于世的信是她写给在罗马出差的丈夫的，日期是24日。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这封信写于1503年11月24日。这是他们结婚的第二个年头。

我亲爱的尼可罗：

您不该笑话我是一个傻女人，因为只有您在家，我才会感到满足。现在都在传说罗马流行瘟疫，您想想我吧，我白天黑夜都担心得不能休息。

我最先要告诉您儿子出生的好消息。您能不能多给我写些信，到现在为止我才收到您三封信。不过，请不要怪我不写信。直到今天，我还在发烧，写不了信。我也没有因为收不到您的信而生气。

孩子现在很好，他长得可像您呢，皮肤雪白，头发像黑色的天鹅绒。他还像您一样汗毛很重。他不管什么都像您，在我看来就是个美男子。他像一岁多的孩子，满屋子都是他的哭闹声。可我们女儿的身体不怎么好。

不要忘了早些回来，我盼的就是那一天。愿上帝保佑您。

我给您寄去一件棉短上衣、两件衬衫、两块手帕和一条毛巾，这些都是我亲手缝的。

您的玛丽埃塔

这可跟那些觉得老公身体要好、最好别在家待着的女人们大相径庭。

这是一封真爱丈夫的妻子写的信。有史料支撑也好，没有也罢，我也是女人，我能断言这一点。对女人来说，儿子最重要。夫妻之间关系再好，儿子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也是不会变的。说最宝贝的儿子“像您”，不爱丈夫的女人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而且没有沉醉于爱情也说不出这样的话。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爱她的丈夫马基雅维利，尽管未来丈夫的境遇发生了巨变，她的爱情却没有变。堪称幸运！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妻子，除此以外几乎无其他史料。首先是丈夫马基雅维利没有写下有关她的任何文字。学者们都有无史料就不去研究的倾向，他们对马基雅维利妻子的介绍便止于上述那封信。所以，要想象马基雅维利对妻子的心情，就只能求助于小说家了。

马基雅维利似乎不是那种能够刺激小说家想象力的历史人物，几乎没有以他为题材的小说。据我所知，这样的书只有一本萨默塞特·毛姆的《时常》。

那是一部让人开心的小说，我很想推荐大家一读，但做不到。那本书已经绝版，听说出版方现在没有再版计划。此外，那本书不是毛姆作品中的名著，原文恐怕都很不容易搞到手。所以我想把这本书中有关玛丽埃塔的部分介绍给大家。我借用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年）新潮社出版的清水光先生的译本。



当时佛罗伦萨已婚妇女的装束

毛姆作品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1502年10月开始的三个

多月里，当时马基雅维利被派往切萨雷·波吉亚处做使节。这与我在前一章里所讲的时间相吻合。不过毛姆在描写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时，不仅写了他因与切萨雷“邂逅”而受到刺激的一面，还写了他热衷于寻花问柳的一面。毛姆作品的结构采用了马基雅维利后来作品中的喜剧风格，所以读者肯定会对马基雅维利寻花问柳的一面印象更深。不过，作品很好地描写了马基雅维利乐天的本性。

门外来了三匹马。一匹是马基雅维利骑的，另外两匹是随从骑的。皮耶罗把自己小马的缰绳交给随从，跟着叔叔进到家里。马基雅维利焦急地等着他们出来，淡淡地道别。

“好啦，出发了！”他说。

玛丽埃塔满眼含泪。年轻的夫人算不上美人，但马基雅维利跟她结了婚，她是否漂亮便不是问题了。他在这个年龄结婚也是合适的。玛丽埃塔出身名门，嫁妆颇丰，同马基雅维利这样资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可惜了。

“别再哭了，”他说道，“不过是离开一小会儿嘛。”

“可是，您不能去啊。”她一边抽抽搭搭，一边转向比阿吉奥，“他不能长时间骑马，身体不行。”

“尼可罗，怎么啦？”比阿吉奥问道。

“老毛病啦，又闹胃病了，没完没了。”

说着，马基雅维利拥抱了玛丽埃塔。

“夫人，我们走啦。”

“多多来信啊。”

“哎，多多写信。”他微笑道。

他微笑起来，总是贴在脸上的冷酷表情就会一扫而光，深藏内心的别样感情就会浮现出来，看到这个表情的人都能理解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爱他。他吻了她，轻轻地拍了拍她的面颊，道：“你不要太难过，比阿吉奥会照顾我呢。”

就是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却在出差去的伊莫拉被一位叫奥莱莉亚的有夫之妇迷住了。下面我再引一段他与皮耶罗之间的对话，皮耶罗受马基雅维利的挚友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之托一块儿出差。

“你说，莫娜·塞拉菲娜不会把漂亮的奥莱莉亚对年长丈夫不忠的事儿说出去吧。”马基雅维利坏笑了一下问道。

“不会的。听说奥莱莉亚除了做弥撒很少出门，就是去做弥撒时，也得母亲或女仆陪着，否则是不会去的。莫娜·塞拉菲娜说，奥莱莉亚笃信上帝，认为欺骗自己的丈夫就等于死罪。”

马基雅维利陷入了沉思。

“你跟那位夫人说到我的时候，有没有提起过玛丽埃塔已经怀孕的事呀？”

年轻人的脸红了起来。

“我觉得没啥关系吧。”

“没什么。她知道了也不要紧。”

马基雅维利微微笑了一下，似乎带有某种意味。但皮耶罗没看懂这微笑的含义。马基雅维利不是为了爱才跟玛丽埃塔结婚的，他尊重她，认可她的优良人品，很高兴她能为伺候自己而献出一切。她是一位很会过日子的主妇，从来不浪费一分钱。这对他这样没什么家产的男人来说颇为重要。她很快就要做孩子的母亲了，她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可以说，值得马基雅维利满含宽容和爱情去尊重的条件玛丽埃塔都具备。但马基雅维利无论如何不会认为自己因此就必须对她保持贞操。奥莱莉亚的美貌使他惊艳，但使他动心的还不仅仅是她的美貌，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让他一见倾心不能自持的女人。强烈的欲望甚至让他感到胃痛。

他对自己说：“哪怕赌上一条命，也要把她弄到手。”

他对女人有很深的功夫，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很少失手。他对自己的长相没有错觉。他非常清楚，比自己更有男人味的人多得是，比自己更有财力和地位的男人多得是。但他确信自己有吸引女人芳心的力量。他能让女人很享受，他懂得让女人们高兴起来的技巧。他有一套本领，可以让任何女人都对他敞开心扉。不过，他的撒手锏就是他渴望女人。随着女人们渐渐清楚地意识到马基雅维利渴望她们，她们的欲火也已经燃烧起来。

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比阿吉奥说：“如果一个女人浑身的神经都感受到了男人的欲望，她也就无法抗拒了。只有当她彻底迷恋上别的男人的时候才不会这样。”

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但谁又能断言，彻底迷恋上别的男人时就一

定不会这样吗？

马基雅维利如果一直按这条路线坚持走下去就好了。可他却又玩起了“曼陀罗”[1]式的计策。最终他重蹈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覆辙。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粉色喜剧才成其为喜剧。

就在他要实行万全计划的当口，切萨雷·波吉亚要召见他，于是一切泡了汤。他是佛罗伦萨政府的特使，不能不响应。可偏偏那个晚上与切萨雷的会谈没完没了，一个劲儿地拖。原本照万全计策行事的主人公是马基雅维利，这会儿比阿吉奥带来的小厮皮耶罗替他去了。马基雅维利怒火中烧却又不便发作，心里嘀咕道：

> 奥莱莉亚真蠢，虽然有些地方也跟别的女人一样算计计较，但归根结底是个傻瓜。要不是傻瓜，她就不会扔下我这个男人味十足、受政府委托来进行重大交涉的堂堂实干家不睬，把手伸向那个细嫩的小帅哥了。随便让谁去比较，只要他们有点头脑，肯定是我有优势呀。没有谁会不喜欢我这样的人呀。就连我老婆玛丽埃塔都常说特别喜欢我的头发，就像黑色天鹅绒一般……
>
> 玛丽埃塔是一个那么难得的女人，一个信得过的女人。马基雅维利将近半年不在家，她也会心无旁骛。她最近是有些烦，这是事实。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比阿吉奥捎话来，表达心中的不平，抱怨他不但总也不回家，连信也不写，还不寄钱，把她晾在一边。本来嘛，马基雅维利如此对待她，她当然会生气。他离家也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也该大起来了。什么时候生孩子呀……马基雅维利想了一下。他和妻子已经决定，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给他取一个和已经去见上帝的爷爷一样的名字——贝尔纳多。总之，玛丽埃塔唠唠叨叨地抱怨他老不在家，就证明她爱着他。可怜的丑女人！
>
> 他轻声对自己说，回到老婆那儿也不错，老婆也有老婆的好处。比如一旦想要伸手可及。老婆比不得奥莱莉亚漂亮，但很守妇道，不会有莫娜·卡特琳娜姑娘那样的事情。啊，对了！给玛丽埃塔买点小礼物就好了……他忽然记起，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唉，现在要买也没钱了。
>
> 为奥莱莉亚花了那么多钱，真是犯傻，围巾、手套、蔷薇精油……还有金锁，不，不是金的，是镀银的。还送给莫娜·卡特琳娜一个金锁。如果那个女人多少懂点礼貌，就应该还给我啊。这样就可以送给玛丽埃塔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你见过女人收了礼物还有退回来的吗？

马基雅维利的猎艳无疾而终。按萨默塞特·毛姆的描写，马基雅维利是在与切萨雷进行命中注定的会面的间隙去猎艳的。马基雅维利经常且长时间地同切萨雷会谈，按他自己的说法，平均每六天他们之间就有一次这样的见面。所以他也许有足够的时间去猎艳，不，去玩弄猎艳的计谋。没有任何马基雅维利这段时间的私人信件保留下来，毛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儿子贝尔纳多是一年以后出生的，如果这时玛丽埃塔有身孕，那胎儿应该是贝尔纳多前面的那个女儿。但这也不能确定。

不过文坛耆宿毛姆非常好学，他读遍了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原始史料，从作品到给政府的报告，从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到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段对话，他都说得出引自哪里。他知道哪一段情节是从哪一份报告得到灵感后写出来的。他已年逾七旬，说实在的，真令人叹服。

不过，在史实方面毛姆的作品谬误颇多，比如把马基雅维利儿子出生的时间提早了一年，等等。不过毛姆完全清楚这些。他把自己判断为重要的事件，不管是这个时期以前的还是以后的，统统塞进了这个时期。把历史事实写成小说，这项工作受到的制约格外多。

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波吉亚的邂逅，给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学者还是史家对此已有共识。我与毛姆不同，才能平庸，不敢恃才把这段历史写得花团锦簇。我选择实事求是地追述马基雅维利的一生。

所以，在前面一章中，我写了切萨雷为什么会成为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象征，把聚光灯打在所谓历史的“著名事实”上。接下来，我想在这里追述一下那些“非著名事实”。

毛姆已经写了著名事实，并描写了马基雅维利的风流韵事，把它当作与之并列的非著名事实。而我愚钝，便不再去写这些。

马基雅维利是1502年10月6日离开佛罗伦萨，1503年1月23日回到佛罗伦萨的，所以，他被派在切萨雷·波吉亚身边的时间超过三个半月。

马基雅维利在这段时间内观察到了切萨雷的力量。音乐学中有一个评语叫作“大师”（virtuoso），是献给那些技巧完美、演奏华丽的演奏家的赞美之词。切萨雷在这三个半月中的表现堪称“大师”。

这些给马基雅维利留下的不只是影响，恐怕还有伴随着知性快感的经验。他在这一期间给政府写了54份报告，报告的文体十分生动便是明证。33岁的马基雅维利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了血脉贲张的感觉。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这三个半月里，头脑清醒，热血沸腾，每天过得很充实，那你就错了一半。用一半来说事，是因为他有一半日子的确过得绚丽多彩，可是另一半日子却是在急切想回佛罗伦萨的心情中度过的。

首先，马基雅维利找不出自己长期待在切萨雷身边的理由。

马基雅维利没有大使地位，借了佣兵协议的名义，却无权缔结同盟条约。不召回他，说明佛罗伦萨政府没有下定决心与切萨雷确立同盟关系。

而马基雅维利却认为应该趁此时机建立同盟关系。这并非出于个人的好感，也不像上次索德里尼主教在乌尔比诺那样，是出于恐惧的判断。归根结底这来自他的逻辑判断。

马基雅维利刚到伊莫拉时，切萨雷就已经对他说过："靠山法国国王在意大利，教皇还健在，这两个事实好似强大的火力。要灭火，需要的水量惊人。"

当然，说这话时切萨雷的处境十分险恶。这也反映在佛罗伦萨政府上次派的是索德里尼主教那样的高官，而这次派的是马基雅维利。

但马基雅维利深具洞察力。就在切萨雷的3名武将在各地败在反叛者手下的时候，10月17日，他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切萨雷10天前所言不虚。

起来反对波吉亚的佣兵队长的领地正式说来都是教皇国的领土。这不是刚才发生的事，而是已经延续了1000年的事实。切萨雷是教廷军队的总司令，造他的反就是造教廷的反，就是说叛乱是冲着教皇本人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纵令叛乱者取得了胜利，实质上又能得到什么呢？他们不可能除掉教皇，所以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教皇对他们既得权力的重新认可。

如果是这样，在他们不能确保推翻优秀武将切萨雷的情况下，一定

会倾向于与之和解。切萨雷是军事战略家，有足够的力量，最了解这帮在自己手下效力的人。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做出的判断。形成这个判断花了不到10天的工夫。仅仅8天之后，叛乱者之一保罗·奥尔西尼就在10月25日那天乔装打扮找到切萨雷，打探和解事宜。

马基雅维利认为要向明天的胜者卖好，今天就得行动。

可是，佛罗伦萨政府一如既往地优柔寡断，于是马基雅维利就得一直留在切萨雷身边，直到切萨雷在塞尼加利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佛罗伦萨政府才决定“派出大使”。1503年1月20日，“大使”雅各布·萨尔维亚蒂到了，马基雅维利同他完成业务交接后，终于踏上了回佛罗伦萨的归途。

马基雅维利想回国的第二个原因正是所谓的“非著名事实”——妻子玛丽埃塔发疯了。

马基雅维利出发12天后的10月18日，受马基雅维利之托照看玛丽埃塔的比亚焦·博纳科尔西给马基雅维利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 莫娜·玛丽埃塔让弟弟到政府来询问你何时能归。她说你临走时说8天左右就回来。可你现在却音信全无。她还说她根本不想写信。

接下来的一句话直译过来就是：“她发疯了”，就是说她歇斯底里发作了。玛丽埃塔歇斯底里发作的报告还见于10月21日的书信，表述同样是“她发疯了”。

可是到了23日，玛丽埃塔莫名其妙地安静了下来。她自己不写信，但通过比亚焦的信向丈夫转达了快些回来的话。

可后来在12月21日的信里她又变得十分狂躁。丈夫不在身边已超过两个半月，也难怪。

走时说8天就回来，可一走就是三个半月，玛丽埃塔这才生了气。有一次她甚至回了娘家。负责安慰她的比亚焦恐怕也非常难办。不过，他很崇敬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出差时也常托他照顾家里，申领工资、寄钱，什么都让他做。比亚焦虽然时有抱怨，但一直尽心尽职。

在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留下私人信件。根据同事的信来看，他还是照例给他们写信，刺激他们，让他们开心，这是事实。然而他的信件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无从了解马基雅维利对妻子发疯的反应。不过，他不会完全不闻不问吧，毕竟结婚也差不多两年了。

马基雅维利希望回佛罗伦萨的第三个原因照例是经费不足。

刚出差时，马基雅维利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 瓦伦蒂诺公爵在这十几天中花掉了无论哪个国家两年都花不完的钱。

这话有些挖苦的意味，但也仅止于此了。可是随着出差时间的延长，马基雅维利逐渐失去了这样的心情。他越来越强烈地确信应该派大使来接替自己，与切萨雷签订同盟条约。10月23日，他第一次写信请求政府召回自己。27日，他第二次发信请求召回自己。

佛罗伦萨政府这时还没有下定决心与切萨雷结盟，完全没有响应马基雅维利的请求。他们认为，在他们不再需要马基雅维利以前，他必须待在切萨雷身边。于是，他们开始对不断要求回国的马基雅维利展开了抚慰和激励的攻势。

秘书厅的同事们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私信，说马基雅维利的报告内容充实，说他人才难得，无可替代。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仍在不停地叫唤“放我回家”，于是11月7日，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亲自出马了。

> 很难找到有您这样判断力的合适人选。

这是马尔切洛私信里的言辞。

但马基雅维利还在继续嚷嚷着“放我回家”。这回就连前不久刚被选为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的皮耶罗·索德里尼也提起笔来，给马基雅维利写了封私信。

他是正义旗手，即便是在私信里也不能滥用抚慰和激励的言辞。他在11月2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需要您留在那里，您不要想离开。我确定地告诉您，需要召回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您。请您拿出热情努力完成任务。

即使这样，马基雅维利还是没完没了地以经费不足为由要求召回。于是12月21日正义旗手再次提笔写了封私信：

您信中所写之事是有理由的，我已经下令给您寄钱。请不要忘记任务，继续收集情况，发回报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寄钱了。事实上，只要马基雅维利不拼命申诉经费不足，佛罗伦萨政府就不寄钱来。也许是受到同事和上司的劝慰，他的胆子大起来的缘故，他开始考虑采取策略，诉诸非常手段，缓解久拖不决的经费不足问题。他让飞毛腿信使给政府送报告时采用了“到付”方式。不过，每次收到汇款时，他就会采用半额“到付”方式。也许他觉得这种时候采用全额“到付”的手段会过于“非常”。

“到付”方式是从11月20日开始使用的。这时马基雅维利已在伊莫拉度过了40天。他并非每次都这样做，有钱的时候不会采用这种非常方式。

12月2日开始，他再次使用了到付的方式：“请支付送信人6里拉。”

12月6日：“请付给这封信的信使1个金斯库多[2]。”

12月14日：“请支付1金弗罗林。”

12月20日也一样，要求支付1金弗罗林。

经费不足的叹息此后也没有停歇。

12月31日：“我已掏腰包垫付信使3达克特，请政府支付剩下的3达克特。我垫付的部分请交给比亚焦……”

1503年1月2日：“我已掏腰包付了1达克特，并答应他政府会再给他2达克特。请原谅。请将我垫付的那份交给比亚焦。”

1月10日：“请付给送信人10里拉。”

1月13日："在塞尼加利亚事件之后，我花费了5达克特寄出了3封邮件，请政府将此款交给比亚焦为盼。"

1月21日："我承诺给这个送信人3里拉，请予支付。"

我很吃惊，送信的费用并不便宜，可能因为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一个中等家庭的年收入大约在100达克特上下。顺便一说，弗罗林也好，达克特也好，斯库多也好，它们的价值大致相同。

在这里我顺带写一下。给政府的报告之类的重要文件要委托可靠的专业信使传送。但寄钱之类，即使是给出公差的人寄钱，很多情况下好像也是委托有事去当地的个人捎带。给马基雅维利这种地位的人寄钱，金额也不大，恐怕没有必要动用银行汇票。

4年以后有一段插曲。1506年，马基雅维利到罗马出差，受政府委托，给他送去经费的人竟然是米开朗基罗。这是后话，但毛姆把这件事竟然写成了1502年的事。同事比亚焦照例写了信，信中写道：

> 一笔钱已由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带去。

可是5天后他又写信说：

> 正当我以为米开朗基罗一定已把钱带去时，他的一个仆人把钱送了回来，原因是他不去罗马直接返回了。现在我正在想别的办法寄钱。

米开朗基罗返回的原因是，这位31岁的艺术家血气方刚，为创作的事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生了争执。

从1502年的秋季到冬季，马基雅维利每天都能看到切萨雷·波吉亚展示出的力量，叹为观止。他写道："我由衷地感叹！"同样也是这些日子，马基雅维利要为留在国内的妻子发疯而心烦意乱，又要为政府寄来的经费总是不够而伤脑筋。前一个是"著名事实"，后一个是"非著名事实"。

然而，历史并非只由"著名事实"构成，"非著名事实"也不可或缺。这两者之间不是对立颉颃的关系，而是极其自然地并存融合的关系。正

因为如此，要想写好历史事件，就需要相应的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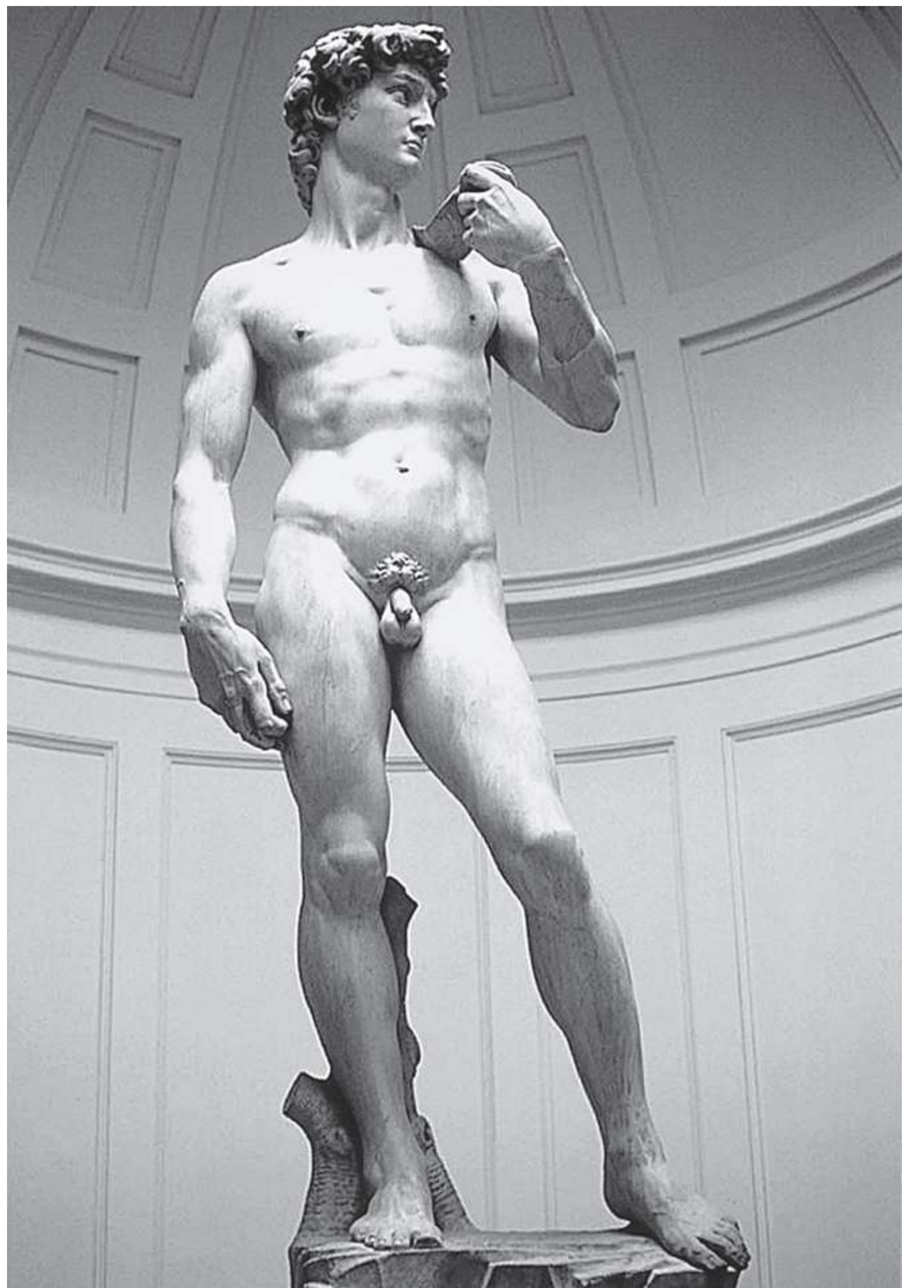
佛罗伦萨政府小气，但我想说句公道话，这倒不是提到了米开朗基罗名字的缘故。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经济上吝啬，支付经费不爽快，在政治上只是一味地优柔寡断。但就是这个政府，也是在这个时期，在文化方面却非常活跃，因为他们拥有佛罗伦萨出生的伟大天才莱昂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这时已经开始创作《大卫》。这座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于1503年底完成。1504年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把这座雕塑杰作安放在哪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文艺复兴美术史上的主角。

安德烈亚·德拉·罗比亚[3]、菲利比诺·利比、科西莫·罗塞利[4]、基兰达约、波拉伊奥罗[5]、波提切利、桑加罗兄弟朱利亚诺[6]和老安东尼奥[7]、桑索维诺[8]、佩鲁吉诺[9]、洛伦佐·迪·克雷蒂[10]，还有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一个时代出一个足矣的天才，竟有十多人济济一堂。

达·芬奇似乎主张把雕像放在建有屋顶、可避风雨的回廊中。米开朗基罗心中对这位年纪长他24岁的前辈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他主张哪怕风吹雨打，也要把雕像立在面对广场的市政厅前。最终，大家采纳了作者米开朗基罗的意见，把《大卫》安放在了市政厅前。不过，现在放置在那里的是复制品，真品安放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美术馆中。雪白的大理石雕像依旧熠熠生辉，五百年如一日。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大卫》



鲁本斯临摹的达·芬奇画作《安吉亚里战役》

佛罗伦萨政府还考虑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在市政厅大会堂左右两面的墙壁上比赛创作壁画。

两幅画作的主题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取得胜利的战斗场面。51岁的达·芬奇选择的是安吉亚里战役，27岁的米开朗基罗则选卡西那战役[11]作为主题。

如果画作得以完成，一定会成为文艺复兴艺术最杰出作品之一，佛罗伦萨市政厅也会像罗马西斯廷教堂一样，成为美术爱好者最神圣的“巡礼之地”。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达·芬奇由于解决不了技术问题先搁下了画笔，接着米开朗基罗也不知为何放弃了创作。达·芬奇的画还在底稿阶段，就被评价为伟大的杰作。稍后时代出现了几幅对此底稿的临摹画，我们后世托此之福才得以稍稍欣赏到一些巨作的风采。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佛兰德[12]画家鲁本斯[13]的临摹画。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最先繁荣的是经济，接着开花的是政治外交，最后结果的是文化。

马基雅维利或许就是一个出生于文化时代的政治人物。

---

[1] “曼陀罗”是马基雅维利于1518年左右创作的一部喜剧的名字。

[2] 斯库多（scudo，复数为scudi）,19世纪以前意大利半岛用过的多种银币的名称。最早由查理五世（Charles V）于1551年在米兰发行，称为scudo d'argento。在马基雅维利时代，1斯库多约值1个标准金弗罗林（约合6或7里拉）。

[3] 安德烈亚·德拉·罗比亚（Andrea della Robbia,1435—152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陶瓷艺术家。他一生为美第奇家族服务，创作了众多的彩陶作品。代表作有佛罗伦萨育婴堂敞廊拱间壁上的14块圆形浮雕等。

[4] 科西莫·罗塞利（Cosimo Rosselli,1439—150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主要活跃于佛罗伦萨，也曾为卢卡的教堂和罗马的西斯廷教堂绘制过作品。

[5] 安东尼奥·德尔·波拉伊奥罗（Antonio del Pollaiolo，约1429/33—149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对陶瓷艺术品中釉料使用的技法发展卓有贡献。代表作有版画《裸男的战斗》，为西克斯图斯四世制作墓碑等。

[6] 朱利亚诺·达·桑加罗（Giuliano Giamberti da Sangallo,1445—151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兵器工程师。主要作品有位于波焦阿卡亚诺的美第奇别墅、位于普拉托的圣玛利亚教堂等。

[7] 老安东尼奥·达·桑加罗（Antonio Giamberti da Sangallo il Vecchio,1453—1534），朱利亚诺·达·桑加罗的弟弟，因与侄子同名而称为老安东尼奥，侄子称为小安东尼奥。建筑家，长于城堡和防御工事的设计。作品有位于蒙特普齐亚诺的桑比亚焦教堂等。

[8] 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d'Antonio Sansovino,1486—157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他出生于佛罗伦萨，曾修复过许多古代教堂等古建筑。1527年"罗马浩劫"后逃亡威尼斯。代表作有《托马索·兰戈内铜雕像》，建筑作品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大钟楼敞廊和图书馆、科尔内尔宫等。

[9] 佩鲁吉诺（Perugino，约1448—1523），本名为Pietro Vannucci。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翁布里亚画派的代表画家，拉斐尔是其最为著名的学生。他是梵蒂冈及西斯廷教堂壁画创作的中坚人物。代表作有《交钥匙》《皮埃罗》《圣女的婚礼》等。

[10] 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约1459—153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雕塑家，与达·芬奇互有影响。代表作有《受胎告知》《幼子的崇拜》等，他曾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画过肖像画。

[11] 卡西那战役，佛罗伦萨与米兰之间于1364年7月28日发生在卡西那的一场战役。

[12] 佛兰德（Flandre），比利时西部至法兰西北部北海沿岸一带地区。14世纪末至17世纪，这里的美术有了独特的发展，形成了佛兰德美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兰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对油画技巧的成熟也产生了影响。代表人物早期有凡·爱克兄弟（Hubert van Eyck,Jan van Eyck）、凡·德·威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后期有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der Oude）、鲁本斯、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等。

[13]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画家，曾师从提香等大师。其画风华美，充满绚丽的色彩美和感官美。在巴洛克美术中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涉及宗教、历史、肖像、风景等众多题材，主要有《竖起十字架》《玛丽·德·美第奇生平》等。

第十一章
“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1503—1506年）

马基雅维利结束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交涉，回到了佛罗伦萨，等待他的是已成为共和国惯例的政体改革。

说实在的，这次政体改革1502年9月就已定下。那时马基雅维利正要出发去同切萨雷进行第二次交涉，说政体改革“等待他”并不确切。不过，11月1日，被选为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的索德里尼上任，启动了政体改革。可最初的几个月人们无法进行改革工作。所以，索德里尼当选为正义旗手后的统治体制一直等到1503年春天才正式起步。马基雅维利正好赶在这个时候卸任回国。

但丁在《神曲》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政体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祖国佛罗伦萨比作一个疼痛难忍始终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病人。可是但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年，佛罗伦萨人的这种性格却毫无改观。每当统治能力碰壁，他们不是寻求根本的解决方法去面对，而总是采取改变形式、把危机糊弄过去了事的策略。直到16世纪初，这种情况依然如故。1502年的“改革”，就是把正义旗手的任期从以往一贯的一年一任制改成了终身制。

正义旗手终身制显然是对当时政治最稳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模仿。佛罗伦萨人可能认为，只要搞了终身制，政局就会安定。但是，读过《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的人马上就会认同我的观点：16世纪初期，威尼斯享受到的稳定在意大利是数第一的，但威尼斯的政体却是长达两个世纪周到安排的产物，是200年前威尼斯经历阵痛却不放弃并谨慎加小心地培育出来的结果，根本不是每次面临危机都只考虑快速解决并靠侥幸而成功的。

何况，根本没有这种道理，在威尼斯成功的事在佛罗伦萨也一定能成功。威尼斯的主要产业是贸易，“活路”是海路。佛罗伦萨的主要产业是金融业，“活路”是陆路。走海路如果没有下层百姓划桨手的合作，船长的技术再好，船也不会前进。但如果走陆路，个人行路能力的不同，会给行程带来极端的差距。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对共同体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只要一国的政体与这个国家人民的性格或曰气质不合，就不能指望它会高效率地发挥功能。

佛罗伦萨人在文明文化方面堪称伟大，但他们的政治形同儿戏。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马基雅维利这样具有革命性思想的政治哲学家。佛罗伦萨是一张罕见的温床，会让关心政治的人怒不可遏。而威尼斯虽然被公认为是政局稳定的榜样，到头来不光在政治哲学方面，在历史领域中也没有产生出独创性的理论。

不过，仅就官僚马基雅维利而言，正义旗手的终身制尽管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快招，却给了他一个时不再来的机会。而且，这个天赐良机在他30岁刚出头的绝佳年龄段降临到他身上，正合时宜。

运势如果不合时宜就成就不了好运。

佛罗伦萨共和国决定采用正义旗手终身制。1502年9月20日，皮耶罗·索德里尼当选为首任也是最后一任终身正义旗手。20天以后，马基雅维利踏上旅途，第二次去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

佛罗伦萨人渴望统治能力，却又害怕一人独大。所以他们选出来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人物。

索德里尼年届五十，中等身材，形体偏瘦，教养并非特优，但有辩才。

他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索德里尼家族的掌门人。他的弟弟弗朗切斯科事后不久就当上了枢机主教。皮耶罗娶了意大利北部富有的豪族马莱斯皮尼家的女子为妻，尚无子嗣。这一点让佛罗伦萨市民很放心，他们怕有形成世袭制的危险。

皮耶罗·索德里尼曾经担任过一年制的正义旗手，在经验方面没有问题。他属于无可挑剔的上层阶级，却被视为平民派。他信仰笃深，慈悲为怀，没有野心，钱财干净，没有绯闻，在选举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动用了金钱。他当选的时候甚至人都不在佛罗伦萨。

索德里尼还是一个重法之人。哪怕敌军逼近，指日可待，他都要把

决定交付议会讨论。宽容和忍耐是他施政方针的根本，哪怕罪犯犯罪事实清楚，他也不愿施以极刑。任何人都无须担心他会滥用职权。于是，他以绝对多数赞成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

如在平时，他应该是一位理想的领袖。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处在乱世之中，因为新兴的专制君主国家法兰西和西班牙开始把意大利半岛当成舞台，争夺欧洲霸权。

马基雅维利与皮耶罗·索德里尼似乎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特别是他刚刚和正义旗手的弟弟枢机主教一起参与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第一次交涉。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非常欣赏马基雅维利的能力。

当终身正义旗手的哥哥如前所述，此后10年他一直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除了弟弟的推荐以外，皮耶罗·索德里尼也非常认可马基雅维利在第二次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时表现出来的能力，并给予了提拔。但马基雅维利又是怎样看待这位“上司”的呢？

20年以后，皮耶罗·索德里尼去世时，53岁的马基雅维利正在撰写《十年纪》（*Decenale*）下卷。他在书中这样与索德里尼做了了断：

> 皮耶罗·索德里尼死去那晚，他的灵魂来到地狱门口。可普路同[1]吼道：“愚蠢的灵魂也来地狱？不要再说傻话，去那灵薄狱[2]与婴孩为伴。”[3]

普路同是冥府的冥王。灵薄狱是来不及受洗便已夭折的婴儿灵魂的去处，据信位于地狱和天堂之间。

后世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家多认为，马基雅维利受到索德里尼的赏识，得到过他的提拔，这样的评价过于严酷。不过，这只能是一个证据，表明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学者中与马基雅维利拥有共同精神基础的人有多么少。这样想的人应该思考一下，客观评价究竟是什么。要知道，恩义、亲爱之情等等与客观评价一个人毫无关系。在乱世之中，实际拥有重法之人、正义之人、中庸主义者索德里尼这个上司的人，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当时34岁，他与这位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上司关系怎样呢？

皮耶罗·索德里尼1502年11月1日正式就任终身正义旗手，住进了官邸韦奇奥宫。当时，马基雅维利奉派去了伊莫拉，与切萨雷·波吉亚进行第二次交涉，不在佛罗伦萨。所以，直到1503年春天，马基雅维利从伊莫拉回来两个月后，他才开始与索德里尼面对面地工作，而不再通过写报告的方式。

那时，索德里尼就任有终身保障的职位已有5个月，似乎已经有勇气提出一些不受市民欢迎的政策了。他终于决定提出一项事实上已迫在眉睫的新税法案。如果不征收新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财源早就枯竭了。可是无论是500年前的过去还是今天都一样，新税总是不受待见。这件事谁的心里都不会赞成，实施时又不能让这种不满爆发出来。为此，需要一个人用谁都不能不认可的理论依据来推行此事。

索德里尼把寻找建立这个理论依据的事情交给了马基雅维利，于是便有被认为是《君主论》先声的短文《关于筹集资金的提议——若干铺垫和需要思考事项的叙述》[4]留存下来。这篇短文标题奇异，而且只谈应该考虑作为铺垫的若干事情，完全没有涉及真正的目的——资金筹措。文章只讨论了标题所示内容的一半，真是一篇奇文。

话虽如此，马基雅维利在这篇文章里首次明确地论述了自己的想法：让国家高效率地发挥功能究竟需要些什么。文章的论述方法是实话实说。这一点在意大利被誉为是“全文之经脉”。形式上文章是在给索德里尼等有决策权的人物提建议。

> 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也不论统治者是绝对君主，还是一群贵族，还是像现代佛罗伦萨这样的民众，所有城邦（或国家）都需要用“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来保卫自己。只有“远虑”不够，只有“力量”也不够；只有“远虑”无法实行所想之事，只有“力量”则行之不远。
>
> 因而，这两者与政体无关，它们是能够使政体发挥良好效力的政治之根本。这一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不会改变。

接下来，马基雅维利拍了一个马屁，说改为正义旗手终身制后，自己满怀希望。但这个话题不长，他话锋一转，直来直去地谈起他后来为什么会失望。他写道：

你们没有认识到，也没有看到现实是什么。

马基雅维利一个接一个地列举事例，说“远虑”和“力量”这两件东西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个也没有。他的毒舌终于说出了最近的失策，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他继续说：

> 我要再说一遍，城邦（或国家）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会走向终结。这个终结可能是被破坏，也可能是被奴役。这几年来，你们差点陷入这两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你们很快会再次招致同样的事态。到那时，请你们不要说，以前没有人告诉过你们。
>
> 如果你们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军事力量呢？佛罗伦萨不是与法国国王签订了安全保障协定了吗？佛罗伦萨的敌人不是都已经离去了吗？不是已经不用害怕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攻击我们了吗？那我来回答你们。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比你们这些想法更危险的了。
>
> 因为对每个城邦、每个国家来说，想着领国可以侵犯的人是敌人，同时，不认为侵犯可御的人也是敌人。时至今日，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还有哪个国家会认为把防卫交给他国而能保全本国安全呢？

说完了这些话，马基雅维利开始逐一讨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现状，说如果佛罗伦萨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甚至连本国国民的忠诚都不会得到。

> 人是不会忠于不能保护自己、无力纠正错误的人的。

马基雅维利甚至说，即使国民对不愿履行这种义务的领袖不忠诚，领袖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

> 你们不能把他们叫作臣民。只有最先攻击他们的人才可以称他们是臣民。

感觉上这是一介小官的信口雌黄，但这位34岁没有晋升资格的官员

是在给政府最高官僚洗脑，连休息的时间都不给他们。

> 请你们看看外面，再看看佛罗伦萨周边被哪些国家所包围。你们会看到有这么两三个国家不是希望它生，而是希望它死。你们再把目光移开托斯卡纳，放眼整个意大利，你们就会知道控制意大利的是法国国王、威尼斯人、教皇和瓦伦蒂诺公爵他们这些人。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不能指望这些当权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会尊重佛罗伦萨的国家利益，也不可以去指望他们。接着，他按照自己的一贯论述方法，一边一一举例说明控制意大利的这四股势力，一边论证自己观点的根据。

他的结论是：

> 在个人之间，法律、契约和协定让他们守信。然而，使权力者守信的只有武力。

马基雅维利断言，尽管到现在为止还不错，但今后仍想依赖法国国王的军事力量就是错误。

> 因为时代会变，最重要的是别人的剑不一定靠得住。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所以在强大的敌人还没有逼近的时候，我们必须搞好自己的军备。

马基雅维利认为时不我待，他甚至介绍了一段往事，说拜占庭帝国的每个家庭都有财力，却不与国家合作。等到土耳其的大炮响起来再要求捐款，已经为时晚矣。他进一步说服道：

> 人们六个月前不同意拿出20达克特，六个月后却被抢走了200达克特。

他肯定地说：

> 你们看不到如此下去佛罗伦萨将会更加脆弱，你们也不知道命

运的多变。

…………

人们通常会因为看到邻人的危险而变得聪明，但你们不会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中增长见识。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也不想去看你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时间。如果你们不改变想法，就只能枉自流泪。

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运气不会垂青没有勇气改变制度的人，它不会改变它已决定的事情，老天爷也不会帮助想要自毁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得救。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们这些自由的佛罗伦萨人、你们这些还有着决定自由力量的人会希望自取灭亡。我相信，只要你们希望生来自由，并且愿意自由地生活下去，就不会不郑重考虑这件大事。

马基雅维利的这份“提议”派上了什么用场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说在审议是否通过新税法案的议会投票之前，索德里尼做了充满热情的演讲，很有说服力。索德里尼即使没有原文照念马基雅维利的提议，也一定是拿他的这篇文章作底稿的。我们了解到，这个原本难以通过的新税法案投票时却一次通过。

首先，新的财源成功地得到了保障。但是刚刚得到保障的财源并没有用在马基雅维利竭力游说的目的上。此后又花了整整三年的时光，自卫力量才得到确保，不再依赖别人。这就是已过而立之年的芝麻官第一次亲自染指制定的政策。

不知是福还是祸，马基雅维利的这三年并未专心致志地只做创建国民军这一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的秘书官就好似游击队长，这样的工作不允许他一直坐在市政厅办公桌前。他依然频繁地到国外出差，罗马两次，法国一次，交涉对象从教皇、国王到小国领主，并不限于没有资历的低级官员。他的谈判能力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只要有需要，他就会被随时派到任何地方去出差。

也许是这些经历发生了作用，马基雅维利愈发坚定了让他心潮澎湃的思想。波吉亚家族瓦解后，意大利只是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竞争雄心相互碰撞的舞台，有力量与这两个国家对抗的国家只剩下威尼斯共和国了。马基雅维利愈来愈强烈地确信，在这种形势下，保卫本国国民自

由的防卫力量不可或缺。

但他没有决策权，而有决策权的人又不愿意改变传统做法。当时的佛罗伦萨政府把马基雅维利的想法看作“没有先例的新鲜事”。人们往往对没有先例的事情抱有戒心。正义旗手索德里尼是一位有名的中庸主义者。中庸主义者往往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会行动。起初，虽然谈不上热情，索德里尼还同意马基雅维利的想法，但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他也淡漠了。

制定政策的人当然要考虑政策决定以后如何落实。落实就是在议会通过后付诸实施。然而，如果认为政策的内容好就一定会得到议员的赞同，那是做梦，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因而需要做准备工作。那么，马基雅维利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他首先从说动索德里尼主教开始。在第一次与切萨雷·波吉亚谈判时，枢机主教与马基雅维利是搭档。他们的关系非止于此。第二次谈判时，马基雅维利在伊莫拉逗留期间，索德里尼主教被派到了法国国王的身边。所以，他们两人在工作上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此外，每次去罗马出差，马基雅维利都会在已经当上枢机主教的索德里尼的府邸下榻。尽管这是佛罗伦萨政府节约经费的结果，但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数月，也少不了交换意见的机会。马基雅维利利用做“客卿”的机会，可能没有停止过向枢机主教灌输自己的想法。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和他哥哥可不一样，他是一个想法热情奔放的主儿。这与神职人员的身份不大相称，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职人员中很普遍。他似乎为马基雅维利的能言善辩所打动。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官期间，他充分了解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平时对马基雅维利的能力也很认可。他也赞成马基雅维利有必要确立自卫能力的主张。

索德里尼已升任枢机主教，工作就是辅佐教皇，已经不能再为祖国佛罗伦萨当外交官了。但不论是从出身还是从资历来说，他仍然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是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亲弟弟。马基雅维利请求这位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担当起说服正义旗手哥哥的角色。主教认真地完成了这个角色。他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哥哥寄去了好几封信，表示赞同马基雅维利所考虑的政策，力陈实行马基雅维利的政策对佛罗伦萨必不可少。他还在信中赞扬了马基雅维利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这几封信一直留存至今。

自然，马基雅维利也不会放过维持这种良好关系的机会。在罗马的索德里尼府邸当“客卿”期间，马基雅维利的大儿子贝尔纳多出生了，他便请主教做了儿子的第一教父。

教父母制度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基雅维利为儿子请的另外一位教父是佛罗伦萨政府官僚中排名第一的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他是职场上的上司，礼数不能缺。维尔吉里奥对此的回应不失官僚做派，也成了一位马基雅维利的赞成者。

不过，马基雅维利也是人，而且是一个过于人性化的人。他没有只请对自己的工作有用的人来做儿子的教父。除了上面两位大人物以外，他还请了官位比自己还要小的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他可能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报答这位从心底里敬佩自己、在自己出差时积极通报详细信息、并在自己不在家时不厌其烦地照顾自己家庭的这位亲密朋友。我觉得，在被请为马基雅维利长子教父的人中，最高兴的就是这位博纳科尔西了。

马基雅维利认为，许多人都能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即拥有决策权的人发挥影响力，所以只做索德里尼兄弟的工作是不够的。他没有忘记做另外两个人的工作。这两人无论是在出身、人格还是能力方面，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政界都备受尊敬。他们就是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5]和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

里多尔菲曾与马基雅维利一同被派往比萨前线，两人的朋友关系超越了各自所属的阶级，有事说句话就行，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上层阶级中的上层大人物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马基雅维利把刚刚脱稿的诗文《十年纪》上卷献给了这位人物。这部作品在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的策划之下很快就印刷刊行了。这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该书印刷本的第一页上就印有接受献书者的名字——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说实话，《十年纪》上卷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这部作品以诗文的形式讲述了自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开始到前一年即1503年为止的意大利历史，但作为文学作品成色并不好。不过，作品冷静分析并猛烈抨击了进入乱世的意大利，充满热情地呼吁人们冲破危机，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作品。大概正因为如此，拥有同样思想的韦斯普奇才策划刊行了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大受好评，甚至没有征得作

者马基雅维利的同意，很快就在其他地方再版发行。

出了盗版说明这本书的初版销售大概不错。我们不清楚初版书的印数究竟是多少，也不知道付给了作者多少版税。不过，从当时的出版情况看，不能指望作者能得到多少版税，拿到几十本样书送送人，也就算是“版税”了。所以，马基雅维利的第一部印刷本著作，想来也不会是例外。但马基雅维利至少可以拿自己的作品送人了。他似乎把这些书派上了大用场。

一些人收到了赠书，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位，他在信里把读后感写了下来作为受赠的回礼，而这封信又被保留了下来。这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僭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他是小国的领主，曾经在切萨雷·波吉亚麾下做过佣兵队长，当时是由佣兵组成的佛罗伦萨军队的总司令。他的读后感非常好。

这本书是献给佛罗伦萨政界大佬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这位大人物实际上对实现马基雅维利所构思的“没有先例的新鲜事”发挥了不少影响，尽管他以前曾经评价说马基雅维利是个无赖。

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一个民主政体国家。在提倡民主主义的国家，政策决策者们往往会主张政策必须得到民众的一致同意。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个托词。谋求实现政策的人不能给人以任何托词。马基雅维利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为了唤起舆论开始四处奔走。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奔走。自1505年到1506年，马基雅维利以他30岁时才有的敏捷，奔走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农村地带，今天穆杰洛，明天卡森蒂诺，四处招兵买马。他的想法是，要把农民武装成步兵。

马基雅维利认为，目前已经不可能在城市居民中征兵，很久以来，佛罗伦萨市民一直相信战争要交给佣兵去打。佛罗伦萨人以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而闻名。在其他国家，人们会分裂成教皇派和皇帝派。但在佛罗伦萨，不仅分裂成这两派，获胜的教皇派还要再分裂成黑党和白党。这就是佛罗伦萨的国家性格。马基雅维利把希望放在了还没有受到这种抗争污染的农民身上。

在军事史上一直存在着骑兵和步兵孰为主力之争。到了16世纪初期，时代已经改变，作战主力已经从炫耀华丽军装、看似具有绝对实力的骑兵队转变成了组成军团顽强推进的步兵团。貌似愚笨却不易崩溃的

瑞士人步兵团受到各国君主的高价雇用。马基雅维利比谁都更了解这个现状。

马基雅维利四处奔走，说服农民。也许光荣辉煌的古罗马步兵军团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但切萨雷·波吉亚组建的罗马涅地方农民军的记忆，恐怕给他的刺激更大。

他不再诉苦说出差费用少了。他要么拿到了休假，要么是让上司睁只眼闭只眼，这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走”了。但是，即使说服成功，武装农民也需要花钱。他不是富人，负担不起武装农民的钱。也许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被弟弟索德里尼枢机主教轮番进攻般的说服所征服，他编造出了一些理由，通过正当途径提供了费用。由于没有史料可以讲清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弄到这笔钱的。

马基雅维利“奔走”的结果于1506年2月15日这一天展现在济满市政厅前领主广场的市民面前。

我们通过卢卡·兰杜奇日记介绍一下这天的情形。我们经常引用这位编年史作者的记录。要了解佛罗伦萨市井小民的观点，他是一位最值得信任的证人，因为他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兰杜奇1506年2月15日的日记完全直译是这样的：

> 今天，广场上举行了400名步兵的阅兵式。这是根据正义旗手命令进行的。士兵都是农民，他们身着统一的白色上衣，穿着红白色紧身裤，戴着白色贝雷帽，脚蹬靴子，胸带护甲，手持长枪。还有一队扛着步枪。听说这叫作“战斗连”（battaglione），有一位指挥官指挥他们，教他们怎样使用武器。
>
> 这些兵平常待在家里，需要时召集起来。听说采用这种方式，光在农村地区就能确保数千人的兵力。这可真是佛罗伦萨这座城市从未有过的事，非常好，非常美。

民众喜欢。马基雅维利的杰作国民军虽然是一支只有400人的小型部队，但在政府高官面前，在济满广场的人山人海的民众面前列队、行进，受到了人们的鼓掌喝彩。卢卡·兰杜奇没有记下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人们不知道发起人谁是。但是这位发起人没有心情沉浸在作品首展成功的激动之中，他的眼睛既要关注这人山人海的反应，还要关注坐在贵宾

席上的那些决策者的反应。这只小型国民军表演的真实目的是要让佛罗伦萨上层阶级的人们看一看老百姓的反应。

当时佛罗伦萨的决策者们并不是因为愚笨而缺少进取精神，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比法国国王聪明。恰恰是这一点，对于想要做“没有先例的新鲜事”的人来说不好对付。恐怕贵宾席中就有不少人得出了这样做不现实的判断，因而脸上挂着讽刺的笑容在看热闹。碰巧这一天又赶上狂欢节，真是怪了。

在这以后，这样的表演又反复搞了好几次，或许应该说不得不如此。因为马基雅维利提议的这项政策，花了10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议会上讨论。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简单地说是这样的：

在整个农村，所有适龄男子均有义务进行兵役登记。但不进行全民征兵，发生战事时招兵，规模定在5000人。

首先编成小队，人数在150人到200人之间，每队都有队旗，也有小队长。

3到5个小队集在一起，编为中队，由中队长指挥。

11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的总人数计划为5000人。

此外，马基雅维利好像还考虑让城里的市民出30名骑兵和50名石弓手，加入进来。

这支军队称为佛罗伦萨正规军。马基雅维利认为，军备应该以保家卫国的精神为基础。即使实战时得与佣兵编组使用，也得让他们有正规军军人的荣耀。队旗也好，统一的军服也好，目的都在于此。这是从切萨雷·波吉亚的农民军团学来的。

这一点也表现在大队长的人选上。马基雅维利推荐了被誉为切萨雷·波吉亚左膀右臂的唐·米凯洛托。此人是西班牙人，唐·米凯洛托是他的俗名，真名叫米圭尔·德·科雷拉。切萨雷失败后他在佛罗伦萨被捕入狱。马基雅维利把目光投向了他。他曾经指挥过切萨雷的农民军团。

让一个外国人来做本国军队的总指挥，威尼斯是绝对不会这么做

的。但在佛罗伦萨，这样做反而容易得到决策者的赞同。因为佛罗伦萨的权势者最害怕的是，本国军队的建立会巩固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权力。他们认为，如果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一位与佛罗伦萨没有瓜葛的外国人，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马基雅维利为了不埋下这类担心的种子，没有忘记确立文官领导体制。佛罗伦萨正规军的负责人不是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而是由议会选出9位佛罗伦萨市民组成的“九人军事委员会”，从而形成了一种从征兵到装备一切皆由文官决定的体制。

到了战时，“九人委员会”并入以前就有的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指挥系统。“十人委员会”也是文官团体。

选中米凯洛托的真正原因是佛罗伦萨习惯于使用佣兵作战，没有人会指挥军队。这是事实，但这不能明说，否则便会鸡飞蛋打。马基雅维利坚持文官主导原则，并诉诸政策决策者，消除了他们对军队变成正义旗手直属军的恐惧。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经过“八十人委员会”三次投票，总算提交给了议会。1506年12月6日，议会以841票赞成、317票反对获得通过。

市井小民卢卡·兰杜奇没有在日记中留下任何记录，可知这件事并没有成为市民们的话题。这与当初军队盛装表演时的情况有所不同。

然而，对马基雅维利而言，这才是他充分享受发自心底的喜悦的一天。他成功了！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一天无疑是37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按规定，“九人委员会”设两位秘书，其中一位是马基雅维利。他又像贪心老太婆一样揽了一堆新工作。这些事是自己想出来的，哪有心情交给别人去做呢！另一位秘书由与他志同道合的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担任。马基雅维利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体制就此完成。翌年，1507年的1月10日，选出了9名委员；一个月后，唐·米凯洛托就任最高指挥官。

马基雅维利不仅仅在形式上实现了他的梦想，两年半以后的1509年6月，以马基雅维利创建的正规军为主力的佛罗伦萨军队，成功地夺回了比萨。曾经被嘲笑为“狂欢节假面具”的农民军团实实在在地打赢了战

争。佛罗伦萨人认为重新领有比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农民军团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厥功至伟，民众沸腾了。

沸腾的不光是民众。毕竟，佛罗伦萨被这件事折腾了15年之久。几天后，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位知识分子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

> 这次可贵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您。……您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比犹太民族伟大的先知们所做的还要伟大。哦，尼可罗，尼可罗，说真的，我已经找不到足以表达我心中所想的语言。

成功夺回比萨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真正值得纪念的大事。但是，有功之臣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并没有被镌刻在大理石板上记载下来，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不足以在人们心中唤起为他留名的必要。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建功立业时得不到什么回报，稍有不好却会立刻被人想起，真让人接受不了。做事太扎眼的报应三年后果真到来。

---

[1] 普路同（Pluto），罗马神话中的冥王。

[2] 灵薄狱（Limbus），意为地狱的边缘，天主教指安置耶稣基督出生以前逝去的好人和耶稣出生后从未接触过福音的逝者之处，未受洗的夭折婴儿死去后的灵魂也安置于此。

[3] 这首诗在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中以“短句二则”（徐卫翔译）为题独立成章，并不包含在《十年纪》中（参见《马基雅维利全集·戏剧诗歌散文》第367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此处译文为译者根据日文译文转译，参考了徐译。

[4] 此文在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中的标题为“关于筹款的讲演辞”，见《马基雅维利全集·政务与外交著作下》第89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

[5] 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Alamanno Salviati），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曾任驻法国大使。佛罗伦萨收复比萨后曾任驻比萨总督。他于1502年任执政团成员期间对平定斯皮托亚、阿雷佐和瓦尔迪基亚纳的叛乱以及政制改革等方面出力甚大，他提议创设了终身正义旗手的职务。他的女儿是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妻子。

第十二章
“副官”马基雅维利（1507—1512年）

我在这一部开头写过，如果勉强以现代日本为例，可以认为在那个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地位相当于内阁官房的事务官员。我当然知道，16世纪初，佛罗伦萨这个城邦加上周围的农耕地区，人口数不过50万。与人口超过1亿的现代日本相比，它的内阁官房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说“勉强为例”。

我们勉强做个比较。从1498年到1506年底，马基雅维利坐上第二秘书厅的头把交椅，可以说是内阁官房的一员。他还兼任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可以认为是借调到防卫部任职。此外，他还是共和国正义旗手的秘书，等于他还兼任着首相秘书。

这种情况在官僚组织完备的现代先进国家不可能存在。况且，马基雅维利是属于没有晋升资格的官员，这样的任职在现代日本就愈加不可能了。

然而，自1507年初到1512年9月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马基雅维利除了上述职务外，实质上还成了正义旗手的副官。如果这样，现代日本很多没有晋升机会却喜欢工作的人，都恨不能生在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了。人嘛，没有什么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更幸福的事了。

从37岁到43岁这段时光，马基雅维利享受着这种幸福。他提议并成功实现了组建国民军，法案通过后也没有放手，还在负责指挥国民军的“九人委员会”中担任秘书，活跃在第一线。可以说，在当时佛罗伦萨政府中，马基雅维利事实上的位置一定比直接从驻西班牙大使起步的精英官僚圭恰迪尼重要得多，工作也很有干头。

然而，马基雅维利享受到的幸福归根结底是事实上的东西，他的正式地位从29岁担任公职时起就从来没有变过。

他的头衔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尽管到处兼任秘书，薪水并无增加。虽说那个时代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但14年间看不到他有一次加薪的情况。皮耶罗·索德里尼当上终身正义旗手后在市政厅

韦奇奥宫里得到了办公室和一处居所，并住了进去。但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作为他的“副官”甚至“心腹亲信”，马基雅维利在这附近拿到过斗室一间。没有任何人想到或提议把他从第二秘书厅秘书长提拔到第一秘书厅秘书长。

马基雅维利薪水没涨、地位没升，不光徒增了工作，他还干得专心致志。马基雅维利在收入有保证的这段时间并没有用好这些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没有留出富余，做到有备无患。6年的“副官”生涯就在他兴冲冲的工作中逝去了。

这样说是有证据的。马基雅维利成为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心腹以后，他去外国出差的规格没有提高，依旧是政府不想明确表态的时候派他去。他曾被派去见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罗马教皇等。他不是出身名门，利用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专门为了争取时间和收集情报。这同过去8年没什么两样。

另外，只要需要，他一样会被随意差遣。他曾被派去与区区佣兵队长谈判，他也经常去见小国君主。总之，借用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话说，是被“呼来唤去，席不暇暖”。可是，尽管他诉过经费不足之苦，却没有抱怨过差事辛苦。他大概对秘书长这个头衔很满足。

当然，马基雅维利还是当过一回“大使”的。那是1511年5月的事情，他被派往摩纳哥，去和领主卢西亚诺·格里马尔迪谈判。这是他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以“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Ambasciatore communitatis florencie）的头衔被外派。

当时的摩纳哥是热那亚西边一个小不点儿大的小国，还不是现在的大公国，没有赌场，也没有游艇码头。热那亚人格里马尔迪把这里当作根据地，一半从事海运，一半做海盗。顺便一说，曾经的好莱坞影星格蕾丝·凯莉[1]就嫁到了摩纳哥。她的丈夫兰尼埃[2]大公就姓格里马尔迪，是马基雅维利大使谈判对手格里马尔迪的后代子孙。

就这样，只要需要，马基雅维利就会被派到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于是，只要是重要的国家，他便会自然想到把自己在出差过程中观察、分析、思索、综合的东西记录下来。要不然就是他第一次出差的记录得到了好评，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他虽没有留下《摩纳哥事务概览》，但留下了《法兰西事务概览》和《德意志事务概览》。这些报

告在观察、分析和综合等各个方面，堪与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大使卸任后根据义务在元老院做的述职报告相媲美，堪称双璧。但从叙述能力上看，威尼斯人的记述准确但乏味，而马基雅维利写的文章则文采飞扬。《法兰西事务概览》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 今天，统治法兰西的王朝和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气势，更加富有，更加强大，其原因如下……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初刚开始当作家时编辑对我说的话。他说："开头三行抓不住读者的心，就算不上专业作家。"

我想介绍一下同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大使述职报告的开头部分，给大家做个参考。我省略了报告开篇那些"先生们，女士们"式的冗长称呼。

> 巴黎位于法兰西，是一个富裕的、商业活跃的城市。它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法兰西虽然富庶，但还远不及威尼斯。即使这样，就我所见，人们已满足于此。

马基雅维利认为，无论政体如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思想和实力就生存不下去。在他看来，当时拥有思想和实力的，正是这些论述乏味的威尼斯人。相反，没有思想和实力的恰恰是现实的佛罗伦萨。不管马基雅维利写的文章多么文采飞扬，他"辅佐"的还是这个佛罗伦萨共和国。

处在这种现状之下，佛罗伦萨甚至连国家政体的变化都未必起因于国内情况。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所辅佐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以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为中心，而左右共和国民主政体命运的却不是国内的反索德里尼分子，而是国外的、佛罗伦萨周边的国际形势。

1508年，马基雅维利成为索德里尼事实上的副官以后不久，威尼斯共和国这个不但具有力量而且还应该有思想的国家，犯下了在它近千年的历史中几乎唯一的一次外交错误，愚蠢地把对意大利半岛抱有领土野心的所有列强同时树为敌人。

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一心想使罗马教会强大起来，因而对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不怀好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在做着美梦，暗中幻想着要戴

上教皇的皇冠，从而成为欧洲权势最大的人。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仗着自己以前在意大利半岛的业绩，处处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作对。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在以赞助哥伦布航海探险而闻名的伊莎贝拉女王[3]去世后，事实上已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正立足那不勒斯，觊觎意大利。

威尼斯共和国在东方和意大利北部拥有广阔领土，经济实力欧洲第一，但它毕竟是一个城邦。当时的威尼斯可以漂亮地对付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但同时与所有这些国家为敌，就只能是愚蠢行为。

我忘记了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圭恰迪尼，对这时的威尼斯外交失算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 现实主义者犯错误都是在认为对手也和自己一样不会做蠢事的时候。

威尼斯认为，自己的作用对西欧各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现状是，正因为威尼斯拥有海军力量，在东方各地有健全的基地，土耳其的攻势才未能达及西欧。而且，威尼斯的业绩使得威尼斯繁荣的贸易成了西欧经济活力的源头。最后，威尼斯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地也不是靠领土野心而获得，获得领地的目的是确保通商道路畅通，而其属民也沐浴着威尼斯善政的恩惠，这个事实已持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

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据此判断，削弱威尼斯的行动不会给教皇或其他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所以削弱威尼斯的愚蠢之举即便有人口头上叫叫，也不会付诸行动。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加入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倡导的反威尼斯同盟。

这就是著名的“康布雷同盟”。同盟的全体成员为了各自的目的，事先确定了瓜分的对象。

教皇——位于罗马涅地区的威尼斯领土。

皇帝——帕多瓦、维琴察、维罗纳以及位于威尼斯以北弗留利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里亚半岛。

法国国王——贝加莫、布雷西亚、克雷莫纳等意大利西北地区除米兰以外的所有威尼斯领土。

西班牙国王——亚得里亚海沿岸南部包括奥特朗托在内的所有威尼斯领土。

匈牙利国王虽然没有实际参战，但也在同盟中挂了名。同盟的所有各方都参与了对威尼斯领土的瓜分。如果瓜分成功，留给威尼斯的只有浮在浅滩上的首府和克里特岛，因为同样在同盟里挂名的萨伏依公爵已经要求塞浦路斯岛归自己。

那么，佛罗伦萨共和国又是如何应对这个抗击威尼斯的全欧洲联盟呢？

从结果上看，佛罗伦萨保持了中立。不过，那是因为各国都没有理睬它，因而它没有收到强烈邀请。就连比佛罗伦萨小的小国曼托瓦侯国、费拉拉公国等，也都参加了同盟，分得了一杯羹。不论是曼托瓦还是费拉拉，它们的领主拥有自己统率的军队。

不过，佛罗伦萨的中立并不严格，似乎偏向于同盟一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都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人，佛罗伦萨没有军事力量，不能逆着他的意志采取行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无须立字据。当然，瓜分没有佛罗伦萨的份儿。

“康布雷同盟之战”因此与佛罗伦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当时的佛罗伦萨彻底失去了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却又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这里不去详述这场战争，但写一下简单经过还是有必要的。欲知详情的读者，请阅读我描写尤利乌斯二世政治的《神的代理人》第三部“刀剑与十字架”。

威尼斯共和国事前工作失败，便勇敢面对全欧洲的对手。但勇敢只是表象，知道威尼斯行事方式的人都会说这是接受现实的权宜之计。威尼斯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打算一面奋起迎战，一面看情况再打外交战。

虽说是权且一战，结果却很惨。同盟军中，法国军事行动准备得最好。威尼斯军队在阿尼亚德洛一役中，惨败给了法军。原因是两位总指挥意见不合，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结果，总指挥中甚至有一人被俘，其

状甚惨。

因为这次胜利，法国国王在其他同盟国尚未正式参战的情况下，就一举成功地获得了当初分给他的所有地方。当时，马基雅维利正在附近出差，他向国内报告说：

> 威尼斯丧失了800年来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这应该是那个阶段大部分人的意见。所有人都认为，意大利的头号强国威尼斯怕是要完蛋了。然而，法军的绝对胜利却成了威尼斯的幸运。威尼斯找到了重开外交战的线索。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乏大无畏精神，但缺少深谋远虑。凭着一腔怒火成功地打垮了威尼斯，但打垮威尼斯的不是教廷军队，而是法国国王的军队。这使他很不爽。不仅不爽，他对法兰西势力在意大利过于强大而感到不安。威尼斯外交从这里打进了一支楔子。威尼斯向教皇三拜九叩，起誓恭顺，请求停止南来的进攻。同时，又向德意志皇帝三拜九叩，献上领土，努力掉转北来的矛头。这是威尼斯离间同盟国的策略。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样写道：

> 威尼斯的大使们跪地匍匐，行状凄惨。了解他们尊大傲气的人看到这番光景，无不感叹今非昔比。

威尼斯没有只依靠外交战，在帕多瓦保卫战中，它打败了皇帝亲率的军队，这使得教皇更加不安。在以威尼斯为对手的战斗中，法国国王打赢了，德意志皇帝却打败了。皇帝御驾亲征却未取胜，他对法国国王感觉不会好。威尼斯的外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

1510年，准确地说是“康布雷同盟”结盟后仅仅一年，争斗的对象就起了变化，变成了教皇和威尼斯联手与法军对决。一直态度暧昧的皇帝权且站在了教皇一边，没有实际参加战斗。这下法国国王成了孤家寡人。

这样一来，一贯采取亲法主义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陷入了困境。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法战争的旗号是：“野蛮人滚出去！”翻译成“野

蛮人”一词的原文是“barbari”，这在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外国人的意思。16世纪初所说的“野蛮人”，就是指意大利人以外的人。这样的旗号打出来，佛罗伦萨人作为意大利人就不能站在野蛮人一边。尤其是说这话的人物又是教廷的主人，作为基督教徒也很难反对。

话虽如此，从以往与“保护人”法国国王的关系上看，佛罗伦萨共和国又不能轻易地明说站在教皇一边。阿尼亚德洛一战已经证明，军事上还是法国最强。佛罗伦萨归根结底不能以这个法国为敌。

佛罗伦萨政府无计可施，只好采用惯用伎俩，而且派出去的人也是老人。为了拖延时间，1510年7月，马基雅维利出发前往法国国王身边，逗留了三个月。从目的上看，这又是一次漫长的出差。

这次赴法出差的任务可不单是拖延时间。意大利半岛上空笼罩着黑色战云，没有任何很快散去的样子，但还不至于有大规模战役。马基雅维利去法国，意在避免大规模战争。可是佛罗伦萨已经不掌握国际关系的主导权了。这样的国家，即使根据准确的预见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可能因为偶然事件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时的佛罗伦萨正是一个好例子。

我想在此稍稍脱离叙述主线，介绍一下著名事实以外的非著名事实。这话有些猥琐，但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人。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或因为这是个非著名事实的原因，日本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家都忽视了这个插曲。所以，这个插曲在这里是第一次被翻译成日文。

这封信写于1509年12月。佛罗伦萨没有从“康布雷同盟”中分得好处，但要为德意志皇帝筹集战争费用。马基雅维利受命给皇帝送去40万达克特战争费用中的第二批钱款。故事便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封信发自维罗纳，因为当时皇帝正驻跸于此。同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代表性城邦威尼斯在5个月前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而佛罗伦萨却拒绝不了德意志皇帝的筹款要求。他们所能够采取的唯一对抗策略就是请求分批支付这么一点。

教皇与法国国王的对抗尚未表面化。马基雅维利写这封信的8个月之后，事态表面化，佛罗伦萨政府陷入困境，再次派马基雅维利去了法国。

这封信是马基雅维利公务出差期间所写的私人信件，收信人是路易

吉·圭恰迪尼。他是日后成为马基雅维利亲密朋友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的哥哥。路易吉是名门子弟，当时31岁。写信人马基雅维利40岁。这封信的言辞猥琐龌龊，正经词典里都不见收录。尽管如此，这样的文章只要才气横溢，在意大利照样会被评价为“色彩丰润的文章”。

这事太难堪了，路易吉。在同样的情况下，命运这东西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结果。

就说睡女人吧，你能得到你的所想，而我就不同啦。

我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那种饥渴已给理性蒙上了一层雾。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个能帮我洗衣服的老太婆。她在自己的家里洗衣服。那房子是一个半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洞照进来。

那天，我经过那个房子，老太婆认出了我，殷勤地和我说话，请我到她家去一下，说是给我看几件漂亮的衬衫，兴许我看中会买下呢。

我这个憨蛋就相信了老太婆的话，去了她家。

在那房子的角落里，好像有个女人。在昏暗的光线中，那女人的头和脸隐藏在放干衣服的台子后面，身子害臊地蜷缩着。那老太婆抓紧我的手，把我拉到那女人跟前说：“这就是我要卖给你的衬衫，你先试试，可以完事后付钱。”

你知道我是胆小鬼，完全给吓傻了。老太婆说完后走了出去，关上了门，黑暗中只剩下了我和那女人两人。

结果，我一口气把她干了。我觉得那女人大腿松松垮垮，阴部湿漉漉的，呼出的气息也很臭。就是这样，受到令人绝望的欲望的驱使，我一下子就射了。

完事以后，我才想起要看看这件商品。我从壁炉中取出一块燃烧着的木块，去点一盏放在壁炉上的马灯。刚要点着时，马灯还差点从手里掉下来。

啊，咋回事啊！那女人太丑了！我差点没倒在地上死过去。

原以为颜色朦胧的头发已经全白，头顶已经秃掉。我看到有几只虱子正在这秃顶上散步。这样稀疏的几绺头发还垂到了眉梢。她脑门窄小，满是皱纹，中间有个疤痕，就像是节日市场上被打上烙印、拴在木桩上的动物。她的眉毛垂向眼睛，每根眉毛的末梢都粘着虱卵。

那女人一只眼睛往上吊，另一只眼睛又朝下塌，一只眼大，一

只眼小。掉光睫毛的眼皮边上沾满眼屎。鼻子紧挨着满是褶皱的额下，鼻涕堵着一个鼻孔。那嘴唇就和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嘴唇一个德行。

马基雅维利的这封信我读了好几遍，每读到此都不免喷饭。

被尊称为“豪华者”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灵魂（spirito），是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灵魂时代的佛罗伦萨的灵魂”。这个人物已死了17年。尽管洛伦佐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但在17年之后，说到嘴唇与他很像，别人听得懂，可见所谓同乡人真的可怕。不错，洛伦佐是长了一张蛤蟆嘴一样的嘴巴。我相信，路易吉·圭恰迪尼看到这封信后也会忍不住喷饭的。

说了那女人的嘴唇跟洛伦佐一模一样之后，马基雅维利继续描写下去。这个“商品”好像还长着胡须。这女人太丑了，令人晕倒，而马基雅维利的描写细致入微，就像在看一幅精密的自然主义画派的画作。他继续写道：

我看着这个魔怪不知所措。是不是我搞错了，那女人开了口。“先生，怎么啦？”那人是个结巴，嘴巴蠕动着在说着什么，我无法听清她说的话，只能猜测是这个意思。她嘴里的臭气吹了过来，那恶臭厉害得连虫子都要躲开，我的眼睛和鼻子顶不住了，我的胃也受不了这样的凌辱了，呕吐起来。就这样，我支付了与这商品匹配的代价后才逃了出来。

哎呀呀，只要受过这么一回苦，也一定会保证我死后能去天堂了。但可能这样还嫌不够。一到伦巴第，那令人绝望的欲望就又回来了。

你应该感谢上帝，上帝还会让你有更多的愉快。我也要感谢上帝，只是我所要感谢的是，上帝让我做了想做却不能做的过分之事。

我想，这次出差会剩下一点钱，我想在回到佛罗伦萨后，用这些钱去做点事情。我在想是不是把养鸡场搞起来。不过，我不能直接来做这事，必须找一个人来帮忙，也许皮耶罗·迪·马尔蒂诺合适，我去问问他愿不愿意。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他不愿意，我还要另外找人。

这封信是寄到曼托瓦的，路易吉·圭恰迪尼当时也因公出差到曼托瓦。两个人都在出公差，还要写这种信。

真想不到马基雅维利是个让人两倍三倍地吃惊的人。经费不足时，他是那样急切地报告，一旦有了些钱，马上就会公款私用。就在写这封信的几个月前，马基雅维利辛苦建立的佛罗伦萨正规军，钻了大国竞争的空子，成功地夺回了比萨，了却了佛罗伦萨人的一个心愿。

趁话题回到夺回比萨的机会，我想把话题从非著名事实拉回到著名事实。

我在13年前写的《神的代理人》中，专门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写了一章，标题是“刀剑与十字架”。那一章的时代背景与我现在所写内容的时代背景完全一样，但那一章几乎没有涉及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是因为当时写的主角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那些当时以教皇为中心活动的主角——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威尼斯共和国等相比，当时的佛罗伦萨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比起佛罗伦萨，我腾出了更多的笔墨写了小国费拉拉公国的动向，因为费拉拉大公阿方索一世·德斯特[4]是当时唯一一个关注并利用大炮威力的君主。

1508年是威尼斯与教皇、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在对决，到了1511年变成了教皇、威尼斯、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对决。这种国际形势变化的危害直接体现在佛罗伦萨共和国身上。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国家既无“远虑”又无“力量”的下场。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昨天还是朋友，今天成了敌人，但最为难的是佛罗伦萨。

教皇打出了“野蛮人滚出去”的旗号，只要是意大利人就很难反对。教皇要求佛罗伦萨也加入反法同盟。而法国国王仗着多年充当佛罗伦萨“保护者”的“业绩”，指定在佛罗伦萨刚夺回的城市比萨召开旨在排除尤利乌斯二世的大公会议[5]。

佛罗伦萨如果轻易接受，必定招致教皇的暴怒。教皇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军事力量，但在他的背后现在站着威尼斯和西班牙。

但佛罗伦萨又不能轻易拒绝，因为法国国王的军队在意大利半岛的

力量最强。

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在马基雅维利的辅佐下，成功地规避了这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重大危机。

佛罗伦萨不能完全拒绝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便开始逐个游说正在前往比萨途中前来参加会议的枢机主教们。枢机主教们刚刚进入佛罗伦萨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就在那里等着他们，说服他们道："不去比萨对双方都是上策。"忤逆教皇意图去参加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并不多，马基雅维利一人便足以应付。尽管如此，教皇还是因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正式拒绝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也没有拒绝向枢机主教们发放国内通行证而震怒，并以此为由对佛罗伦萨处以"禁止教务"的处分。但是，因为不是开除教籍，佛罗伦萨避开了最坏的结果。

因此，到预定开会的9月1日为止，只有4位枢机主教来到比萨。这也是教皇为抵制大公会议，宣布将在罗马的拉特兰圣乔凡尼大教堂召开大公会议的缘故。4个人开不成大公会议，因而会期延期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对佛罗伦萨政府而言也可用来想办法。于是，索德里尼的"心腹"马基雅维利又一次被派到法国国王那里。任务已经无须多说，就是向国王说明佛罗伦萨的困难处境，让国王息怒，努力说服国王和教皇尽可能避免决战，亦即战争。不过，不管是教皇还是国王，即使按佛罗伦萨的要求照办，当时的佛罗伦萨也拿不出任何东西给他们了。纵令马基雅维利的外交能力再优秀，没有舍，也就没有得了。

马基雅维利回国了，等待他的是法国国王赌上自己的权威，哪怕只有4个人也要召开的比萨大公会议。大公会议是顾及到法国国王才召开的，而马基雅维利的新任务就是尽早把开会地点挪往别处。比萨市民并不欢迎在自己的城市召开这个问题多多的大公会议。马基雅维利瞅准了这一点。如果拿没有信心维持好治安作为理由，参会的枢机主教们也不会漠不关心。马基雅维利最初的意图是让会议地点移到法国或德意志，但这样移动太惹眼，最后达成妥协，将地点移至法国国王领下的米兰。法国国王退的这一步让教皇很高兴，他取消了对佛罗伦萨的"禁止教务"处分。12月，大公会议的地点移至米兰，很快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后来便不了了之，结果并没有成功。

然而，对争强好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把胜利控制在适可而止

的程度更难的事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既然喊出了“野蛮人滚出去”的口号，不达目的他不会善罢甘休。决战逐渐明确，这并不以佛罗伦萨一介小官的意志为转移。1511年底，以反法为目的的“神圣同盟”成立，最终酿成拉文那会战。这次，军力虚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又只能在一边旁观。

拉文那会战被称为是中世纪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场战役，据传是16世纪上半叶最为惨烈的战斗。参战双方都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铠甲武装起来的重装骑兵。这场战役的详情我在《神的代理人》中有详细叙述，并配有两军的战斗配置图，这里不再重复。两军在拉文那平原布阵，总兵力达到4万人。联军总指挥是西班牙人雷蒙·德·卡尔多纳，法军则由年方23岁的加斯东·德·富瓦统率。

1511年4月11日上午8时双方展开激战，一直打到下午4时。结果法军获胜，因为下令撤出战斗的是卡尔多纳。两军共战死1.4万余人，损失巨大。但法军因总指挥富瓦战死，远无胜利的喜悦。

马基雅维利事先的解读是正确的。他的判断是，断然切断与法国国王的关系对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利。在佛罗伦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判断。拉文那会战的结果是，在阿尼亚德洛战役之后再次证明了法国军事力量的优势。

不过，马基雅维利误判了一点，这一点在拉文那战役之后表现了出来。请允许我从《神的代理人》一书中引用一下相关情况。

> 夜幕降临，拉文那尸横遍野。夜色在尸体上投下光影，把它们一点点掩藏。获胜的法国军队的队长们忘记了处理死者，也忘记了集结残兵。他们站在尸体横陈的加斯东·德·富瓦身旁，没人说话，伫立许久，一动不动。
>
> 第二天，惶恐的拉文那市民代表前来请求开城。当天夜里，法军开进拉文那城。胜利者加斯东·德·富瓦被抬进城里，遗体上覆盖着被撕裂的血迹斑斑的联军军旗。将士们头颅低垂，空气凝重，与其说是凯旋入城，不如说是葬礼。4天后，躲在要塞里负隅抵抗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投降。接着，里米尼、弗利、切塞纳、伊莫拉、法恩扎等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法军献出了城池。几天之内，罗马涅全境便落入法国之手。
>
> 罗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人人处在痛苦之中，就像亲眼看到法

国士兵的身影就要出现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一样。罗马全城马上就要遭到掠夺，教皇和神职人员将被关在教廷的宫殿里被放火烧死。谣言不胫而走，越发使人恐惧起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恐惧也同别人毫无二致。他从心理上不相信自己已经战败，而且还是完败。他还不知道富瓦已死。联军的残兵败将混乱不堪，连同总司令一起逃到切塞纳，却被当地居民赶了出来，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逃到马尔凯。他们只顾拼命逃跑，怠惰了给罗马报告详情。威尼斯通常总有准确的情报，但那里来的消息也在拉文那一线被阻断，送不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焦躁不安，出现幻觉，总觉得法军马上就会乘势向罗马压来，烦恼而痛苦。

4月15日，朱利奥·德·美第奇[6]抵达罗马。他也参加了联军，但成功逃脱。第二天他被允许与被俘的堂兄弟乔凡尼[7]枢机主教见了面。枢机主教要他向教皇秘密转告：法军总司令加斯东·德·富瓦已经战死，法军群龙无首；虽然由拉·帕里接任，但还不能统一军队；队长们对今后如何行动意见分歧；桑塞韦里诺枢机主教主张立即进军罗马，拉·帕里却主张请示国王再决定，一步不让；其他队长们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阿方索一世·德斯特对这样的情况大失所望，带着大炮回费拉拉去了……

但是，这还不足以打消尤利乌斯二世的担心。虽然总司令已死，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但毕竟2.3万人的大军尚存四分之三。而且，伦巴第、罗马涅和意大利北部已落入法国手中，补充军队易如反掌。反观自己一方，以西班牙和威尼斯为主体的联军已然形同解体。尤利乌斯二世在近乎恐惧的不安之中度过了数日。

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十天过去了还是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人们甚至觉得，拉文那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尤利乌斯二世这次又被自己的敌人救了一命。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越来越明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错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机，他使拉文那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他居然把法军召回了米兰。虽说损失了富瓦这位优秀的统帅，拉文那战役后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对政治缺乏一贯性。路易十二总是嘴上说要坚持到底，最终却总是坚持不到底。这是他缺乏决断力的证据。这样做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反，尤利乌斯二世则是个只有决断力和勇气的人。

首先付出“代价”的是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误判了，他没能判断出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竟会这样错失大好时机。马基雅维利已经有三次出使

法国的经验，他了解路易十二的性格。然而，他根本没有想象到路易十二病得如此之重。

如此还能称为误判吗？或者应该说这是极尽人类智慧也无法准确判断的不幸？路易十二的优柔寡断和因此而得救的教皇的决断，要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

就在法国国王在将军队召回米兰的时候，联军的散兵游勇也开始一点点集聚起来。威尼斯趁法军尚未重整旗鼓，钻了空子，开始收复1509年在阿尼亚德洛之战中丧失的那些城镇。他们不是靠派军队去武力收复。这些城镇的居民本来就不愿意法兰西或德意志来统治他们，而希望威尼斯共和国来统治他们，于是趁着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队不在身边的机会，再次回归威尼斯。如此而已。“康布雷同盟”结盟时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次战役就让威尼斯丧失了800年来积累的一切。仅仅4年之后，威尼斯就成功地夺回了他们彼时丧失的一切。然而，佛罗伦萨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在拉文那会战中吃了败仗的联军中，威尼斯军队有着这样得以重整旗鼓的目标，西班牙军队却没有这样的目标。没有什么比处置一支漫无目标的乌合之众更难的事了。佛罗伦萨正挡在总指挥官卡尔多纳率领的西班牙军队的行军路上，一定有不祥的预感。而且，被佛罗伦萨驱逐长达18年之久的美第奇家族就有人在这股西班牙军中。

美第奇家族不仅参加了这支西班牙军队，还出了行军费用。美第奇家族不会白白出钱。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的意图，还得到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支持。这位教皇曾以佛罗伦萨奉行亲法政策多年，允许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为由，决定制裁佛罗伦萨共和国。

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与西班牙军队一路同行，一步步地逼近离佛罗伦萨只有20公里的城镇普拉托。

---

[1] 格蕾丝·凯莉（Grace Patricia Kelly,1929—1982），美国影星。1954年以《乡下姑娘》（The Country Girl）一片夺得第26届奥斯卡金像奖。1956年与摩纳哥亲王兰尼埃结婚。1982年因车祸去世。她的从影生涯仅有6年时间。作品有《乡下姑娘》、《红尘》（Moganmbo）、《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日正当中》（High noon）等。

[2] 兰尼埃三世（Rainier III,1923—2005），全名为兰尼埃·路易·亨利·马克桑斯·贝特朗·格里马尔迪（Rainier Louis Henry Maxence Bertrand Grimaldi），摩纳哥亲王。他于1949年继位，1956年与格蕾丝·凯莉结婚。

[3] 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I Catolica,1451—1504），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之女。她于

1474年从同父异母兄长恩里克四世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她于1504年去世，王位由女儿胡安娜（疯女胡安娜，Juana I de Castilla,la Loca）继承。伊莎贝拉一世曾资助哥伦布航海探险，后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4] 阿方索一世·德斯特（Alfonso I d'Este,1476—1534），佣兵队长，以拥有重武器大炮而闻名。1505年成为费拉拉大公。

[5] 大公会议（il Concilio Ecumenico），又称公会议、普世公会议、普教会议，是传统基督教中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第一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于325年。

[6] 朱利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o di Guiliano de'Medici,1478—1534），即在"帕齐阴谋"中遇刺身亡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他后来于1523年成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

[7] 乔凡尼，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他于1492年16岁时当上枢机主教，1513年成为教皇，称为"利奥十世"。

第十三章
1512年·夏天

准确地说，普拉托离佛罗伦萨只有18公里。从佛罗伦萨上高速公路去比萨，第一个出口就是到普拉托的。亚平宁山脉横亘在博洛尼亚与佛罗伦萨之间，从山脉的尽头沿着亚诺河向前便是一马平川。普拉托、皮斯托亚、卢卡、比萨、里窝那这些城镇挨个儿向西排列，直到第勒尼安海。普拉托是平原上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城墙就无法防御。这里还是从博洛尼亚越过亚平宁山脉南下大道的出口。

这里不单是佛罗伦萨的卫星城市，在14世纪中叶成为佛罗伦萨领土之前，这里就是纺织工业的兴旺之地。特别是毛纺工业，佛罗伦萨刚开始衰退之时，便被普拉托逐渐取代。这一传统近年来越发强化。普拉托很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托斯卡纳的曼彻斯特。在现代，佛罗伦萨举办的纺织品展览会广受喜爱，人流汇聚，但会上展示的纺织品全是普拉托的产品。

史上著名的“普拉托之乱”发生在16世纪。当时，普拉托虽不比现代富裕，但也绝不是一个简朴的乡村市镇，光是城里的常住人口就达到6000人。现在，有5000多名西班牙士兵在一步步逼近这座城市。拉文那会战已经过去4个月，这些大兵是西班牙军队的残部，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此期间并非无所作为，空耗时间。从拉文那会战前一年开始，佛罗伦萨就已经预见到法国国王与教皇、威尼斯、西班牙联军之间难免一仗，开始着手建设城堡以巩固边防，并加强了国民军的力量。这两件事都由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军事防卫“副官”马基雅维利负责。

在建设城堡方面，马基雅维利与擅长筑城技术的建筑师朱利亚诺·桑加罗同行，挨个儿巡视城堡的整备情况，并发出指示。在加强国民军方面，他开始在传统步兵军团的基础上组织骑兵队和炮兵队。马基雅维利还是采用他的一贯手段，当骑兵达到百骑时，就在领主广场举行阅兵式，唤起舆论，以便进一步增补加强。

在外交方面，佛罗伦萨虽然偏向法国，却表明了中立的立场。准备已经就绪。

此外，起初的形势发展完全如马基雅维利所料。拉文那会战证实了法国的军事力量绝对胜过教皇、威尼斯和西班牙的联军。然而，会战之后的形势发展超出了马基雅维利的预料。法国国王把军队撤往米兰，使拉文那会战的胜利成果付之东流，于是再没有人能够控制住在意大利中部流窜的西班牙军队残部。

西班牙士兵以前一直由西班牙领地那不勒斯的总督、联军总指挥卡尔多纳指挥。但是打了败仗以后，士兵由7000人减员到5000人，谁都指挥不动这些残兵。卡尔多纳本人也不知道该把这些士兵带往何方，军费也已告罄。美第奇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美第奇家族已经被佛罗伦萨驱逐了18年，在此期间，因为行动草率而把整个家族逼上流亡之路的皮耶罗已经去世。这位掌门人死后，美第奇家族便由他的弟弟乔凡尼枢机主教统领。1492年以前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君主“豪华者”洛伦佐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三个儿子：“一个疯子，一个贤良，一个老好人。”

对1512年的美第奇家族来说，幸运的是疯子已经死去，而接班的正是被评价为贤良的老二乔凡尼。

1512年8月，西班牙军队逼近普拉托，他们对佛罗伦萨政府提出了下述要求：

支付军队的维持费用10万达克特；废黜索德里尼政权，正义旗手换人；撤销对美第奇家族的驱逐令，允许美第奇家族以私人身份返回佛罗伦萨。如果不同意上述各条，就攻打普拉托。

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对此回答如下：

没有理由支付10万达克特，予以拒绝；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政权系由市民选出、共和国议会所决定的，变革的决定权在市民和议会，外国人不得置喙。

这完全是正义之论。对重法之人索德里尼而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反驳了。他不愧是一个坚持法律的人，把决定权交给了议会，议会决议

支持索德里尼。

索德里尼的正义之论不单单是一种逻辑，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背后有着对佛罗伦萨自卫能力的自信。到1512年的夏天，马基雅维利策划建立国民军的法案获得通过已有5年半的时间，国民军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已经拥有步兵9000人、炮兵300人，甚至还有骑兵数百人。此外，普拉托还驻屯了400名兵士，他们判断，佛罗伦萨能够抵抗5000多名西班牙士兵。

此外，已经表态支持索德里尼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议会还批准了索德里尼支出紧急军费5万达克特的申请。他们认为，就算普拉托失守，只要城墙坚固，拥有7万人口的佛罗伦萨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固守城池，就能赶走那些残兵败将。

雷蒙·德·卡尔多纳得知佛罗伦萨政府的答复之后并没有立即开战，而是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同样的威胁。这并不是因为这位西班牙武将情义特别深厚，说不定他对率领残兵败将打仗也没有信心。佛罗伦萨没有改变答复。于是，进攻开始。

历史证明，西班牙人的性格是善恶两极分化的，在他们那里没有“中庸”一词。在以西班牙人为主力开拓的新大陆殖民地，直到今天仍在为政局不稳所困扰。看看这些，我们都能想象得出他们的性格。何况1512年8月攻打普拉托的是一群吃了败仗的残兵败将，可以想象他们会穷凶极恶，不比寻常。

8月29日，普拉托失守。双方隔着城墙战斗，防守方激烈抵抗。但是一旦城墙被撕开，西班牙士兵便蜂拥而入，战况便毫无疑问地向着有利于西班牙的方向发展。面对攻进来的敌兵，马基雅维利创立的国民军乱了阵脚，全面崩溃。他们虽然凑足了人数，但还没有变成军队。剩下的就只有杀戮一件事了。虽然普拉托的居民也遭到杀戮、凌辱和伤害，但光武装士兵就有4000人被杀，他们大部分是佛罗伦萨国民军的农民兵。

发生在20公里外的普拉托的惨剧震惊了整个佛罗伦萨。不过，人们还不至于害怕到马上开门迎敌的地步。尽管如此，背水一战的准备进行得并不顺利，人心还是动摇了。这一点被乔凡尼枢机主教抓住了。

在开始攻打普拉托以前，美第奇家族这位37岁的枢机主教就已经开

始与佛罗伦萨市内的美第奇派取得了联系。成功打下普拉托后，他也没有给敌人喘息之机。8月31日，普拉托陷落仅2天之后，有5位市民来到市政厅，要求见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他们过去一直都是美第奇公开的同情者。

与其说是见面，不如说是突然袭击。这5人都在二三十岁，分别姓阿尔比奇、韦托里、卡波尼、鲁切拉和瓦洛里，显示出他们都属于佛罗伦萨上层阶级。这个阶层把提拔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中产阶级，把决定权交给议会这样的政权叫作平民政权，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感到不满。索德里尼认为只要把话说明白他们会理解的，便出面会见了这5个人。不料这5个人却对他说道："我们要杀了你。不过，如果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可以饶你一命。"

不论索德里尼如何说这事需要议会讨论，他们就是不理睬。这5个人拿着武器，守住四周，行动神速，整个事件神不知鬼不觉，在市政厅所有人都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

索德里尼叫来马基雅维利，然后对进到房间里的马基雅维利说："你马上去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家，问问他愿不愿意担负起保卫正义旗手人身安全的责任。"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曾经与马基雅维利一起作为使节出使过法国，与索德里尼走得很近，不过他也是5人当中保罗·韦托里的哥哥。

马基雅维利去了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家，很快与他一起回到市政厅。索德里尼向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做了交代，在那5个人同意后，走出了市政厅。当夜，索德里尼从佛罗伦萨南面的城门出城，先朝锡耶纳去，然后很快转向，朝意大利南部的洛雷托而去。可能考虑到那里也不安全，他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去了拉古萨。

市井小民卢卡·兰杜奇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 1512年8月31日。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和5个使节和平地达成协议。索德里尼说："不要骚扰佛罗伦萨市民，作为我个人，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乐于遵从。"
>
> 就这样，佛罗伦萨没有了正义旗手，前正义旗手与上帝一道出了城。有几位市民跟他一起离开了佛罗伦萨，一部分去了锡耶纳，另一部分去了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9月1日。今天，美第奇家的老三朱利亚诺进了佛罗伦萨城。在没有正义旗手的情况下，新政府在市政厅韦奇奥宫成立。

政变成功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索德里尼政权不是因为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崩溃，而是因为政变而倒台。

对于这次政变，事先是有应对预案的。随着西班牙军队逼近普拉托，佛罗伦萨美第奇派市民的言行已经肆无忌惮。但是“法律人”索德里尼不同意没有证据抓人，这使只是少数派的美第奇同情者得以自由行动。索德里尼未能得到压倒性多数的支持，但在大多数的市民心里，对他的不满同接受美第奇家族并不能等量齐观。

同时代人的菲利波·德·内利这样写道：

索德里尼没能成为一个坏领袖，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领袖。他太相信忍耐，太相信时间了，总认为时间能解决一切困难。

马基雅维利在第二年开始撰写的《论李维》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他相信只要用忍耐和善意去面对就能克服困难。这样会给敌人提供良机，他却绝对不会使用武力来消灭敌人。

我认为，有时也得做些违反法律的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不知道索德里尼离开佛罗伦萨时马基雅维利送了他多远。40名骑兵护送索德里尼到了锡耶纳，马基雅维利也许把这位曾经的上司送到了罗马门。但是，我们可以确定，马基雅维利并不在兰杜奇所写的追随索德里尼的“几个市民”之列。

马基雅维利的工作堆积如山，这也是事实。正因为马基雅维利是索德里尼的心腹，索德里尼被如此轻易地打倒后，工作交接才离不开他。他是索德里尼心腹中的心腹，通晓所有工作的细节。根本不想为索德里尼殉葬的马基雅维利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也许他在盘算如何通过忠于职守取悦于新政权。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名公务员，再优秀也不过是一介小官僚。

美第奇家族的人在被驱逐18年后回到了佛罗伦萨，但他们没有像凯

旋将军那样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华彩入城。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成功回归是怎么一回事。

9月1日，索德里尼政权垮台后的第二天，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一个人来到佛罗伦萨。有市民高喊代表美第奇家族的“Palle!Palle!”（球！球！）表示欢迎，朱利亚诺向他们回了礼。他没有去美第奇宫，而是绕道阿尔比奇家后去了市政厅。他按照佛罗伦萨男人的习惯，把一直蓄着的美髯剃了个溜光。可见美第奇家的人在极力回避刺激佛罗伦萨市民的任何事情。当然，他们没有带来西班牙的一兵一卒。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放下了心。

1512年，美第奇家族的主要成员有4人：

次子乔凡尼枢机主教，37岁。6个月后，他被选为教皇，称“利奥十世”。他是美第奇家族事实上的掌门人。



美第奇家族的族徽

三子朱利亚诺，33岁。曾被父亲“豪华者”洛伦佐评价为“老好人”。他很快便成了达·芬奇的赞助人。但他的健康堪忧。

主教朱利奥，34岁。他是在“帕齐阴谋”中遇刺的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的遗腹子。堂兄乔凡尼被选为教皇后，他被授予枢机主教的红衣，

11年后的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克莱门特七世”。在回归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中，他是掌门人乔凡尼的右臂。

洛伦佐，20岁。他是死去的长子皮耶罗的儿子，是美第奇家的直系，但他也不是一个钢铁般健康的主儿。

这样的结构很自然，朱利亚诺抛头露面，乔凡尼和朱利奥两位高级神职人员在背后支撑，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让洛伦佐继承的考虑。

美第奇家族的智囊乔凡尼枢机主教想把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关系恢复到父亲“豪华者”洛伦佐1492年去世前的那种关系，让佛罗伦萨维持共和政体，实际上施行僭主政治，由美第奇家族来统治。也是这个原因，他们才避免高调回归。他想让外界感觉到，美第奇家族的变革只是驱逐了索德里尼而已。

然而，美第奇家族仍然让西班牙军队驻留在20公里外的普拉托。美第奇以这个无声的压力为背景，开始了表面温和的变革，议会还没有正式决定，他们就让佛罗伦萨新政府背上了向西班牙军队支付12万达克特军费的义务。

9月8日，终身正义旗手制被废除，恢复了1502年时的制度，正义旗手任期一年。当天就选出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担任正义旗手。这是一位有着很高声望的人物，在索德里尼政权中也做过事，对美第奇家族既不反也不亲近。选出这样一位人物是美第奇家族巧妙策略的结果。里多尔菲属于上层阶级，但他很欣赏马基雅维利的才华。

与此同时，“八十人委员会”增加了人数。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在于，任何事只有这个委员会同意才能提交到共和国议会上讨论。增加委员的人数当然是为了掺进美第奇派的人。另外，在市政厅工作的公务员们也加了薪。

9月16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正式进入市政厅。他是辅佐一年任期正义旗手的八人之一。

9月18日，“佛罗伦萨国民军”解散。兰杜奇日记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想必马基雅维利的劳力之作国民军是被悄悄解散的，甚至没有民众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无法探知这一天马基雅维利的心境。不过，他是那样地坚信国民军，为了国民军的创建和生存呕心沥血，不可能对国民军没有感情。作为“九人委员会”的秘书，他是承担所有事务工作的人。解散时，一切工作都会归到他这里。也许，正是这些忙碌救了他。

同一天，西班牙军队总指挥卡尔多纳造访佛罗伦萨，一直驻扎在普拉托的西班牙军队终于决定要撤走了。12万达克特已于4天前支付到位。

第二天，即9月19日，西班牙军向罗马开拔了。

10月5日，以佛罗伦萨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归还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驱逐时从美第奇宫和别墅抄走的所有物品，违令者斩。许多物品又回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手中。

10月13日，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前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职务，并决定将其驱逐5年，将其弟弟们驱逐3年。在这期间，举行了新任正义旗手里多尔菲的就任仪式。

11月7日，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务被免去，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一职也被免除。至此，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公职均被罢免。同一天，协助马基雅维利工作的好友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也被解职。

马基雅维利不但被罢免了职务，还被逐出佛罗伦萨城一年，一年内不得进入市政厅，并不得离开共和国领土。他还背上了缴纳1000达克特金币的义务，并说这是保证做到这些的保证金，但做到了也不会退还，所以应该叫作罚款。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几乎相当于他10年的薪水。听说是他的三位朋友为他垫付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马基雅维利总算免去了牢狱之灾。美第奇派的米凯洛齐当选，成为他的后任。

不过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仍然留在佛罗伦萨市内，几乎每天都去市政厅。

这是因为，如果马基雅维利不好好交接工作，新政府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作为索德里尼的心腹年头已久，嘴上不积德的人叫他是“索德里尼的走狗”。如果让人们不去考虑其在市政厅里的

地位，说出谁最了解共和国军事和外交工作的细节，大概第一个说出来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他还是负责国民军的“九人委员会”的秘书。单说资金方面，能够实际调动资金的人也就是他。所以，马基雅维利被解职后依然要去以前的地方上班。

马基雅维利料到自己会被解职了吗？他有一封信被留存下来，可以确定是在他被决定解职以前写的，收信人似乎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个女人。但我们不清楚这封信是否真的寄了出去，抑或只是写写自己的心情而已。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他多少还是有所预料的。也许他知道，既然索德里尼被驱逐了，他的心腹马基雅维利也不会平安无事。

但是，马基雅维利是否百分之百地预料到了呢？我想也不是。如果他意识到索德里尼的垮台就等于自己的垮台，那他肯定会早早就跟索德里尼一起行动了。只有逃出去，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这是政变者给索德里尼的条件。而马基雅维利却留在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是否以为自己会被留任呢？他是不是认为虽然有些不安，但留任的可能性更大呢？

当时有很多材料可以支撑他的这个想法。

首先，选出的新正义旗手里多尔菲与他也很亲近。里多尔菲既不是反美第奇派，也不是美第奇派。

其次，马基雅维利的顶头上司、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已经留任。马基雅维利被解职时，除了他和博纳科尔西以外，秘书厅无人被免职。

再次，事实上，在索德里尼政权担任要职的人没有一个被免职。政变时索德里尼把事情交代给了弗朗切斯科·韦托里，证明他深得索德里尼的信任，而他很快就接到任命当上了驻罗马大使。

怎么只有自己会被免职呢？马基雅维利无法相信这个罢免处分。

然而，这就是枢机主教乔凡尼·德·美第奇的深谋远虑。

只把正义旗手的任期改为一年，其他基本不变。这种状态起到了缓和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不信任感和对渐变成僭主政体的恐惧感的作用。让里多尔菲担任新的正义旗手很好地隐藏了美第奇的野心。事

务级官僚的“脸面”、第一秘书厅秘书长维尔吉里奥也留任了。他也是既不反美第奇也不亲美第奇，对美第奇家族并无不便之处。人人都知道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与索德里尼走得很近，但他是佛罗伦萨名门出身。他还是政变时为美第奇效劳的保罗·韦托里的哥哥。

马基雅维利既没有名气，也没有说得上话的亲戚。他因自己实力得到认可而获得的地位，又因自己实力得到认可而失去。他的失势和副部长留任而罢免了实力处长的做法如出一辙。

马基雅维利不懂，他不懂美第奇家族的智囊乔凡尼枢机主教的内心。

不到4个月，乔凡尼枢机主教就当选了教皇。刚刚即位，他就给年轻的侄子洛伦佐写了一封信，教他统治佛罗伦萨的手段。信中有这样一段：

> 不要忘记在佛罗伦萨官僚机构的主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获取情报。尼可罗·米凯洛齐可能是我们在这方面最好的工具。

尼可罗·米凯洛齐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后任，是美第奇家族在马基雅维利占据了15年的这一岗位上安插的一个间谍。马基雅维利被免职事出有因。

那么，马基雅维利在这时还不知晓这一切，他的心境又怎样呢？

对一位43岁的男人来说，被剥夺了所有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他的工作不是被一点点地剥夺的，感觉就像一朝醒来已经赤身裸体，一切归零。

我们应该想到，马基雅维利无论在此以前所写的论文中，还是在以后的著作中，都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位追求理想政体型的政治哲学家。

他一次也没有主张过应该选择某种政体。对他而言，王政也好，贵族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都无所谓，因为他相信，每个民族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政体。他孜孜以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才能使政体有效地发挥功能。

就算马基雅维利伺候的上司从他并不太尊敬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换成了美第奇，对他又会有什么不便呢？15年来，他一直是作为管理专家型官员过来的。即使执政党下野，昨天的在野党掌握了政权，会有部门主管辞职吗？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把一切能力都豁出去工作的人，既然新政权也需要自己的能力，那么，就算主人换了，自己继续伺候下去也是当然的。马基雅维利被解职后仍得去市政厅上班一个多月，这就证明政府需要他的能力。

可是他不知道，美第奇认为他的岗位适合于安插间谍。正是因为不知道，他才会在被免职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回归职场的希望。

我们后世知道了美第奇的这封信，才觉得马基雅维利是个见识肤浅的傻瓜。我们知道了这些，才了解了博纳科尔西被罢免的原因。他不过是一介官僚马基雅维利的助手而已，却和马基雅维利一起遭到罢免。马基雅维利至少还是索德里尼心腹中的心腹，有前科，不是无缘无故被罢免的。可是，受到免职处分对可怜的博纳科尔西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因为有博纳科尔西当助手，新任秘书长就当不了间谍。

马基雅维利被免职后仍然每天去办公室，每天都要和除博纳科尔西以外的老同事碰面。大家都知道，后任的能力明显不如马基雅维利，这是事实，但马基雅维利要向他交接工作。马基雅维利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他一贯笔头不懒，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写过信，却有一封奇妙的私信留存下来。这封信形式上是给流放到拉古萨的索德里尼写的回信，但据说实际上并未寄出。首先，这封信一改他一贯的愉快风格，读来令人吃惊：

> 送到我手中的您的信件是别人的代笔，签名也是别人的。但读过十个字，我便知道这是您的信。……我反复读了您的短信，所以我的话会很长。
>
> 我必须向您表示感谢。您经常为我的所为而踌躇，您很了解我，有些事如果是您，您是不会做的，而您给了我做的机会。其实我很惊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太复杂了……
>
> 凡是人，谁都是按照自己的幻想行动的。……不要给别人忠告。除了一般事情，也不要接受别人的忠告。每个人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和意志活着的。
>
> 即使撇开对军队统率能力不谈，汉尼拔[1]和西庇阿[2]也都是出

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前者在转战意大利时，以冷酷、虚伪和无信仰的方式统率自己的军队，从而赢得了民众的爱戴。爱戴他的民众为追随他，甚至背叛了罗马人。而后者在西班牙打仗时，以慈爱、信仰和诚实的方式统率士兵，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爱。他们两人同样都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我们不去谈罗马人。洛伦佐·德·美第奇（“豪华者”）不让佛罗伦萨市民武装起来而成功地统治了佛罗伦萨。相反，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靠把市民武装起来而成功地统治了博洛尼亚。……

命运女神是年轻人的朋友，要试运气，就要接受运气随着女神的心情而变化。……当好运离你而去时，毁灭就会开始。家庭、城市和个人都一样，一旦好运离去，你就必须用自己还拥有的手段再把它找回来。……

方法完全一样，有时可得到好的结果，有时却会带来坏的结果。……

时代变化了，周围环境也在令人目眩地变化着。如果人们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即使有的时候会碰到好运，有的时候他也会因厄运而悲泣。但是，如果有大智慧者在，早早察觉时代的变化，预见到世间诸事如何变化，让自己能够应对，那么他就一定会得到好运的垂青。……然而，这种大智慧者并不存在，人们照旧短视，结果不得不为命运所左右。……如果西庇阿把他的方法用在意大利，而汉尼拔把他的方法用在西班牙，恐怕他们俩谁都取得不了如此大的成果。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这封信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日期，但无须解释，这就是一个真真切切一朝失去了一切的43岁男人所写的文字。

42岁是男人的灾年。这仅仅意味着肉体上的灾难吗？或者还意味着精神上的灾难呢？这个灾年能有一年的伸缩期吗？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43岁这一年劫难连连，不说这一年是他的灾年都没有人信。他失业了，还付出了相当于10年薪水的巨额罚款，可是事情并未结束。转年到了1513年，这年2月，一起事件又把他交给了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

索德里尼已经被流放。一天，在他的亲戚伦齐的家，一个名叫科齐

奥的锡耶纳人偶然遇到一个叫保罗·博斯科利的年轻人，碰巧捡到一张从这个年轻人口袋里掉出来的字条。博斯科利不喜欢美第奇家族是出了名的，科齐奥没有把那张字条还给他，因为那张字条上列着一些人的名字。科齐奥认为这肯定是一张反美第奇阴谋者的名单，并立刻报了警。这张字条上列了近20个人的名字，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也在其中。

佛罗伦萨的警察局被称为“八人委员会”，美第奇非常在意对政府的渗透，东山再起之后很快也在这个司法机关里安插了自己人。警察接到列有名单的字条后立即对博斯科利发出了逮捕令，他的密友阿戈斯蒂诺·卡波尼也同时被捕。警察开始对这两个人进行拷问。

两人很快交代了，他们坦白说：反美第奇阴谋是事实，目的是要杀死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等美第奇家族的人，把佛罗伦萨从暴政下解救出来。这两人刚过30岁，一直希望回到萨伏那罗拉时代，因此已经上了黑名单。

这两个人坦白了阴谋事实。他们还交代说，那张纸片上所列的人并不是阴谋的参与者，不过是他们认为可以成为参与者的人而已。但“八人委员会”不相信他们的话，就在2月28日逮捕这两人的当天夜里，对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发出了逮捕令。

马基雅维利似乎没有立即被捕。因为政府于2月19日发出了一份布告，内容如下：

> 凡知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之子尼可罗下落者须于一小时之内报案。有违反者处以没收财产的刑罚。

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一开始就想逃跑，还是偶然下落不明，最后是他自己投案而被捕的。他被押进了当时的佛罗伦萨警察局巴杰罗宫。

马基雅维利免不了像其他被捕的人一样遭到拷问。他被用绳子吊起来拷问，还算不得那么残酷，但他似乎被吊起来审问了6次。可是，不管怎么审问，他也没有什么可招供的，真的很无奈。那些年轻人自以为是布鲁图斯[3]，行动草率。但是，已经步入壮年的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一般认为，这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事实。但怀疑不能被排除，他无法免去牢狱之灾。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曾经给他的枢机主教哥哥的秘书写过一封信，写信日期是2月19日，也就是马基雅维利被捕的当天。这封信被保留下来。信中罗列了12个没有确切证据但有嫌疑的人，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也在其中。范围从20人缩小到了12人后依然有他。

3天以后，主犯博斯科利和卡波尼二人被处斩首，另外一人尼可罗·瓦洛里被投入沃尔泰拉城[4]的地牢服刑两年，其他人被投入了警察局的监狱。

现今，巴杰罗宫已经变成国立美术馆，只要买门票谁都可以进去。这座美术馆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的宝库，藏有多纳泰罗等艺术家的作品。当时的装饰品展示也很好。建筑物内部保存得相当完善，让人感叹文艺复兴时期连警察局都有如此精美的装潢，真是要对那个时代的人具有这样的审美意识刮目相看了。我想，这里莫非就是历史上最美的警察局了？

不过，关马基雅维利的监房当然没有这么舒适。那是在地牢，现在用于存放杂物。没有光线、潮气逼人的狭小监房一间挨一间地建在最美警局的地下。马基雅维利被关在其中的一间里。

监房的情形究竟如何，马基雅维利本人用诗的形式写了下来。

根据诗中所写，牢房里恶臭熏天，墙上爬满了虱子，虱子又大又圆，简直就像蝴蝶。传到耳朵里的只有锁链的声音、打开锁链的声音和钥匙碰撞的声音，再就是“吊得太高了！”的惨叫声，那是在拷问……

16世纪的监狱到处都是一个样。地位很高的人会提供舒适一点的监房，对这些人进行惩罚不是目的。佛罗伦萨的世道也变了，被怀疑有参与反美第奇阴谋的嫌疑之人，单凭被怀疑有嫌疑这一点，就要受到惩罚。

就在马基雅维利受拷问期间，或拷问结束开始与一群群圆鼓鼓的肥虱子一起生活的时候，1513年2月20日，热衷于战争胜于祈祷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罗马去世。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秘密会议（conclave）于3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乔凡尼·德·美第奇一开始就进行了有利的争夺。他的才干早已众所周知，不利之点是他才37岁，年龄偏轻。

教皇实际上是由枢机主教每人一票投票决定的。但话要说成是圣灵降临，指引投票，圣灵决定的人选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教皇一经选出，地位至死不变。在这种制度之下，如果选出的是年轻人，他会在位数十年，这样一来枢机主教们就不好办了，因为枢机主教个个都是下届教皇的候选人。

乔凡尼·德·美第奇没有忘记采取策略弥补自身的不利。恰在这时，他老毛病恶化，便故意在会议期间做了手术。所谓的老毛病就是痔疮。但这样做有让枢机主教们觉得他这样的身体再年轻也活不久的效果。不过，教皇选举私密会议的结果取决于是否能成功获得才能优异、自成一派的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所掌握的一票，他的交换条件是解除把前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及其家族全体成员逐出佛罗伦萨的驱逐令。

3月11日，圣灵做出了决定，选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为新教皇。“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即位新教皇，称为利奥十世。

消息传来，佛罗伦萨全城一片欢腾，不分美第奇派和反美第奇派。自己家乡出身的人当上了教皇，这还是佛罗伦萨人的头一次。全城满是喜气洋洋的人群。美第奇家传出话来，要拿出10万达克特举行新教皇的庆祝盛典。这让已经厌烦索德里尼政权紧缩财政政策的佛罗伦萨人喜上加喜。

本乡人当选教皇，也给巴杰罗宫的地牢带来了光明，宣布大赦，马基雅维利也沐浴到了恩泽。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出狱时间，但教皇是3月11日当选，马基雅维利通知出狱的信写于3月13日，所以我想，大赦是教皇当选后立即宣布的，马基雅维利是第二天12日或13日出狱的。从去年8月31日索德里尼政权倒台开始，马基雅维利从11月被罢免，到2月被捕，6个多月他一直对世间保持着沉默。3月13日，他才给现已担任驻罗马大使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写了第一封信：

> 想必您已从保罗·韦托里那里得知，我在全城欢腾共庆之际出狱了。我的出狱靠了保罗和您的尽力帮助，我非常感谢。
>
> 这里我就不写我所经历的漫长灾难了，我只想告诉您，命运做尽了一切来加害于我。托上帝的恩惠，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祈祷不会再次遭遇这种事情了，因为我会更加谨慎，时代也会变得更加自由宽松，不再如此多疑。

我想您知道我的弟弟托托在神职界的情况，我把他的今后拜托给您和保罗。托托和我都希望自己能在教皇身边尽点力。

请记住托托的事。另外，如果有可能，请在新教皇耳边吹个风，我也还想重新工作，在教皇的身边，或他手下人的身边开始做些什么。我恢复工作会给让我工作的人带来好处，也于己有益。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13年3月13日于佛罗伦萨

可怜的马基雅维利！是笃信只要有才定会为人所用呢，还是愈来愈苦的家计不能再容他这样无业下去？

他已43岁，必须养家糊口。家里有妻子，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二年的9月还会再添一个孩子，这是将有7口人的家庭。他被解职了，薪水是零，还必须支付那笔相当于他10年薪水、如同罚款一般的钱款。三位朋友只是帮他垫着这笔钱。马基雅维利不是那种平时储蓄以备不测、拼命干副业的人，他的财产只有佛罗伦萨城里的房子和圣安德里亚的山庄。

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失业后求职并不容易。他不是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教书自不必说，就连律师、公证人也都做不了。就算他愿意谋求较低职业将就，恐怕也会因为曾经受到过嫌疑而变得困难。

我们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举家迁到圣安德里亚山庄的。这山庄过去他只是在葡萄和橄榄的收获季节才会去一下。从他在这段时期写给韦托里的信的内容来看，他们大约是在出狱后一个月迁居的。利奥十世的登基大赦不仅使马基雅维利得以出狱，还赦免了他一年之内不得回佛罗伦萨的流放刑，因而如果愿意，他是可以留在城里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迁居到了山庄，主动接受了流放。

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山庄位于佛罗伦萨郊区，周边当然拥有田地，虽然土地不适于种植小麦，但其他东西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衣服不能自给，但他们有不愁销路的特产橄榄油和葡萄酒。只要一家七口人不追求奢侈，是不至于忍饥挨饿的。

不过，他根本就是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刚才还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对他而言，山庄寂静的生活意味着与世隔绝，让他难以忍受。这不

能不让马上就要44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不堪。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不是那种甘于平静隐居的人，也不是那种可以悠然面对第二人生的人，他是满腔愤懑而“隐居”的。《君主论》就是这种愤懑的产物。这个推断对吗？

---

[1] 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前247—前183），北非古国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家。

[2] 普布利乌斯·科内尔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jor，前235—前183），古罗马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因公元前202年在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而闻名，被称为“征服非洲者”。他热爱希腊文化，周围聚集有不少学者。为区别于其父亲及继孙，他常被称为大西庇阿，而与他同名的父亲被称为老西庇阿，继孙普布利乌斯·科内尔利乌斯·西庇阿·艾米利安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Numantinus，前185—前129）被称为小西庇阿。

[3] 马尔库斯·尤里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元老院议员，公元前44年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暗杀行动。

[4] 沃尔泰拉城，在佛罗伦萨城西南方向约50公里处。

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第十四章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我决定把本书分成三部来写马基雅维利。

第一部写马基雅维利从1469年诞生到1498年担任公职前的29年。由于叙述的需要，有的地方并不限于这段时间，但主体还是这29年间的故事，我想在第一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接着我在第二部里写了1498年到1513年这15年间发生的故事。这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时期。从年龄上说，这是他从29岁到44岁的时期。我想在第二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现在开始的是第三部，我想在这部里讲述1513年到1527年这14年间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这是从他失去公职到去世的那段岁月。第三部叙述的基础应该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与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的他迥然不同，他成了作家，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君主论》等他的全部著作都写于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为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思考。如果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为官，他早晚会被遗忘；而作为作家，他却名垂青史。贝特兰·罗素[1]在《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一书中简洁地说：

> 马基雅维利有两大政论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
>
> 《君主论》论述了在君主政体之下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持权力的方法和手段。而《论李维》则以共和政体为主，论述了各种政体之下的权力及其应用。
>
>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不求在政治领域里有什么充满慈爱的高尚德行。他甚至断言，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恶行也是行之有效的。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给人的印象是卑劣不吉。
>
> 但是，我要为马基雅维利辩护一句：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他并不相信人性本恶。他所探索的东西已经超脱了善恶，而类似于核物理

学家的实验。

> 如果想要得到权力，方法只有一个：冷静。
>
> 至于手段是善是恶则是另一个问题。对这另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并无兴趣。人们可能会谴责马基雅维利，认为他不关心这另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论述了政治权力在现实中的表现便去声讨他则毫无意义。

不论让多么有权威的辩护证人出庭，缺席审判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这里应该倾听一下被告人的陈述。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写道：

> 在决定祖国存亡的关头，根本不必要去考虑手段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宽容的还是残忍的，是值得赞赏的还是可耻的。维护祖国的安全与自由才是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的目的。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politica）与伦理（etica）是一回事，他们当然要不停地追求理想的政体。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2]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掺进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使伦理越来越远离尘世。自那时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欧从未怀疑过政治即伦理的想法。

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于，他麻利地将政治和伦理切分开来，这两者长久以来一直联系在一起，而其原始性质已经变质。切分的方法就是文艺复兴。

我们不用上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只比马基雅维利小9岁的同时代人托马斯·莫尔[3]就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德行’（virtus）的问题。”

大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对此也不会持有异议。马基雅维利也一样会有同感。上述人物中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在使用中都只把拉丁语词“virtus”解释为“德行”，而马基雅维利则把它用于表达“能力、力量和才能”。

“Virtus”在意大利文中对应的词是“virtu”。马基雅维利要求领袖具有的三大要素也是：

Virtu：能力、力量、才能

Fortuna：运气、好运

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

但“virtus”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将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人，这里面既包含了德行，也包含了力量，所以他们都没有用错这个词，区别只是在使用时把重点放在哪个意义上。

把重点放在哪里，不正表现了这个人对人性的思考吗？

话题回到马基雅维利。本书第三部开篇的第十四章叙述的时间范围是1513—1515年，其间不满两年，这是马基雅维利从44岁到46岁的一段时期。这是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时期，他不仅没有四十不惑，相反是惑而不已。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他不具能够看破红尘苟活下去的生存技巧。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君主论》的写作，《论李维》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构思。

我想通过他与一位友人的书信往来追踪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而不去讨论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这是因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精华的结晶，但不是了解他作为活生生人的最佳素材。有哪位作者会不加改变地去写自身伤口滴血的惨状呢？

与马基雅维利通信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他比马基雅维利小5岁，他与马基雅维利通信是在39岁到41岁这段时间。韦托里的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之一，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因此与美第奇家族也有关系，他的妻子出身于卡波尼家族。在中产阶级出身的马基雅维利看来，他完全属于佛罗伦萨的上层阶级。正是这个原因，失意的朋友不得不蛰居山庄，而他却担任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一要职。

他们两人之间有多达43封往来信函，非常著名。著名是因为通信时间恰好与《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执笔时间相吻合。即使撇开这样的史料价值不谈，这些信函本身也同样意味深长。他们在这些信件中的呼吸叹息，让人难以想象那是500年前的事。

而且，这些信件不是双方有意而为之，通信开始于纯粹的偶然。请

读者回顾一下我们前一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写给身在罗马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那封信。在那封信里，马基雅维利向为自己出狱尽了力的韦托里报告了出狱情况并表示了感谢，写信的日期是1513年3月13日。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立即回信，就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通信往来，回信日期是两天后的3月15日。

亲爱的朋友：

您发生变故后的几个月里，我也饱尝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苦恼。……当初令弟托托来通知我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新教皇当选之后，我乞求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恢复您的自由。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吧！冬天不会永驻。如果情况允许，如果那时我还继续常驻罗马，到我这里来吧。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您来，我会感到无上欣喜。

我们过去的同事布兰卡奇今天到了罗马。他从波吉邦西来，累得筋疲力尽。乔凡尼·卡瓦尔坎蒂拉着他不放，今天晚上没能见到教皇。

再见！

弗朗切斯科

信写得多么温柔和蔼啊！马基雅维利在短短7个月内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索德里尼政权倒台、被撤职、被罚相当于10年薪水的罚款、被流放市郊一年并被禁止进入市政厅、坐牢、拷问、出狱……对他来说，这封信不啻为沙漠中的一滴甘泉。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也曾因其在“不流血推翻”索德里尼政变中的表现而一时遭到美第奇的忌恨，被投入监狱，受到了拷问。但他现在是驻罗马大使，他所说的“冬天不会永驻”这句话，对把马基雅维利从悲叹中解救出来尤具功效。马基雅维利读了朋友的信后立即提笔，日期是三天后的3月18日。

伟大的大使阁下：

您的信充满亲切，令我忘却了过去的所有不幸。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对我的友谊，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封信一样让我感受到您的友情。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您才好。我向上帝祈祷，有朝一日我能

为您效犬马之劳，以报答您的恩情……

说到命运，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幸，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忍了过来而没有自暴自弃。这是我唯一的收获。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没有失去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的希望，我会回到在政府任职之前的状态继续活下去，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如果您可以继续常驻罗马，我一定会去那儿。请告诉我您方便的时间。

信的后半部分，他应韦托里信中的请求，写了在政府任职时期的同事们的情况。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这些内容写成了这样：

伙伴儿们都向您问好。大家每天都泡在您也认识的多纳托（多纳托·德尔·科尔诺）家。那里总有几个女人，对恢复精力最为理想。

昨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出门去看庆祝游行。我们每天就这样在因教皇登基而沸腾的市内徜徉，享受剩余的人生。想起坐牢，简直像是在做梦。

如果只是这样相互安慰、报告近况，两三封信也就够了，并不会有不断的信件往来了，是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又把球抛了过来。

马基雅维利被开除了公职，只能把曾经的同事当成玩伴交往，“大使阁下”把他唤回到了政治的世界。韦托里在3月30日的信中写了意大利内外是如何看待美第奇教皇即位的。不过，原本就比马基雅维利悲观的韦托里还加了一句：“我不喜欢议论这样的大事。”

这封信为马基雅维利点了一把火。4月9日，他写道：

无论多么认真地议论，事情也不会按我们所想的那样发展，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而您不喜欢议论大事。如果您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马基雅维利继续写了这段留给后世的名言：

但是，命运没有让我熟悉丝绸纺织业，没有让我在棉纺织业赚到钱，也没有让我在金融业出人头地，我只能思考政治，其他什么

都不会。

就这样，在两个佛罗伦萨人之间开始了以讨论政治为主的书信往来，主题是4月1日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之间刚刚缔结的友好条约。大概是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也回到了政府秘书厅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中，对应于朋友在来信中的署名“弗朗切斯科大使”，他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quodam segretario”（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国务秘书）。

信函对话要具有价值，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写信的两个人都认为是在通过信函进行对话。因此，回函必须根据对方来函的内容而写。如果双方都只写各自随意所想，那就不成其为信函对话了。

回函也必须是读完来信后立即写就。尽管回函是根据对方信函内容而作，但如果回函寄到，对方已经忘却，对话就会失去光彩。

说点题外话。看了两人的信函日期，知道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寄信只需要两天时间，这令我惊叹不已。两天的时间，即使在500年后的现在，如果使用国营邮政，用快件也不一定能寄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使用公事用的快驿。我们只能认为这件事是文明总在进步这一原则的一个例外，要么是这一原则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写信双方都要具有坦率吐露想法的性格。对话是人与人的相互碰撞，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无关。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完全不担心的人，韦托里也同样如此，即使署名大使，在他的内心里并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没有学历，不像韦托里那样是一位有学历的官僚，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所以始终得以维持，大概是因为他们曾一道被派往德意志皇帝身边工作。索德里尼政权崩溃时没有流血，也是由于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合作做了幕后工作。

我想，两人年龄相近也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同代人说话容易投机。

第三个条件是双方拥有共同关心的事情。对于这两个正值三四十岁

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祖国佛罗伦萨的安全，就是佛罗伦萨所在的意大利的命运。如果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大事”而只关心“小事”，那他们关心的对象就只是自己的人生和女人了。

第四个条件是双方都具有足够的写作能力，无须特别费力就能传达自己的意思。如果写封信都会成为心理负担，便成不了信函对话的当事人。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多年后也写了历史书，他也是一位写作高手。

最后一个条件是双方都认为与对方谈得来，在时间和精神方面有无余裕不是大问题。说起来很偶然，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都很空闲。一般认为，尤里乌斯·恺撒是信函对话的始祖，他的繁忙程度可是倍于他人的。恺撒用的是自己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这里的问题只是想不想通过信函进行对话而已。

回到两人的书信上来。

原国务秘书关心政治的火被点燃了，他于4月9日写了前面那封信。就在同一天，也就是还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原先说厌倦议论大事的韦托里改变了想法。

尼可罗，亲爱的朋友：

我原来觉得再也不愿意认真地谈论政治了，但新的事件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我现在没有时间细写，快马即将出发，只讲一件事吧。

如果西班牙和法兰西的这份条约真有其事，我想，就不能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像传说的那样是一个精明慎思的人。或许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三方会像把我们拥在怀里的猫一样，我已经多次听说过，已经最后决定瓜分可怜的意大利。即使有人详细研究了形势，说这不可能，我也不会相信他的……

其次，希望您能明白，我帮不上您的忙，只不过是我连自己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缘故。……您提到是否该与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商量的想法，我认为现在并不合适……

在最后这一部分，韦托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无法给马基雅维利一个满意答复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曾再三托韦托里给他找份工作，即使这样

必须移居罗马。马基雅维利回归政治第一线的梦想只能一点点地远去。马基雅维利在对这封信的回信中添了三行诗[4]：

> 我时而欢笑歌唱
>
> 我只能这样吐出
>
> 我那苦涩的眼泪

心地善良的韦托里收到了这封信，三天后便用自己的叹息回答了朋友的叹息。他的这封信开头写了纳税给他带来的苦恼，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 今天早晨刚一醒来，立即想起了4弗罗林的事，这是向我们兄弟征收的税款。还有4弗罗林，是向伯父征收的。这也太多了，即使与其他富人相比也太多了。这件事不能不让我心绪纷乱。
>
> 我没有其他工作，收入只够生活，没有节余。我有两个女儿，个个都要考虑嫁妆。我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赚过钱。日常用品和其他东西从来也不奢侈，反而显得有些寒酸。当然也不能说很困难。

我觉得韦托里像我，可能有点低血压。想到这里我忍俊不禁。也许是刚刚醒来的时候血糖偏低，人会变得很悲观；也许是因为对征税感到愤慨，他联想到了佛罗伦萨，大使殿下接着写道：

> 那时，我觉得不论是对索德里尼，还是对谁都有好处，便采取了那样的行动。然而我却被大家说得很坏。

话题涉及了政治，联想大概也跟到了政治，韦托里开始详细写前面说的那份双边友好条约。如果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下去，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佣兵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一一列出自己的推测，并进行论述。他最后在搁笔时写道：

> 就算是这样，我的朋友，难道就没有必要去想想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东西吗？我在床上比往常多躺了两个小时来想这事，但还没有得出结论。
>
> 请给我写信，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吧。如果您说这个友

好条约是西班牙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会同意您的意见。不是在说奉承话，我不知道有谁比您的判断力更加敏锐而正确了。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

这封信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慈雨，就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已下定决心隐居山庄了。

职业上一贯不顺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做好在精神上、经济上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马基雅维利家失去了收入来源，他出狱才一个多月，在城市生活就难以为继了。他觉得自己已被彻底打垮，只得到山庄隐居了。这时，大使的来信寄到了他的手上，还说“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这让马基雅维利在基安蒂地区充满阳光和绿色的4月景色中恢复了生气。为了回答朋友给他寄来的罕见长信，他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回信，印刷出来也有9页之多，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用在了谈论政治这个“大事”上了。

在我还享有幸福的时候，与您共同探讨是我最最愉悦的事情，我总能从中受到教益。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您的来信更让我幸福的了。再三展读您的信，我感到您就在我的身边，就好像又聆听到了您的声音。托您的福，我得以忘去现在的种种不幸，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当时忙于工作的时光。现在我已经移居乡下，与世隔绝了。对我来说，回答您的问题，也就是把自己从现在的种种烦恼中解放出来。

然后，马基雅维利一边说自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已经接触不到各种信息，一边逐一回答韦托里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友好条约让西班牙得到了什么，又让法国得到了什么说起，逐步推进话题。他没有忘记谈论年纪尚轻的亨利八世[5]，他正统治着当时已经开始抬头的英格兰。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现在西班牙所得甚多，西班牙国王完全不是轻率，而是以相反的思维与法国国王缔结了条约。

如果全文介绍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来往信件，我们可以明白韦托里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区别，他们一个比平常在床上多躺两个小时思考也未能得出结论，而另一个则分析敏锐。但那样会篇幅太长，我们只好

在此做个归纳。

根据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说法，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了。马基雅维利在这封信中的分析冷静而透彻，这是他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的缘故呢，还是他把私信中分析政治的尖锐笔法直接用来撰写《论李维》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韦托里把“活下去”的机会带给了被迫远离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相互谈论的是国际政治。他们分别是在国际政治中久已失去主导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位大使和一位原国务秘书。这就好似两个曾经在英国外交部共过事的40岁的人在一起探讨、谈论美国总统与苏联总书记会谈的真实意图。

此后，这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中断了将近两个月。6月20日，马基雅维利无法熄灭已经点燃的火焰，打破了沉默。

> 不久以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回答了您关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有关和平的论述。之后再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也没有再给您写信。因为我听说您就要离任回国，于是想与您当面讨论。可是您离任回国的传言似乎冷寂下来，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再次回到这一主题。

上次的信中，马基雅维利从置身度外的角度论述了整体的国际关系。而这回马基雅维利进了一步，把着眼点放在“如果自己是现任教皇”这个假设上，再度分析了西欧的形势。

根据他的分析，有力量左右当时形势的两大强国是法国和西班牙，其次是有力量牵制法国的英国和瑞士佣兵团，再其次是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共和国。教廷随着教皇更迭，政治也会发生变化，但不能否认它具有类似审判的作用。只是这种审判与公平相去甚远，一般首先考虑的都是教皇的家族利益，这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也很现实地认清了这一点，他以维护意大利的独立为目的展开了讨论。

韦托里收到这封冷静而热情的信后不到4天便写来了回信。与马基雅维利的信相比，回信的内容有些敷衍的意味，也许这是因为他本来认为可以离任回国，却又不能实现，从而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忐忑状态。

> 亲爱的朋友：

一个多月前收到了您的一封信。我没有回信，因为我每天都觉得不是这星期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可以离任回国，想着回去的时候和您聊个痛快。可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滞留于此。……只要教皇愿意，恐怕我就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只要他说一句“你可以走了”，我就会欢快地回到故国。我每个星期都去向教皇请求离任回国，没有落下过一个星期。现在，教皇说了“你不要走”，我已无法再去请求了。所以只能待着无所事事。就同当年我们，布兰卡奇和我，再加上您，一同被派往德皇那里的时候完全一样。

无所事事地滞留在常驻之地，大概已使韦托里厌倦不已。他接着写道：

不管是法国人得胜还是瑞士人得胜，随他的便吧。如果这还不够，让土耳其人和所有亚洲人打进来吧，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回到您以前以及现在来信的主题，我认为您的分析和预测完全正确，而我却错了。我没有想到西班牙缔结条约的理由如此简单明了，老觉得背后有什么内幕。我错了，条约缔结后种种形势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初收到您的信，我就恍然大悟，现在我更佩服您所言甚是。尤其是您这次信中的论述方法，更加明快。虽然我不像您那样偏重瑞士步兵之力，但我全面赞成您的看法。

这之后，韦托里仍在继续议论他的“大事”，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们聊的净是些基督教徒的话，而没有议论土耳其人。但恐怕就是这个土耳其，会在西欧君主们和和打打的时候设下什么计谋。正是他们，才会干出那些现在西欧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土耳其苏丹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战争上都具有相当卓越的才能。好运站在他的一边，统率士兵的能力也没有问题。他们经济富裕，国土广大，与鞑靼人的关系也很好。在这个帝国的前途上看不到大的障碍。所以，就算这个土耳其什么时候攻进意大利，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如果那样，至少会把那些罗马牧师赶走。

关注到土耳其苏丹的威胁证明了韦托里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相

反，马基雅维利对于西欧问题极具“对话”的意志力，却根本没有回应朋友提出的关于土耳其的话题。难道他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已经成为西欧近在眼前的威胁吗？

当时的土耳其已经拥有巨大力量，它于4年后的1517年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成为包围东地中海的大帝国，8年之后它迎来了苏莱曼大帝[6]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就在与韦托里保持通信往来的同一时期，马基雅维利还与一位亲戚韦尔纳奇有过几封信件往来，内容是家庭方面的。韦尔纳奇因为生意原因逗留在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进入苏莱曼大帝时代以后，马基雅维利的长子因为工作去了土耳其第二大城市阿德里安堡[7]。马基雅维利与长子也经常通信。

阅读这些私信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马基雅维利那么贪婪地了解西欧，甚至写出了论文，但他事实上对土耳其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如果收信地址不是君士坦丁堡或阿德里安堡，人们都不知道收信人身在土耳其。信是写给亲戚和长子的，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无法与之谈论政治话题，那也倒罢了，但马基雅维利也太不关心了，当时的土耳其是地中海世界的大国，他理应产生兴趣。

《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言及土耳其的次数很少，然而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判断却很精准，这让人越发不解。大概这就是他的本领吧，凭借近乎艺术家的直觉，即使只有极少的资料也能够逼近核心。

1513年7、8月间，这两位朋友之间就国际形势持续活跃地交换意见。马基雅维利有空闲时间，这很容易想象，而身居大使要职的韦托里也处在下面所说的状态之中：

> 说是大使，却无事可做。开始时更多的是和枢机主教们在一起消磨时间，现在连这都没有了。因为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的一切事务均由他亲自打理。来自佛罗伦萨的使节也很多，我最年轻，便成了旁观者。我也尽量躲避参加任何仪式。

也许正因为是这样，他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政策争论才充满了热度。马基雅维利暂时放下了《论李维》，开始写作《君主论》。韦托里不明就里，于11月23日给这位朋友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平时的风格

迥异，他暂停了议论国际形势，说要谈谈私生活。

在这封信里，我决定向您描绘一下我在罗马的日常生活。……我住的地方在博尔戈的圣米迦勒。十分靠近皇宫和圣彼得大教堂，并不那么远离人烟，由古人称为雅尼库隆的山丘守护着。房子本身造得很好，有许多小房间。房子朝北，可以享受到凉风。

这所房子有路通到教堂。不过您也知道，就我这信仰，一般都是路过，把它作为教堂一年也就一次。

从教堂可以通到果园。不久前这里还修整得很漂亮。但由于季节的原因，加上久不下雨，现在基本荒芜了。出了果园就可以登上雅尼库隆山，你可以从山里葡萄园中日照很好的小径登上山顶，不会遇到任何人。据那些古人说，这里曾是尼禄[8]皇帝的葡萄园，遗迹现在还依稀可辨。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我和9个仆人，此外还有布兰卡奇（副使）、一位牧师、一名文书和7匹马。这种生活花光了我的全部薪水。

刚刚上任当大使的时候，我还想过高贵奢靡的生活，经常招待外国人，供应三四种餐食，使用银质餐具。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花费过大，觉得这样下去并不享受，便不再这样了。我决定不再邀请重要人物，保持一定的水准，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我把银质餐具归还了原主。……

最近，我早晨10点左右起床。梳洗后就上宫里去。不过，不是每天都去，而是两三天去一次吧。在宫里，我要和教皇（利奥十世）说上20句话，和美第奇枢机主教说上10句话，和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殿下说上6句。如果无法和朱利亚诺说话，我会和教皇的秘书官阿尔丁盖利说上几句。然后和在场的无论什么大使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此后我会返回住所，除了偶尔会陪美第奇枢机主教一起吃午饭。

回家以后，我就同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有时饭桌上也会有外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比如萨诺和在塔兰托时就在一起的托马索、乔凡尼·鲁切拉[9]或者乔凡尼·吉罗拉米[10]。午餐后，要是有伴儿，我就会玩玩扑克牌，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打牌。这时，我会穿过教堂到果园里散步。如果天气不错，我会骑马到罗马城外走走。

夜幕降临时我就回家。我还买了很多历史书呢，尤其是罗马史方面的书。比如李维的、普鲁塔克的、塔西佗[11]的、苏埃托尼乌

斯[12]的、撒路斯提乌斯[13]的等等。我和他们一起度过时光。曾经的罗马就是忍受了这些皇帝的暴政才震撼世界的。我有时会想，就算它现在忍受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样的教皇，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每4天向佛罗伦萨政府写一份报告，内容都是些不值一写的东西。其他也就是给您写写信了。

读书之后，我会和布兰卡奇和经常来串门的焦万·巴蒂斯塔·纳西聊一会儿天，然后去睡觉。每逢祭圣日，我就去闻一闻弥撒的味道。我不像您，您连这都不会去的。

如果您问我有没有女性朋友，我会告诉您，刚来的时候是有来串门的。但后来我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决定谢客了。她是一个相当美丽、说话风趣的女人。此外还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她嫁给了贵族，现在守寡，人不赖。

尼可罗，我请您来过这样的生活。您要是能来，我会多么高兴啊！我们可以一同回佛罗伦萨。在这里，您只要在街上到处转转看看，然后回家和我们戏谑欢笑就够了。您不用去想这是在大使的家里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完全自由。尽管有时我会穿上长袍，但穿短装的时候更多。我连骑马都是一个人，不得已时才会带徒步的随从一起出去。偶尔出门，也只是去见见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他就只是比比埃纳[14]枢机主教了，虽然要在他不生病卧床时才能见到。

我不管对谁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是觉得我不称职，就把我召回佛罗伦萨好了，那才正如我所愿……

有一件事我希望您相信，这绝不是奉承您。我在罗马结识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能让我满意。而在他们中间，我没有遇上一个比您更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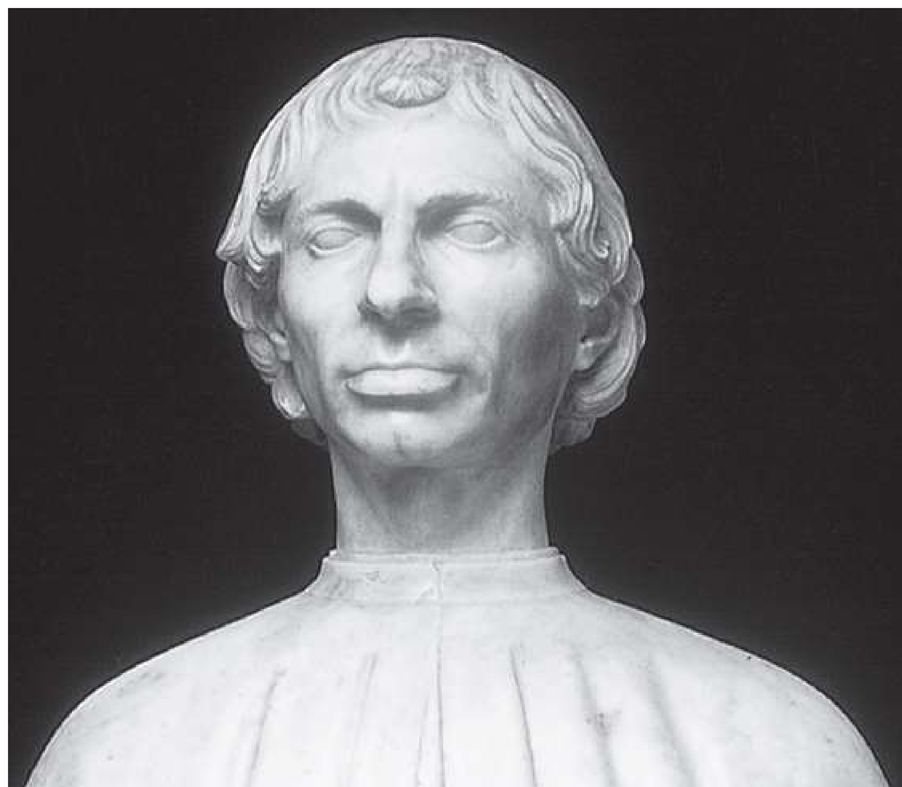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1513年11月23日于罗马

只有这封信，我几乎做了全文翻译，因为本书“序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那封著名书信，实际上就是对这封信的回信。报告自己在佛罗伦萨郊外山庄的生活，是因为朋友写了自己在罗马的生活。让我们再看一遍马基雅维利的“回信”吧（见本书“序章”第13页）。

不过下面，马基雅维利依旧在向朋友倾诉想要工作。他一边说《君

主论》还需要推敲，一边不忘征求朋友的意见，问把这本书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怎样，他坦率地写道：



马基雅维利

这样，美第奇家族的什么人兴许会给自己一份工作。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只能是无所作为地消耗自己。

他还写道：

他们读了这本书（《君主论》）就会发现，15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钻研治国的技艺（arte del stato）。这些经验应该会对某些人有用。

这与大彻大悟的心境相去甚远。这是直到此时马基雅维利仍未断念、想要回归前线的证据。《君主论》是燃烧着这种想法的人一气呵成的作品。

这两封信还显示出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的不同资质，颇有意思。

韦托里的信写得不错，是一封很好的书信，尤其是他那用冷静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态度。我能感到，就是现在，在出身好、品位高、对地中海文明理解深刻的牛津或剑桥毕业的驻意大利外交官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类型的人。我想，如果不被迷住，这种类型的人最适合做情人。不过，他的信毕竟只是一封信。而马基雅维利的信则是文学，是一篇独一无二的作品（opera）。

这封信还说明了创作者总是需要刺激。如果韦托里不写他在罗马的日常生活，也就不会产生马基雅维利的这篇“作品”。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刺激，但受到刺激后能将其升华为发出刺激的人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东西，这才是创作者的特质。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又相互写了22封信。信中当然议论了“大事”，但也不乏关于“小事”的对话。他们甚至相互报告了恋爱感情方面的事。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的主人公马基雅维利即使在失意时期，也许正因为失意，还爱上了一位寡妇，委托朋友在罗马购买她想要的东西寄回来。不消说，他的朋友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韦托里也恋爱了，对象也是一位寡妇。两个40来岁的男人都不钟情于年轻女子，有点奇怪。

可见，在马基雅维利最不得志的时候与他分担内心忧愁的人就是韦托里。但令人意外的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韦托里的评价都很差。

第一个原因是，尽管马基雅维利再三恳求，韦托里都没有劳神费力地去为失意的朋友寻找工作。我认为，在这个批评背后，是对韦托里处世技巧的反感，他的处世技巧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

实际上，直到索德里尼倒台，两人同时下狱为止，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情况是相同的。此后，两人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

1515年，韦托里离任回到佛罗伦萨后立即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连续驻法三年，其任务与其说是做大使，不如说是做美第奇家族的子弟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监护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之后，韦托里于1521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这一时期，虽说正义旗手的任期只有一年，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仍然失业的马基雅维利做了点什么。马基

雅维利于失意中去世后，韦托里再次担任驻罗马大使，据说他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时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心腹。

153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之后，他作为胜方的一员回到祖国。其时，佛罗伦萨正在向君主制转变，他做了美第奇家族亚历山大[15]的监护人。这位公子遭到暗杀后，他又暗中为同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继承权力而大事活动。他对亚历山大的去世秘不发丧，秘密叫回科西莫，做得十分漂亮，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髓所在。

然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是一个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因此他也不会一帆风顺。他一直把科西莫看作晚辈，而科西莫大权在握后却疏远了这位功臣。

拥立科西莫的功臣除了这位韦托里外，还有圭恰迪尼，他与晚年的马基雅维利保持着通信往来。圭恰迪尼和韦托里很相像，两个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也都是官至最高的官僚。这么两个人却被一个年仅17岁的毛头小伙儿给整了，真是意味深长。

不过，韦托里尽管失意，但仍属于上层社会。他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因求职而苦苦挣扎。他撰写、散发政治论文，过着优雅的隐退生活。圭恰迪尼隐退后的日子虽然无聊，却也写出了一部颇受历史学家好评的大作《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

韦托里不受后人待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没有对《君主论》做出恰当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可以更加有所作为，然而他却懈怠了，所以应该罪加一等。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12月10日的信中告诉韦托里，自己已经开始撰写《君主论》。当月24日，韦托里写了回信，但信中只有下面几行提及此事：

> 我从您的来信中得知，也听菲利波（卡萨韦基亚）说起过，你在写政治论文。不过，是否将其呈献给朱利亚诺殿下一事，我想在读了之后再定。

马基雅维利曾于12月10日说书稿需要推敲，他或许这时已将尚未完成的《君主论》早早地寄给了韦托里一个人。在第二年，即1514年1月

18日的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 我读了您的作品，极为钦佩。但因为这还不是定稿，我想在读过定稿之后再正式谈我的读后感。

他只写了这么一点点。尽管他在以后的信中也提到《君主论》，但只是议论书是否应呈献给某人、马基雅维利是否应亲自把书带来罗马之类的话题。正因如此，韦托里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

的确，两人相互通信，谈论国际政治到了如此程度，谁都会认为，韦托里理应寄来长篇大论的《君主论》读后感。然而，韦托里却只写了这么几句话。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区别正在于此。

驻罗马大使韦托里之所以很高兴地与在山庄过着失意生活的马基雅维利谈论国际政治，是因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情报分析能力有很高评价。马基雅维利写来的意见很多都经过韦托里之口传给了当时教廷的两位实力派人物利奥十世和朱利奥枢机主教。韦托里并没有把这些内容粉饰成自己的想法，而是告诉他们这是马基雅维利的原话，有时甚至让他们直接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信。他们两人非常佩服马基雅维利，但还没有想让他到自己手下来听使唤。所以，在罗马常驻期间，韦托里为朋友找工作并非不卖力。由于美第奇家族仍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危险人物，韦托里的努力也就只能以挫折而告终。

再往深里去，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便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在怀念佛罗伦萨这一点上，韦托里并不亚于马基雅维利。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 我最关心的事就是我们祖国的安全。我爱它的人民，爱它的法律，爱它的风俗，爱它的城墙，爱它的宅宇，爱它的街道，爱它的教堂，爱它郊外的田园。如果这一切遭到破坏和蹂躏，会令我悲痛到极点。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经历之所以让人想起冲浪高手，原因就在于

此。只要能保卫美丽的佛罗伦萨免遭破坏，这位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可以接受任何政体。美第奇也好，其他人也好，对他来说都是第二位的。

500年过去了，佛罗伦萨今天仍然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都之美。1527年，罗马遭到德意志军队的破坏和掠夺，已经很难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遗迹。想到这里，我只能想韦托里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

不过，再好的内科医生，在面临绝对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事态时，他的高明有时反而得不到好报。当时的意大利更需要外科医生，而不是内科医生。而只有马基雅维利一个人在说意大利需要动外科手术。到了这个程度，马基雅维利已完全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此前，马基雅维利已经开始撰写以共和政体为主、兼论其他政体的《论李维》了，但他为何中途停下，而一气呵成地去写《君主论》呢？

马基雅维利生长在共和政体之下的佛罗伦萨。尽管事实上的统治者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佛罗伦萨仍然长期处于共和政体之下，马基雅维利的精神形成于洛伦佐这位卓越的领袖巧妙运营的时代。接下来的索德里尼政权是更为民主的共和政体，他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15年。

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一样，对共和政体抱有亲近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他是一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

不过，论述君主政体的《君主论》却先完稿了。而且，书中并未把“豪华者”洛伦佐作为好君主的典范，虽然20年来对他的好评未有稍减。非但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断言切萨雷·波吉亚才是新君主的典型。此人虽然没落已逾10年，许多意大利人想起来仍觉得他像一个恶魔。

马基雅维利自己饱尝了失业的痛苦。以前他就确信，在领袖的必要条件中，“virtu”（能力、力量、才能）、“fortuna”（运气、好运）以及“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不可或缺。现在，这些又在他的心中萌生出来。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豪华者”洛伦佐获得的赞誉再高，他也只是过去时代的名君。洛伦佐的政治在国内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美第

奇家族统治的僭主政治；在国外则是在意大利各个列强之间实行势力均衡政策。这种政治可以完美地运用于意大利之外专制君主国家势力尚弱的时代。“豪华者”洛伦佐是过去意大利幸福时代的名君。

但是，洛伦佐死后，时代变了。马基雅维利认为，要拯救不幸时代的佛罗伦萨，进而拯救意大利，就必须有能够适应这个时代要求的其他人物，比如，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人物。

这就是原本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转向”的原因。这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甚至要抛弃共和政体。他得出了结论，要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和安全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他的衷心朋友韦托里的根本区别。

马基雅维利在思考意大利的统一。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可能性的艺术（arte）。在他的头脑中，大概还没有现代意大利领土的概念，这张版图是加里波第[16]和加富尔伯爵[17]合作在19世纪末才描绘出来的。按现代意大利的版图实现统一，这在16世纪初并不现实。

首先，不能想象威尼斯共和国会加入进来，它当时在巩固的政体之下社会稳定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次，法国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认同法国对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的强烈野心方为现实之考虑。再次，在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势力渗透很深，要迅速改观相当困难。在16世纪初的状况之下，只有在意大利中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才能够跟上法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大君主国家正在形成的时代，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只要实现了这一点，就可以遏制来自北面的威尼斯、法国和南面西班牙势力的扩张。这就是切萨雷·波吉亚思考并付诸实施却中途受挫的事业。

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思考在当时的意大利是富有革命性的。人们像恐惧恶魔一般害怕切萨雷·波吉亚，马基雅维利自然不能从官僚们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就连非常欣赏并使用马基雅维利才能的皮耶罗·索德里尼，如果知道他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的话，也一定会感到恐怖而会把他调去任一个闲职吧。我在想，如果真是这样，毛姆在《时常》中发挥作家想象力而臆想出来的情景怕是意外地接近真实了。毛姆在小说中想象，如果写出《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能够找到工作，那他一定是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下干事。

这虽然是当时的大气候，但马基雅维利本人为何不善用自己，而固守着找工作的念头呢？这里的原因似乎在于，他固然看透人性，在这方面却是最大的悲观主义者。而他看自己时却是一位天真至极的乐观主义者。

我也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精神体现在莱昂纳多·达·芬奇身上。我还认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界的莱昂纳多，其代表作就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尤其是《君主论》，其主题具有挑战性，文体明快，体量可供人一气读完（这也是这本书不可忽视的一个优点），这些使它在世界名著中不可或缺。在马基雅维利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一直温暖、刺激着他的心。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这位朋友这样写道：

> 我想，任何人要是读了我们的书信，一定会对我们信中丰富多彩的内容大为惊讶。因为咱们俩，一会儿以庄重的口气议论国际政治，像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一页翻过去，话题一转，就谈起了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的轻松内容。
>
>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会有损品位，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坏。因为我们人类是效法自然的动物，而像大自然那样的丰富多彩是理所当然的，丰富多彩不应当受到非难。

韦托里给失意的马基雅维利带来了“生”。马基雅维利也不断地整理思考过的东西，写成了《君主论》。尽管孤独，但他拥有这样的“生”：

>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
>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不过，如果只能有这样的“生”，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一定会很痛苦。韦托里给了他能够感受到人类体温的“生”。这无疑使他在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等著作时下笔遒劲。创作也许开始于精灵赐予灵感之时，但持续下去的意志力更多的是靠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

现代意大利文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8]这样描述作家眼中的《君主论》：

> 读了这部著作后的第一个印象是，作为作家，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具有张力。这种力量就像体育运动员的肌肉，虽然都在皮肤之下，但块块凸现。现代作家已经失去了的这种力量，是由颇具魅力的矛盾酝酿而成。这种力量合理但新奇，符合逻辑却又充满热情，严谨缜密，同时任凭感性驰骋。

也许韦托里未能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革命性，但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绝对需要韦托里这样的人。

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断言，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是不幸者，我却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确，他是不幸的，但在我看来，他的不幸是不幸中有幸、幸中有不幸的那种不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创作的可能。创造性的行为单靠幸福是不够的，也不是有了不幸就能办到的。但是，这种幸福也许很难被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学者所理解。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结束于1515年1月13日马基雅维利写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他们仍然相互写信，但两人都不再写像这将近两年中使人感到“对话”的信了。韦托里离任回到了佛罗伦萨，很快又被任命为驻法大使而去了法国，但两个人之间并未重新开始通信。

马基雅维利写完了《君主论》，又开始整理《论李维》，这时他又有了另外的对话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失业两年还心存天真幻想的乐观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也对复职失去了信心。他充满了复职的希望，把《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洛伦佐。但他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位最好的理解者，这两人对他的复职毫无用处。他还写了一篇献词：

> ……我决定（将这部作品）献给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的二位，我没有将它献给能够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的人，而是献给那些虽然没有权力做到这些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人。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获献《君主论》后甚至连书都没读。但

是获献《论李维》的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扎扎实实地阅读了这部书。他们看到了46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的绝望。对作家来说，有人阅读他的书比什么都好。

原秘书长死了，而一位作家诞生了。

---

[1]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文学评论家。在诸多领域有众多成就，著述丰富。他于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婚姻与道德》等。《西方的智慧》是他用通俗语言写的一部西方文明史。

[2]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立了基督教思想体系，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3] 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英格兰人，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他做过律师，曾任英国副财务大臣、国会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职。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及离婚而遭斩首。著有《国王查理三世本纪》（英国历史学第一部名著，未完成）、《乌托邦》等。

[4] 这三行诗引自彼特拉克第102首十三行诗，马基雅维利将原诗中的“掩藏”（celare）一词改为了“吐出”（sfogare）。

[5]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英格兰与爱尔兰国王（1509—1547年在位）。他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将王室权力推向顶峰。在位期间，他把威尔士并入英格兰。亨利八世多才多艺，自己写作、作曲，在其统治期间，人文主义在英国兴起。

[6] 苏莱曼大帝（Suleyman I,1494/95—1566），奥斯曼帝国第十代苏丹，1520—1566年在位。他完善内政，强化法制和封建制，保护、扶植学术和艺术。他为扩张领土，对欧洲进行了10次、对亚洲进行了3次远征，使奥斯曼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7]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现名埃迪尔内（Edirne），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一个小镇，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8]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爱好艺术的一面。

[9] 乔凡尼·鲁切拉（Giovanni Rucellai,1475—1525），贝尔纳多·鲁切拉的儿子、教皇利奥十世的外甥、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反对者，教士、人文主义者、作家。著有《罗丝蒙达》（Rosmunda）。

[10] 乔凡尼·吉罗拉米（Giovanni Girolami），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的一名代理人。

[11] 塔西佗（Publus Corelius Tacito，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他继承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

[12] 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llus,69/75—130/140），古罗马历史学家。曾在罗马做过法律工作，担任过多种宫廷职务。代表作有《罗马十二帝王传》（又译《十二恺撒传》）等。

[13]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保民官、努米底亚总督。著有《罗马史》（散佚，仅有片段存世），流传下来有两部著作《喀提

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西方将他与李维和塔西佗并称为“罗马三大史家”。

[14] 比比埃纳，指枢机主教贝尔纳多·多维齐（Bernardo Dovizi,1470—1520），他来自阿雷佐以北的小镇比比埃纳，又被称为“比比埃纳人”。他是美第奇家族的追随者，也是喜剧《卡兰德里亚》（La Calandria）的作者。

[15] 亚历山大·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1510—1537）,“豪华者”洛伦佐之孙洛伦佐二世的儿子，美第奇家族直系最后一代男性后裔。据考证其生父为朱利奥·德·美第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523年成为佛罗伦萨僭主，1532年成为第一代世袭佛罗伦萨公爵，1537年遭同族人暗杀身亡。

[16]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他是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伯爵和马志尼）。他曾亲自在欧洲和南美洲指挥过许多军事战役，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17] 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本名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及外务大臣。他是意大利统一时期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领袖，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

[18]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当代著名记者、小说家。曾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他的小说笔法写实，注重心理分析，触动人们心灵。二战中，他的多部作品遭法西斯当局查禁。他的代表作有《冷漠的人们》《愁闷》《假面舞会》《罗马故事》等。

第十五章
年轻的弟子们（1516—1522年）

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这两个人是有相当年纪、功成名就、富有并爱好学问的人。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之后，我屡屡见到学者写到他们“年轻”。我想他们即便年轻，也肯定30岁出头，对此我没有发生过任何怀疑。

当时，即使是名门子弟，担任要职的最低年龄也在30岁。不论在威尼斯共和国，还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般认为30岁是对国政具有发言权的年龄起点。

当然，也有像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和切萨雷·波吉亚那样，20来岁就开始活跃的人物。但他们都是别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的幸运儿。即使当时的人生只有50年，一般也不会认可不满30岁的人独当一面。

我同学者不一样，我不认同没有形象地浮现在眼前的事物。仅仅是“年轻”两个字并不能让我满意，我需要确认究竟年轻到什么程度，否则便不会产生实际感受。

科西莫·鲁切拉的年龄很快就搞清楚了，他生于1495年。但我迟迟搞不清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年龄，感觉一筹莫展。根据《论李维》中的记叙推测，他似乎要比科西莫大一两岁。不管怎么说，他们与马基雅维利都有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差距。一般认为，《论李维》完成于1517年。这样算来，马基雅维利把这部花了4年时间才写成的巨著献给了两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还尚未走上社会。马基雅维利甚至还称赞他们“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

《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嫡系洛伦佐，获献的时候他也只有21岁。《君主论》和《论李维》同样都献给了年轻人，但两者的情况不同。把《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的公子，是马基雅维利谋求复职的一项活动。而《论李维》的获献者却是“虽然没有权力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两个尚未走上社会的年轻人。

马基雅维利献给这两位年轻人的作品还不止《论李维》一种。他在晚《论李维》三年写成的传记作品《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1]传》（*La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da Lucca*）的献词中写道：

献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和他们的朋友们。

路易吉·阿拉曼尼与科西莫·鲁切拉同年，也是一位尚未独当一面的年轻人。

说起《君主论》和《论李维》，一定会提到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战争的艺术》（*L'arte della Guerra*，又译《用兵之道》或《兵法》）。在这部著作里，这些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实名登场。

《战争的艺术》的写作形式是4位年轻人就战略的所有方面对当时著名武将法布里齐奥·科隆纳[2]的采访录。这4个人便是科西莫·鲁切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还有一位是他们的一位朋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采访在形式上一般比论文容易安排。在作家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就是在作品结构方面的战略，因而使用了相互认识的4个伙伴。这是一个由年近古稀的老将与4位刚及弱冠的年轻人的组合，因而酝酿出了感觉颇好的气氛。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艺术》中的论述要比北方人克劳塞维茨[3]的同类著作，更具地中海式的明快风格，也更具文学性。

但无论是怎样的作家，也使唤不动讨厌他的人。只有心怀好意，才能够巧妙利用他人。

即使是奉献作品，对作者来说，用来表明意志也并非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相当的心意，他是不会不事先讲好就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想给自己以地位、名誉和财富但做不到的人。

1516年到1522年，马基雅维利从47岁到了53岁。20来岁的年轻人究竟能给他什么呢？

从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向西南方向步行20分钟左右，就几乎走到城墙根了，鲁切拉家的别墅就在那里。这座别墅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庭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叫作“Orti Oricellari”，翻译过来，大约就

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意思。

第一张佛罗伦萨地图绘制于1548年。那是一张鸟瞰图，感觉就像坐在直升机上俯瞰一样。根据这张地图，鲁切拉家别墅的这座庭院非常之大。这份晚于马基雅维利时代60余年的地图实在准确，同1972年航拍的照片对比，佛罗伦萨这座城市400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煞是有趣。但航拍照片显示，鲁切拉家庭院面积却缩小了相当大一部分。

昔日，这座庭院是树木花鸟的乐园。而今再访，这里已为美国人建起了教堂，别墅的房屋已经成为银行，马基雅维利当年常去时的模样已荡然无存。如果是去寻访旧迹，可以说无异于白跑。想要缅怀昔日佛罗伦萨知识分子的活动，怕就只有马路对面的德语学院了。

奥里切拉里花园最初的主宰者是鲁切拉家族的主人贝尔纳多。鲁切拉家族靠商业积累起财富，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之一。贝尔纳多的父亲请建筑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设计建造了鲁切拉宫。这座宫殿与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一道成为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代表，是堪称文艺复兴建筑里程碑式的杰作。

贝尔纳多·鲁切拉生长在这个家族，他嗜好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柏拉图学园的常客，这个学园在“豪华者”洛伦佐时期达到鼎盛。他娶了洛伦佐的妹妹为妻，从而与美第奇家族结缘。

贝尔纳多在佛罗伦萨政界的分量不断增加。他有两个儿子，次子很早就被送进了神职界，一路升到枢机主教。虽为神职人员，他仍笔耕不辍，在这点上，他继承了鲁切拉家族的血脉。

长子科西莫年纪轻轻便去世了，没有看到儿子的出生。因而，刚刚出生的婴儿取了与亡父同样的名字，也叫作科西莫。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个人，他是其中的一位。

1492年，柏拉图学园随着“豪华者”洛伦佐的去世消亡了。两年后的1494年，美第奇家族继承人皮耶罗的无能导致了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在这个骚乱的时期，与美第奇家族缘分颇深的贝尔纳多·鲁切拉靠着学问爱好者的牌子幸免于难。柏拉图学园也移到了鲁切拉家的别墅，成为知识分子的沙龙而延续下来。

只是学园已经不能再叫柏拉图学园，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诗歌与哲

学，而转变成为历史与政治，这可能是主持者的兴趣不同所致。在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奥里切拉里花园是知识分子聚会最大的场所了。

1494年到1512年左右，是贝尔纳多·鲁切拉主持的时代。这段时间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在皮耶罗·索德里尼统治下采用更加民主的共和政体的时期相吻合。在这个时代，对象征着反美第奇家族的索德里尼政权而言，鲁切拉家的聚会虽说是纯学问性的，但这里也被视为是亲美第奇分子的老巢。

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去接近这个时期的奥里切拉里花园。这也可能是因为奥里切拉里花园是自己所侍奉政权的反对派，但马基雅维利在那个时期也是一直东奔西走，在秘书厅席不暇暖。我想，他的实际原因在于没有时间。当然，他当时也并无必要挤出时间去参加这种聚会。

贝尔纳多·鲁切拉于1514年去世。继承他的是19岁的孙子科西莫。科西莫在继承鲁切拉家族的同时，也继承了知识沙龙主人的角色。

不幸的是，这位科西莫·鲁切拉从孩提时代起就卧病在床，在别墅生活的时间自然比在市区的宅邸要多，甚至可以说他几乎一直住在拥有巨大庭院的奥里切拉里花园。

科西莫虽然肉体上遭受不幸，却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他聪明，逻辑能力很强，家中毫无经济方面的问题。在他身边很自然地会聚了一群同龄青年。

人们做了一副可以移动的躺椅。到了夏天，科西莫就躺在上面，让用人把他送到阴凉的树荫下，有时是朋友送过去。于是，年轻人在科西莫周围的草地上随便席地而坐，读书聊天，度过时光。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子弟。

《战争的艺术》第三卷的开头部分有这样的记述。承担了第一卷、第二卷采访者角色的科西莫·鲁切拉提出要换人。我稍许翻译一些这里的内容：

> 扎诺比：要是你继续下去，我们会很满意。不过，你想换人，那么你至少得指定一个接替你的人。
>
> 科西莫：我想请法布里齐奥大人接着干。

法布里奇奥：我很高兴接着干下去。不过，希望我们也能遵循威尼斯的方式，最年轻的最先说……

科西莫：那就从你开始吧，路易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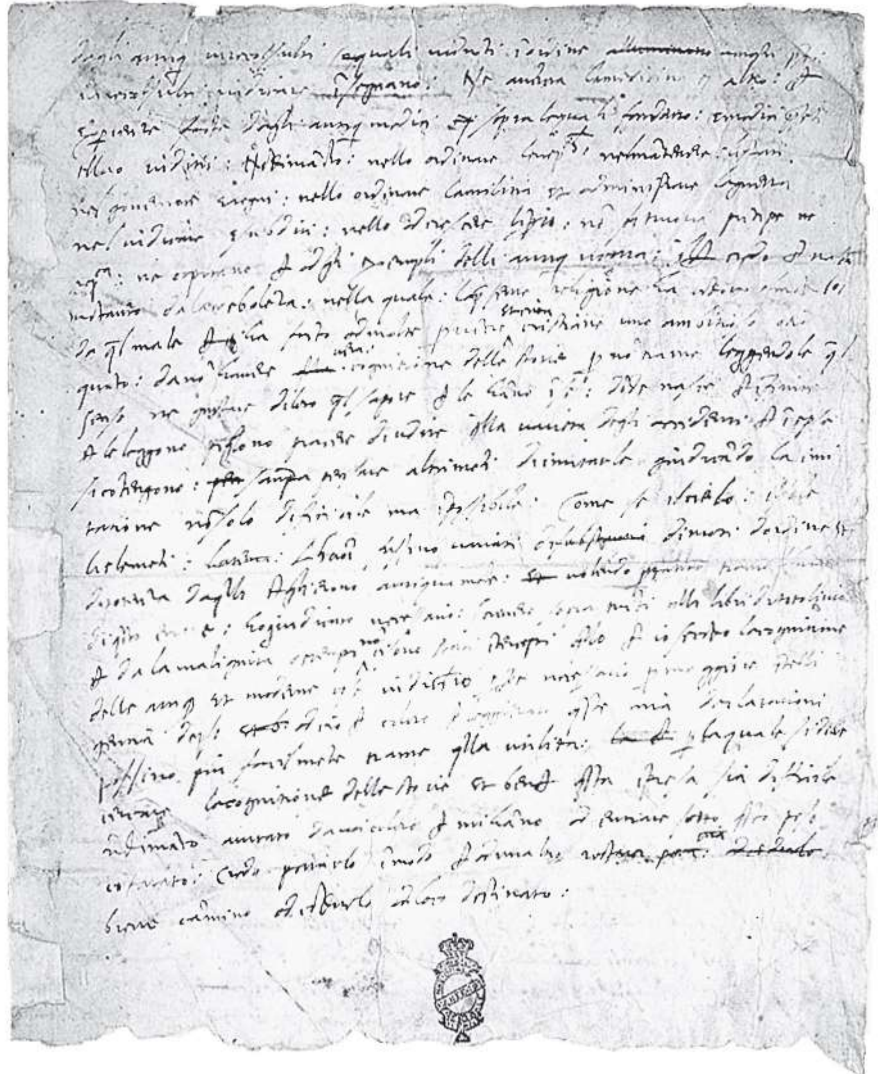
后来的采访每次换人，都是换成年龄稍长的，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并不大。大家知道科西莫·鲁切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两人都是1495年生人，据此，路易吉·阿拉曼尼之后是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扎诺比之后是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他们的年龄相差大概在一岁左右。这就是他们按年龄的排序。

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疾病缠身的科西莫身边经常不止这三个人，这里还少不了托马索·阿拉曼尼和菲利波·德·内利这两位佛罗伦萨上流阶层的子弟，还有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此外，菲利波·斯特罗齐也是频繁露脸的人物之一，《战争的艺术》就是献给他的。几乎所有常客都和主人科西莫同辈，是20来岁的年轻人。但也不是没有年长者，常客之一的雅各布·纳尔迪[4]是1476年生人，只比马基雅维利小7岁，他后来记叙了佛罗伦萨的历史。纳尔迪是出身于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与马基雅维利相类似。

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入这个沙龙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在1516年，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在第二年。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1516年夏天的说法似乎更为有力。这时，马基雅维利已快完成《论李维》。那年他47岁，科西莫和他的伙伴们在二十一二岁。

那么，是谁把马基雅维利介绍进这个圈子的呢？

奥里切拉里花园被视为是亲美第奇的圈子。在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于此的同时，科西莫的叔父鲁切拉枢机主教创作的戏剧在别墅上演，教皇利奥十世作为主宾曾经莅临现场。马基雅维利于1512年失业，翌年反美第奇阴谋败露，被误解为同伙而入狱，美第奇家族对他一直抱有怀疑。马基雅维利一直未能复出便是明证。



《论李维》节选（马基雅维利手稿）

也许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对有关自己喜爱的事物以外的信息知之甚少，他们对马基雅维利以前的经历并不太上心。那次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也许美第奇家族当初对他的恶感也在逐渐消失。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最初的介绍人到底是谁，但历史资料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胡乱推测，韦托里把马基雅维利带进沙龙的说法最为合理，因为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自己又是马基雅维利的好友。然而，如果马基雅维利于1516年进入这个沙龙的说法正确，那么，这时韦托里已经去了法国。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一群佩服《君主论》的年轻人把作者邀请了进来，这样的想法最接近于真相。事实上，《君主论》于两年半前脱稿，完成后立即就有许多手抄本在相当数量的人群中传阅。

这要归功于比亚焦·博纳科尔西。马基雅维利失势的时候，他自己也受到牵连而被免职，但他并没有怨恨。长年以来，马基雅维利是他心怀敬意的亲密朋友。博纳科尔西把这位朋友的第一部正式著作抄写了三本，还抄写了两本《战争的艺术》。

这些年轻人还不能领会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真正想说的内容，他们还达不到这样的思想高度。但他们一定感受到了《君主论》中燃烧着的那份炽热的忧国情感。从马基雅维利身上只学到了这一点是他们的唯一缺点。

年轻人用近乎狂热的善意和良家子弟自然具备的良好礼貌欢迎马基雅维利。我们可以根据两份史料推测马基雅维利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情况。

我们先从奥里切拉里花园常客之一雅各布·纳尔迪撰写的《佛罗伦萨城市史》中节选一段：

> ……科西莫及其朋友们十分爱戴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就我所知，科西莫还赠送给马基雅维利一些谢礼。尼可罗的话句句意味深长。他一边朗读自己的作品，一边讲述，不能不使年轻人深受感动。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后面所提到的）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第二个证言选自马基雅维利自己撰写的《战争的艺术》，尽管这是马基雅维利本人所言，但可以认为其可信度极高。

《战争的艺术》中的人物都是创作该书时尚在世的人物。只有科西莫·鲁切拉一个人是例外，但他去世也不到一年，在人们的心里对他还留有鲜明的印象。《战争的艺术》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马基雅维利的创作。但是，如果阅读这部作品的人开始就认为科西莫不会这样说话，或扎诺比的想法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继续读下去。如果让读者感到细节是谎言，作者是无法编造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圆这个谎言的，好作家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下面是马基雅维利的证言。在《战争的艺术》中，他这样写道：

> （在结束了意大利北部的战争返回位于罗马以南领地的途中，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路经佛罗伦萨的时候，）科西莫招待了这位闻名遐迩的武将，详细听他讲述，向他学习各种事情。……科西莫和他的朋友们倾巢出动，迎接法布里齐奥的到来，其中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三人。这三个人都是科西莫的朋友，个个都怀有强烈的探究之心，才华横溢……
>
> 那天，天气格外炎热，科西莫在他的庭园中接待客人，这里的树木最为茂盛，隐蔽多阴，不用担心有人打搅。参加者各自随意坐在事先放好的椅子上，或坐在绿草如茵、凉爽如意的草地上，等待着谈话的开始。……
>
> 科西莫说道："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殿下，请您不要有任何拘谨，坦率地对我们讲述。我们也会不客气地向您提问……"

马基雅维利过去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介官僚，现在只是一位失业的作家。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出身于意大利一流家族，又是有名的佣兵队长。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的确无法相比。然而，通过《战争的艺术》中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对话的氛围以及对话是怎样展开的。

在大树的树荫下，科西莫躺在躺椅上，马基雅维利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一边朗读《论李维》，一边讲述。一群青年环绕在他们身边，毫不拘束地随意坐在草地上。他们坦率地交谈着，没有客套。年近50岁的马基雅维利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

马基雅维利成了年轻人真正意义上的导师（Maestro）。

我觉得，如果把"Maestro"这个意大利语词读成"Meister"（德语中"师傅"之意），那么在低声吟诵"Maestro"时的那种怀旧感便会淡薄。这个词不管是译成"师傅"还是译成"老师"，都不准确。米开朗基罗从不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是他的导师（Maestro），但终其一生都认拉斐尔为导师。

马基雅维利是另一位导师，他把《论李维》献给了弟子们，献给了热心倾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并有生动回应的这群年轻弟子。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值得感谢的也许还不止于这种精神上的报酬。人们可以想象，就像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纳尔迪有点恶搞地所写的那样，科西莫支付的些许谢礼，对没有收入的马基雅维利来说却很珍贵。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经济上面临破产，为赚取佣金，他甚至要接受佛罗伦萨商人的委托，去热那亚代为讨债，虽然这样他还可以享受一下去佛罗伦萨以外地方的乐趣。为挣佣金，他曾于1520年去过卢卡。

但是，即使是鲁切拉家的主人，科西莫毕竟是一个疾病缠身的20岁孩子。他支付谢礼，不可能像曾经的美第奇家族主人赠送养老钱或者整幢别墅那样出手阔绰。纳尔迪已经说白了是“些许”谢礼。如果说这些谢礼是为《论李维》而赠，这金额一定太过可怜。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酬谢。

科西莫·鲁切拉于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3年后的1519年去世，享年只有24岁。《战争的艺术》献给了科西莫学习会的常客之一菲利波·斯特罗齐。该书第一卷是这样开头的：

> 我相信任何人死后都会得到赞颂，我会毫不迟疑地赞美我们的朋友科西莫·鲁切拉。每当想起这个名字，我都会潸然泪下。他资质优秀，对朋友们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市民。……我发自内心地坦言，在我迄今所认识和打交道的人中，没有谁比他更怀有对伟大事物的热切欲望了。……他才真正配得上“好友”这个词。……
>
> 苟活于世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使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更加鲜明地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祈愿，科西莫会在（这部书读者的）心中复活。

在结束这部具有很高文学性的战略论述时，马基雅维利让70岁的老将法布里齐奥这样说道：

> 我的前途有限，自己的想法再强烈，也不会有机会去实现了。你们年轻有为，因此，我对你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倘若你们认为我的想法妥帖，去把它建议给君主们，为他们助益。
>
> 我希望你们不要泄气，不要怀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为佛罗伦萨自古就是一座有着起死回生特质的城市。只要看一看诗歌、绘画和雕刻，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想，我已经不能指望亲眼看到你们这些努力的成果了。假如命运能够再对我微笑一下，我相信这些成果会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我会向你们显示，古人的兵法现在依然有效。

做到了这点，无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失败者，我都会死而无憾。

一般认为，《战争的艺术》完成于1519年到1520年之间。如果是这样，书中最后的这一部分应该写于1520年。马基雅维利那年51岁，他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被他称为“他们”的，是路易吉·阿拉曼尼，25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26岁上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在二十六七岁。还有菲利波·斯特罗齐，他虽然没有出现在书中，但马基雅维利也把书献给了他。他不但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还出身于斯特罗齐家族，这个家族以美第奇的顾问而闻名。这些难道不是马基雅维利尚有野心要对政治世界的统治者施加影响的证据吗？

依我看来，这才是政治思想家健全的活法，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所有健全人的想法。

《君主论》和《论李维》在当时都激起了很大的浪潮，然而这两本书都是在马基雅维利去世5年后于1532年才付梓的。大概是因为《战争的艺术》触及了1520年代意大利人最关心的主题，这本书在脱稿仅一年后于1521年付印。根据记载，这本书的初版于1521年8月16日发行，发行数量不明。书在发行后立即获得好评，接二连三地重版发行。书以采访的形式写成，读起来容易使人感到亲近，这也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吧。书中人物家喻户晓，这也是一味创作的调料。人们不能想象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会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如此聪明的头脑。但他恰于1520年，即该书印刷本普及前一年去世。而马基雅维利说过，死后谁都会受到称颂。佛罗伦萨4位足不出户的年轻人也由于畅销书《战争的艺术》，名声远播国外。

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之间的导师与弟子的关系即使在1519年科西莫·鲁切拉去世后也未曾中断。可能奥里切拉里花园已不再是他们学习的庭园，但是，聚会会在某位的家里坚持下来。他们都是名门子弟，一定不缺舒适的去处。这些年轻的子弟们，在为实现马基雅维利的愿望而积极活动。

1520年3月，菲利波·斯特罗齐把马基雅维利带进了美第奇家的大门。接待他们的是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美第奇家族计划让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可他们陆续去世了。教皇利奥十世便把这位枢机主教派来统治佛罗伦萨。会晤美第奇枢机主教，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和美第奇家族终于结束了长久以来的不睦关系。年轻弟子之一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利用逗留罗马的机会，热心地向教皇宣传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侧击或许也产生了效果。

尽管如此，美第奇家族并没有认可马基雅维利复职，没有想让他再担任佛罗伦萨政府的秘书，倒是提出让这位声名鹊起的作家来写一部佛罗伦萨的历史。

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两年之内完成写作，每年可获得100弗罗林小金币的报酬。马基雅维利当秘书时的年收入是192弗罗林，这个报酬差不多是当时收入的一半。这些钱如果折合成大金币是57块。而在同一时期，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每年付给编年史家萨努托[5]的报酬是150块大金币。与马基雅维利签约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式受托撰写本国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马基雅维利被低估了价格。

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还是踊跃地投入了写作之中。这时是1520年11月，他去卢卡代人催债两个月后刚刚回国。年轻的弟子们由衷地期盼作品的完成。

他去卢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挣佣金。这次去卢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一半是为佛罗伦萨政府去工作。卢卡的有钱人破产了，相当数量的佛罗伦萨市民蒙受了损失。挽回这些损失就是他此行的工作。美第奇枢机主教为他给卢卡当局写了封介绍信。这样，马基雅维利也不便拒绝了。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报酬是多少。

马基雅维利的工作主要是与卢卡市当局交涉，这样的工作不会占用他一整天的时间。马基雅维利利用闲暇时间写成了一部短篇传记小说，人物是14世纪卢卡的一位领主，作品的题目就是上文提到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从《论李维》到《战争的艺术》，再加上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除喜剧以外的所有作品，全都献给了他们。马基雅维利的好意很容易想象，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呢？

他们寄给马基雅维利的一些信件被留存了下来，但数量并不多。他们这些年轻人尚无机会因公出行，而马基雅维利大概也只能在佛罗伦萨城里生活。因为相互间经常见面，有事便说，不需要写信。只有当他们中有谁去了罗马，或马基雅维利去卢卡出差时才会写信，因而信件的数量很少。

这点为数不多的史料，却反映出他们的大致性格。

总体上看，他们诚实而认真。

他们个个年轻，礼仪自然，毫不放纵无礼。

除扎诺比以外，其他年轻人的信中都洋溢着对马基雅维利的敬爱之情，有似撒娇一般。

还在科西莫·鲁切拉活着的时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似乎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的性格当然就是兴趣的焦点。这位年轻人只给马基雅维利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于1520年9月6日寄给逗留在卢卡的马基雅维利。

尊敬的阁下：

我们于上月29日收到了您的信和您撰写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这封信是26岁的青年写给51岁的老人的。我读着这封信，不禁莞尔。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胡乱的联想，浮现出了一个26岁的青年的形象，他家住在成城学园[6]附近，父亲是某公司的重要领导，他在统考中取得最好成绩直升东京大学，如今在读研究生。

我和路易吉、圭代蒂、迪亚切托、安东·弗朗切斯科一起阅读了（这部作品），一致断定，总体上这是一篇好东西，写得十分出色。

读到这些，人们可以知道，扎诺比不是一位专制君主式的领袖，而是非常民主。尽管如此，这位26岁的青年对51岁的老人完全平等相待。只有从未怀疑过自己才华的年轻人才会这样说话。而且，他的脑子的确聪明。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地方如再稍做加工便可增色，尤其是最后记述卡斯特鲁乔言行的部分如再加删削，文章便会更加漂亮。这部分文章过长，明显是出自古代人之口的话语过多。

说最后部分太长，我也赞成，后世的研究家也都会赞同。我佩服他很早就能指出这一点。但从信的这个地方开始，我的微笑也变成了苦笑。

扎诺比在这封不太长的信的后半部分再次提及《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他这样说道：

……我认为，无论如何，（卡斯特鲁乔临终前的）那段告白还是需要斟酌的。因为在我想来，与其说那段告白忠实于史实，不如说那是按照您的风格所写。既然题材取自史实，写法就应该适合于这种做法。

这位秀才还写道：

包括我在内，我们全体的意见是，您应该全力以赴投入到撰写这部历史（《佛罗伦萨史》）中去。

这封信透露出，为了能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这群以扎诺比为领袖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以美第奇家族为中心四处热心活动的情形。他们期待马基雅维利能写出《佛罗伦萨史》这样忠于历史的作品，而不是像《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种偏离历史的东西。

这事关个人嗜好，只好随他去了。但是，欣赏不了《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样的作品难道不是问题吗？

单凭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一封信就给他下判断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青年。他出身于良好门第，头脑聪明，诚实认真，思维缜密，充满自信，人望甚高。他还是一位身体健壮的漂亮青年，胸中燃烧着一腔热情。

但是，这位十全十美的年轻人，在我看来有一点缺憾，他完全缺乏

谐谑精神。他与马基雅维利亲密接触已达6年之久，却没有从他身上学到这种精神，这不正好说明了这位青年原本就欠缺这种精神吗？

说起来，《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是打发余暇的消遣之作。马基雅维利身在卢卡，他按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题目虚构了一篇作品，根本没有注意什么史实。这对他来说是玩一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事情差不多已经定下，就像达·芬奇创作绘画前要画很多素描一样，马基雅维利也用历史素材试了试手。

这是一篇印出来只有32页的小作品，平均每两页就有一处研究者们做的注，“此处亦为马基雅维利之杜撰”、“史实为……”云云。每读于此，我就忍俊不禁。

作品开头说的是卡斯特鲁乔出生的秘密，一读便知那是模仿《圣经·旧约》中摩西出生的故事。那是一则被人不分时代地到处引用的著名故事，稍有教养的人立即能够指出出处。作品借14世纪人之口所说的那些话，我记得曾在古代历史学家的书籍中读到过。这是一部让人读来发笑的历史小说。就说卡斯特鲁乔打过的那些仗，你要是相信了作品中所写的东西，历史考试必定不及格。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笑着去读会很开心的传记小说。如果把回光返照时卡斯特鲁乔的坦言当作马基雅维利自己一吐胸中块垒，你就会感到愉悦，甚至会肃然起敬。倒是在信里写那不是史实、需要斟酌的人，过于片面地对待人情味了。

“偏离历史”有时会产生比“历史原样”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效果。《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就是一部显示出这种效果的作品。没有任何历史记述能像这部作品那样反映出14世纪意大利真实人物卡斯特鲁乔鲜活生动的形象。

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即使不看生理年龄也很年轻。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如果人性就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那么人所写的作品当然也会丰富多彩。我相信，如果是曾经与马基雅维利有过通信往来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他一定会含笑欣赏这部作品。

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热烈地尊敬马基雅维利，但在谐谑精神上似乎与这位“导师”没有共同之处。1522年6月，反美第奇阴谋败露，马基雅维利与他们的交往便以非常残酷的方式终结了。

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刺杀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而奥里切拉里花园的这帮年轻人密谋了这个计划：

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路易吉·阿拉曼尼、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托马索·阿拉曼尼、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并非所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人都是阴谋的参与者。菲利波·德·内利、雅各布·纳尔迪和菲利波·斯特罗齐都没有参与此事。前面所列扎诺比等人都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要成员。马基雅维利与他们关系密切，他在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要么是献给他们的，要么就有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中。这些出身家庭与美第奇家族很亲近的年轻人谋划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行动。

托马索·阿拉曼尼和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迪亚切托两人没能躲过追兵。他们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交代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阴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了法国，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提前一点躲过了追捕，也逃到法国得以幸免。迪亚切蒂诺和托马索·阿拉曼尼于6月7日被处以斩首刑，同日发布布告，宣布没收所有阴谋参与者的财产。

这个阴谋事件实际上在两年前的1520年便开始策划，它导致了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毁灭。这些年轻人一方面热心运动，做美第奇家族的工作，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一方面又在谋划推翻美第奇家族。而马基雅维利对此却毫不知情。

密谋者们的计划如下：

第一步，他们要杀掉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

接下来以法国军队为后盾，恢复隐居在罗马的皮耶罗·索德里尼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旗手的职位，确立民主政体。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法国，就是为了调动那里的军队。

这就是几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为在佛罗伦萨复兴民主的共和政体而进行政变的全部内容。被捕的两个人也异口同声地说，对美第奇枢机主教本人并无敌意，为了要在佛罗伦萨恢复自由，他们下决心要杀害他。他们的心情大概与布鲁图斯把剑刺向尤里乌斯·恺撒的时候一样吧。

不过，客观地分析，发起这场政变的根据实在不足。

首先，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根本没有想要当佛罗伦萨专制君主的意思，他觊觎的是教皇宝座。枢机主教都想做教皇，而他有相当高的概率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1521年阴谋败露的前一年，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去世了。在紧接着召开的教皇选举会议上，美第奇枢机主教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候选人。但他错误地对意大利出身的枢机主教们采取了怀柔政策，认可了选举荷兰籍的阿德里安六世[7]为教皇。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认为美第奇枢机主教大有希望。实际上，阿德里安六世教皇在位一年就去世了。这位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于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阴谋败露时他在佛罗伦萨，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当佛罗伦萨的专制君主，而是因为他在教皇选举会议上败给了荷兰人，想在这里专心致志地收复失地。

在朱利奥枢机主教的心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想把佛罗伦萨变为专制君主国家，当时的美第奇家族并无可以胜任的人才。美第奇家族没有进入神职界的直系男性，除了朱利亚诺和洛伦佐，而他们两人都是年纪轻轻尚无所作为便去世了，空留下了米开朗基罗制作的著名雕塑《美第奇家族墓》。美第奇家族还没有养育出合适的男性来成就此事。朱利奥枢机主教瞄准的是教皇宝座，在他看来，能保证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安泰就已不错了。这时的教皇不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美第奇家族一旦有事，并不能指望罗马的支援。

实际上，回到佛罗伦萨以后，朱利奥枢机主教根本没有表现出一点专制君主的味道。非但如此，他还把今后佛罗伦萨应该采用怎样的政体这个课题交给了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几名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提交了论文，马基雅维利的论文内容是共和政体更适合于佛罗伦萨。

朱利奥枢机主教对这样的内容并不生气，他甚至还把正式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使命交给了马基雅维利，而后者对美第奇家族以正式的形式去垄断权力说不。

暗杀这样的人，对市民有说服力吗？

年轻人阴谋的第二个弱点是抬出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个人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的民主共和政体时代的正义旗手，认为他是共和政体的一

号人物并不难理解。但他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想想他在担任终身正义旗手期间的言行，他也不具备可以成为政变中心人物的气量。其实，政变败露一周之后，他就因旧病恶化而一命呜呼。仅从想着要把这样的人物抬出来这一件事，就让人不得不怀疑阴谋参加者的洞察力。

最后一个弱点是，他们认为法国国王会行动起来而不索取代价。即便法国军队会来当后盾，成功之后他们会允许佛罗伦萨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政权吗？

由于这些原因，奥里切拉里花园的阴谋尚未在佛罗伦萨市民中产生任何波澜，就以主谋中两人被处死刑、所有主谋被处没收财产的结果而画上了句号。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被扯上嫌疑。马基雅维利可能对这个事件大感震惊，躲进了圣安德里亚山庄。但他所害怕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甚至没有命令他中止《佛罗伦萨史》的写作。

但马基雅维利个人的内心状况究竟怎样呢？这段时间他没有留下文字，也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他于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所写的信，也只是关于出售山庄收获作价的事务性内容。马基雅维利憋在圣安德里亚山庄，人们在他身上只能看到沉默。

1513年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被投入牢房，甚至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出狱后他并不避讳谈论这段“不幸”的往事。人们可以从他与韦托里的往来信件中看到这一点。然而，1522年的时候，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沉默。这是他害怕事件波及自己呢，还是无法向别人倾诉的悲哀和苦恼使然呢？

没有参与阴谋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雅各布·纳尔迪在《佛罗伦萨城市史》中有下面这句话。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部书中有一段记述了马基雅维利如何受到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人科西莫·鲁切拉及那里的年轻人欢迎和爱戴。在那一部分的最后一行有这样一句话：

> 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1522年暴露的阴谋小组的理论指导就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来亲美第奇的一群年轻人怎么就反起美第奇了呢？而且还采取了过激行动？凡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至少在当时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假设。马基雅维利在索德里尼民主共和政体政权时期是活跃在第一线的人，现在还在毫无忌惮地说着共和政体适合佛罗伦萨。年轻人是受了他的影响才疯狂起来的。

不过，朱利奥·德·美第奇似乎并没有这样想。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未因此获罪，他在继续撰写美第奇所希望的《佛罗伦萨史》。也许美第奇枢机主教要惩罚那些读了杀人小说而去杀人的人，但不会惩罚那个写小说的人。

我们在前面说过，扎诺比这帮年轻人的所谓计划实在是幼稚之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到底有没有读过献给自己的《论李维》中的第三卷第六章“论阴谋”呢？马基雅维利在这里精辟分析了各种情况。如果读过，那他怎么还能想出这种完全违背马基雅维利意思的阴谋呢？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事先察觉这场阴谋，无疑他会先于任何人让他们作罢或告诉他们这么搞法不会成功。他在《论李维》中那样恳切细致地谆谆教诲，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反美第奇阴谋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年轻的弟子们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必用雅各布·纳尔迪的证言去证明。可是一旦要付诸行动，这些弟子却完全按照自己所想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为师者会是怎样的心境啊。尽管这些年轻人有些过于认真，也有点憋闷，但很可爱。1522年，马基雅维利彻底沉默了，这似乎并非单单因为害怕。

如果马基雅维利作为政治思想家冷静地去给他们打分的话，他大概只能对这些不肖弟子大失所望。但作为一个人，马基雅维利必定做不到只是如此冷眼观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这群年轻人比任何人都更热情地回应着他的作品。直到昨天还一起读书、一起谈论的年轻人中，已经有两个人掉了脑袋，其余的亡命法国。但最让马基雅维利感到悲哀的，应该是他们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瞒着他，在暗地里制订阴谋计划。

年逾五旬的导师完全被弟子们排除在外了。即便这是弟子关心老师，不愿意给他添麻烦，为师者也不能不感到悲哀。关于1522年初夏发生的这一事件，马基雅维利至死都未置一词。

---

[1]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 Antelminelli,1281—1328），卢卡的领主，佣兵队长。

[2] 法布里奇奥·科隆纳（Fabrizio Colonna,1450—1520），意大利著名佣兵队长，参加过许多著名战役。

[3]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曾在普鲁士军队服役，参加过若干重大战役。《战争论》（Vom Kriege）是他的代表作，被誉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代表。

[4] 雅各布·纳尔迪（Jacopo Nardi,1476—1563），意大利史家，曾为佛罗伦萨政府工作过。1527年参加驱逐美第奇家族的活动，1530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被流放。其后在意大利各地，主要在威尼斯生活。他的主要著作是《佛罗伦萨城市史》（Istorie della Citta di Firenze），叙述了1498—1538年间佛罗伦萨的历史。

[5] 马里诺·萨努托（Marino Sanuto,1466—1536），威尼斯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总督传》等。他的《日记》（I Diarii）58卷起于1496年1月1日迄于1533年9月，记录了威尼斯与欧洲及东方关系中的许多信息，是他的重要的编年史著作。

[6] 成城学园是日本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学校。学园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设施。学园始于日本近代教育家泽柳政太郎于1917年创办的成城小学，该小学是他改造日本初等教育的研究和实验学校。

[7] 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1459—1523），又称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本名阿德里安·佛罗伦斯（Adrian Florensz Boeuens），荷兰籍日耳曼教皇，1522—1523年在位。

第十六章
史家、戏剧作家、悲剧作家（1518—1525年）

既然人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马基雅维利的内心里就不会只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虽然有些打趣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在他名字后边写上了“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historico、comico、tragico）。

马基雅维利是悲剧作家和史家的说法已为《君主论》《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以及《佛罗伦萨史》等著作所证实，只有喜剧作家的说法有待证实。文艺复兴时期喜剧杰作《曼陀罗》（Mandragola）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基雅维利。哥尔多尼[1]的喜剧曾经让歌德赞不绝口，说这是“第一次见识意大利喜剧”。有人说，《曼陀罗》比哥尔多尼的喜剧还要好，要说差，也只是与高乃依[2]最好的作品相比而已。《君主论》和《论李维》是马基雅维利与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书信对话时代的产物。如果认为同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人的交往是产生《战争的艺术》的土壤，那么，较为妥帖的看法是，《曼陀罗》也是因这种交往而产生的作品。

不过话要说回来，作家根本不会受交友关系的左右。作家原本就具备这方面的素质才能结晶出作品。环境只能起到让作家觉悟到自己具有这种素质的作用。马基雅维利还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秘书的时候，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在他出差法国时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 来信已于三天前收到，它是用伊特鲁里亚文写的，却大受欢迎，因为它来自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因为看不懂伊特鲁里亚文，他们便嘲笑写公文报告时文字工整的马基雅维利也会在私信中胡乱书写。

> 我读了您写给马尔切洛（秘书长）的报告，读了另外两封写给秘书厅的信，以及写给比亚焦的信。大家都很想跟您说话。
>
> 您的话愉快风趣，富有机智，能让我们大家放松下来，打起精

神。在我们因无休止的工作而疲惫不堪、筋疲力尽的时候，您的话能让我们重拾自信。奥塔维亚诺·达·里帕（“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在谈起您时说：没有人像您这样充满幽默，头脑敏锐，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当场回答得让人佩服。

真是这样！您一掺和进来，我们会立刻忘掉一切，开朗快乐，眉开眼笑。哦，那可是毫不掩饰的非常低俗的笑，会把我们笑得趴下……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才30岁出头。但是，他这方面的秉性即使在尝尽苦难到了50多岁的年龄，只要棋逢对手，照样能够潇洒发挥。曾经是奥里切拉里花园青年之一的菲利波·德·内利当时已经接了圭恰迪尼的班，当上了摩德纳的地方长官。他也给马基雅维利写过这样的信：

您离开了巴尔博格里亚，这让这里的百姓明白了一件事：您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您不在了，我们谁都不再想聚拢在桌旁，也不再泡在酒馆里，什么都不想干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带坏了这一带的民风。

多纳托回来工作了，巴奇诺再也不见人影，只有乔凡尼（Giovanni）玩心十足，我可没有那心情。不管怎么说，您不在这里，总是没有人把这帮人聚在一起……

这就是56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的“赞美词”。

这封信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的人，1513年马基雅维利失意之后，这个人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频率相当高。多纳托是个商人，资产可观，但从姓氏看完全不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像是个中小企业主，或许是个新兴暴发户，这个人的年龄也没搞清楚。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研究的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都不太愿意触及此人。研究者们更愿意把笔墨用于出身名门的精英官僚韦托里、圭恰迪尼，或用于奥里切拉里花园那帮年轻人身上，虽然他们年纪尚轻还没有成为官僚，但他们出身名门望族。他们认为，类似多纳托这样的人尽管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但属于拿不上台面的一类。然而当时已处于自由的文艺复兴的最后时期，连韦托里以及同是名门出身的精英官僚菲利波·德·内利也都不再避讳与多纳托的交往。对他们来说，马基雅维利当然是最受

欢迎的人，但即使不靠佛罗伦萨名门的正业金融业赚取财富，只要家中大气、开放，能经常会聚一些“安逸闲散的女人”，这样的人也会大受欢迎。

这位暴发户借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500达克特巨款，但教皇的这位弟弟根本没打算还这笔钱。马基雅维利在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背运时期，还曾委托过驻罗马大使韦托里帮助讨还这笔钱，甚至数度拜托。他的热心也颇奇怪。这位暴发户还对政治怀有欲望，极想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议员。马基雅维利也曾托韦托里帮他一把。不过，我们看不到韦托里有行动的迹象，结果这两件事在韦托里截至1516年的任期内均未实现，可能是韦托里认为没有必要太热心地考虑这两件事。

不过马基雅维利没有灰心，他利用在奥里切拉里花园认识的年轻人与美第奇家族的亲密关系，只要他们中间有人去罗马，他就请求其帮助讨回500达克特。终于在1520年，马基雅维利8年的热心得到了回报，这500达克特再次回到了多纳特的腰包。借款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4年前便已过世，时任教皇利奥十世替他还了这笔钱。凑巧的是，这一时间与美第奇家族对马基雅维利感情好转的时期相吻合。研究者中人品不好的人便说，马基雅维利如此热情是为了赚取佣金。

多纳托未能成为政治家，可能他也没有这个才能。事实上，比起为多纳托讨债，马基雅维利对他转向当政治家少了一份热情。

多纳托·德尔·科尔诺这个人的姓氏很滑稽。提起科尔诺，谁都会联想到被戴绿帽子的男人[3]。而他恐怕连《君主论》中的一个字都理解不了。但他似乎对人很友善，任何时候都对马基雅维利敞开自家大门，打心底里喜欢性格开放、不加矫饰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如果经济上遇到困难，他便会借钱给他，虽然马基雅维利并未向他借过500达克特巨款。这两个人之间令人生疑的友情一直持续到马基雅维利去世。

但是，这位多纳托的“沙龙”在文化气息上恐怕无法与同时代伊莎贝拉·德斯特[4]和维托丽娅·科隆纳[5]的沙龙相比。马基雅维利一生与名流夫人充满智慧的沙龙无缘。是马基雅维利无心接近呢，还是名流夫人没有邀请他呢？大概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米开朗基罗是维托丽娅·科隆纳沙龙的常客，他把这位颇富修养的贵妇人奉为精神上的恋人。但马基雅维利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对他而言，女人就是女人，好像面包就是面包一样。

马基雅维利的女性朋友和情人，不是附近的寡妇，就是操持世界上最古老职业的女人，均无名气。值得一提的只有歌女芭芭拉。但丁有贝雅特丽齐[6]，彼特拉克有劳拉[7]，但马基雅维利的这些女人中没有一个类似的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缺少成为缪斯女神的资格吗？她们常常亲切地接待马基雅维利，对别人说他的好话。但可怜的是，马基雅维利这位艺术家不是那种由女神唤起灵感的人，刺激马基雅维利创作欲望的总是男神或男神们。

马基雅维利从1520年起又交了一位有些可疑的朋友，名叫雅各布·德·菲利波。他是一位砖厂厂主，和多纳托一样也是一位暴发户，似乎比多纳托还要富，马基雅维利的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Clizia*）的首次公演就是由他赞助的。由于这位雅各布的关系，马基雅维利认识了平生最后一位恋人芭芭拉。砖厂厂主和歌女与《曼陀罗》的公演也有很大的关系。

佛罗伦萨城中心有一个奥利沃洛剧场，从俗称“大教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剧场叫作“奥利沃洛”只是因为它在同名马路上而已。在佛罗伦萨的剧场中，这个剧场很小，只有一层，观众席大概也远少于300席，以上演话剧为主。但这个剧场的舞台纵深大，能够表现出舞美效果，座位舒适，不亚于电影的首映影院。4月的一天晚上，我去这个剧场观看了正在上演的《曼陀罗》。票价是9000里拉，按现在的汇率折合1000日元，公演期间为20天。这是我第几次看《曼陀罗》呢？我对话剧提不起兴趣，只有这部戏看了五六遍，因为这是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巴杰罗国立美术馆院子里的那场演出，这座美术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警察局。当时的海报很让人开心，海报是这样写的：

编剧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主演 路易吉·圭恰迪尼

路易吉·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晚年的好友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哥哥。我们在前面介绍过，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为官时期，曾经在维罗纳有过一次荒唐的嫖娼行为。他曾经向这位路易吉·圭恰迪尼写信聊过这事。脑子里的这一闪念使我回到了500年前的过去。圭恰迪尼家族的绝大多数男性都叫路易吉或弗朗切斯科。主演的名字大概是这个家族祖上传下

来的吧。圭恰迪尼家族延续到了今天，其掌门人仍是话剧表演家。人们一望便知，海报上所写的搭档与500年前的一样。

可是，最近在4月份看戏的时候，演员换了人，剧团也不再是政府文化部特设的了。这个剧场在马基雅维利作品之前上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剧目。这意味着，《曼陀罗》受到了与莎士比亚、哥尔多尼、纪欧多[8]、皮兰德娄[9]等大家作品一样的待遇。

这次上演虽然海报上写着由佛罗伦萨市文化处赞助，但人们既看不到旅游团队，也看不到学生团体。顺便说一句，学生折扣只便宜1000里拉。也许是平日晚场的缘故，剧场只有七成观众，但感觉像是上映优秀影片的电影院。

虽然这部戏已在相当程度上使用了现代语言，但关键地方用的仍是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方言，观众应该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他们发出笑声的地方非常得当。

写意大利文学史，甚至写欧洲戏剧史，《曼陀罗》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喜剧。剧情梗概大致如下。

剧名“曼陀罗”意译过来大概是“春药”。

刚刚进入16世纪不久，法国住着一个名叫卡利马科的男人。他年届而立之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0岁时来到法国，至今已有20年，这个佛罗伦萨人在法国生活没有丝毫障碍。卡利马科听佛罗伦萨来的人谈论说，有钱人尼洽年事已高，但妻子卢克蕾佳年轻美貌，品行卓越，他便恋上了这位从未谋面的女子，并想占有她。于是他冒着连天的战火，带着精明的仆人西罗，离开法国来到意大利。剧情从这两人到达佛罗伦萨开始。

如何接近卢克蕾佳呢？卡利马科仗着自己的财富，托了一个名叫李古潦的朋友帮忙。李古潦总是缺钱但不缺坏点子，这多少让人联想起马基雅维利。李古潦自然接下了这件事。按李古潦所说，尼洽和卢克蕾佳以前没有任何绯闻，夫妻间唯一的软肋就是两人没有孩子，而丈夫尼洽非常想要孩子。

于是，卡利马科首先想到要把这对夫妇带到温泉这个男人容易接近女人的地方。但他失败了，原因是尼洽年事已高，不爱出门。尼洽回话

说，出门走动得动员所有用人，他不愿这样做。

李古潦被迫改变做法，他想了另一个主意。他想，卡利马科长期在外国居住，佛罗伦萨无人认识，可以借此把他假扮成一个在法国很有名的医生，把他吹嘘成一个能让石女怀孕的专家。李古潦首先开始说服丈夫尼洽，说如果服用了“曼陀罗”这味药之后与妻子同床，妻子一定会怀孕。他又说吃了这种春药的人会很快死去。尼洽很快相信了这位由卡利马科假扮的号称经常出入于法国王室、动不动就说拉丁语的医生，也相信了春药的功效，但尼恰不愿意马上就死，所以很犹豫。

这时李古潦告诉尼洽不用担心，说他会带一个陌生人来，这人就要当父亲了，会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代尼洽行事便不会有问题。这样终于让丈夫放下心来，解决了男方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有名的贞女卢克蕾佳参与其事呢？又是李古潦提议，让卢克蕾佳的忏悔修士提莫窦去说服她。这位修士一边谈论着天堂，一边却贪婪金钱，金币哗哗的响声让他接下了这桩差事。

他们让卢克蕾佳的母亲也察知此事，为提莫窦修士打掩护，使卢克蕾佳答应与修士见面。面对卢克蕾佳，提莫窦修士说服她道：“你是为了丈夫才这样做的，这不是罪过。”连修士都说不用担心天堂的位子，卢克蕾佳也就放下了心。这给卢克蕾佳和别的男人上床提供了一个名分。

说到这里，想必读者会注意到毛姆的作品《时常》就模仿了这部作品。毛姆在作品中把马基雅维利写成了一个卡利马科和李古潦合二为一的人物。这就是毛姆作品的味道。

计划完成了，剩下的只是实施了。卡利马科丢掉了医生的伪装，摇身一变成了陌生人，顺利地上了卢克蕾佳的床。

这幕以后非常有趣。大家认为卢克蕾佳蒙在鼓里，但她偏偏感觉到了这一切。完事后，她一边心醉神迷地吻着半入梦境的假扮陌生人卡利马科，一边对他说：

> 你的狡猾、我丈夫的愚蠢、我母亲的轻信和忏悔修士的贪婪，竟让我做出我一个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儿。我只能想这是天意。既是天意，我就不能拒绝。
>
> 从今以后，我就把你当成丈夫和保护人。为了我，也请你常常

让我做你认为的好事儿。

我丈夫乐意咱们这一夜，我希望今后就这样下去吧。我是说，你和我丈夫结交做个朋友吧。明天你也来教堂吧，回头再来家里一起吃饭。这样，我们就不用在乎别人的眼神，随时都能见面了。我觉得这对我们可是最好的办法了。

卡利马科当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就这样，所有人都通过吃了并不会死的“曼陀罗”得到了满足，全剧在一片叫好声中结束。我劝日本女人都看看《曼陀罗》，哪怕只是听一听卢克蕾佳最后这几句台词。

16世纪初《曼陀罗》上演后大获成功，剧本迅速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出版。一般认为，该剧首演于1518年。以后，每年到了复活节——那也是戏剧季节——各地都会竞相上演，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1522年，该剧在威尼斯上演时，由于观众太多，剧场爆棚，甚至不得不延长演出期限。

该剧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好评。虽然最终未能实现教皇亲临剧场观看演出，但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利奥十世看后开怀大笑。时任罗马涅总督要职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也对该剧的上演十分热心。这个时期，文艺复兴精神还在闪烁着光芒。但是仅仅过了10年之后，文艺复兴的这种精神受到了来自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的两面夹击，最终消失在了这两大巨浪之中。

马基雅维利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完成于1524年，1525年1月首演。

砖厂厂主的宅邸这天一变而为剧场。舞台美术由著名画家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10]担纲。该剧以希腊的雅典为舞台，剧场大概笼罩在雅典式氛围之中。观众席上，有以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为首的佛罗伦萨名门。这是著名的《曼陀罗》作者第二部作品的首演。剧演到一半时唱起了主题歌，主唱当然是歌女芭芭拉，她与马基雅维利共同创作了这首主题歌。

首演大获成功。演出结束时，在另外的房间已经备妥了奢华的晚餐，人人心满意足。砖厂厂主对高效的投资感到满意；芭芭拉为情人和自己的成功感到满意；马基雅维利当然也心情大好。其后，《克莉齐娅》在威尼斯也大获成功，威尼斯是当时唯一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剧场的

国家。马基雅维利作为喜剧作家名满意大利。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君主论》，也没有看过知识阶层的畅销书《战争的艺术》，但他们非常开心地观看《曼陀罗》。

我们不知道付给这位剧作家多少酬金，但的确是付了一些。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想在任职地博洛尼亚上演《曼陀罗》，马基雅维利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给我的那份不要了”，表现了马基雅维利难得的大方。

在此4年以前，即1521年的4月中旬，52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了一封久无联系的人写来的信。写信人是隐居罗马的往日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位原共和国正义旗手因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而遭驱逐，马基雅维利也一并失意。他知道马基雅维利与出身佛罗伦萨名门的自己不同，没有工作便无法生活。索德里尼在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牵挂，想给马基雅维利介绍工作。

亲爱的尼可罗：

拉古萨[11]的宰相一职好像不合你的心意，但后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我了解到普洛斯佩罗[12]大人正在寻找一位秘书。我说了你的事，他对你很满意。他也很了解你的情况[13]，便要我撮合此事，我这才写信给你。

年薪是200达克特大金币，经费另外列支。请你充分考虑之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千万不要与任何人商量这件事。决定之后就请离开佛罗伦萨，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事是我迄今所谈中条件最好的一件。我想，至少要比为弗罗林小金币而写历史要好。

请保重身体！

你的皮耶罗·索德里尼

1521年4月13日于罗马

我们不知道52岁的马基雅维利怎样回复年逾七旬的老上司的这份亲切关怀。但从结果来看，马基雅维利婉拒了这份举荐。尽管年薪要比撰写《佛罗伦萨史》多近4倍，他还是选择了现在的身份。从其后发生的事来看，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位出自罗马名门科隆纳家族的

著名佣兵队长出生于1452年，当时已经69岁，他在这件事两年以后便过世了。

但是，马基雅维利婉拒4倍以上年薪机会的原因不止这一点。在这件事发生前7年的1514年，他在给当时“对话”的对象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 像现在这样栖息在虱子中间，忘掉有所作为的时代，我会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上帝希望我这样无所作为地消耗下去，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去给某地的长官或队长当家庭教师或秘书。如果连这也没有运气得到，那我就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教孩子读书写字。
>
> 抛下家庭出走。留下了一句话，让他们以为我死了。没有我，他们会活得更好。因为我总是花钱。我习惯了花钱，没钱花简直活不下去。
>
> 我不是想要让你担心才写这些的，我只是想一吐为快。现在说出来是为了不再提起这个没出息的话题。

不仅是在当时，马基雅维利一辈子都不关心穿戴是否整洁以及是否有仆人可供使唤这些外在的东西，可称上为花钱的地方好像只是赌博。但他没有赌博的天分，总是输多赢少。

但是，马基雅维利在如此郁闷的状态下收到索德里尼的信，他会二话不说飞跑去担任普洛斯佩罗·科隆纳的秘书吗？他曾经说过，如果教廷有职位，他会很高兴地去罗马。去不去罗马不妨碍他接受普洛斯佩罗秘书一职。说到薪水，那是他担任共和国秘书时期的两倍。当时的马基雅维利并无什么收入。

马基雅维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不大会接受，虽然他可能会十分烦恼犹豫。我以为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马基雅维利彻底厌恶佣兵制度。切萨雷·波吉亚在法国国王手下干，未必不能称他为佣兵队长，但他有创立自己王国的明确目标。同为著名人物，普洛斯佩罗却没有这样的目标。他和其他佣兵队长一样，把军务当作一种职业来考虑。马基雅维利刚写完严厉谴责佣兵制度的《君主论》，并已开始撰写《论李维》，他能在这种人手下工作吗？

第二个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的职业观。马基雅维利在给朱利奥·美第奇枢机主教的回复中阐述了什么样的政体才适合今后的佛罗伦萨，并断言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工作就是为国尽力。地位高低并不是问题。如果去争地位，那也只是因为地位越高对实现自己的想法就越有利。如果不幸自己地位低下，但只要地位崇高的人能够倾听意见，地位也就不再是什么问题。

时过8年，皮耶罗·索德里尼还在牵挂昔日部下的工作问题，他一定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物。他大概也很喜欢这位曾经的部下，但很难认为他理解马基雅维利。他给马基雅维利找了些不过是威尼斯小属国的宰相、佣兵队长的秘书这类马基雅维利不感兴趣的职位。从这一点看，我们也不能认为他的亲切是建立在理解马基雅维利其人基础之上的。

此外，索德里尼推荐职位的时机也不好。可以说，这也是马基雅维利1521年婉拒他的原因。

1521年，马基雅维利已是有相当资历的作家了。

1513年——开始撰写《君主论》《论李维》。

1514年——《君主论》完成。

1516年——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

1517年——《论李维》完成。

1518年——《曼陀罗》完成。

1520年——与美第奇家族关系转圜；完成《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开始撰写《佛罗伦萨史》；受美第奇枢机主教委托执笔撰写《佛罗伦萨政体改革论》；完成《战争的艺术》。

1521年——《战争的艺术》刊行；被佛罗伦萨共和国派往卡普里，结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2年——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反美第奇阴谋败露。

1525年——喜剧《克莉齐娅》首演获得成功；《曼陀罗》出版；《佛罗伦萨史》完成，为将此书献给委托他的当时的枢机主教、现已成

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朱利奥·美第奇，马基雅维利前往罗马。

由此可知，1521年时的马基雅维利已经完全摆脱了只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的状态。恐怕在1513年到1525年这12年的创作时间里，1521年是他最充满自信的时期，《曼陀罗》和《论李维》得到好评对此大有作用。

《君主论》《论李维》和《战争的艺术》都是划时代的杰作，《曼陀罗》也是改写西欧喜剧史的独创作品。马基雅维利这些作品的写作时期，要么是在他抱怨只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得到韦托里安慰和激励的时期，要么是紧随其后的时期，这时他得到了奥里切拉里花园年龄不到他一半的年轻人和多纳托那里不知名女人的支持。这个事实意味深长。莫非或多或少的不幸对创作，尤其是独创性的创作而言不可或缺？或1521年前的8年间，马基雅维利已经写尽了想写的东西？

同在1521年，接到老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为他斡旋工作的信后不到一个月，52岁的马基雅维利于5月11日离开佛罗伦萨去了卡普里镇。

在普通人眼中，马基雅维利的工作远不如去罗马给著名的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当秘书来得体面。交给他的任务微不足道，是让他去交涉，把佛罗伦萨的小兄弟会从整个托斯卡纳的组织中独立出来，并安排布道僧在明年四旬节[14]时到佛罗伦萨主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前者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工作，后者是羊毛业行会的委托。马基雅维利接受了这些任务。工作再小也是在为佛罗伦萨工作，尤其是这些工作体现了美第奇家族实力人物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的意思，正是他委托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

不过，这次公差给马基雅维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他邂逅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后世的人们动辄拿他同马基雅维利做比较。后世论述马基雅维利的人绝对多于论述圭恰迪尼的人，所以应该说是拿马基雅维利同他进行比较。他们两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的佛罗伦萨人。

---

[1]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奠基人。他曾经担任过20多年的律师，1647年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一生共写有各类剧作32部，代表作有《熙德》《贺拉斯》《西拿》《波里厄克特》等。

[2] 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意大利近代戏剧的创始

人。他打破即兴假面喜剧的程式性与庸俗性，用讽刺手法给喜剧注入新的生命。他一生的剧作多达100多部，喜剧剧本有《女店主》《一仆二主》《亲切的挑剔者》等。

[3]　　在意大利语中，corno（发音为“科尔诺”）意为“动物的角”,cornuto（发音为“科尔努托”）意为“有角的动物”或“头上长角的”，也指女人不贞。

[4]　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　d’Este,1474—153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文艺方面的著名女性。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二世·德斯特的女儿，曼托瓦侯爵夫人。16岁时嫁给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丈夫死后以摄政地位统治曼托瓦侯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她少时受过良好教育，钟情于文艺，在时装方面的影响远及法国王室，有“世界第一女性”之称。

[5]　维托丽娅·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佩斯卡拉侯爵夫人，著名佣兵队长法布里奇奥·科隆纳的女儿。她是16世纪意大利最为著名的诗人之一，与米开朗基罗有诗文来往，且友情很深。

[6]　贝雅特丽齐（Beatrice），但丁在《新生》《神曲》中作为基督教之爱的高贵而加以歌颂的女性。传说但丁9岁时爱上这个女孩，她后来嫁给了一位银行家，23岁时去世。但丁终其一生都未能释怀对她的爱恋之情。她是但丁心中纯洁爱情的天使，缪斯的化身，在他内心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

[7]　劳拉（Laura），彼特拉克于1327年结识的一位骑士的妻子，彼特拉克对她一见倾心，深陷情网。劳拉于1348年死于黑死病。彼特拉克为她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

[8]　贝纳·纪欧多（Bernard　Giraudeau,1947—2010），法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有《幸运搏击》《鸟瞰地球》《我是杀手》等。

[9] 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以个体的异化为主题，用革新的喜剧创作技巧开辟了通向现代戏剧的道路。曾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亨利四世》和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等。

[10]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代表作有《阶梯上的圣母玛利亚》等。

[11] 拉古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小国，索德里尼刚被驱逐时的逃亡地。——原注

[12] 普洛斯佩罗，即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us Colonna）。——原注

[13]　大概是指马基雅维利把他的堂兄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用作了《战争的艺术》一书的主人公一事。——原注

[14]　四旬节（Qradragesima，英语为Great　Lent），基督教会称从复活节前46天（除去星期日后为40天，故称四旬）到复活节前一天这段时间。圣公会称为大斋节，清教称为受难节。基督徒在此期间增加祈祷、诵经时间，节制饮食，广做慈善事业，为基督复活（生命的革新）做准备。

第十七章
“我的朋友”圭恰迪尼（1521—1525年）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佛罗伦萨名门圭恰迪尼家族的次子，生于1483年3月6日，与马基雅维利相差14岁。就像马基雅维利与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之间相差20岁一样，这点不能不给两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影响。

马基雅维利年长14岁，但很显年轻，充满热情，不放弃希望。相反，圭恰迪尼虽然年轻，但能客观地洞观世事，具有足以自持的气质。莫非14岁的年龄差距从圭恰迪尼身上抢走了马基雅维利仍然拥有的那种热情吗？

圭恰迪尼出身于上等阶层，所受的教育也与马基雅维利不同。他大学毕业，所上大学远近闻名。他是一位法学学士，具有被称为“先生”的完美资格。

圭恰迪尼年轻时就是一个野心家，虽然不具宗教之心，但自信能够当上枢机主教，打算进入神职界。幸好父亲不这样想，他才得以留在世俗社会。完成学业后他的最初职业是律师，似乎以民事为主。

圭恰迪尼的婚姻也与马基雅维利的不同。他决定25岁成婚，确定的对象是佛罗伦萨政界重镇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女儿玛利亚。当时马基雅维利已是国务秘书，为使共和国议会通过自己提出的“设立佛罗伦萨国民军议案”，马基雅维利在底下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十年纪》（Decennli）献给了这位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父亲告诉圭恰迪尼，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嫁妆，还有更多姑娘可供选择。但年轻的圭恰迪尼没有改变主意。与嫁妆相比，他更看重与具有权威和权力的萨尔维亚蒂家族联姻。他的眼光没有错。

1511年，28岁的圭恰迪尼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在当时，担任公职的最低年龄是30岁，何况还是常驻新兴国家西班牙的大使，这一提拔实属特例。

他在大使任上干了两年，而这两年与马基雅维利成为共和国正义旗

手索德里尼心腹的时间相吻合。那一时期，以“十人委员会”和索德里尼的名义向大使发出指令的大部分都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驻西班牙大使圭恰迪尼一定也收到过马基雅维利亲笔书写的指令。同时，最先看到大使发来报告的也是正义旗手的秘书长和“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也一定读过圭恰迪尼写的缜密报告。不过，这种关系因1512年夏天的政变而告结束。

索德里尼的失势和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使得马基雅维利遭到驱逐，但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圭恰迪尼的身上。他没有被认定为索德里尼派，圭恰迪尼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渊源深远，使他得以幸免，只是被解除了大使职务。不过政府中有好几个职位在等着离任回到佛罗伦萨的圭恰迪尼。他认真地承担了这些职务，同时也没有忘记插手丝织业，扩大自己的经济地盘。1516年，时任教皇利奥十世任命33岁的他为教廷领地摩德纳的长官。翌年，圭恰迪尼的辖地又增加了雷焦。1521年，即他与马基雅维利邂逅的这一年，教廷把替教皇统治从德斯特公爵那里抢来的摩德纳和雷焦的艰难工作交给了圭恰迪尼。那一年，他的辖地进一步扩大到帕尔马。到了1525年，与利奥十世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42岁的圭恰迪尼担任整个罗马涅地区的总督。这使他位极人臣，出人头地。

这个地方很难统治，有人说，以前只有切萨雷·波吉亚成功地统治过这个地区。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帕尔马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显示出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进入1526年以后，意大利风云突变，越发显出了圭恰迪尼的重要性。教皇派军队参加了反西班牙同盟，任命他担任教皇军队参谋。他处在风口浪尖上，做不到像过去那样慎重行事了。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时期，马基雅维利就在圭恰迪尼的身边。

1527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军队打进罗马，“罗马浩劫”发生，佛罗伦萨再次放逐了美第奇家族。同年，马基雅维利去世。3年以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530年崩溃。圭恰迪尼借此机会进行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豪赌。但在他看来，预测豪赌的胜率极高，也许并未将此看作一场赌博。

共和国政体崩溃后，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抬出了17岁的科西莫，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旁系。他们把他捧为

君主政体的君主。圭恰迪尼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推荐给科西莫，让他们结婚。他判断，17岁的科西莫还年轻，以后的实权将由自己掌握。

可是，这位17岁的年轻人根本不像是单纯朴素的武将、“黑条”乔凡尼的儿子，他对权力有明确的思考。科西莫不但拒绝同圭恰迪尼的女儿结婚，而且疏远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这样如同今天的部长助理级别的人物。这位17岁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告别语是：“政治我自己搞。”他希望与玛格丽塔结婚，玛格丽塔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美第奇本家亚历山大的遗孀。正是因为亚历山大被暗杀，科西莫才获得了这份权力。可是，卡洛斯不同意这桩婚姻。这位年轻人转而希望与西班牙国王的家臣、统治那不勒斯的副王佩德罗的女儿埃利奥诺拉结婚，并且实现了这一愿望。圭恰迪尼的豪赌彻底失败了。

后来，发生了反美第奇阴谋事件，菲利波·斯特罗齐、安东·弗朗切斯科·德里·阿尔比奇等奥里切拉里花园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弟子们都卷入其中，只有圭恰迪尼一人超然事外。事发后他隐居别墅，专心致志地撰写巨著《意大利史》。圭恰迪尼于1540年去世，享年57岁，他以史家之名流芳后世。

除了《意大利史》外，圭恰迪尼还著有《佛罗伦萨史》等数部作品。但这些都只是历史著作，要在书中寻求哲学，可就奢侈了。因为书中没有哲学的指引，虽然在客观性方面几乎可以打满分，但并未能超越同时代人。

当然，圭恰迪尼也写有小品文，坦率吐露他的“哲学”。那是一篇不以发表为目的、写给家人和弟子的东西——《备忘录》（Ricordi）。在圭恰迪尼这位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发表这样的东西，将不利于自己的仕途。我在这里介绍其中几段：

> 祈祷上帝吧！愿上帝让你永远站在胜者一边。如果你站在胜者一边，即使你没有任何功劳也会得到回报，而一旦错站到败者一边，功绩再大也会遭到批评。

这只能令人苦笑，但却是现实。

>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三件事。但我已来日无多，我觉得这些可能只是一个梦。

这三件事是：第一，我能够活在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佛罗伦萨；第二，意大利能够摆脱所有野蛮人（即非意大利人），恢复自由；第三，全世界都能够从邪恶者的暴虐中被解救出来。

这些想法应该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一致。但圭恰迪尼自己在邪恶者统治下的履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辉煌。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回事。

不能以宗教为敌，还要留心不能以与上帝有关的任何事情为敌，这些东西都会对愚人的大脑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说得太对了！

任何人都会追求权力和名誉。一般人只看到权力和名誉光鲜的一面，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辛苦和不快的另一面。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追求权力和名誉的理由除了一个以外，其他的便会消失殆尽。这剩下的理由就是，人们认为，对上帝越敬，他就会越靠近上帝。生为男人，有谁不希望靠近上帝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劝别人掌握权力，自己却从未拥有过权力。在他看来，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一种伪善。这样的话只有圭恰迪尼才说得出来。

正如人们从留存至今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肖像画上看到的那样，他仪表堂堂，举止庄重，与人交往极有分寸，游刃有余，时刻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与马基雅维利正好相反。圭恰迪尼位极人臣，在精神上不需要依赖别人，所以他没有密友。他只能在不公开发表的《备忘录》中才会坦率地吐露心声。

那么，圭恰迪尼这样的人为什么单单向马基雅维利如此坦率地表现自己呢？两人所想相同大概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性情开放，对自己所交往的人敞开心扉。我们可以想象，这种马基雅维利特有的交友方式融化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圭恰迪尼。这位世所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再也没有写过像他写给马基雅维利那样坦率的文字了。

1521年5月，马基雅维利在去卡普里出差途中顺路去了摩德纳，邂逅了地方长官圭恰迪尼，两人一见如故。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一开始便语气亲切。顺便说一句，从摩德纳城区到卡普里镇距离不足20公里。

呈伟大的佛罗伦萨特使尼可罗·马基雅维利阁下：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我深切地感到，派您这样的人去挑选一个布道僧也真亏羊毛业行会想得出来。这恰如把为朋友找妻子的事委托给一个同性恋者。

我所希望于您的，就是您要好好想想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完成好这次任务。不要忘记尽快处理这件事。因为在那种地方待得越久，您面临的两种危险就越大。

一是那里神圣的修士会把您变为伪善家，二是卡普里的空气会把您变成谎言家，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可是有好几个世纪的传统。而且我担心，一旦您不幸寄宿在了一家卡普里居民家里，危险将不可避免。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1年5月17日于摩德纳

马基雅维利于当日立即回信：

呈伟大的摩德纳长官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阁下：

您的信使到来时我正在如厕，正在认真思考与您信上所写的完全一样的内容

…………

但是，我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事。那就是，我的工作是为佛罗伦萨共和国而做的，今后仍然会这样做。当然，我知道这次的任务跟我的性格完全相悖。佛罗伦萨人希望布道者教诲他们通往天堂之路，而我想要告诉他们的则是走向魔鬼的道路。佛罗伦萨人要求一

个谨慎、完美和真实的布道者，而我想要寻找的却是比篷佐（修士多米尼科·达·篷佐）更疯狂、比萨伏那罗拉更狡猾、与阿尔贝托修士[1]一样伪善的布道者。

在我想来，在混乱的现状之下，后面这种布道者会更有用。我认为这才是上天堂的真正道路。为了避免下地狱，首先要熟知下地狱的道路。

我在这里无所事事。两个任务我都没有直接决定权。如果我的头脑还好用，我还可以在那帮穿木屐的小子们（指小兄弟会修士）中间挑起些风波。如果有您的建议会大有用处。

如果您能找个理由来这里一趟，那是最好。即使来不了，给我写信也很好，就像今天这样，您每天写信，让士兵送过来，我将会大受其益。

第一，我会得到您的建议；第二，我会在这里的这帮人眼中像是个重要人物。今天收信时，送信的弓弩兵向我鞠了个头快低到地上的躬，对我说："这是您的加急信。"边上的人个个跳了起来，骚动不小。

我这种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我对他们说：皇帝在塔兰托整装待发；瑞士佣兵马上就要开始搞点新花样；法国国王想开战，但心腹们反对。这帮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张大嘴巴，手上拿着帽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现在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还远远地围着我，看我写个不停，非常佩服，兴奋的眼光直盯着我。我也是，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异，时不时停住笔，做出整理思路的样子，深深地吸口气。于是他们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就像连续打哈欠那样闭都闭不上了。不过我想，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写什么，一定会更加惊异。

您也知道，修士们总是说，在受到上帝恩惠的人身上，任何恶魔的图谋都不会起作用。通过跟这帮人交往，我也不再害怕成为一个伪善之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免疫力了。您也不用再担心卡普里人撒谎的影响了，我在这方面能让他们甘拜下风……

好，明天也请继续这个游戏。汗流浃背的士兵的到来，有助于改善我在这里的待遇。在这初夏时节，出汗对训练士兵也没有坏处。我想写的还很多，留到明天再写吧。

驻小兄弟会使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21年5月17日于卡普里

平时总是一脸严肃，看上去比38岁年龄老成的圭恰迪尼，看到这些恐怕也会笑起来吧。他居然接受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戏弄人的建议。第二天，弓弩兵拿着长官阁下的亲笔信出发，一脸紧张地来到了卡普里。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头脑向您提出建议，但我决定，只要能够从侧面支持您艰巨的任务，我可做任何事情。我让弓弩兵送去这封信，命令他说，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要尽快送到。我还说，衣服汗湿了也没有必要换。这个士兵到达时碰巧在场的人大概会认为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同修士交涉委屈您了。他们一定会认为需要重新考虑给您的待遇。

随信发去来自苏黎世的报告。随便您怎么使用，可以出示给他们看，也可以拿在手里到处走动，您认为怎么有效果就怎么用吧。

昨天，我还给您借宿的那家主人写了封信，告诉他您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他回信要我告诉他您是什么意义上的重要人物。我没有直说，我想这样迷惑更深……

圭恰迪尼好像很喜欢这个他接受下来的游戏，当天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看到您的信末尾写的您现在的头衔——驻小兄弟会使节时，我不由觉得您的交涉对象不是修士，而是您曾经交涉过的种种对手——国王、公爵和君主。我还想起了莱山德[2]的古代往事。这位将军曾经为祖国斯巴达赢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却被指派给士兵分肉的任务，而这些士兵都曾在自己的指挥下战斗过。我又想起了这个古代往事，所不同的只是人们的面孔和衣服的颜色。即使有所不同，总有一天也会恢复原样。这种现象，在莱山德之后一定也有，但只有独具眼光的人才能关注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历史，它会让人们知道当时看不到、弄不清的事实。……

就因为上面这段文字，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博得了后世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极大好感。韦托里的名字同样也叫弗朗切斯科，他也曾多次写

信给马基雅维利，说“从未见过像您这样分析敏锐的人”，但从来没有为马基雅维利写过这种文学性的赞美词。在为人处世技巧方面压过韦托里一头的圭恰迪尼，因为这一段文字便获得了马基雅维利第一密友的资格。

马基雅维利收到信后的感觉又如何呢？他读信后立即提笔回信。回信是以这样的语气开始的：

> 我们恶作剧的效果巨大。面对汗流浃背到达的士兵和他带来的大捆文件，所有人都诚惶诚恐。不光是这家的主人，邻居也都大为激动。我也是，把瑞士来的信件拿在手里，煞有介事地走来走去……
>
> 提供给我的膳食分量大增，我的食物简直可以喂饱六条狗和三头狼。如果送信的士兵哪天来佛罗伦萨，我得酬谢他……

马基雅维利始终都用这种语气回信。在这期间的回信中，回应圭恰迪尼赞美词的只有这么可怜的几行：

>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您所说的那种稀世人物。我所做的不是睡觉就是读书，要不就是沉默思考，仅此而已。您是在嘲笑我吧……

对韦托里亲切但平淡无奇的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简直就像要冲过去热吻伸过来的手一般；而面对圭恰迪尼的如此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却是这样平静而冷漠。这是为什么呢？

1513年马基雅维利确实很绝望，而现在8年过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许多作品，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赞美，是不是他曾经的绝望和苦恼也已经淡漠了呢？

马基雅维利曾经与王侯交涉，而今52岁的人却沦落到与“穿木屐的小子们”打交道的地步，而又被圭恰迪尼这位时运正佳的年轻行政官僚的一把手一语揭穿，从而陷入了挫败感当中。是这个原因吗？莫非这种挫败感妨碍了马基雅维利做出直截了当的反应？

如果这也不是，那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根本没想到圭恰迪尼这位38

岁的才子会给自己献上出人意料的赞美词，年过五旬的他一时间心中充满温暖，却反而选择了平淡的反应？马基雅维利不会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沉默寡言，要比千言万语都要意味深长。

他们二人以后也一直保持着友谊。圭恰迪尼在罗马涅再次高升，无法回到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回到佛罗伦萨以后便替他看将要购买的别墅，甚至操心圭恰迪尼女儿们的婚嫁对象，只能说他爱管闲事了。但圭恰迪尼有4个女儿，要一个个找好对象，备妥嫁妆，政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为此头痛不已。

马基雅维利向圭恰迪尼通报可能的女婿候选人的信息，还很不谨慎地建议说，因为他是在为教廷尽忠效力，可以让教皇帮他出嫁妆。读着这些往来书信，想着马基雅维利管闲事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十多年前莱昂纳多·达·芬奇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的遗产继承问题久拖不决，当时马基雅维利曾给予他极大帮助，这一说法也许是事实。

总之，无论是出身还是气质，再到个人经历，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两人都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在他们二人之间，有着类似相互关怀的情感，这一点却是事实。拥有可用共同语言交谈的朋友，才是人生最大之快事。

但是，就算在秀才前面加个“大”字，天才与秀才之间也总是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

我认为，有无独创思维是划在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之间的界线。

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圭恰迪尼失势后不能再署大使、地方长官、总督等头衔的时候，他该如何称呼自己呢？我想，他只能写“史家”了。他有非凡的理解能力，但他不写喜剧，也没写“悲剧”。

圭恰迪尼又是怎样的史家呢？他的著作《意大利史》忠于史实，叙述客观。但是，如果没有贯穿整体的思想便写不了历史。没有史观就只能止步于客观记录。圭恰迪尼的思想何在呢？

仅就政治思想而言，圭恰迪尼所寻求的是贤人统治型的共和政体。这种政体被称为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他不相信个人和大众的力量，认

为具备才能的少数智者才可信赖。圭恰迪尼家族以及类似的佛罗伦萨名门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不同，单靠某个家族不能独擅权力。在圭恰迪尼看来，为“有秩序的共和国”带来秩序的人必须是他自己所属的佛罗伦萨名门集团。这是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区别，后者并非出身于名门从而得以摆脱名门而自由存在。

这种思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圭恰迪尼错就错在把威尼斯共和政体当成了佛罗伦萨的榜样。当时贵族政体效率最高的国家是威尼斯，产生这种错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而，支撑威尼斯共和国的精神与佛罗伦萨完全不同。不能忘记，威尼斯花费了200年的忍耐和努力，才使这个政体像16世纪前半叶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出色地发挥机能。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对共同体的意识与佛罗伦萨的意识完全不同。布克哈特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遥远国度的本国公民。”

佛罗伦萨同威尼斯正相反，它甚至从来没有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自己国内的本国公民，遑论达及海外。佛罗伦萨人拥有威尼斯人所没有的一切，唯独没有团结一致的精神。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如此，如何去移植威尼斯式的政体呢？为什么稀世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圭恰迪尼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马基雅维利却从未说过应该以威尼斯的政体为榜样。相反，尽管马基雅维利逗留威尼斯的时间微不足道，但他精准地把握了威尼斯政体赖以存在的精神。这里仅举一例。他写道：

> 共和国中的政治手续通常都是急不得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能一个人决定，基本上都要与其他人共同决策。要让这些人的意志统一起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缓慢的做法，在不容犹豫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共和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建立古罗马临时独裁执政官那样的制度。
>
>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共和国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他们在非常时期，不会把事情放到共和国议会或元老院去进行一般讨论，而是采取让被授权的少数委员讨论、决策的办法。一个共和国如果没有领悟到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它一定会碰壁：要么死守传统政体，

国家便会灭亡；为避免国家灭亡，又必须摧毁政体本身。

——引自《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是，如果想要维持某种制度，有时还要敢于做与这个制度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事情。这个哲学与圭恰迪尼的哲学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我觉得，这似乎就是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而圭恰迪尼则局限于史家的差别所在。《意大利史》不能成为世界名著，并不在于它是否是一部大部头著作。

秀才的悲剧在于他知道天才的伟大之处，庸才不能理解这些，所以感到幸福。但上帝赐予秀才高于庸才的才华，所以秀才不能容忍。明知“上帝垂爱之人”的伟大之处，自己却无缘得到，人们觉悟到这一点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几乎是唯一一位对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留下评论的同时代人。他以“考察”（Considerazione）为题评论过《论李维》。

不过这篇评论的主旨不明快，而且并未完成。研究者们名之为消极的反驳。但消极的反驳是反驳吗？难道不是一种赞美之词吗？圭恰迪尼是唯一一位写下反驳的同时代人，但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论李维》，甚至帮助该书在罗马出版发行。那时，马基雅维利已经不在人世了。

尽管韦托里是马基雅维利无所不谈的密友，但马基雅维利照样毫无忌讳地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爱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也是天才的特征之一。圭恰迪尼的悲剧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但马基雅维利的悲剧却是时代的悲剧。

---

[1] 阿尔贝托修士，根据1984年都灵联合出版社意大利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编者加埃塔（Franco Gaeta）所作注释，阿尔贝托修士大概是指薄伽丘《十日谈》第四天第二个故事中的修士阿尔贝托·达·伊莫拉（frate Alberto da Imola），或1495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派到佛罗伦萨的修士阿尔贝托·达·奥尔维耶托（frate Alberto da Orvieto），他曾建议教皇以某种理由把萨伏那罗拉传唤到罗马，以便将其逮捕。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两人都是伪善者。

[2] 莱山德（Lysander,?—前395），斯巴达人，古希腊军事家、政治家。他于公元前405年

得到波斯的支持，击败比自己强大的雅典海军，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军队随后占领雅典，建立了三十人僭主集团，结束了雅典的民主政体。

第十八章
“与我的灵魂相比，我更爱我的祖国”（1525—1526年）

时代突飞猛进，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时代。

左右历史进程的力量，渐渐从以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样的城邦手中，转移到了法国、西班牙、土耳其、英国这样的国家的手中。

这也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力量由质向量的转移。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为确保通商路线，而是为了获取领土。

在以质取胜的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人公是威尼斯这些个人面孔并不清晰的共同体，而在以量取胜的时代则完全相反，变成了面孔清晰的个人。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已有五世，准确地说，他应该称为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国王他是一世，应该称为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现今还有名为“卡洛斯一世”的白兰地酒。在西欧史上，卡洛斯的名字很有名，我们也就这样称呼他。

卡洛斯生于1500年，1558年去世。

他出生在西班牙，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儿子腓力一世[1]，母亲是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所生的独生女。他父母早亡，16岁时因外祖父去世而登上西班牙王位，同时领有当时属于西班牙领地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他在19岁那年因祖父去世成为以德意志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有领地的统治者。这意味着除了岛国英格兰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中北部以外，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之下。1520年，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西班牙国王，他还自动成为新大陆的统治者，这

块土地的殖民化正方兴未艾。

弗朗索瓦一世，1494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15年，年方21岁的他继承岳父路易十二成为法国国王。他酷爱文化艺术，也以晚年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而著名。

卡洛斯的统治区域广大，尽管这源自正当的权力继承而无可挑剔，却不能不给仅比他年长6岁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造成心理威胁。法国夹在德意志和西班牙之间，这两位国王之间的对立简直就是一种宿命。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打破这种现状，不但需要利用英国，还试图利用土耳其。

亨利八世，1491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09年，在他18岁那年继承父亲亨利七世成为英国国王。

苏莱曼大帝，1494年出生，1566年去世。

从26岁即位到去世的46年中，他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土耳其，把土耳其建成为一个大帝国，使东地中海成了本国的内海。

上面4个人的共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即位时年轻，他们个个都是英明的君主，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最值得特书一笔的共同点是，他们4个人占据绝对君主的地位没有任何勉强。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二章“世袭君主国”中论述的那样，通过行使正当权力获得地位的人，在统治本国时不要求具有出众的能力，也就是说不需要勉为其难。如果他拥有出类拔萃的能力，就有可能取得非凡的成效。

这4位君主都很幸运，只靠声张正当权力就已足够，何况他们个个英明，年纪轻轻就已会行使权力。此外，即使国土即耕地的法国算是特例，他们各自拥有广袤的领土，一旦发生不测均可充分地自给自足。这就是说，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依存度相对较低。

相反，意大利的城邦没有把经济基础放在土地上，他国的存在便成了本国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

需要他国才能生存的国家和不需要他国即能生存的国家之间发生对立时，情况的发展会对谁有利并不需要任何解释。三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城邦一直担当着国际关系主人公的角色，但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威尼斯共和国是怎样渡过这个危机的呢？我用《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一书下卷的整个篇幅写了这个问题。

与威尼斯相应的意大利城邦之雄佛罗伦萨又是如何应对危机的呢？我想，这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得到反映。实际上，马基雅维利的死亡同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灭亡在时间上几乎是重叠的，尽管他一点儿也不希望会是这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君主论》这样的警世之作。

1525年2月24日，在米兰以南30公里的帕维亚平原上，法国军队与西班牙军队对阵。法军共3.1万人，由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指挥；西班牙军队则以略少于3万的人数与之对阵。西班牙军队的总指挥是前不久因亡妻财产继承问题与法国国王闹僵而倒戈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德·波旁。波旁在法国是元帅，卡洛斯毫不犹豫地启用了他，把这位不久前的敌人任命为自己军队的最高司令。

不仅总司令是外国人，说起来是法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但都是以各国佣兵为主体的混成部队。我们仅看一下两军中步兵的构成：

法军步兵2.3万人，其中法兰西人6000人、意大利人4000人、瑞士人8000人、德意志人5000人。

西班牙军步兵2万人，其中西班牙人5000人、意大利人3000人、德意志人1.2万人。

这里的德意志人是被称为“Landsknechts”的德意志佣兵[2]，都是路德派新教徒。天主教和新教是当时对立最尖锐的两派，两派的人却以领取薪水的佣兵形式隶属于同一支军队。除此以外，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在其他战斗中还有瑞士人，他们可以随意加入法军或西班牙军，这也是使得16世纪战争情形复杂化的要因之一。

尽管如此，打仗还是得靠雇来的人。帕维亚会战的结果是，尽管国王亲自出马，战役还是以法军的完败而告终。弗朗索瓦一世负伤，坐骑

也被打倒，国王成了俘虏。听说查理三世·德·波旁在餐桌旁迎接身份与昨日已有天壤之别的法国国王，禁不住热泪纵横，站在一旁为国王当仆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把旧主押送到马德里。

“法国国王成了西班牙国王的俘虏”，这个消息着实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冲击。但在意大利，这就不仅仅是冲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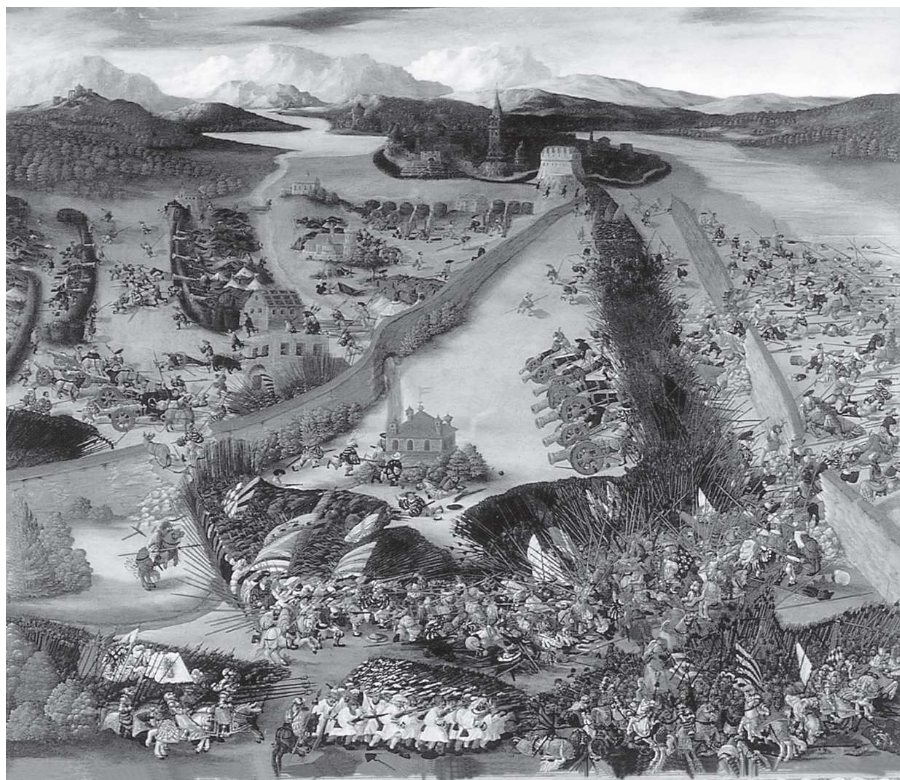
进入16世纪后，意大利成为法国和西班牙两大势力激烈冲突的舞台。法兰西渗透进了以米兰、热那亚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西班牙则在专心致志地确保其在那不勒斯、西西里等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影响。如此一来，两个大国以意大利半岛为舞台展开角逐便成顺理成章之事。

帕维亚会战的结果，首先是允许意大利人斯福尔扎作为主人回到此前一直处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米兰，其次是把同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热那亚划入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强国法国不会允许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但眼下国王还是敌国的俘虏。渐渐开始流出传言，说作为摄政代替国王处理国政的母后路易丝（萨伏依的路易丝）正通过娘家萨伏依家族在意大利各国招募扭转局势的志同道合者。

1525年5月，帕维亚会战已过去了3个月，马基雅维利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他带去了刚刚脱稿的八卷本《佛罗伦萨史》。他于5年前开始写作这部书，就他而言写作速度不算快，但他总算全部写完了到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去世为止的《佛罗伦萨史》。

他此行去罗马的目的是把这部著作呈献给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书尚未付梓，还是誊写得很漂亮的手抄本。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枢机主教为他提供了写作这部书的机会。这位5年前的枢机主教，已于1523年当选为教皇。

克莱门特七世捎过话来：“如果能来，我将很高兴会见你。”于是马基雅维利下决心去罗马。当时，只有了解马基雅维利是《君主论》和《论李维》作者的人才知道他，知名度并不算高。但印刷本《战争的艺术》已广为流传，作为《曼陀罗》的作者，他的名字也已妇孺皆知。



帕维亚会战

罗马之行非常成功。教皇似乎格外中意《佛罗伦萨史》，这也是因为这部书写到“豪华者”洛伦佐去世就结束了，没有触及后来美第奇家族的那些糗事。克莱门特七世喜欢这部作品的证据就是他付的酬劳。他不仅自掏腰包给了马基雅维利120达克特的奖励，还委托他继续写以后的历史，而写作的年薪则翻了一番。这也是教皇的亲戚、马基雅维利的亲密朋友菲利波·斯特罗齐活动的结果。

年薪100达克特这个金额略小于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代的年薪。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否真心想续写《佛罗伦萨史》，但他接受了教皇的委托。从当年8月起，每年都会付来100达克特。然而，马基雅维利最终并未写出《佛罗伦萨史》的续篇。

换成普通人，一介佛罗伦萨市民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早就毕恭毕敬地从克莱门特七世的御前退下，怀揣奖金一路回家了。但马基雅维利不会这样善罢甘休。他见教皇很高兴倾听自己的话，便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把有关佛罗伦萨历史的话题撂在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观

点。

说起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甚至在当时都没有必要做什么解释，那就是依靠国民军的自力防御论。这是他从担任秘书时起就一直秉持的信念。这次是讲给教皇听的，教皇也需要在罗马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组织兵力。士兵只有为了捍卫自己家族才会勇敢作战，这是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国民军的根本精神。切萨雷·波吉亚也曾出色地组织过国民军队，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强调这个先例，摇动如簧之舌，激情辩说。

克莱门特七世听后为之所动，对卡洛斯实力不断增强的不安感，使他倾听了《战争的艺术》作者的簧舌之论。教皇命马基雅维利前去罗马涅，与那里的总督圭恰迪尼商量此事。

马基雅维利忘乎所以。他忘了撰写《佛罗伦萨史》续篇的事，忘了把奖金交给妻子，也忘了确认给他涨年薪的事，他一路直奔罗马涅。其实他顺道回一下佛罗伦萨也绕不了多少路，但他根本就没去。

他认识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理解他的朋友之一。和他去说，大概会有些名堂，何况教皇也动了心。56岁的马基雅维利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很久以来他都没有这样了。罗马是他憧憬的地方，可是他于6月10日离开了完全入夏的罗马，在此逗留尚不足一个月。罗马涅的总督官邸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法恩扎。

人一旦出人头地，被派到远离上司的地方去常驻时，往往会觉得只与上司联系不够。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的总督圭恰迪尼也是这样，他在罗马有私人秘书，帮他打探情报，或做一些不便公开的接触。这位私人秘书早早就将马基雅维利的事情通报给了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还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驱马赶来的途中，圭恰迪尼便给在罗马的私人秘书发去了指令：

“请向教皇询问接受这个方案时的想法，就说是我问的。告诉教皇，如果想靠这个办法改变现状，时间不够。”

马基雅维利到了法恩扎以后，充满热情地想说服圭恰迪尼。他这次面对的是不用讲客套的朋友，吃饭时也没有停下话头。圭恰迪尼一向沉着冷静。但面对年长自己14岁、已经接近人生终点的马基雅维利，听着他热情洋溢的话语，圭恰迪尼大概也会沉浸在温情之中。他给罗马秘书

写信时这样说道：

> 假如这个方案成为现实，那就是克莱门特教皇做了一件最有益最值得称赞的事情。

然而，圭恰迪尼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方案不现实，除了时间不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罗马涅的民众以无法无天闻名，如果把武器交给他们，即刻便会天下大乱，往后越发不可收拾。而且，不能指望他们会忠于你，一旦把武器交给他们，他们甚至会马上投奔敌人。听了圭恰迪尼的这个意见，克莱门特七世立刻动摇起来。

在法恩扎，总督阁下没有响应，罗马来信的内容也很冷淡，最后连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也同意了教廷应再加研究之后做出结论的意见。马基雅维利意识到自己继续留在法恩扎已无大用，遂决定7月份返回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是目光远大之人，而圭恰迪尼目光短浅，克莱门特七世则是一个远近都看不见的君主。

不过，圭恰迪尼似乎认为政策方面虽然意见不同，但友谊方面要另当别论。也许他对悄然离去的马基雅维利感到愧疚，于是追写了一封信给马基雅维利：

> 自您离去以后，玛丽斯科塔对您大加赞赏。我听了之后也很高兴，因为一切会使您满足之事都是我向往的。

马基雅维利马上写了回信：

> 我读了您提到玛丽斯科塔的信，心里感到格外温暖。她的话令我感到无比光荣，胜于我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玛丽斯科塔好像是一位跟总督有交往的妓女，也是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女友之一。

此后不到两个星期，马基雅维利于8月中旬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负责东地中海事务的部门让马基雅维利到威尼斯出

差。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佛罗伦萨商人带着货物自东地中海回国途中，遭到威尼斯监视船的检查，货物被没收。佛罗伦萨政府认为此事不妥，需要派一个人去谈判赔偿事宜。马基雅维利一直抱怨说自己很无聊，一来二去就接下了这活儿。他冒着8月的酷暑，又策马北上。他写信给圭恰迪尼，说法恩扎正好是顺道，回来时顺便路过一下。

马基雅维利平生只有公差旅行，威尼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访问的地方。可是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共和国所做的评价却是那么准确，你能想象这是他第一次去威尼斯吗？马基雅维利从未对自然风物感兴趣，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他没有留下一行文字写到威尼斯这座独一无二的海洋之都的风物。相反，一打理好工作，他马上就与教廷派驻当地的大使纵论国际形势，打发时光。此外要问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还做了什么，那就是他还买了些共和国发行的彩票，中了一点小奖。把马基雅维利当兄长对待的摩德纳长官菲利波·德·内利说，中奖的金额有3000达克特之多，但这怎么说都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菲利波会不会听错了一个或者两个“0”。

在当时，名声最大的提香画的肖像画价值为200达克特，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哀悼基督》（Pieta）价值150达克特。圭恰迪尼要为4个女儿筹措嫁妆而感头痛，如果他能为每个女儿筹到5000达克特，就不用担心没有面子了。马基雅维利总是缺钱，如果他中了3000达克特，他不会不写信告诉别人。依他的性格，就算中了300达克特，他也会召集亲朋大宴宾客的。然而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就从一点看，马基雅维利在威尼斯买的彩票大概也就让他得到了30达克特左右的实惠。

不过，这也是件夏夜的快事。尚未到深秋，马基雅维利便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在返回的途中顺路探望了圭恰迪尼，重温旧交，他们之间又开始了书信往来。

法国国王的俘虏生活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变动不大。两人这个时期书信往来的内容，主要是交换一些私人信息，比如如何筹措圭恰迪尼4个女儿的嫁妆，圭恰迪尼想买别墅，马基雅维利代他去看房的感想，以及圭恰迪尼的想法，等等。有趣的是，他们两人都苦于消化道不适，照现代人看来，大约是压力太大的缘故。马基雅维利给朋友寄去了根据自己的想法配制的药丸。

送上刚刚配制的药丸25粒，药的配方附在信末。这种药丸对我

> 很有效。请于每天晚餐后服用一粒，如果药力发作即请停药。如果药力不发作，请服用两到三天，最多不要超过五天。我从来没有连服两粒以上，这也是在一星期内胃痛或头痛的时候。

现代药物学家按照这封信末尾所列成分复制了药丸，听说这药即使有效，也是服后症状不会恶化，但病情不会好转。写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56岁，而圭恰迪尼42岁。

就在他们两人交换着这种信息聊以度日的时候，国际关系有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些新动向使他们越发需要马基雅维利特制的药丸了。

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秘书莫罗内认为，在所向无敌的卡洛斯面前，米兰公国的命运就像风中的火烛，令人担心。到目前为止，他的预测没有错，他们错在了打开局面的人选上。他们以那不勒斯王位为诱饵，向卡洛斯的家臣之一的佩斯卡拉侯爵费兰特·阿瓦洛斯挑明了反卡洛斯的阴谋。他们以为，尽管佩斯卡拉侯爵是西班牙人，但他出生在意大利，对祖国主人的忠诚大概也会像意大利人一样淡薄。佩斯卡拉侯爵对国王的忠心究竟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绝不是一个白痴。他明白，西班牙国王把那不勒斯当成直辖领地，甚至派了一个所谓“副王”（*vicere*）当总督去统治那里，西班牙是不可能轻易撒手的。佩斯卡拉侯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紧急报告给了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

卡洛斯派出的军队很快压制住了米兰公爵几乎所有的地盘，只剩下克雷莫纳和围着城墙的米兰。卡洛斯让人逮捕了莫罗内，要求斯福尔扎公爵退出米兰。斯福尔扎拒绝了这一要求。意大利西北部的形势急转直下，暴风骤雨随时都可能袭来。

10月21日，身在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给在法恩扎的圭恰迪尼寄去了一封信，似乎在预言此后12个月所要发生的事件：

> 莫罗内已成了阶下囚。米兰公国被命运抛弃了。不幸的是，他的所想也是其他君主的所想，已经无药可救了。

写到这里，马基雅维利引用了一句但丁《神曲》中说眼见得基督的代理人（教皇）就要被抓住的那句话。然后，他用不抱什么希望的语气回应了圭恰迪尼在法恩扎上演《曼陀罗》的建议，写了下面几句话便结

束了这封信：

> 至多在狂欢节的时候开开心心地演一回吧。请在修道院为芭芭拉安排一个住处。那些家伙可能会发疯吧。我的那份收入就不要了。请代我向玛丽斯科塔问好。请告诉我您打算如何上演这出戏。
>
> 我因撰写《佛罗伦萨史》身价变成了100达克特。我现在又开始再次撰写，通过谴责把我们逼到如此地步的君主们，发泄胸中的郁闷。
>
> 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
>
>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圭恰迪尼也颇有同感，他写来信说，1526年1月到2月就要迎来狂欢节，其间罗马涅总督将亲自担任赞助人上演《曼陀罗》，届时将邀请作者马基雅维利前来。

但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戏是上演了，但总督未能亲临现场。因为形势骤变，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朋友不在法恩扎，马基雅维利也就没有再过去。

1526年1月14日，西班牙国王和法国国王之间签署了媾和协议。弗朗索瓦一世获得了自由，代价是承诺以下事项：

一、割让勃艮第地区。

二、与嫁给葡萄牙国王后成为孀妇的卡洛斯的姐姐利奥诺[3]结婚，其嫁妆40万达克特由法国国王提供。

三、把法国国王的长子或另外两个王子送到马德里宫廷做人质。

四、放弃对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主权。

如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遵守协议，欧洲的霸主定然就是卡洛斯，意大利将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相反，假如法国国王一旦获得自由立即改变态度，主张媾和协议系被迫签订，并无义务遵守，意大利也免不了成为两个国王对决的战场。

强国法国的国王很年轻，刚刚31岁，很难想象他会选择前一条道

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么预测的，并没有谁怀疑这一点。后者发生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一定是为了商讨对策。

2月，还有3月，在罗马教廷的宫殿深处，正在密谋建立反卡洛斯联盟。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有几个心腹，但这个时候的核心则是圭恰迪尼。

虽然是密友，但这件事圭恰迪尼一点都没有向马基雅维利透露过。3月15日，马基雅维利突然给圭恰迪尼寄去一封信：

> 我要告诉您一件在您看来是疯狂的事，但我还是要说。
>
> 我的这个想法，在您这样谨慎的人看来，也许是鲁莽和愚蠢。然而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大胆而非同寻常的决定。
>
> 佛罗伦萨人都在说，乔凡尼·德·美第奇[4]是佣兵队长，谁付钱多他就为谁打仗。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自己国家的人，就把国家的防御交给他。听到这样的话，我想与人民总是正确的说法唱个反调。
>
> 的确，他是一名佣兵队长。但眼下在意大利，还有比他带兵更加巧妙、更加受到士兵信任、连外国人都逊色一筹的武将吗？这点儿事连市民都知道。他们懂得，没有一名武将会比乔凡尼殿下更加勇猛善战，更加适合于在大舞台上表演。
>
>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现在赶紧悄悄地把这个人物做大，给他尽量多的士兵、马匹和武器，把他打造成意大利防卫的主心骨。

这位乔凡尼殿下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位旁系亲属与弗利的伯爵夫人所生的独生子，1岁生日之前就死了父亲，10岁那年失去了母亲。这位母亲正是马基雅维利为官不久便受命交涉的对手——“意大利女杰”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儿子乔凡尼与其说是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血统，不如说更多地继承了这位母亲的血统。虽说他属于美第奇家族，但因为是旁系，并无实实在在的保护人，需要靠商业或神职安身立命，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把实业和学问抛在一边，带着一帮小喽啰无恶不作。在意大利，家族的麻烦制造者被叫作“黑羊”（pecora nera），乔凡尼就是美第奇家族不折不扣的“黑羊”。

家里人认为想让他安稳就得让他结婚，便凭着美第奇的姓氏让他和佛罗伦萨名门中的名门萨尔维亚蒂家的女儿结了婚。但他恶习不改。尽

管他不做太坏的事，但一叶知秋，让我们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听说有这么一次，乔凡尼同往常一样带着一帮喽啰路过自家门前，碰巧看见妻子怀抱刚出生的儿子科西莫的身影出现在二楼窗前。乔凡尼便向妻子喊道："把孩子扔下来，我在下面接着。"年轻的妻子顺从了，闭着眼睛把孩子扔了下来。乔凡尼接住落下来的孩子，对身边的喽啰们大侃了一通男孩就得这样的谬论，然后把孩子交到一脸惨白来接孩子的妻子手上。

就这样，乔凡尼让越来越贵族化的美第奇家族感到头痛。只有教皇利奥十世不知怎的偏爱这个年轻人，把他召到罗马加以照顾。他的喽啰与日俱增，照顾他和他的这些喽啰，也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利奥十世把教皇近卫队的任务交给了乔凡尼和他的喽啰们。这很中乔凡尼的心意，基本和过去一样行事，教皇还要付他薪水。

乔凡尼也应该很感激教皇利奥十世。教皇去世时，乔凡尼·德·美第奇把自家军队的旗帜、士兵的服装，还有长矛、宝剑，统统改为清一色的黑色。从那以后，人们便称他为"黑条"乔凡尼（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了。那时，他麾下的喽啰平常也不下2000人。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黑条"乔凡尼并非是理想的领袖形象，因为乔凡尼有着狮子一般的雄心，却没有狐狸一般的头脑。但这位27岁的武将对可以为他去死的部下而言并没有任何缺点。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此危急关头，只有狮子的雄心也比什么都没有好。而圭恰迪尼不就有着狐狸一样的头脑吗？

收到马基雅维利的这封信后，圭恰迪尼没有给他回信。也可能他写了回信但没有被留存下来。不过，读了同为教皇心腹的菲利波·斯特罗齐半个月后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信后，人们会觉得圭恰迪尼并未回信。圭恰迪尼让教皇和他的心腹看了马基雅维利的"疯狂建议"。斯特罗齐在信中写道："读了您给圭恰迪尼的信……"

那么，拥有决定权的教皇和以圭恰迪尼为首的教皇心腹们有何反应呢？顺便说一句，菲利波·斯特罗齐这个人物是马基雅维利呈献《战争的艺术》的对象，也是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一员。

他们的反应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不"，其理由是，如果教皇或佛罗伦萨雇用"黑条"乔凡尼，一定会刺激卡洛斯。我觉得，都到了讨论结成反

卡洛斯同盟的阶段了，还有必要顾忌这些吗？马基雅维利又遭到了密友拒绝，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尽管斯特罗齐的信写得亲切优雅，但拒绝马基雅维利建议的意思没变。



“黑条”乔凡尼

然而，尽管谨慎的人们如此顾忌，春天尚未结束，形势已急转直下。弗朗索瓦一世恢复自由回国了，紧接着于5月23日结成了“干邑同盟”。

因为这个同盟于法国干邑城签署协议，因而被称为“干邑同盟”。下面这些国家决定参加同盟：法国、教皇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热那亚共和国，英国的亨利八世也确认加盟。这个同

盟的假想敌当然是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于一身的卡洛斯。乍一看让人感到卡洛斯相信君子协定，释放了法国国王，上了当，但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个问题是，从军事力量上看，法国在加盟国中位列第一，但同盟完全没有商定法国应以怎样的规模加盟。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自然应由法国人出任，但人选不明确。教廷希望，波旁离去后，这个职位应由法军第一人劳特累克[5]将军出任，但同盟签字时并未定下他何时到任。

第二个问题是，同盟没有明确英国以什么形式参战。如果英法协同作战从西线进攻西班牙，而意大利诸国负责东线攻势，同盟就会发挥出效力。然而，英国的义务一开始便模糊不清，结果只有意大利诸国成为实际的作战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的人选问题。威尼斯推荐了乌尔比诺公爵[6]，教廷和佛罗伦萨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接受了。由于威尼斯在意大利各国拥有最强的整体军事力量，这样做便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

威尼斯共和国让乌尔比诺公爵出马有其图谋。教廷和佛罗伦萨都不应接受。为了把乌尔比诺公爵的领地赐给自己的外甥，教皇利奥十世在任时赶走了乌尔比诺公爵，乌尔比诺公爵逃亡到了威尼斯。利奥十世与现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又都出自美第奇家族。虽然几年前恢复了乌尔比诺公国，但仍有两个地方还属于佛罗伦萨。这样的人对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会抱有怎样的心情值得深思。如果情况不允许拒绝强国威尼斯的意愿，那么，应该把那两个地方先归还给乌尔比诺公爵，梳理好公爵的心情后再启动。

第四个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邀请费拉拉大公阿方索一世·德斯特加盟。

费拉拉公国是意大利一个中等大小的君主国。由于历代君主的善政，国家治理得很好。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把它举为世袭君主国家的正面实例。费拉拉的力量还不止于此。阿方索一世很看重大炮的威力，这在当时西欧的君主中十分罕见，他自己就是一位工程师。他为充实这方面的力量而不惜重金。据闻西欧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抵抗费拉拉的大炮，或许土耳其还能抵挡一下。这个事实已经在14年前的拉文

那会战中得到了证实。

他们居然把这个费拉拉推到了敌人一边。因为教廷收回了费拉拉公国的领土摩德纳和雷焦，预料费拉拉会拒绝加盟，因而没有邀请它加盟。

如果没有什么前提，阿方索一世大概会拒绝加盟。但是，如果给出归还摩德纳和雷焦的条件，答案也许会变化。即使答案不变，也能确保其中立的立场。至少，应该绝对避免将其推到敌人一边。

第五个问题是，指挥系统不明确。虽然同盟军实质上只由意大利诸国的军队构成，但总司令官的位置空缺。他们可能是在等法国国王派劳特累克来。但无人发号施令意味着责任不明。

威尼斯军队由乌尔比诺公爵指挥，佛罗伦萨军队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教皇的军队决定由“黑条”乔凡尼指挥，但因不想刺激卡洛斯，名义上他是法国国王的佣兵队长。虽有一颗狮子般的雄心，行动却不能随心所欲。在这三位武将之上的，不是具备临机应变军事能力的武将，而是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原本他就是一位以控制武将为己任的文官。在这种架构下，军队还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那反倒是怪事了。

教皇和他的心腹们都知道，指挥系统必须明确。所以，当他们明白无法指望劳特累克尽早就位时，他们开始寻找总司令的人选。

由罗马教皇召集成立的同盟一般称为“神圣同盟”（lega santa），同盟的总司令通常由教廷军队的总司令担任。这个位置对基督教徒来说无比荣光。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在上任前宣誓，凡是罗马教廷的敌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哪怕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规矩。

那么，最终要看宣誓担任教廷军总司令的人是谁了。要找这么个人并不难。教皇身边的人知道，5年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贡扎加[7]。他们很高兴，认为既然这样，把对干邑同盟态度暧昧的曼托瓦君主贡扎加请出山，以宣誓书为担保，把总司令一职强加给他，这样既能让指挥系统明晰起来，又能把曼托瓦拉到同盟一边，真是一举两得。可是，宣誓书找不到了。

当然找不到。教皇利奥十世去世后，他的秘书阿尔丁盖利把宣誓书以1000达克特的价格卖给了当时曼托瓦驻罗马大使。大使又把宣誓书送

给了曼托瓦侯爵。侯爵母亲的政治感觉远比侯爵敏感，当她知道教皇不可能在西班牙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对立中置身局外的时候，便一把火烧了宣誓书。曼托瓦侯爵的母亲就是伊莎贝拉·德斯特，费拉拉大公阿方索的姐姐。

这时的曼托瓦公爵已经不是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8]，而是她的长子费代里科。伊莎贝拉的三子费兰特是西班牙军中的队长。教廷在想到别把这位母亲的长子和三子推到敌方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手段。而且，这不过是政治感觉敏锐的伊莎贝拉放在表面的大义名分，教廷被双重愚弄了。

这就是有名无实的法兰西式干邑同盟的真相。很明显，在这样的状态下启动同盟的最大责任人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同盟的头脑却是圭恰迪尼。

不仅在日本，即使在欧美也有不少人认为，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马基雅维利本人完全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就好似有人不去了解古罗马帝国崩溃后数百年的惨状，而说中世纪并不黑暗，这实在是一种肤浅的判断。

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当然要有政治判断力。但凡多少懂得一点政治的人，又怎能以那样的形式来推进干邑同盟这样的同盟呢？

干邑同盟的构想本身不坏，但实施过急。由于操之过急，就不得不在关键步骤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启动。的确，当时意大利面临危机，但还不至于那么着急地实施对策。着急的应该是在不得不答应的条件下媾和的法国国王，他才应该急得火烧眉毛。意大利各国，尤其是教廷只需等待。而且，他们应该把外交的最大目的定在如何把法国与西班牙对决地点移到布列塔尼。如果这个外交成功，意大利的终结就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惨。

与全然没有参与其事的马基雅维利不同，圭恰迪尼一直身处决策的现场，拥有可以充分行使的决策权。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具备能力，但他的缺点是决定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多变，遇到大事优柔寡断。作为一名高官、一名亲信，圭恰迪尼在教皇手下工作了十多年，不可能不掌握上司的这种性格。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保一种状态，不

管上司的决定如何摇摆，工作整体上不应受到太大影响，要做好心理准备，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工作。这时操之过急最为有害。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大概想到了密友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他的大作《意大利史》从马基雅维利搁笔的地方开始起笔，是作者的同时代史。我认为他不得不写这部书。这部书因记叙客观而获好评，但读者如果结合当时的形势去阅读，应该会读懂。这部书也是一部巧妙地为自己辩护的书。

圭恰迪尼作为心腹深得教皇信任，又是干邑同盟的推进者。他不仅仅是始作俑者，教皇赐予43岁的他“教皇代理人”（luogotenente）的地位，把他送进了同盟军总部。这意味着他爬上了文官的最高位置。尽管从结果上看同盟军由教皇主导，但在军中最有权威的话语人就是圭恰迪尼，怎么能允许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克莱门特七世身上呢？

另一方面，尽管马基雅维利把军队全权交给“黑条”乔凡尼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他并未退缩，不到半个月就又提出了新的方案。这次的建议是加固佛罗伦萨的城墙。他的理由是不管打不打仗，现在都需要加固城墙，这样也有助于提高市民的防卫意识。

克莱门特七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和教皇的认可很快送到了帕塞里尼枢机主教手中，他正辅佐美第奇家族年轻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统治佛罗伦萨。

5月9日，佛罗伦萨政府成立了城墙加固委员会，任命马基雅维利为委员长。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是他在13年之后重新回归政府。他又把一切忘到了脑后，给圭恰迪尼写了一封报喜信：

> 我满脑子都是城墙，其他什么也装不进去。
>
>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了！

罗马派来了专业的城墙工程师，马基雅维利同这位工程师一起进行实地勘察，自己好像也成了工程师，热心于撰写土木工程学报告。报告一直留存到现在，20世纪的专家看了都说写得像模像样。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热情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教皇的心思为其他事情所吸引，疏于向佛罗伦萨发出指令，而帕塞里尼得不到教皇的命令便

无从动作，他对保障财源不再热心。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无事可干，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急切之心，便跑到了同盟军的集结地皮亚琴察。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这次去意大利北部是受佛罗伦萨政府派遣，还是他的自行决定。肩负重任的圭恰迪尼此时正在皮亚琴察。

干邑同盟于1526年5月23日正式启动，7月初来到集结地的军队才达到以下规模：

教皇军队：步兵8000人，骑兵400人，由“黑条”乔凡尼以法国佣兵队长的名义指挥。

佛罗伦萨军队：步兵4000人，骑兵300人，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

威尼斯军队：步兵1万人，骑兵600人，由威尼斯共和国雇用的乌尔比诺公爵指挥。

现有兵力已超过2.3万人，而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步兵加骑兵总共不到1.2万人。

卡洛斯需要时间。实际上，卡洛斯得知干邑同盟结盟后首先开始了外交战。但同盟军方面也完全不是没有问题。诸位将领对是否要驰援被包围的米兰军队意见不一。

马基雅维利到达皮亚琴察时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同盟军。小说家班戴洛[9]所描写的恐怕也正是这个时期的情景。班戴洛写道：

> 有一天天气很热。“黑条”乔凡尼在阵营中看到马基雅维利，便叫住他说：
>
> “喂，马基雅维利，听说你小子（乔凡尼说话不好听是出了名的）写了一本什么战略战术的书？拿来实践一下，我借给你2000名士兵。”

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在2000名步兵面前究竟心境如何，但他接受了挑战。他发出号令，试图调动这2000人，但怎么都不好使。不要说行进，就连队列都整不好。马基雅维利满头大汗，喊哑了嗓子，情况越来

越糟糕。大概圭恰迪尼和手下高级军官都看到了这一幕。

过了一会儿，人并不坏的乔凡尼笑着说：

“行了行了。不然吃不上午饭了。”

乔凡尼随即走上前来，面对和自己一样穿着一身黑的2000名士兵，他先让鼓手擂鼓，接着微微动了动视线，说了几句什么。仅此而已，士兵们却一下子排好了整齐的队形。于是，大家便去吃午饭了。

看了这段插曲我也不禁笑起来，觉得马基雅维利挺可怜的。武将发号施令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各行有各行的道道。由于书已印刷，阅读《战争的艺术》的人很多，比起《君主论》和《论李维》，更多的人嘲笑这部书的作者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发笑的不仅仅是小说家，同是马基雅维利的老乡、两位精英官僚之间有这样的书信往来。

圭恰迪尼在给佛罗伦萨驻法国大使罗伯托·阿洽约利的信中说：

> 马基雅维利到这里来了。他来的目的是让军队有序，但他一看状态太差，便放弃了这个会给他带来荣誉的任务。他站在一旁观战，每当士兵出错，他就会发笑说，这真令人绝望……

阿洽约利在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中说：

>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够重振军队，我会比任何人都首先感谢他。但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实现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好似柏拉图的理想国。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还是应该回到佛罗伦萨去专心加固城墙，那倒是可以有助于人的。形势越来越需要您这样的人了。

这些意见在当时一定都是常识。

我们再把故事向前追溯。理论上，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已经与整个欧洲为敌了，但他处惊不乱。这位26岁的年轻君主没有立即派遣大军去意大利，而是派去了一位老练的家臣。

这位家臣叫作雨果·德·蒙卡达[10]，他在意大利住过30年，十分了解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选了一条奇妙的路径去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根据

地那不勒斯。

蒙卡达在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下了西班牙船，表面上的理由是前往米兰慰问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只带了少数几个随从，丝毫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然后，他没有一路南下，而是沿着艾米利亚大道横穿意大利到亚得里亚海，再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去罗马。行进路线的安排舒缓从容。旅途中，他甚至打着友好使者的旗号看望了正在集结途中的同盟军，同盟军的队长们还让全体士兵列队欢迎这位蒙卡达。尽管蒙卡达现在来意大利的身份是外交使节，但他在以前的30年一直是一位优秀的武将。除了“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之外，似乎没有人记起这些事。

蒙卡达在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情况下侦察完毕，终于开始他的真正任务，向教皇发起单独进攻。不过，他没有把卡洛斯的名字放在明面，而是启用了蓬佩奥·科隆纳枢机主教。此人自从在教皇选举会议上失败以来，一直怀恨美第奇教皇。科隆纳家族是名门望族，在罗马南部势力雄厚，与那不勒斯王国在地理上也很接近，他们并不掩饰其亲西班牙的态度。此外，科隆纳家族还同与美第奇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奥尔西尼家族不对劲。这两个家族一南一北唱着对台戏，处于一种宿命式的竞争敌对关系之中。

科隆纳一派与蒙卡达签订了一份密约，由科隆纳主导在罗马发动骚乱，把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逼入绝境。

在此期间，卡洛斯还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他把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查理三世·德·波旁送到了意大利。这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武将突破了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11]的重重封锁，在热那亚附近的海岸成功登陆，然后马不停蹄地向米兰进发，掌握了包围米兰的友军的指挥权。

说真的，如果下定决心，同盟军6月底便可以开战了。那时虽然军队无序，但在数量上断然胜过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然而，在同盟军首脑会议上，对于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意见分歧，形成了两派。

只有“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主张立即出动全军杀奔米兰，从背后突袭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而其他人都认为要等参战的1万名瑞士兵中至少3000人抵达后再开始行动。圭恰迪尼似乎与“黑条”乔凡尼有着同样的心情，但他不是野战型军官，没有上司的明确指示他不会行动。而罗马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难以决断。

拖延之时，3000名瑞士兵到达。但与此同时，波旁也到了。虽然波旁只带了300名士兵，但这位一年前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像统率着千军万马。军粮枯竭行将饿死的米兰守军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7月25日，在包围中坚持了一年的米兰向波旁打开了城门。斯福尔扎公爵在投降文书上签了字。

同盟军的大本营在离米兰东南不到70公里的皮亚琴察。同盟军得知米兰投降的消息后大惊失色。“黑条”乔凡尼狂怒万分，圭恰迪尼一脸严肃地一言不发。“黑条”乔凡尼率领手下突袭了西班牙军队，取得了些许战果后收兵回营，但这只能起到维持士气的作用。不久，8000名瑞士兵到达。

同盟军首脑召开作战会议，已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会议了。“黑条”乔凡尼坚决主张与刚刚攻陷米兰的西班牙军队决战。他说：“我们在皮亚琴察集结不就是为了救援米兰吗？”圭恰迪尼这次站在了赞成者的一边。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独断专行，没有迹象表明教皇指示他这样做。然而统率威尼斯军队的乌尔比诺公爵却反对开战，他说：“过去我们带着救援米兰的镣铐，但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夺回米兰。”他还提出了要求，说如果要夺回米兰，就要任命他为总司令。不信任乌尔比诺公爵的圭恰迪尼对此提出反对。问也不要问，“黑条”乔凡尼也根本不会同意，他甚至在作战会议上无所顾忌地叫喊“公爵是胆小鬼”。

就这样，同盟军尽管坐拥3.5万多人的庞大军队，却一味坐视时间流逝，整个7月毫无作为地过去后进入了8月。这时，南边的罗马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科隆纳一派在罗马城内发动了骚乱。罗马市民一直被课以重税而对教皇没有好感，对骚乱漠不关心。这使得骚乱取得了超乎蒙卡达想象的效果。克莱门特七世吓破了胆，逃进了教廷的堡垒圣安吉洛堡，被骚乱者包围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去争取时间，逃进城堡的当天夜里就派出使者到台伯河对岸科隆纳的宅邸媾和去了。教皇接受了科隆纳提出的所有条件。

科隆纳离开罗马撤回到领地，但教皇必须做到：

一、让同盟军退至波河以南。

二、让多利亚指挥的教廷海军军船解除对热那亚港的封锁，退至奇维塔韦基亚港。

三、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中只留下400名瑞士兵警卫教皇的宫殿，其余的全部遣散。

四、为保证教皇遵守以上各条，让教皇的侄女婿菲利波·斯特罗齐作为人质，与完成任务的蒙卡达一起到那不勒斯。

这项媾和协议一直拖到9月底才签署，同盟军在这期间又白白浪费了8、9两个月。这还不是和平协定，而只是一项为了获得4个月休战期的媾和协议。

然而，克莱门特七世还在动摇。蒙卡达和科隆纳一伙刚刚消失在南方，克莱门特七世立即接二连三地向圭恰迪尼下达命令：

让同盟军后退至波河南岸；把同盟军内尽量多的士兵调配到“黑条”乔凡尼麾下，仍保持乔凡尼法国国王属下武将的名义；把2000名瑞士兵和“黑条”乔凡尼手下的2000名士兵调来防卫已经毫无防御能力的罗马。

这样一来，即便是优秀官僚圭恰迪尼，当然也会像一直在他身边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心情糟糕，大为光火”。同盟军原本就不能说已经治理良好，由于这次隶属和地点的改变，陷入了更加难以收拾的状态。克莱门特七世根本没有让圭恰迪尼好不容易派去的士兵去加强罗马的防守，而是让他们去掠夺科隆纳的领地，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科隆纳一伙的重要人物全都在那不勒斯，这个举动不过是泄愤而已。

遵照教皇的命令，圭恰迪尼率军渡过了波河，他的心情可能只能以“茫然”一词来形容。他也没有想到克莱门特七世竟会搞到如此地步。后来，他在《意大利史》中比较了这几个月来的同盟军与尤里乌斯·恺撒的闪电战法，做出了下面的评论：

> 恺撒打了胜仗之后向祖国发去了电文一样的报告：
>
> Veni, vidi, vici ——来了，见了，胜了！
>
> 相比之下，我军却是：
>
> Veni, vidi, fugi ——来了，见了，逃了！

与圭恰迪尼同行的马基雅维利也说，如果开战，两天便能打胜。他在给年轻朋友卡瓦尔坎蒂的信中说，教皇简直是个孩子。

入秋以后，不吉利的传言从阿尔卑斯山北面缓缓地自北向南，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说根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德意志最高君主卡洛斯的命令，德意志雇佣军正在向蒂罗尔集结。德意志雇佣军是对路德派新教徒佣兵的称呼，他们以其在战场内外的暴行而闻名。德意志雇佣军在帕维亚会战时首次现身意大利。正在向蒂罗尔集结的是弗伦茨贝格[12]指挥下的1.2万人。

德意志雇佣军毫不掩饰对天主教徒及其大本营罗马教廷的憎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与这种疯狂的宗教信仰毫无瓜葛。德意志雇佣军带给意大利人的不仅仅是对1.2万人这个数字的不安。当时这种传言还只是朦胧的不安或不吉利，并没有确证。然而这种不安已经波及一般市民，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甚至犹豫是否要关掉店铺。

佛罗伦萨政府也同样为不安所扰。佛罗伦萨虽然是共和国，但实际上美第奇家族仍在亲政。德意志雇佣军高调宣称要杀掉的教皇正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克莱门特七世。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罗马教廷以美第奇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常常被派到圭恰迪尼身边，目的是观察情况和商量突发情况下佛罗伦萨的防卫事宜。那年，共和国的正义旗手是圭恰迪尼的哥哥路易吉·圭恰迪尼，路易吉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一同搞恶作剧的伙伴。

但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职务并不明确。尽管他是佛罗伦萨派出的使节，但一到前线，很快就成了教皇代理人圭恰迪尼的秘书。57岁的马基雅维利大概因为能上前线而兴奋莫名，根本没把职务不明确当成一回事儿。时值严冬，他一次次穿越寒冷难行的亚平宁山脉，没叫一声苦。

圭恰迪尼也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单纯当作一个跑腿听差。虽然有时会让他传令奔走，但即便这时，他也需要马基雅维利进行观察。他经常在首脑会议上念马基雅维利的报告。如果马基雅维利在营中，他也会经常带他参加会议。圭恰迪尼会带着马基雅维利一块儿去要求乌尔比诺公爵行动，甚至让他去说服公爵。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以怎样的资格来做这事的。

这个时期，他们二人给人的感觉是同心同德。尽管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难掩敬爱之情，有时也会怒火中烧。

马基雅维利结束了第三次去同盟军总部出差的任务。受圭恰迪尼的委托，在返回佛罗伦萨途中，他顺道视察了两个城市。他照例把两地的视察报告寄给了圭恰迪尼，但同时还寄了一份多少有点多过头的“经费”报销单。

1526年10月30日，圭恰迪尼从总部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信的开始便有些怪异。信的起首称呼马基雅维利为仁兄，表达了像哥哥一样尊重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但在接下来写信件寄达地时，圭恰迪尼写着：佛罗伦萨或无论什么地方。这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

这位彬彬有礼的精英官僚首先写了首脑会议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寄来的报告，然后话锋一转，圭恰迪尼写道：“但不说这些吧。”信的后半部分写得文如其人：

> 我不知道您跟谁在一起，吃喝就花掉了5达克特。……此等快事对您大概是喜剧，但对我却是悲剧。

光是抱怨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似乎还没能解气，他还给马基雅维利顺访地之一摩德纳的长官菲利波·德·内利写信，斥责他监督不力。菲利波是奥里切拉里花园聚会以后马基雅维利结交的年轻朋友，肯定也在一起凑过热闹。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一个野心家，但似乎同时还是一个清正廉洁之人。马基雅维利再三提醒他可以让教皇为女儿出点嫁妆，他都回答说拿这种私事去麻烦教皇现在不是时候。他内心认为不能做这样的事。严于律己的人往往也会严格要求别人。作为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掌管着同盟军的伙食，对每一达克特的支出他都锱铢必较，并以此为荣。马基雅维利式的公私不分惹他光火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两人这方面的不同不可能不反映在史家对他们的评价上。马基雅维利认为，即使花钱的方式公私不够分明，但只要目的为公，就可以宽容。而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在这一点上却极其严格。不用说把教皇金库当成自己金库的切萨雷·波吉亚，就连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做法，他也绝对不允许。

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滥用经费一事大为恼怒，给他写了信。看看马基雅维利做何回答，我们便能清楚地了解他们二人气质的不同。马基雅维利没有感到丝毫惭愧，根本没有回应此事。但是，密友归密友，圭恰迪尼毕竟是高官，对他的批评总不能置之不理，马基雅维利还是写了回信。但回信的腔调实在是文如其人：

教皇代理人阁下：

我从摩德纳寄给阁下的报告里没有写，但后续的情况是这样的：

菲利波（菲利波·德·内利）对我说：

“真是的，难道我总是不能把事情办好吗？”

我笑着回答道：

“总督阁下，不用叹息，这不是您的过错，而是今年（1526年）的过错。在这一年里，有谁做成了什么事吗？皇帝（卡洛斯）派了那么多军队，本该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没有；西班牙人本可以把动乱搞得更大，但他们也没有做；我们（意大利人）本来可以打赢战争，却不知道掌握这个好机会；教皇不相信1000名士兵，却偏信媾和协议的条文。……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叹息的。在疯狂的时代里只有疯子才能做点事。因此，我的总督阁下，如果在今年做成了什么，那才让人担心呢！”

菲利波说道：

“哎呀，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吧。”

于是喜剧的第一幕结束了。

马基雅维利委婉报告了两天他花费5达克特花天酒地的情况，这不过是紧接而来的第二幕喜剧而已，信中通篇找不到一个直接辩解的词语。不过，用意大利人喜欢的说法，圭恰迪尼也是一个“有境界之人”（spirito），面对马基雅维利式的辩解只好苦笑，很快便恢复心情，写了回信。一旦不在一起就写信的这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

这一时期的通信成了他们之间最后的通信。形势急剧动荡，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这种嬉笑怒骂的书信往来了。

11月间，马基雅维利翻过积雪很深的亚平宁山脉北上。他受佛罗伦

萨政府的派遣，去见身在同盟军总部的圭恰迪尼。德意志雇佣军开始南下的消息使整个意大利笼罩在一片寒气之中。

---

[1] 腓力一世（Philippe I,1478—1506），又称“美男子”，他是勃艮第公爵（称为腓力四世，1482—150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称腓力一世，1504—1506年在位）。他通过与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人疯女胡安娜的婚姻成为该王国的共同统治者之一，是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始祖。

[2] 德意志佣兵（Landsknecht）,1486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组建的主要由德意志人构成的步兵佣兵队，活跃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他们逐渐改变了以骑兵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的作战方式。

[3] 利奥诺（Leonor de Austia，法语名为Eleonore d’Autriche或Eleonore de Habsbourg,1498—1558），她于1518年与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oel I,“幸运者”）结婚。曼努埃尔一世于1521年去世。1530年她又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结婚。

[4] 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1498—1526），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和乔凡尼·德· 美第奇（“平民”乔凡尼）的儿子，佛罗伦萨佣兵队长。或许是因为他的士兵在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时在白色军旗上涂以黑色条纹而得绰号“黑条”。

[5] 劳特累克（Odet de Foix,Vicomte de Lautrec,1485—1528），法国将军，1516年出任法国占领下的米兰公国的总督，1528年在与那不勒斯王国的战争中死于鼠疫。

[6] 当时的乌尔比诺公爵是弗朗切斯科·玛利亚·德拉·罗韦尔（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

[7] 费代里科二世·贡扎加（Federico II Gonzaga,1500—1540），曼托瓦侯爵（后成为公爵）,1536—1540年在位。

[8] 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Francesco II Gonzaga,1466—1519），曼托瓦侯爵，1484—1519年在位。

[9] 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约1480—156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小说家，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做过僧侣、城邦君主的文书和家庭教师。晚年在法国做主教。他的小说取材于古代或中世纪史实、传说，或当代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民间故事等，情节曲折，描写情感冲突酣畅淋漓，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故，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作品充满戏剧性，适合于改编成戏剧。代表作为214篇的《短篇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作即以其为素材。

[10] 雨果·德·蒙卡达（Hugo de Moncada,1476—1528）,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班牙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曾任西西里总督（1509—1517年在位）、那不勒斯总督（1527—1528年在位）等职。

[11] 安德烈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约1468—1506），出身于热那亚名门，热那亚海军将领、政治家。1524—1528年间曾任法国舰队总司令，1528年转而效忠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夺取热那亚后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他曾为打击海盗做出过贡献。

[12] 乔治·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德意志军事家，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佣兵队长，对近代早期欧洲步兵战术的形成卓有贡献。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1527年）

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法国一侧，经过都灵自西向东流淌，横穿意大利北部。好几条河流在克雷莫纳附近合流，水量大增，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河。波河横穿曼托瓦南部，流经费拉拉北部，在威尼斯南部很远处的地方流入亚得里亚海。16世纪的时候，从米兰东南的克雷莫纳往下游可以乘船走水路。波河是德意志军队从阿尔卑斯出发南下的第一道障碍。

弗伦茨贝格指挥的1.2万名雇佣军选择了翻越布伦纳山口，经过加尔达湖东岸前往维罗纳的路线。这是一条从德意志到意大利的传统路线。翻过布伦纳山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微风和美丽的树木，使人感觉到了南方的气息。一路南下来到维罗纳，南风吹拂着人们的每一根头发，让人觉得德意志那厚重的铅灰色天空太过沉重。德意志雇佣军远远地绕过维罗纳，那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他们也知道这个意大利第一强国的威名。他们途经曼托瓦附近，不断靠近波河。

这时，在此西方100公里处的同盟军大本营里，大家辩论正酣，唾沫星四溅。

“黑条”乔凡尼主张即刻出战。他的根据是，冬天的曼托瓦周边一片泥泞，南下之敌很难维持队形，正是击破他们的最佳时机。圭恰迪尼也赞成出击。眼下敌人有两股力量，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与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们之间隔着200公里的距离。在这两股敌军会师之前，正在他们中间的同盟军应首先打击其中一股。在人数上，同盟军远占上风，正可以用两倍以上的兵力袭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这就是圭恰迪尼赞成的理由。

然而，一直态度暧昧的乌尔比诺公爵这时却说什么都反对出战。公爵以前的磨蹭更多的是因为个人对美第奇家族的恶感，此次他却有了雇主之命这个名分。

威尼斯共和国已经对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甚至对同盟军的军事效力产生了怀疑。现在大群饿狼又自阿尔卑斯

方向大军压境。在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内部，主张威尼斯人花钱雇用的军队应该用于守卫威尼斯共和国边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导致了反对出战的结果。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圭恰迪尼在同盟军机构中地位最高，他应该有方法。即便排除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1万人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手下仍有2.5万多人的兵力，他完全可以下决心把这些兵力交给“黑条”乔凡尼投入战斗。乔凡尼的战术是向东出击，打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兵，再杀一个回马枪，袭击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

然而没有上司的批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走不出放弃1万人威尼斯军队这一步。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时已经与蒙卡达签订了媾和协议，根本没有勇气命令圭恰迪尼采取与之相违背的行动。

要袭击正在曼托瓦附近南下的德意志兵，就必须北渡波河。教皇已经承诺让军队后退至波河以南并已付诸实施。克莱门特七世就像看到了藏在蒙卡达身后的卡洛斯，惊恐莫名。

“黑条”乔凡尼忍无可忍，28岁的他只带着跟随自己的兵力杀入了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军中。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乔凡尼的腿部负伤，被抬进了曼托瓦。医生诊断说若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接受了手术，手术时一直是自己举着烛台。但这位豪迈的武将并没有战胜死亡。

11月25日，“黑条”乔凡尼负伤。

11月28日，德意志军队渡过波河。

11月30日，乔凡尼死亡。

刚刚到达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得知此事，在给佛罗伦萨的报告中写道：“乔凡尼·德·美第奇之死，是所有人的不幸，是极其悲哀的一大痛事。意大利毫无意义地失去了唯一一位有价值的武将。”

尽管如此，命运并没有彻底放弃意大利，德意志雇佣军虽然渡过了波河，但卡洛斯的军队仍旧分为两股。

波旁征服了米兰，但他和他手下的西班牙军队仍然无法冲出米兰，与友军会师。西班牙军队也是一群佣兵，若不付佣兵费，纵然是大将的

命令也不会服从。士兵们身在米兰，薪水常常被拖欠，他们已经拒绝出战了。

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1526年的12月和1527年的1月过去了。同盟军在这期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保住了士兵的性命。积极行动打破这种僵局的不是教皇，也不是圭恰迪尼，而是查理三世·德·波旁。

作为军人，波旁知道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拖得越久，对他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就越不利。他召集米兰有权势的人提议说，如果给他3万达克特，他立刻撤出米兰。谁都不愿意征服者的军队住在身边。米兰市民不想继续忍受种种暴行，同意支付3万达克特。这样一来，波旁就能给士兵们付薪水了。2月初，西班牙军队离开米兰，去与渡过波河正在休整的德意志军队会师。

他们的目的是去会师，完全没有理会帕尔马附近的同盟军大本营，只是在50公里远的地方擦肩而过。同盟军失去了“黑条”乔凡尼，屏住呼吸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敌军会师了。

在这期间，圭恰迪尼只做了一件事，即与从佛罗伦萨返回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一同前往乌尔比诺公爵的军中，说服他开始军事行动。乌尔比诺公爵提出了条件，要求归还利奥十世时代被佛罗伦萨抢去的两个地方。圭恰迪尼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并未请示教皇，而是先斩后奏，事后才请教皇批准。这件事说明，作为教皇代理人而统率同盟军的圭恰迪尼是有权力的，只要想做是可以做成的。

但这时已太迟。乌尔比诺公爵虽然承诺开始军事行动，却说要等西班牙德意志联军南下到博洛尼亚、完全不用担心威尼斯国境安全时才能行动。圭恰迪尼甚至被这位看上去并不贤明的乌尔比诺公爵耍了一把。

坏消息仍未就此结束。费拉拉公爵的态度一直暧昧，他既未收到同盟军的加盟邀请，也没有追随卡洛斯。可这会儿他突然表明了态度，他决定不向波旁派出援军，而向他提供大炮和粮食。这让波旁感到高兴，哪一样都胜过给他5000名士兵。冬季，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抢粮。在大炮方面，西班牙和德意志都属落后国家。听到这个消息，教皇慌了手脚，通过圭恰迪尼去说服费拉拉公爵，说立即向费拉拉归还摩德纳和雷焦，请他站在同盟军一边，但此时为时已晚。费拉拉公爵回答说，他们在马德里签了协定，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卡洛斯的军队兵合一处，人数达到3万，又拖着大炮继续南下。2月的意大利中部平原仍然覆盖着积雪。大部队行军七天就需要一个让士兵歇息的大城镇。总司令波旁和德意志军的指挥官弗伦茨贝格决定首先去博洛尼亚。

同盟军现在被一切两段。圭恰迪尼一边连续几天给乌尔比诺公爵写信求他南下，一边率领手头仅剩的教皇和佛罗伦萨军队提前一步进入了博洛尼亚。然后差人早早关上博洛尼亚的所有城门，向要求开城的波旁表明了寸步不让的态度。

在这期间，马基雅维利已经跟随圭恰迪尼共同行动了两个月。他为朋友充满勇气、不辞辛劳、不惧大炮的态度而激动不已。而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者的圭恰迪尼和他曾经嘲笑的理想主义者马基雅维利同样满怀着炽热的忧国之情。尽管上司靠不住，圭恰迪尼还是投入了全力。一年多来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的同盟军至少没有散伙，这还得归功于圭恰迪尼。马基雅维利在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好友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 我爱圭恰迪尼殿下，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
>
> 我可以根据60年的人生经验断言，现在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我们需要和平，我们又不能避免战争。选择和平还是战争都已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君主（克莱门特七世）的重负。

克莱门特七世一直希望和平。可是，每当他想为和平做点什么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将事态推向战争。他在1527年3月底的所作所为，只是为此情况徒增一例而已。

3月7日，波旁率领德法联军抵达博洛尼亚城下。如前所述，圭恰迪尼拒绝他们入城。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一片雪原上露营。费拉拉公爵送来的粮食必须让3万人吃上饭。他们想抢，冬天里猎物也很有限。粮食已经告罄，还要被迫在冬季野营，士兵们的不满终于爆发。

暴动爆发于抵达博洛尼亚城下第6天的3月13日，规模和声势都很大。弗伦茨贝格身受重伤，当即就被送回故国德意志，不久便一命呜呼。波旁早早逃离，捡回了一条命。这个事件对波旁是危机，对克莱门特却是大好时机。然而，把波旁从这个事件中解救出来的不是别人，正

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人。

尽管从圭恰迪尼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还是在这时开始了媾和谈判，提出媾和的不是教皇，而是卡洛斯皇帝。卡洛斯向教皇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一、向德意志雇佣军支付20万达克特赔款。

二、割让奥斯提亚、比萨、里窝那、奇维塔韦基亚诸港。

三、将帕尔马、皮亚琴察两座城市割让给卡洛斯，将摩德纳和雷焦归还给费拉拉公爵。

四、在卡洛斯的同意之下让斯福尔扎家族回归米兰公国。

五、停战8个月进行媾和谈判。在此期间，波旁指挥的军队退至开战以前的地区。

六、谈判期间，扣押斯特罗齐和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作为人质。

七、签署媾和协议后，教皇和皇帝将共同努力建立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

纵使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想极力避开战争，也不知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接受了这些条件。这次媾和是单独媾和，只是在教皇与卡洛斯之间达成的协议，事先连一个字都没有与干邑同盟的其他加盟国法国、英国和威尼斯商量过。因此，3月26日，在得知媾和协议正式签订之后，这三个国家都通过驻罗马大使提出了严正抗议。

盯死教皇的威尼斯共和国向乌尔比诺公爵发出密令，指示他尽量避开战端。此外，法国也完全没有心情再去考虑派遣劳特累克指挥的军队。弗朗索瓦一世为不再派军找了一个台阶，给同盟军拨去8万达克特的资金。然而，教皇却把其中的6万达克特用于赎回两个人质。

对教皇的态度感到惊讶的与其说是这些大国的君主，不如说是身在前线执行教皇意图的圭恰迪尼。不过，因此得以停战，他也可以喘上口气了。然而，有消息传来说，实际调遣卡洛斯军队的波旁不满这样的赎人条件。不知怎么计算的，波旁认为减去赎回人质所需的金额，余额应为15万达克特。他对此金额十分不满，说非得给他24万达克特。他与带

着8万达克特的佛罗伦萨使节走岔，便产生了误解，扬言只有进军罗马一条路，并付诸实施。德意志雇佣军本来就憎恨教皇，现在波旁号召打到罗马去，大家便想象着罗马的财富，听从队长的命令，一呼百应。

从博洛尼亚翻过亚平宁山脉，马上就到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地区的要地。波旁没有走覆盖着残雪、行走艰难的翻山之路，而是选择了距离虽远但平坦的古代罗马大道。他沿着艾米利亚大道走到里米尼，再从那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直抵罗马。当时行军更多的是边走边抢，走居民多的平原也更为方便。

克莱门特七世重视媾和，只发来了避免冲突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了，带着教皇和佛罗伦萨雇用的军队追赶走在前面的波旁。因为害怕大炮，两军之间的距离长达40公里。在他们的后面，隔着10多公里不即不离地跟着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被迫进行着屈辱的行军，马基雅维利与他同行。他们俩在一起，已经显得很自然了。几天后，从罗马传来了不仅令他们二人而且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消息。

克莱门特七世得到波旁再度南下的报告后大惊失色，竟然采纳了那不勒斯总督蒙卡达的建议，解雇了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只剩几百名瑞士兵保卫教廷宫殿。

罗马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正式说来，当时的罗马只是教皇国的首都。但是，这里有天主教会的大本营梵蒂冈，罗马不单单是一座城市。这对欧洲人是如此，对意大利人更是如此。让这样的罗马不设防，就像是让整个意大利不设防。佛罗伦萨与罗马是命运共同体，很多佛罗伦萨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前兆。

波旁率领的“皇帝军”实际上由德意志佣兵、西班牙佣兵以及意大利佣兵组成，其比例是德意志占二分之一，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占四分之一。这支混成军的指挥官是法国人波旁，完全掌控德意志佣兵的弗伦茨贝格死后无人接任。这样一支军队扬言要进军罗马，沿途城镇的居民又会有谁放得下心呢？从博洛尼亚到罗马，沿途的大城市只有佛罗伦萨，不定什么时候波旁的军队就会锋芒西向，袭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心惶惶。

在这种情况下，近郊农村将最先遭到血洗。马基雅维利一家住在离佛罗伦萨10公里远的山庄，他们也决定到有城墙环绕的佛罗伦萨城里避难。4月17日，马基雅维利的三儿子圭多给跟随圭恰迪尼一直没有回来的父亲写了一封孩子气十足的信：

敬爱的父亲大人：

4月2日的来信收到。我们终于得知父亲大人安康。愿上帝保佑您。（这个孩子不久便入了教籍）……

我们不再害怕德意志雇佣军了。因为您承诺过，一有风吹草动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来。母亲玛丽埃塔也说不担心了。

一旦敌军朝佛罗伦萨开来，请立即通知我们。山庄里还放着很多东西，酒和油什么的，我们已经让人搬了20或23桶到城里的家中，铺盖也搬了过来。剩下的东西运到圣卡西亚诺村，也需要两三天。

家里人全都安康，我尤其好，妹妹已经痊愈。我们打算在复活节一起唱歌和演奏乐器。我正在学习语法的分词，拉丁文已经开始阅读奥维德的作品了。父亲大人回来后，我会把脑子里的都告诉您。

母亲向您问好，她说要给您寄去两件衬衣、两块毛巾、两顶帽子、三双鞋和四块手绢。

请您尽快回来，大家都等着您呢。愿上帝保佑您！

您的圭多·马基雅维利

于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不是给家里写信很勤的那类人，但还是留下了几封写给儿子的信。其中有一封给三儿子的信，信中写道：“学习吧，只要学习，就能像父亲这样与伟人们交朋友。”

这让人忍俊不禁。父亲马基雅维利难道不是平凡得出奇吗？身处乱世之中，应该像圭恰迪尼那样教育孩子向上帝祈祷，无论如何要站在胜者一方。这种教育会有用得多。

马基雅维利的4个儿子中有点儿学问的也就是三儿子圭多一人。也许长子、次子亲眼看到了父亲虽然勤于学问，但父亲的交友只能产生如

此的结果，因而他们不愿意学习。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好运总是站在胜者一边。

三儿子圭多写了这封信后不久，马基雅维利短暂地回了一趟佛罗伦萨。这大概并不是因为他向家里的承诺，而是因为圭恰迪尼再也无法预料波旁军队的去向，认为起码要防卫佛罗伦萨，便率军挥师佛罗伦萨。实际上，就在马基雅维利回来的第二天，圭恰迪尼就进驻了佛罗伦萨。

5月2日，圭恰迪尼离开佛罗伦萨，他不能对正向罗马进军的波旁军队放任不管。尽管是友军，驻扎众多的士兵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反美第奇派已经开始在佛罗伦萨市民中间抬头，这样会更增加风险。圭恰迪尼与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哥哥路易吉协商，结果认为引兵撤走方为良策。波旁的军队也已经远去，从距离上看不会轻易掉头袭击佛罗伦萨。

尽管统率着军队，但没有教皇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成，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追在波旁的后面。这种时候，马基雅维利的身影也和平时一样，跟随在圭恰迪尼的身旁。威尼斯的军队又隔着一定的距离，跟在他们的身后行军。春日阑珊，时间已经到了更加适合悠闲散步而不是行军的季节。

从此以后，马基雅维利再无文字留存下来。他说不定写过一封信什么的，但没有流传下来。他生前写下并流传下来的最后文字，是1527年4月18日写给韦托里的信。我们无从了解从这一天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去世为止这两个月间他的内心世界。

从对历史的关注来看，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件憾事。这两个月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终结，马基雅维利亲身见证了这个终结。

他还不仅仅是单纯的现场证人。要了解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段时期的历史，最可靠的史料是威尼斯共和国外交人员写回的报告、威尼斯市民马里诺·萨努托多达58卷的《日记》，以及马基雅维利包括秘书任内的报告在内的全部著作。这是因为威尼斯的外交官们客观地记述了那个时代，萨努托事无巨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而马基雅维利则用他无与伦比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把握了那个时代。假如马基雅维利为我们写下点儿什么，那么，我们会以近乎完美的形式把握文艺复兴的终结。可是，偏偏马基雅维利没有写。

不过我想，如果关注马基雅维利其人，这段时间他没有写下任何东

西未必是令人绝望之事。我们大概已经不能依据史料探知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内心世界。但是通过想象去感觉的话，就要凭各位读者的心情了。

这样一来，我所起的作用似乎就像16世纪时的编年史家，或现代的记者，一一列出那两个月的形势变化和马基雅维利的行踪。也就是说，由我提供史实，帮助各位读者发挥想象，这也是尊重人性的一种体现。这个念头时时向我袭来。

在列举史实之前，有一件事请诸位放在心上。

马基雅维利最早是在1503年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他在给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答辩书中断言，要保卫国家，“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都不可或缺，没有自卫力量的国家终将难逃遭受破坏和沦为奴隶的宿命。这是2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撰写了《君主论》，他告诉人们，时代发生变化，统治方式也需要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是1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7年完稿的《论李维》中告诫人们，要想维持共和政体，有时要有勇气敢于做违反共和政治精神的事情，否则共和政体本身就会垮台。这是10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21年刊行的《战争的艺术》中深入论述过国民兵役制度的必要性。这是6年以前的事情。

以当时的“常识”，人们一直断定这位马基雅维利是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是冒进主义和纸上谈兵。可是，二十来年，这些非现实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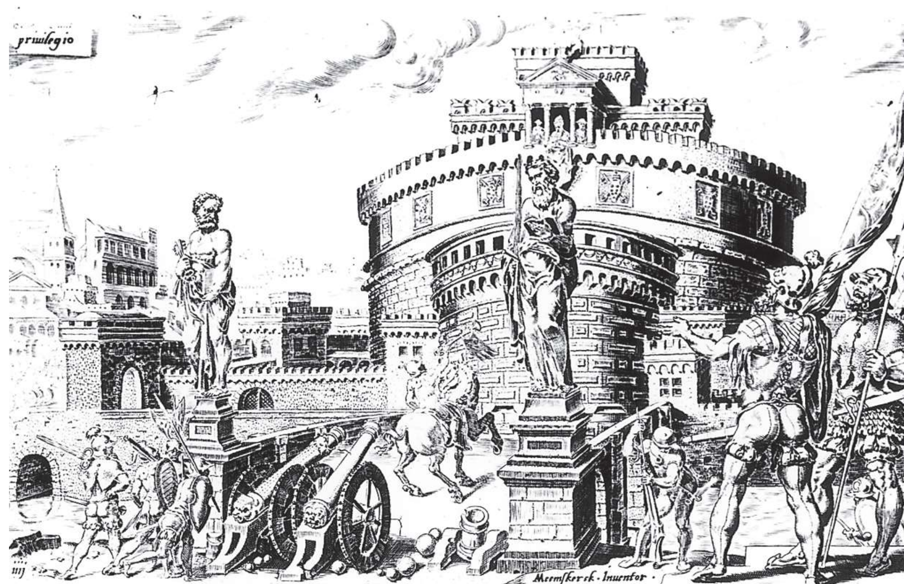
1527年的春天，58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直在跋涉行军，伴随他的是他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未被接受的“事实”。他写给韦托里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束的：

> 如果认为像这些佣兵一样通过战争获利的人会希望和平，那才是疯了。我觉得命运会让他们进行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惨烈的战争。

5月2日，波旁率领的德意志、西班牙联军到达离罗马不足100公里

的维泰尔博。圭恰迪尼率领的教皇军跟在后面，相隔8天的距离，后面又跟着威尼斯的军队，相隔2天的距离。佛罗伦萨军队预定4天后出发。从维泰尔博到罗马只有卡西亚大道一条路。

5月3日，教皇命令关闭罗马的所有城门，紧急任命了5位枢机主教，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征用4万达克特，用这20万达克特十万火急地征召了4000名佣兵，建立了一支防卫军，甚至征召了大学生。由有勇无谋的佣兵队长伦佐·达·切里担任指挥官。



卡洛斯军队包围克莱门特七世藏身的圣安吉洛堡

5月4日，波旁来到罗马城下，要求开城。城内没有任何应答。

5月5日，由3万人兵力组成的卡洛斯军队在罗马西北梵蒂冈背后的城墙下布阵，这里的城墙最矮，住家较少，不需要考虑居民的抵抗。

5月6日黎明，以炮响为号，攻城开始。守卫方激烈抵抗，隔墙展开了激战。查理三世·德·波旁中弹阵亡，副官奥朗日公爵[1]立即接过指挥权。

与波旁相比，奥朗日公爵的指挥能力非常差。不过对势头正盛的士兵来说，指挥官的能力大小已经不是问题。据说战斗持续了6到8个小时。伦佐醒悟到自己处于劣势而弃战，中午时分大势已定。

雪崩一样冲进来的德意志和西班牙士兵立即控制了以教皇宫殿为中心的梵蒂冈一带。教皇和枢机主教们全都逃进了圣安吉洛堡，还没到晚上，台伯河对岸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宅邸林立的鲜花广场和纳沃那广场就陷入了敌手。

这就是历时6个月的历史上所称的“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这是意大利文的写法，英文、法文的写法也与意大利文相同）进攻一方的西班牙国王的家臣加蒂纳拉[2]给卡洛斯发去了这样的报告：

> 整个罗马都被破坏了。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宫殿如今都已变为马厩。我们的队长奥朗日公爵努力让士兵们保持秩序，但大兵们已经成为一群强盗，无法指挥。德意志雇佣军更是行径野蛮暴虐。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人们，那是一帮对罗马教会毫无敬意的路德派教徒。所有的贵重物品和艺术品不是遭到破坏，就是被盗抢一空。

今日的罗马给人的印象是巴洛克之都，这是因为在这次浩劫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八成都被烧毁或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据说上次是在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时。出得起赎金的居民被抓了起来，出不起或稍有抵抗的人统统被杀死。到了夏天，又有鼠疫袭来。

在这6个月中，罗马的人口从9万人减至3万人，其中2万人被杀，2万人逃亡，2万人死于鼠疫。就连战胜者德意志雇佣军，人数也从1.2万人减少到了7000人。

马基雅维利一直与教皇军同行，5月10日得知罗马陷落，这时距罗马陷落已有4天时间。考虑到距离与事件的重大程度，4天后报告才到，实属迟缓，但教皇被围在圣安吉洛堡，大概无法派出信使。

罗马如此轻易地就陷落了，想必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也都无语。

罗马城周围的城墙长达21公里，号称有9万名居民，防御兵力达到1万人。这样的罗马仅仅一天就陷落了，一定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事。

74年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城市周围的城墙全长21公里，居民3.5万人，防御兵力不足7000人，在遭到土耳其军队猛烈炮击的情况下城市还坚持了50多天。即使那里地形优越，可谓是天然要塞，又有三层城墙，但打过来的土耳其军队有着16万多人的兵力优势。

此外，在仅仅5年前的罗得岛攻防战[3]中，以全长5公里的城墙为后盾，守卫方靠不足2000人的兵力，与10万人的土耳其敌军打了6个月。这两场攻防战都以进攻方胜利而告终，但防御一方都是因为援军不到才失守的。

1527年“罗马浩劫”的情况是，友军只有两天时间便可赶到。但守军只有一天就轻易败阵，因为他们缺少像前两个战例中所见到的那种最高负责人的坚定意志和居民的合作。

不过我想，不管是最高负责人教皇，还是罗马市民，当他们亲眼看到后面的惨剧以后，一定会后悔当初不坚持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天真地认为虽是敌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基督教徒。

圭恰迪尼于4天后的5月14日得知罗马陷落的消息，他指挥大军前进了30公里，到达蒙特菲阿斯科尼。他叫来了威尼斯军队的指挥官乌尔比诺公爵，决定今后的方针。

首脑会议上争论得相当激烈。乌尔比诺公爵主张继续进军罗马是愚蠢的策略，他寸步不让。圭恰迪尼有权决定教皇和佛罗伦萨两军的进退，但他也对只率领手下士兵进军罗马犹豫不决。按他的考虑，先决问题归根结底是救出形同人质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理由是如果教皇成为人质，就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媾和。

圭恰迪尼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没有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的合作。他派马基雅维利去了多利亚所在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但好像没有获得多利亚的合作，结果教皇由海上逃亡的方案胎死腹中。

5月31日，教皇的兵力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兵力组成的同盟军已经来到了离罗马两天路程的地方，却决定要挥师北返，这是事实上的解散。

6月5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以近乎无条件投降的形式向卡洛斯屈服。

但马基雅维利在奇维塔韦基亚得到了一个重大消息，佛罗伦萨共和国驱逐了美第奇家族，恢复了共和政体。

马基雅维利已经回不到朋友的身边了，他只是给圭恰迪尼寄了份报

告，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急奔佛罗伦萨而去。我们可以认为，5月底他确实已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一定是先过比萨，在那里选择了逆亚诺河而上的路线。内陆地区有一仗未打就成为败兵的同盟军残兵出没，相当危险。

马基雅维利抱着一颗激动的心回到了祖国。他确信，在没有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共和政体里一定会有自己的位置。有消息说，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弟子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也回国了。

6月初，马基雅维利竞选因美第奇家族被驱逐而空缺的第二秘书厅秘书一职。经“十人委员会”筛选，送共和国议会参加选举。

6月10日，议会在市政厅内“五百人会议厅”开会，选举第二秘书厅秘书。出席议员567人，缺席议员34人。议长由刚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担任。

投票结果：投意味着赞成的白豆者12人，投意味着反对的黑豆者555人。

马基雅维利落选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为美第奇干活，要了他的钱。听说一个投了反对票的人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忠诚的人。布昂德尔蒙蒂和阿拉曼尼的拉票演说似乎没有收到效果。

单凭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的姓氏，人们便可预料，1527年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其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活跃其中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时代的共和国，不如说更加接近于从前狂热信奉宗教的萨伏那罗拉时代的共和政体。既在索德里尼政府里工作过又在美第奇僭主政体下做过事的圭恰迪尼和韦托里，都曾为高官，他们对卡波尼共和政体不再抱有幻想。圭恰迪尼早早地归隐郊外山庄，韦托里也逃出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想再次为国效力的愿望被祖国拒绝了，而原因不是58岁的年龄。当选的托辛吉与马基雅维利同龄，他并没有为打倒美第奇出过力，只是在美第奇家族复辟期间没有做过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已。

落选的消息立刻从市政厅传给了等在家中的马基雅维利，他家离市政厅只有5分钟的距离。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在这个家里度过此后10天时间的。在第10天的6月20日，他病倒了。根据同时代史家瓦尔奇[4]的说法，落选是他生病的原因。

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都赶到了他的床前。菲利波·斯特罗齐、路易吉·阿拉曼尼、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雅各布·纳尔迪，可以说是他最年轻的弟子、24岁的巴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也赶来了。

两天以后马基雅维利去世了，享年58岁零1个月。他的四子、13岁的皮耶罗·马基雅维利给一位亲属寄去了这样的一封信：

> 我不能不含泪通知您，我们的父亲尼可罗于本月22日去世了。20日服用药丸引起的腹痛应该是他去世的原因。他向最后陪伴着他的马泰奥修士做了最后的忏悔后安详辞世。
>
> 如您所知，我们的父亲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极度贫困的家。
>
> 暂告如上，等您来佛罗伦萨时，我再一一详告。

马基雅维利的遗体葬在圣十字教堂。此后不过几十年，马基雅维利家族绝嗣，墓地无人维护，也没有人再来凭吊。

将马基雅维利葬于圣十字教堂并无更多的目的。圣十字教堂在现代被称为佛罗伦萨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有但丁以及很多佛罗伦萨出生的伟人的墓。与但丁一样，马基雅维利去世时根本不是祖国的骄子。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十字教堂里壮观的马基雅维利墓，是18世纪一位爱好马基雅维利作品的英国人所建，这座墓的下面并没有马基雅维利的遗骨。

---

[1] 奥朗日公爵（Principe d’Orange，又译奥兰治公爵），当时是让·德·沙龙（Jean de Chalon）。

[2] 加蒂纳拉（Mercurino Arborio Marchese di Gattinara,1465—1530），神圣罗马帝国首相。

[3] 罗得岛位于地中海中，当时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堡垒，工事坚固，由罗得岛骑士团700人及当地武装6000人防守。15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罗得岛遂成为障碍。1522年6月，10万人的土耳其军队进攻罗得岛，至12月中旬方才攻破城防，土军亦伤亡惨重，至少5万人丧生。

[4] 瓦尔奇（Benedetto Varchi,1502/03—1565），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诗人。早期曾参加过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活动。著有记叙1527—1538年间历史的《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tina）。

在此之后

“罗马浩劫”两年后的1529年6月，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与卡洛斯在巴塞罗那签订了媾和协议。教皇承认了卡洛斯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权。把意大利出卖给西班牙的克莱门特七世得到的仅有一项，卡洛斯不惜使用武力帮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东山再起。

同年10月，卡洛斯向拒绝美第奇回归的佛罗伦萨派去了奥朗日公爵指挥的军队，开始了耗时10个月的包围战。

1530年2月，教皇与西班牙国王在博洛尼亚会面，卡洛斯通过克莱门特之手正式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按照程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应该在罗马举行，但三年前以卡洛斯之名发动的“罗马浩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加冕典礼总不能在罗马市民的怨念之中举行吧。

同年8月，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破城之后并没有发生人们所惧怕的类似发生在罗马那样的野蛮行径。卡洛斯下令不许有刺激市民怨怒的举动，他想通过把西班牙女人嫁给已在佛罗伦萨复辟的美第奇家族，间接地把已经成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1537年，亚历山大·德·美第奇（传说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私生子）被同族的一个成员暗杀，“黑条”乔凡尼的独生子科西莫·德·美第奇掌握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开启了专制君主政治。不久以后，科西莫成为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

佛罗伦萨已彻底不再是城邦了，它成了一个国家的首都。除威尼斯共和国以外，意大利实质上归入了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反对宗教改革的暴风骤雨横扫文艺复兴的诞生之地意大利，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1532年，得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赞同，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得以刊行。

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1]将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著作指定为禁书，原因是这些著作不适合一个良好的基督教徒阅读。

马基雅维利自称的所谓“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在意大利语中既可以用作名词，同时也可以用作形容词：“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

---

[1] 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l IV,1476—1559），本名季安·皮埃德罗·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1555—1559年在位。

图片出处一览

插页地图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p.017 佛罗伦萨市中心照片：铃木美知

p.018-019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p.058 韦罗基奥制作 美第奇· 里卡迪宫（佛罗伦萨/ 意大利）©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064 波提切利画 卡拉拉学院美术馆（贝加莫/ 意大利）©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075 莱昂纳多· 达· 芬奇画 博纳美术馆（巴约纳/ 法国）©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101 作者不详 科梅拉博物馆（佛罗伦萨）©Archivi Alinari, Firenze

p.114 弗拉· 巴托洛梅奥画 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138 韦奇奥宫照片：松藤庄平

p.162 洛伦佐· 迪· 克雷蒂画 弗利市立美术馆（弗利/ 意大利）©Foto Giorgio Liverani, Forli

p.192 保罗· 乔维奥著《伟人传》（1575年）插图©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su concessione del Ministero p er i Beni e le A t tivà Cu l tu ra li）

p.216 切萨雷· 维切里奥著《服装今昔》（*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

p.231 上 米开朗基罗制作 美术学院美术馆（佛罗伦萨）©Ken Welsh/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231 下 鲁本斯画 卢浮宫（巴黎）©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279 普拉托利诺别墅（普拉托利诺/ 意大利）©Massimo Listri/ Corbis/PPS

p.317 传为波拉伊奥罗制作 巴杰罗宫（佛罗伦萨）©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336 马基雅维利手稿© Scala, Firenze

p.375 作者不详 个人收藏©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391 鲁普莱希特· 赫里尔画 斯德哥尔摩国立美术馆（斯德哥尔摩/瑞典）©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402 布隆齐诺画 美第奇家族美术馆（佛罗伦萨） © Scala, Firenze p.432 16世纪版画 个人收藏©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译者跋

盐野七生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展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本书与作者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罗马人的故事》《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十字军的故事》等在叙述上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又独立成篇，在历史长河中撷取一叶，铺陈发华，读来引人入胜。

本书第一部着力于介绍马基雅维利的生活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相关情况，交代时代背景；第二部重点介绍马基雅维利的职场生涯，包括主要经历、业绩、相关历史事件和遭遇；第三部着重介绍马基雅维利失意后的奋斗经历和著述生涯，介绍和评价了他的重要著作和成就。

本书不是历史研究专著，也不是小说或虚构故事，而是报告文学般的真实历史普及读物，有史料依据，完全面向大众。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类似电影或电视剧的叙述手法，总体上依据时间顺序叙述，根据需要在时间和地理两个或其中一个维度上将镜头拉近或推远，间或插入一些其他画面，尽量使对几百年前的场景、事物的叙述更加生动和通俗易懂。因此，夹叙夹议也是本书写作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作者在叙述时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将自己学习、研究历史的心得和成果融在了书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了对主人公的描写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时代感和生命力。

作者曾经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自己虽然身为女性，但在创作时从来没有自觉地去意识自己的女性性别角色，也没有专门从女性的角度用女性的眼光看待自己所要写的那段历史、那些事件和那些人物。尽管如此，从书中的表述和描写上，我们还是能够细细地体会到作者的女性情怀和手法，比如叙述的绵长、描写的细腻等。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语言平易流畅，不失那种谈心式的、娓娓道来的口语风格，可读性强，老少咸宜。

根据本书的特点，我们对翻译的要求是在准确的基础上尽量晓畅、生动但又不随意改变原作风格。在翻译时采取的策略：一是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不能直译的或直译出来译文语言过于生硬的地方，则采用有

限度的意译方法；二是译文的词语和句式选择尽量平易又不失文雅、庄重，力求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三是译文力求生动、简洁，富有趣味，争取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当的可读性。为了便于读者（特别是对欧洲史了解不多的读者）阅读，使读者读来不觉突兀或因对背景知识了解不够而感到阅读困难，我们按照以下原则为本书做了一些注释：

1. 做注的目的在于使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能够较为顺利地阅读本书，并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兴趣，增长相关知识。因此，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能够了解的内容不再做注。

2. 对书中已有相关叙述以及理解起来没有什么障碍的内容不再做注。

3. 注释尽量简洁明了。

4. 可以做注但限于译者能力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的没有加注。

我们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虽然在翻译和做注的过程中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仍不敢保证译文和注释完全准确和充分贴切。如发现译文和注释内容不妥、不正确或不必要，请出版社和读者、专家匡正。中文译名的确定基本依据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尽量做到与之一致；在确定中文译名时我们还参照了意大利文原名及英文译名；对某些限于条件和水平没有查到西文原文的，我们根据日文做了音译。虽然这类译名不多，我们还是恳请出版社、读者，尤其是专家不吝指教。

我们有幸参加了中信出版社组织的盐野七生女士的《罗马人的故事（XV）·罗马世界的终曲》《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以及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译本的翻译工作，参加了中信出版社安排的作者访华的部分接待工作，其间与作者朝夕相处，甚至同她交上了朋友，既接触了原著，又接触了作者，还接触了我们用作翻译参考的各种相关书籍或书面资料、网络资料和有关数据库，从中学得颇多，对作者及其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对书中所涉历史有了更多了解，对翻译工作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我们对翻译“日本作者用日文创作的西方历史读物”所带来的语言和知识面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译名问题不再抱有恐惧心理，能够勇敢面对，不但要解决自己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还要力求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当然，我们的翻译绝非十全十美，一定存在着这样

那样的问题，恳请广大读者，尤其在网络发达的当下，恳请广大网民提出宝贵意见，以鞭策我们不断学习，提高翻译水平。

最后，作为译者，我们感谢出版社的努力、读者的阅读和社会的评论，所有这些给了我们勇于承担译文文责的勇气，必将成为我们今后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源泉。

田建华 田建国

2015年8月1日于南京九华山寓所

开放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新知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上下册）》 [美]威廉·麦克尼尔

《世界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美]雅克·巴尔赞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下册）》 [英]约翰·麦克里兰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论历史》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57》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新欧洲，1989—2005》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套装）》 [美]托尼·朱特

《论欧洲》 [美]托尼·朱特

《沉疴遍地》 [美]托尼·朱特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美]托尼·朱特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美]托尼·朱特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待出）[美]托尼·朱特

《记忆小屋》（待出）[美]托尼·朱特

《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2：汉尼拔战记》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上）》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6：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套装（共15册）》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精编体验本：与盐野七生同走罗马路》 [日]盐野七生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1：文艺复兴是什么》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2：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3：马基雅维利语录》（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5：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6：优雅的冷酷》（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7：神的代理人》（待出） [日]盐野七生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美]芭芭拉·W·塔奇曼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美]芭芭拉·W·塔奇曼

《第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待出）[美]芭芭拉·W·塔奇曼

《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待出）[美]芭芭拉·W·塔奇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华，田建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7–5086 – 5596 –3
I. ① 我… II. ① 盐… ② 田…　③ 田…　III. ① 佛罗伦萨共和国 - 历史 IV. ①K54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6874号
WAGA TOMO MACHIAVELLI FIRENZE KOUBOU 1.2.3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1987
Secondly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01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文艺复兴的故事**02**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华　田建国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